

列传第十一

塔本

塔本，伊吾庐人。人以其好扬人善，称之曰扬公。父宋五设托陀，托陀者，其国主所赐号，犹华言国老也。塔本初从太祖讨诸部，屡厄艰危。复从围燕，征辽西，下平滦、白 诸城。军士有妄杀人者，塔本戒之曰：“国之本，民也。杀人得地，何益于国。且杀无罪以坚敌心，非上意。”太祖闻而喜之，赐金虎符，俾镇抚白 诸郡，号行省都元帅，管内得承制除县吏，死囚得专决。久之，徙治兴平。兴平兵火伤残，民惨无生意。塔本召父老问所苦，为除之，薄赋敛，役有时。民大悦，乃相与告教，无违约束，归者四集。塔本始至，户止七百，不一二年，乃至万户。出己马以宽驿人；贷廉吏银，其子钱不能偿者，焚其券。农不克耕，亦与之牛，比岁告稔，民用以饶。庚寅，诏益中山、平定、平原隶行省。甲午，盗李仙、越小哥等作乱，塔本止诛首恶，宥其诬误。癸卯立春日，宴群僚，归而疾作，遂卒。是夕星陨，隐隐有声。遗命葬以纸衣瓦棺。赠推诚定远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营国公，谥忠武。子阿里乞失铁木兒。

阿里乞失铁木兒，嗣父职，为兴平等处行省都元帅。其为治一遵先政，兴学养士，轻刑薄徭，虽同僚不敢私役一民。从大军伐高丽有功。岁丙辰卒。赠宣忠辅义功臣、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营国公，谥武襄。子阿台。

阿台，当袭父职，适罢行省为平滦路总管府，丁巳，宪宗

命阿台为平滦路达鲁花赤。始至，请蠲银、盐、酒等税课八之一，细民不征。世祖即位，来朝，赐金虎符。诸侯王道出平滦，供给费银七千五百两，户部不即偿，阿台自陈上前，尽取偿以归。置甲乙籍，籍民丁力，民甚便之。至元十年，进阶怀远大将军。岁饥，发粟赈民。或持不可，阿台曰：“朝廷不允，愿以家粟偿官。”于是全活甚众。僚属始至，阿台必遗之盐、米、羊畜、什器，曰：“非有他也，欲其不剥民耳。”姻族穷者，月有常给；民有丧不能葬者，与之棺郭、布帛、资粮。滦为孤竹故国，乃庙祀伯夷、叔齐，以励风俗。二十一年，进昭武大将军。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献马五百匹佐军，世祖大喜。已而得乃颜银鬻，亟以赐之。二十五年入朝，以疾卒。赐宣力功臣、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、上护军，追封永平郡公，谥忠亮。子迭里威失。

迭里威失，少好读书，成宗时入宿卫，授河西廉访司佾事，拜监察御史，迁淮西廉访副使，召为中书左司员外郎，改枢密院参议，升判官。延祐四年，授翰林侍讲学士，出为河间路总管。属岁饥，出俸金及官库所积赈之，活数十万人。河间当水陆要冲，四方供亿皆取给焉，迭里威失立法调遣，民便之。复建言增置便习弓马尉一人，益逻兵之数，于是盗贼屏息。陵州群凶为官民害，悉收系死狱中。后升辽阳行省参知政事。子锁咬兒哈的迷失。

锁咬兒哈的迷失，年十二，宿卫英宗潜邸，掌服御诸物。英宗即位，拜监察御史。至治元年春，诏起大刹于京西寿安山，锁咬兒哈的迷失与御史观音保、成珪、李谦亨上章极谏，以为东作方始，而兴大役，以耗财病民，非所以祈福也。且岁在辛酉，不宜兴筑。初，司徒刘夔妄献浙右民田，冒出内帑钞六百万贯，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，监察御史发其奸，由是疾忌台

谏。至是，帖木迭兒之子琐南为治书侍御史，密奏曰：“彼宿卫旧臣，闻事有不便，弗即入白，今讞上以扬己之直，大不敬。”帝乃杀锁咬兒哈的迷失与观音保，杖珪、谦亨，黥之，窜诸遐裔。泰定初，赠锁咬兒哈的迷失资德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上护军，追封永平郡公，谥贞愍。赐其妻子钞五百贯、良田千亩，仍诏树碑神道。

哈刺亦哈赤北鲁

哈刺亦哈赤北鲁，畏兀人也。性聪敏，习事。国王月仙帖木兒亦都护闻其名，自唆里迷国征为断事官。月仙帖木兒卒，子八兒出阿兒忒亦都护年幼，西辽主鞠兒可汗遣使据其国，且召哈刺亦哈赤北鲁，至则以为诸子师。八兒出阿兒忒闻太祖明圣，乃杀西辽使，更遣阿怜帖木兒都督等四人使西辽。阿怜帖木兒都督者，哈刺亦哈赤北鲁婿也。具语以其故，于是与其子月朵失野讞驰归太祖，一见大悦，即令诸皇子受学焉。仍令月朵失野讞以质子入宿卫。从帝西征。至别失八里东独山，是城空无人，帝问：“此何城也？”对曰：“独山城。往岁大饥，民皆流移之它所。然此地当北来要冲，宜耕种以为备。臣昔在唆里迷国时，有户六十，愿移居此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遣月朵失野讞佩金符往取之，父子皆留居焉。后六年，太祖西征还，见田野垦辟，民物繁庶，大悦。问哈刺亦哈赤北鲁，则已死矣。乃赐月朵失野讞都督印章，兼独山城达鲁花赤。月朵失野讞卒，子乞赤宋忽兒，在太宗时袭爵，赐号答刺罕。子四人：曰塔塔兒，曰忽栈，曰火兒思蛮，曰月兒思蛮。

世祖命火兒思蛮从雪雪的斤镇云南。月兒思蛮事宪宗，袭父爵，兼领僧人。后因军帅札忽兒台据别失八里，尽室徙居平凉。与其子阿的迷失帖木兒入觐，世祖诏入宿卫为必阁赤，命从安西王忙哥剌出镇六盘。安西王薨，其子阿难答嗣。成宗即

位，遣使入朝，因奏：“阿的迷失帖木兒父子，本先帝旧臣，来事先王，服勤二十余年矣。若终老王府，非所以尽其才也，愿以归陛下用之。”成宗可其奏，授阿的迷失帖木兒汝州达鲁花赤，积官秘书太监。卒。子阿邻帖木兒。

阿邻帖木兒，善国书，多闻识，历事累朝，由翰林待制累迁荣禄大夫、翰林学士承旨。英宗时，以旧学日侍左右，陈说祖宗以来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。翻译诸经，纪录故实，总治诸王、驸马、番国朝会之事。天历初，北迎明宗入正大统，一见欢甚，顾左右曰：“此朕师也。”天历三年，进光禄大夫、知经筵事。

子曰沙刺班，曰秃忽鲁，曰六十，曰咱纳禄。沙刺班，累拜中书平章政事、大司徒、宣政院使。

塔塔统阿

塔塔统阿，畏兀人也。性聪慧，善言论，深通本国文字。乃蛮可汗尊之为傅，掌其金印及钱谷。太祖西征，乃蛮国亡，塔塔统阿怀印逃去，俄就擒。帝诘之曰：“大 人民疆土，悉归于我矣，汝负印何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职也，将以死守，欲求故主授之耳。安敢有他！”帝曰：“忠孝人也！”问是印何用，对曰：“出纳钱谷，委任人材，一切事皆用之，以为信验耳。”帝善之，命居左右。是后凡有制旨，始用印章，仍命掌之。帝曰：“汝深知本国文字乎？”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，称旨，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。太宗即位，命司内府玉玺金帛。命其妻吾和利氏为皇子哈刺察兒乳母，时加赐予。塔塔统阿召诸子谕之曰：“上以汝母鞠育太子，赐予甚厚，汝等岂宜有之，当先供太子用，有余则可分受。”帝闻之，顾侍臣曰：“塔塔统阿以朕所赐先供太子，其廉介可知矣。”由是数加礼遇。以疾卒。至大三年，赠中奉大夫，追封雁门郡公。子

四人：长玉笏迷失，次力浑迷失，次速罗海，次笃绵。

玉笏迷失，少有勇略，浑都海叛于三盘，时玉笏迷失守护皇孙脱脱营垒，率其众与浑都海战，败之。追至只必勒，适遇阿蓝答兒与之合兵，复战，玉笏迷失死之。

力浑迷失，有膂力，尝猎于野，与众相失，遇盗三人，欲夺其衣，力浑迷失搏之，尽仆，遂缚以还。帝召见，选力士与之角，无与敌者。帝壮之，赐金，令行宿卫。

速罗海，袭父职，仍命司内府玉玺金帛。

笃绵，旧事皇子哈刺察兒，世祖即位，从其母入见，欲官之，以无功辞，命统宿卫。奉使辽东。卒，封雁门郡公。子阿必实哈，陕西行省平章政事。

岳璘帖穆尔

岳璘帖穆尔，回鹘人，畏兀国相噶欲谷之裔也。其兄叱理伽普华，年十六，袭国相、答刺罕。时西契丹方强，威制畏兀，命太师僧少监来临其国，骄恣用权，奢淫自奉。畏兀王患之，谋于叱理伽普华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对曰：“能杀少监，挈吾众归大蒙古国，彼且震惊矣。”遂率众围少监，斩之。以功加号叱理杰忽底，进授明别吉，妻号赫思迭林。左右有疾其功者，谮于其王曰：“少监珥珠，先王宝也，叱理伽普华匿之，盍急索勿失。”其王怒，索宝甚急。叱理伽普华度无以自明，乃亡附太祖，赐以金虎符、狮纽银印、金螭椅一、衣金直孙校尉四人，仍食二十三郡。继又赐银五万两。以弟岳璘帖穆尔为质。叱理伽普华以疾卒。

岳璘帖穆尔从太祖征讨，多战功。皇弟斡真求师傅，帝命岳璘帖穆尔往，训导诸王子以孝弟敦睦、仁厚不杀为先，帝闻而嘉之。从平河南，徙赞县民万余户入乐安。俄授河南等处军民都达鲁花赤，佩金虎符，并赐宫女四人。所得上方赏赉，悉

鞏归故郡，以散亲旧。且盛陈汉官仪卫以激厉之，国人羡慕。道出河西，所过榛莽，或时乏水，为之凿井置堠，居民使客相庆称便。太祖即位，以中原多盗，选充大断事官。从斡真出镇顺天等路，布德化，宽征徭，盗遁奸革，州郡清宁。寻复监河南等处军民。年六十七，卒于保定。后赠宣力保德功臣、山东宣慰使，谥庄简。子合刺普华，见《忠义传》。

李楨

李楨，字干臣。其先，西夏国族子也。金末，楨以经童中选。既长，入为质子，以文学得近侍，太宗嘉之，赐名玉出干必阁赤。从皇子阔出伐金，帝命之曰：“凡军中事，须访楨以行。”及下河南诸郡，阔出遣楨偕吉登哥往唐、邓二州数民实，兵余岁凶，流散十八九。楨至，赈恤饥寒，归者如市。十年，从大将察罕下淮甸。楨以功佩金符，授军前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。楨奏寻访天下儒士，令所在优贍之。十三年，师围寿春，天雨不止，楨言于察罕曰：“顿师城下，暑雨疫作，将有利不利。且城久拒命，破必屠之，则生灵何辜。请退舍数里，身往招之。”从之。楨遂单骑入敌垒，晓以利害，明日，与其将二人率众来降。以功赐银五千两。楨表言：“襄阳乃吴、蜀之要冲，宋之喉襟，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。”定宗嘉其言。庚戌，赐虎符，授襄阳军马万户。丙辰，宪宗命楨率师巡哨襄樊。戊午，帝亲征，召楨同议事。秋九月，卒于合州，年五十九。

速哥

速哥，蒙古怯烈氏，世传李唐外族。父怀都，事太祖，尝从饮班术尼河水。速哥为人外若质直，而内实沉勇有谋，雅为太宗所知。命使金，因俾覘其虚实，语之曰：“即不还，子孙无忧不富贵也。”速哥顿首曰：“臣死，职耳。奉陛下威命以行，可无虑也。”帝悦，赐所常御马。至河，金人闭之舟中，

七日始登南岸，又三旬乃达汴。及见金主，曰：“天子念尔土地日狭，民力日疲，故遣我致命，尔能共修岁币，通好不绝，则转祸为福矣。”谒者令下拜，速哥曰：“我大国使，为尔屈乎！”金主壮之，取金卮饮之酒曰：“归语汝主，必欲加兵，敢率精锐以相周旋，岁币非所闻也。”速哥饮毕，即怀金卮以出。速哥虽佯为不智，而默识其地理厄塞、城郭人民之强弱。既复命，备以虚实告，且以所怀金卮献。帝喜曰：“我得金于汝手中矣。”复以赐之。始下令征兵南伐。兵至河北岸，方舟欲渡，金军陈于河南，帝令仪卫导速哥居中行，亲率偏师乘阵西策马沙河。会睿宗军亦由襄、邓至，两军夹攻之。及金亡，诏赐金护驾士五人，曰：“此以旌汝为使之不辱也。”昔使过崞州，崞人盗杀其良马，至是，兼以崞民赐之。岁乙未，帝从容谓速哥曰：“我将官汝，西域、中原，惟汝择之。”速哥再拜曰：“幸甚！臣意中原为便。”帝曰：“西山之境，八达以北，汝其主之。汝于城中构大楼，居其上，使人皆仰望汝，汝俯而谕之，顾不伟乎！”乃以为山西大达鲁花赤。受命方出，有回回六人讼事不实，将抵罪，遇诸途，急止监者曰：“姑缓其刑，当入奏。”复见帝曰：“此六人者，名著西域，徒以小罪尽诛之，恐非所以怀远人也。愿以赐臣，臣得困辱之，使自悔悟迁善，为他日用，杀之无益也。”帝意解，召六人谓之曰：“生汝者速哥也，其竭力事之。”至云中，皆释之。后有至大官者。其宽大爱人多类此。卒年六十二。赠推忠翊运同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宣宁王，谥忠襄。

子六人：曰长罕，曰玉吕忽都，曰撒合里都，曰忽兰，曰忽都兒不花，曰不花。长罕、玉吕忽都、撒合里都，皆从兀鲁赤太子出征，以战功显。

忽兰之母以后戚故，得袭职。鉏强植弱，均役平刑，阖郡

赖以安辑。乙未之抄户籍也，前赐崞人已入官籍，更赐山西户三百。西方多盗，郡县捕不得，则法当计所失物直倍偿，郡县苦之。有甄军判者，率群盗往来阜平、曲阳间，杀人浑源界而夺之财。县以失捕当偿，忽兰曰：“此大盗也，县岂能制哉！”即遣千人捕甄杀之，剿捕其余党，其害乃除。忽兰性纯笃，然酷好佛，尝施千金修龙宫寺，建金轮大会，供僧万人。卒年四十二。赠太保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，追封云国公，谥康忠。

子天德于思，颖悟过人，世祖闻其贤，令袭父爵，养母完颜氏以孝闻。自中山北来，适有边衅，天德于思督造兵甲，抚循其民，无有宁息，形容尽瘁。帝闻而嘉之，赐驯豹、名鹰，使得纵猎禁地，当时眷顾最号优渥。卒年三十九。赠太傅、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云国公，谥显毅。子孙世多显贵云。

忙哥撒兒

忙哥撒兒，察哈札刺兒氏。曾祖赤老温恺赤，祖搠阿，父那海，并事烈祖。及太祖嗣位，年尚幼，所部多叛亡，搠阿独不去。皇弟槩只哈撒兒阴撻之去，亦谢不从。搠阿精骑射，帝甚爱之，号为默尔杰，华言善射之尤者也。帝尝与贼遇，将战，有二飞鹞至，帝命搠阿谢之。请曰：“射其雄乎？抑雌者乎？”帝曰：“雄者。”搠阿一发坠其雄。贼望见，惊曰：“是善射若此，飞鸟且不能逃，况人乎！”不战而去。从征乃蛮，敌率锐兵鼓而进，搠阿按兵屹不动，敌止。俄复鼓而进，搠阿亦不动，敌卒疑畏不敢前。太祖征蔑里吉，兵溃，搠阿与其弟左右力战以卫帝。会兀良罕哲里马来援，敌乃引退。那海事太祖，备历艰险，未尝形于言，帝嘉其忠，且念其世勋，诏封怀、洛阳百七十五户。

忙哥撒兒事睿宗，恭谨过其父。尝从攻凤翔，首立奇功。

定宗升为断事官，刚明能举职。宪宗在籓邸，深知其人。从征斡罗思、阿速、钦察诸部，常身先诸将，及以所俘宝玉颁诸将，则退然一无所取。宪宗由是益重之，使治籓邸之分民。间出游猎，则长其军士，动如纪律。虽太后及诸嫔御小有过失，知无不言，以故邸中人咸敬惮之。乃以为断事官之长，其位在三公之上，犹汉之大将军也。既拜命，出帐殿外，欹囊坐熊席，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。忙哥撒兒问曰：“主上以我长此官，诸公其为我言，当以何道守官？”众皆默然。又问之，有夏人和斡居下坐，进曰：“夫札鲁忽赤之道，犹宰之割羊也，解肩者不使伤其脊，在持平而已。”忙哥撒兒闻之，即起入帐内。众不知所为，皆咎和斡失言。既入，乃为帝言和斡之言善。帝召和斡，命之步，曰：“是可用之才也。”和斡由是知名。

定宗崩，宗王八都罕大会宗亲，议立宪宗。畏兀儿刺曰：“失烈门，皇孙也，宜立。且先帝尝言其可以君天下。”诸大臣皆莫敢言。忙哥撒兒独曰：“汝言诚是，然先皇后立定宗时，汝何不言耶？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。有异议者，吾请斩之。”众乃不敢异，八都罕乃奉宪宗立之。宪宗之幼也，太宗甚重之。一日行幸，天大风，入帐殿，命宪宗坐膝下，抚其首曰：“是可以君天下。”他日，用牴按豹，皇孙失烈门尚幼，曰：“以牴按豹，则犊将安所养？”太宗以为有仁心，又曰：“是可以君天下。”其后太宗崩，六皇后摄政，竟立定宗。故至是，二人各举以为言云。

宪宗既立，察哈台之子及按赤台等谋作乱，剽车辕，藏兵其中以入，辕折兵见，克薛杰见之，上变。忙哥撒兒即发兵迎之。按赤台不虞事遽觉，仓卒不能战，遂悉就擒。宪宗亲简其有罪者，付之鞠治。忙哥撒兒悉诛之。帝以其奉法不阿，委任益专。有当刑者，辄以法刑之，乃入奏，帝无不报可。帝或卧

未起，忙哥撒兒入奏事，至帳前，扣箭房，帝问何言，即可其奏，以所御大帳行扇賜之。其见亲宠如此。

癸丑冬，病酒而卒。帝以忙哥撒兒当国时，多所诛戮，及是，咸腾谤言，乃为诏諭其子，略曰：

汝高祖赤老温愷赤暨汝祖搠阿，事我成吉思皇帝，皆著劳绩，惟朕皇祖实褒嘉之。汝父忙哥撒兒，自其幼时，事我太宗，朝夕忠勤，罔有过咎。从我皇考，经营四方。迨事皇妣及朕兄弟，亦罔有过咎。暨朕讨定斡罗思、阿速、稳兒别里钦察之域，济大川，造方舟，伐山通道，攻城野战，功多于诸将。俘厥宝玉，大赉诸将，则退然无欲得之心。惟朕言是用，修我邦宪，治我菟田，辑我国家，罔不咸义。惟厥忠，虽其私亲，与朕嬪御，小有过咎，一是一无有比私。故朕皇妣，迨朕昆弟，无不嘉赖。朝之老臣、宿卫耆旧，无不严畏。录其勤劳，命为札鲁忽赤，治朕皇考受民，布昭大公，以辨狱慎民，爰作朕股肱耳目，众无哗言，朕听以安。

自时厥后，察哈台阿哈之孙，太宗之裔定宗、阔出之子，及其民人，越有他志。赖天之灵，时则有克薛杰者，以告于朕。汝父肃将大旅，以遏乱略，按赤台等谋是用溃，悉就拘执。朕取有罪者，使辨治之，汝父体朕之公，其刑其宥，克比于法。又使治也速、不里狱，亦克比于法。

惟尔脱欢、脱兒赤：自朕用汝父，用法不阿，兄弟亲姻，咸丽于宪。今众罔不怨，曰“尔亦有死耶”，若有嫌志。人则虽死，朕将宠之如生。肆朕训汝，尔克明时朕言，如是而有福，不如是而有祸。惟天惟君，能祸福人；惟天惟君，是敬是畏。立身正直，制行贞洁，是汝之福；反是勿思也。能用朕言，则不坠汝父之道，人亦不能间汝矣；不用朕言，则人将仇汝、伺汝、间汝。怨汝父者，必曰“汝亦与我夷矣”，汝则殆哉。汝

于朕言，弗慎绎之，汝则有咎；克慎绎之，人将敬汝畏汝，无间伺汝，无慢汝怨汝者矣。又，而母而妇，有谗欺巧佞构乱之言，慎勿听之，则尽善矣。

至顺四年，追封忙哥撒兒为兗国公。子四人：长脱欢，次脱兒赤，次也先帖木尔，次帖木兒不花。脱欢为万户，无子。脱兒赤子明礼帖木兒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，从征乃颜有功。明礼帖木兒子咬住，咬住子也先，延徽寺卿。也先帖木兒子曰哈刺合孙。帖木兒不花子曰塔术纳，曰哈里哈孙，曰伯答沙。

伯答沙幼入宿卫，为宝兒赤。历事成宗、武宗，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，升银青光禄大夫、宣徽院使，遥授左丞相。武宗崩，护梓宫葬于北，守山陵三年，乃还。仁宗即位，眷顾益厚。延祐二年，拜中书右丞相。时承平日久，朝廷清明，君臣端拱庙堂之上，而百姓又安于下，一时号称极治。仁宗崩，帖木迭兒执政，改授集贤大学士，仍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军国重事。未几，以大宗正札鲁忽赤出镇北方，亦以清静为治，边民按堵。泰定间还朝，加太保。及倒刺沙构兵上都，兵溃，伯答沙奉玺绂来上，文宗嘉之。拜太傅，仍为札鲁忽赤。至顺三年薨。

伯答沙为人清慎宽厚，号称长者。其歿也，贫无以为敛，人皆叹其廉。诏赠推忠佐理正德秉义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师、上柱国，追封威平王。

三子：长马马的斤，次泼皮，次八郎。八郎期而孤，其母乞咬契氏二十而寡，守节不他适。八郎后为大宗正府札鲁忽赤，能继其先。有成立者，母氏之教也。

孟速思

孟速思，畏兀人，世居别失八里，古北庭都护之地。幼有奇质，年十五，尽通本国书。太祖闻之，召至阙下，一见大悦，

曰：“此兒目中有火，它日可大用。”以授睿宗，使视显懿庄圣皇后分邑岁赋。复事世祖于潜藩，日见亲用。宪宗崩，孟速思言于世祖曰：“神器不可久旷，太祖嫡孙，唯王最长且贤，宜即皇帝位。”诸王塔察兒、也孙哥、合丹等，咸是其言。世祖即位，眷顾益重。南征时，与近臣不只兒为断事官。及诸王阿里不哥叛，相拒漠北，不只兒有二心，孟速思知之，奏徙之于中都，亲监护以往，帝以为忠。数命收召豪俊，凡所引荐，皆极其选。诏与安童并拜丞相，固辞。帝语安童及丞相伯颜、御史大夫月鲁那演等曰：“贤哉孟速思，求之彼族，诚为罕也。”孟速思为人刚严谨信。蚤居帷幄，谋议世莫得闻。至元四年卒，年六十有二。帝尤哀悼，特谥敏惠。武宗朝，赠推忠同德佐理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武都王，改谥智敏。子九人，多至大官。

列传第十二

赛典赤瞻思丁 子纳速刺丁 忽辛附

赛典赤瞻思丁，一名乌马儿，回回人，别庵伯尔之裔。其国言赛典赤，犹华言贵族也。太祖西征，瞻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鹞迎降，命入宿卫，从征伐，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。太宗即位，授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；改太原、平阳二路达鲁花赤；入为燕京断事官。宪宗即位，命同塔刺浑行六部事，迁燕京路总管，多惠政，擢采访使。帝伐蜀，赛典赤主馈饷，供亿未尝阙乏。

世祖即位，立十路宣抚司，擢燕京宣抚使。中统二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，皆降制奖谕。至元元年，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，出为平章政事。莅官三年，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、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、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、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，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。中书以闻，诏赏银五千两，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。七年，分镇四川，宋将咎万寿拥强兵守嘉定，与赛典赤军对垒，一以诚意待之，不为侵掠，万寿心服。未几，赛典赤召还，万寿请置酒为好，左右皆难之，赛典赤竟往不疑。酒至，左右复言未可饮，赛典赤笑曰：“若等何见之小耶。咎将军能毒我，其能尽毒我朝之人乎！”万寿叹服。八年，有旨：大军见围襄阳，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。于是赛典赤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，至嘉定，获宋将二人，顺流纵筏，断其浮桥，获战舰二十八艘。寻命行省事于兴元，专给粮饷。

十一年，帝谓赛典赤曰：“云南朕尝亲临，比因委任失宜，使远人不安，欲选谨厚者抚治之，无如卿者。”赛典赤拜受命，退朝，即访求知云南地理者，画其山川城郭、驿舍军屯、夷险远近为图以进，帝大悦，遂拜平章政事，行省云南，赐钞五十万缗、金宝无算。时宗王脱忽鲁方镇云南，惑于左右之言，以赛典赤至，必夺其权，具甲兵以为备。赛典赤闻之，乃遣其子纳速刺丁先至王所，请曰：“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，致诸国背叛，故命臣来安集之，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，今未敢专，愿王遣一人来共议。”王闻，遽骂其下曰：“吾几为汝辈所误！”明日，遣亲臣撒满、位哈乃等至，赛典赤问以何礼见，对曰：“吾等与纳速刺丁偕来，视犹兄弟也，请用子礼见。”皆以名马为贽，拜跪甚恭，观者大骇。乃设宴陈所赐金宝饮器，酒罢，尽以与之，二人大喜过望。明日来谢，语之曰：“二君虽为宗王亲臣，未有名爵，不可以议国事，欲各授君行省断事官，以未见王，未敢擅授。”令一人还，先禀王，王大悦。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。

十二年，奏：“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，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，并听行省节制。”又奏：“哈刺章、云南壤地均也，而州县皆以万户、千户主之，宜改置令长。”并从之。十三年，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。云南俗无礼仪，男女往往自相配偶，亲死则火之，不为丧祭。无秔稻桑麻，子弟不知读书。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，婚姻行媒，死者为之棺郭奠祭，教民播种，为陂池以备水旱，创建孔子庙明伦堂，购经史，授学田，由是文风稍兴。云南民以贝代钱，是时初行钞法，民不便之，赛典赤为闻于朝，许仍其俗。又患山路险远，盗贼出没，为行者病，相地置镇，每镇设土酋吏一人、百夫长一人，往来者或值劫掠，则罪及之。

有土吏数辈，怨赛典赤不已，用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。帝顾侍臣曰：“赛典赤忧国爱民，朕洞知之，此辈何敢诬告！”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。既至，脱其械，且谕之曰：“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，故诉我专僭，我今不汝罪，且命汝以官，能竭忠自赎乎？”皆叩头拜谢曰：“某有死罪，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，誓以死报。”交趾叛服不常，湖广省发兵屡征不利，赛典赤遣人谕以逆顺祸福，且约为兄弟。交趾王大喜，亲至云南，赛典赤郊迎，待以宾礼，遂乞永为藩臣。萝盘甸叛，往征之，有忧色，从者问故，赛典赤曰：“吾非忧出征也，忧汝曹冒锋镝，不幸以无辜而死；又忧汝曹劫虏平民，使不聊生，及民叛，则又从而征之耳。”师次萝盘城，三日不降，诸将请攻之，赛典赤不可，遣使以理谕之。萝盘主曰：“谨奉命。”越三日又不降，诸将奋勇请进兵，赛典赤又不可。俄而将卒有乘城进攻者，赛典赤大怒，遽鸣金止之，召万户叱责之曰：“天子命我安抚云南，未尝命以杀戮也。无主将命而擅攻，于军法当诛。命左右缚之。诸将叩首，请俟城下之日从事。萝盘主闻之曰：“平章宽仁如此，吾拒命不祥。”乃举国出降。将卒亦释不诛。由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。夷酋每来见，例有所献纳，赛典赤悉分赐从官，或以给贫民，秋毫无所私；为酒食劳酋长，制衣冠袜履，易其卉服草履。酋皆感悦。

赛典赤居云南六年，至元十六年卒，年六十九，百姓巷哭，葬鄯阐北门。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，齐经为文致祭，其辞有“生我育我，慈父慈母”之语，使者号泣震野。帝思赛典赤之功，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，不得辄改。大德元年，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咸阳王，谥忠惠。

子五人：长纳速刺丁；次哈散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；次

忽辛；次苦速丁兀默里，建昌路总管；次马速忽，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

纳速刺丁，累官中奉大夫、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。至元十六年，迁帅大理，以军抵金齿、蒲、骠、曲蜡、缅甸，招安夷寨三百，籍户十二万二百，定租赋，置邮传，立卫兵，归以驯象十二入贡，有旨赏金五十两、衣二袭，麾下士赏银有差。会其父贍思丁歿，云南省臣于诸夷失抚绥之方，世祖忧之，近臣以纳速刺丁为言。十七年，授资德大夫、云南行中书省左丞，寻升右丞。建言三事：其一谓云南省规措所造金簿贸易病民，宜罢；其一谓云南有省，有宣慰司，又有都元帅府，近宣慰司已奏罢，而元帅府尚存，臣谓行省既兼领军民，则元帅府亦在所当罢；其一谓云南官员子弟入质，臣谓达官子弟当遣，余宜罢。奏可。二十一年，进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。奏减合刺章冗官，岁省俸金九百余两；屯田课程专人掌之，岁得五千两。二十三年，以合刺章蒙古军千人，从皇太子脱欢征交趾，论功赏银二千两。二十八年，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。二十九年，以疾卒。赠推诚佐理协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中书左丞相，封延安王。

子十二人：伯颜，中书平章政事；乌马兒，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；扎法兒，荆湖宣慰使；忽先，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；沙的，云南行省左丞；阿容，太常礼仪院使；伯颜察兒，中书平章政事，佩金虎符，赠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中书左丞相、奉元王，谥忠宪。

忽辛，至元初以世臣子备宿卫，世祖善其应对。至元十四年，授兵部郎中。明年，出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。河南多强盗，往往群聚山林，劫杀行路，官军收捕失利，忽辛以招安自任，遣土豪持檄谕之。未几，贼二人来自归，忽辛赐之冠巾，

且谕之曰：“汝昔为贼，今既自归，即良民矣。”俾侍左右，出入房闼无间，悉放还，令遍谕其党。数日后，招集其为首者十辈来，身長各七尺余，罗拜庭下，顾视异常，众悉惊怖失措。忽辛命吏籍其姓名为民，俾随侍左右，夜则令卧户外，时呼而饮食之，各得其欢心。群盗闻之，相继款附。

二十一年，授云南诸路转运使。明年，转陕西道。又明年，授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，寻除南京总管。三十年，授两浙盐运使。大德九年，进江东道宣慰使，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，再改云南行省右丞。既至，条具诸不便事言于宗王，请更张之，王不可，忽辛与左丞刘正驰还京师，有旨令宗王协力施行。由是一切病民之政，悉革而新之。豪民规避徭役，往往投充王府宿卫，有司不胜供给，忽辛按朝廷元额所无者，悉籍为民，去其宿卫三分之二。马龙州酋谋叛，阴与外贼通，持所受宣敕纳贼以示信，事觉，宗王为左右所蔽，将释不问，忽辛与刘正反覆研鞫，反状尽得，竟斩之。军粮支給，地理远近不同，吏夤缘为奸，忽辛籍军户姓名及仓廩处所，为更番支給，吏奸始除。先是，瞻思丁为云南平章时，建孔子庙为学校，拨田五顷，以供祭祀教养。瞻思丁卒，田为大德寺所有，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。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，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，文风大兴。王府畜马繁多，悉纵之郊，败民禾稼，而牧人又在民家宿食，室无宁居。忽辛度地置草场，构屋数十间，使为牧所，民得以安。

广南酋沙奴素强悍，宋时尝赐以金印，云南诸部悉平，独此梗化。忽辛遣使诱致，待之以礼，留数月不遣，酋请还，忽辛曰：“汝欲还，可纳印来。”酋不得已，赍印以纳，忽辛置酒宴劳，讽令偕印入觐，帝大悦。大德五年，缅甸主负固不臣，忽辛遣人谕之曰：“我老赛典赤平章子也，惟先训是遵，凡官

府于汝国所不便事，当一切为汝更之。” 缅甸主闻之，遂与使者偕来，献白象一，且曰：“此象古来所未有，今圣德所致，敢效方物。” 既入，帝赐缅甸主以世子之号。乌蛮等租赋，岁发军征索乃集，忽辛以利害榜谕诸蛮，不遣一卒，而租赋咸足。俄有为飞语及符讖以惑宗王者，忽辛引刘正密为奏驰报，朝廷遣使临问，凡造言之徒悉诛之，忽辛偕使者还觐。

大德八年，出为四川行省左丞，改江浙行省。至大元年，拜荣禄大夫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明年，以母老谢职归养。又明年正月卒。天历元年，赠守德宣惠敏政功臣、上柱国、雍国公，谥忠简。

子二人：伯杭，中庆路达鲁花赤；曲列，湖南道宣慰使。

布鲁海牙

布鲁海牙，畏吾人也。祖牙兒八海牙，父吉台海牙，俱以功为其国世臣。布鲁海牙幼孤，依舅氏家就学，未几，即善其国书，尤精骑射。年十八，随其主内附，充宿卫。太祖西征，布鲁海牙扈从，不避劳苦，帝嘉其勤，赐以羊马氈帐，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。太祖崩，诸王来会，选使燕京总理财帛。使还，庄圣太后闻其廉谨，以名求之于太宗，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、中山者，悉命统之，又赐以中山店舍园田、民户二十，授真定路达鲁花赤。

辛卯，拜燕南诸路廉访使，佩金虎符，赐民户十。未几，授断事官，使职如故。时断事官得专生杀，多倚势作威，而布鲁海牙小心谨密，慎于用刑。有民误殴人死，吏论以重法，其子号泣请代死，布鲁海牙戒吏，使擒于市，惧则杀之。既而不惧，乃曰：“误殴人死，情有可宥，子而能孝，义无可诛。” 遂并释之，使出银以资葬埋，且呼死者家谕之，其人悦从。是时法制未定，奴有罪者，主得专杀，布鲁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

救，尝出金赎死者数十人。征讨之际，隶军籍者，惮于行役，往往募人代之，又军中多逃归者，朝廷下制：募代者杖百，逃归者死。命布鲁海牙与断事官卜只兒按顺天等路，及至州县，得募人代者万一千户、逃者十二人。然募者闻命将下，已潜遣家人易代募者。布鲁海牙闻之，叹曰：“募者已惧罪往易，逃者因单弱思归，情皆可矜，吾可不伸理耶？”遂奏其状，皆得经减。有丁多产富而家人不往，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，则曰：“此而不杀，何以戒后！”有窃妓逃者，吏论当死，布鲁海牙曰：“败乱纲常，罪固宜死；此妓也，岂可例论！”命杖之。其执法平允类如此。

世祖即位，择信臣宣抚十道，命布鲁海牙使真定。真定富民出钱贷人者，不逾时倍取其息，布鲁海牙正其罪，使偿者息如本而止，后定为令。中统钞法行，以金银为本，本至，乃降新钞。时庄圣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银，由是真定无本，钞不可得。布鲁海牙遣幕僚邢泽往谓平章王文统曰：“昔奉太后旨，金银悉送至上京。真定南北要冲之地，居民商贾甚多，新旧钞既罢，新钞不降，何以为政？且以金银为本，岂若以民为本。又太后之取金帛，以赏推戴之功也，其为本不亦大乎！”文统不能夺，立降钞五千锭，民赖以便。俄迁顺德等路宣慰使，佩金虎符。来朝，帝命坐，慰劳之，赐以海东青鹞。至元二年秋卒，年六十九。

布鲁海牙性孝友，造大宅于燕京，自畏吾国迎母来居，事之，得禄不入私室。幼时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，尽有其产，及贵显，筑室宅旁，迎阿里普海牙居之。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为言，常慰谕之，终无间言。帝尝赐以太府绫绢五千匹，丝絮相等，弟求四之一纳其国赋，尽与之，无吝色。初布鲁海牙拜廉使，命下之日，子希宪适生，喜曰：“吾闻古以官为姓，天其

以廉为吾宗之姓乎！”故子孙皆姓廉氏。后或奏廉氏仕进者多，宜稍汰去，世祖曰：“布鲁海牙功多，子孙亦朕所知，非汝当预。”大德初，赠仪同三司、大司徒，追封魏国公，谥孝懿。

子希闵、希宪、希恕、希尹、希颜、希愿、希鲁、希贡、希中、希括，孙五十三人，登显仁者代有之，希宪自有传。

高智耀子睿附

高智耀，河西人，世仕夏国。曾祖逸，大都督府尹；祖良惠，右丞相。智耀登本国进士第，夏亡，隐贺兰山。太宗访求河西故家子孙之贤者，众以智耀对，召见将用之，遽辞归。皇子阔端镇西凉，儒者皆隶役，智耀谒藩邸，言儒者给复已久，一旦与厮养同役，非便，请除之。皇子从其言。欲奏官之，不就。宪宗即位，智耀入见，言：“儒者所学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自古有国家者，用之则治，不用则否，养成其材，将以资其用也。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。”帝问：“儒家何如巫医？”对曰：“儒以纲常治天下，岂方技所得比。”帝曰：“善。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。”诏复海内儒士徭役，无有所与。世祖在潜邸已闻其贤，及即位，召见，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，反覆辩论，辞累千百。帝异其言，铸印授之，命凡免役儒户，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。时淮、蜀士遭俘虏者，皆没为奴，智耀奏言：“以儒为驱，古无有也。陛下方以古道为治，宜除之，以风厉天下。”帝然之，即拜翰林学士，命循行郡县区别之，得数千人。贵臣或言其诡滥，帝诘之，对曰：“士，譬则金也，金色有浅深，谓之非金不可，才艺有浅深，谓之非士亦不可。”帝悦，更宠赉之。智耀又言：“国初庶政草创，纲纪未张，宜仿前代，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。”至元五年立御史台，用其议也。擢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。会西北藩王遣使入朝，谓：

“本朝旧俗与汉法异，今留汉地，建都邑城郭，仪文制度，遵用汉法，其故何如？”帝求报聘之使以析其问，智耀入见，请行，帝问所答，画一敷对，称旨，即日遣就道。至上京，病卒，帝为之震悼。后赠崇文赞治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司徒、柱国，追封宁国公，谥文忠。子睿。

睿，资廩直亮，智耀之北使也，携之以行。及卒，帝问其子安在，近臣以睿见，时年十六。授符宝郎，出入禁闕，恭谨详雅。久之，授唐兀卫指挥副使，历翰林待制、礼部侍郎。除嘉兴路总管，境内有宿盗，白昼掠民财，捕者积十数辈莫敢近。睿下令，不旬日，生擒之，一郡以宁。擢江东道提刑按察使，部内草窃陆梁，声言围宣城。郡将怯懦，城门不开，睿召责之曰：“寇势方炽，官先示弱，民何所凭？”即命密治兵卫，而洞开城门，听民出入贸易自便。既而寇以有备，不敢进，遂讨平之。除同佥行枢密院事，迁浙西道肃政廉访使。盐官州民，有连结党与，持郡邑短长，其目曰十老，吏莫敢问，睿悉按以法，阖境快之。拜江南行台侍御史，进御史中丞，除淮东道肃政廉访使。盗窃真州库钞三万缗，有司大索，追逮平民数百人，吏因为奸利，睿躬自详讞而得其情，即纵遣之。未几，果得真盗。复拜南台御史中丞，务持大体，有儒者之风焉。延祐元年卒，年六十有六。累赠推忠佐理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宁国公，谥贞简。

子纳麟，官至太尉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大夫。

铁哥

铁哥，姓伽乃氏，迦叶弥兒人。迦叶弥兒者，西域筑乾国也。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。斡脱赤兄弟相谓曰：“世道扰攘，吾国将亡，东北有天子气，盍往归之。”乃偕入见，太宗礼遇之。定宗师事那摩，以斡脱赤佩金符，奉使省民瘼。

宪宗尊那摩为国师，授玉印，总天下释教。斡脱赤亦贵用事，领迦叶弥兒万户，奏曰：“迦叶弥兒西陲小国，尚未臣服，请往谕之。”诏偕近侍以往。其国主不从，怒而杀之，帝为发兵诛国主，元贞元年封代国公，谥忠遂。

斡脱赤之歿，铁哥甫四岁，性颖悟，不为嬉戏。从那摩入见，帝问谁氏子，对曰：“兄斡脱赤子也。”帝方食鸡，辍以赐铁哥。铁哥捧而不食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将以遗母。”帝奇之，加赐一鸡。世祖即位，幸香山永安寺，见书畏吾字于壁，问谁所书，僧对曰：“国师兄子铁哥书也。”帝召见，爱其容仪秀丽，语音清亮，命隶丞相孛罗备宿卫。先是，世祖事宪宗甚亲爱，后以谗稍疏，国师导世祖宜加敬慎，遂友爱如初。至是，帝将用铁哥，曰：“吾以酬国师也。”于是铁哥年十七，诏择贵家女妻之，辞曰：“臣母汉人，每欲求汉人女为妇，臣不敢伤母心。”乃为娶冉氏女。久之，命掌饗膳汤药，日益亲密。

至元十六年，铁哥奏曰：“武臣佩符，古制也。今长民者亦佩符，请省之，以彰武职。”从之。十七年，进正议大夫、尚膳监。帝尝谕之曰：“朕闻父饮药，子先尝之，君饮药，臣先尝之。今卿典朕膳，凡饮食汤药，宜先尝之。”又曰：“朕以宿卫士隶卿，其可任使者，疏其才能，朕将用之。”诏赐第于大明宫之左。留守段圭言：“逼木局，不便。”帝曰：“俾居近禁闼，以便召使。木局稍隘，又何害焉。”

高州人言，州境多野兽害稼，愿捕以充贡。铁哥曰：“捕兽充贡，徒济其私耳，且扰民，不可听。”从之。十九年，迁同知宣徽院事，领尚膳监。有食尚食余饼者，帝察知之，怒。铁哥曰：“失饼之罪在臣，食者何与焉。”内府食用圆米，铁哥奏曰：“计粳米一石，仅得圆米四斗，请自今非御用，止给

常米。”帝皆善之。进中奉大夫、司农寺达鲁花赤。从猎百查兒之地，猎人亦不刺金射兔，误中名驼，驼死，帝怒，命诛之。铁哥曰：“杀人偿畜，刑太重。”帝惊曰：“误耶，史官必书。”亟释之。庾人有盗凿粳米者，罪当死。铁哥谏曰：“臣鞠庾人，其母病，盗粳欲食母耳，请贷之。”牧人有盗割驼峰者，将诛之。铁哥曰：“生割驼峰，诚忍人也。然杀之，恐乖陛下仁恕心。”诏皆免死。二十二年，进正奉大夫，奏：“司农寺宜升为大司农司，秩二品，使天下知朝廷重农之意。”制可。进资善大夫、司农。时司农供膳，有司多扰民，铁哥奏曰：“屯田则备诸物，立供膳司甚便。”从之。桓州饥民鬻子女以为食，铁哥奏以官帑赎之。

二十四年，从征乃颜，至撒兒都之地，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。铁哥奏曰：“昔李广一将耳，尚能以疑退敌，况陛下万乘之威乎！今彼众我寡，不得地利，当设疑以退之。”于是帝张曲盖，据胡床，铁哥从容进酒。塔不台按兵觐伺，惧有伏，遂引去。帝以金章宗玉带赐之。二十九年，进荣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。以病足，听舆轿入殿门。帝尝忆北征事，不能悉记，铁哥条举甚详，帝悦，以金束带赐之。初，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萄于野马川晃火兒不刺之地，既献其实，铁哥以北方多寒，奏岁赐衣服，从之。

成宗即位，以铁哥先朝旧臣，赐银一千两、钞十万贯。他日，又赐以玛瑙碗，谓铁哥曰：“此器先皇所用，朕今赐卿，以卿久侍先皇故也。”大德元年，加光禄大夫。三年，乞解机务，从之。仍授平章政事、议中书省事。时诸王朝见，未有知典故者，帝曰：“惟铁哥知之，俾专其事，凡廩饩金帛之数，皆遵世祖制诏，自今怀诸王之礼，悉命铁哥掌之。”七年，复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平滦大水，铁哥奏曰：“散财聚民，古之道

也。今平滦水灾，不加賑恤，民不聊生矣！”从之。十年，丁母忧，诏夺情起复。辽王脱脱入朝，从者执兵入大明宫，铁哥劾止之，王惧谢。从幸缙山，饥民相望，铁哥辄发廩賑之，既乃陈疏自劾，帝称善不已。武宗即位，赐金一百两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遥授中书右丞相。有诉宁远王阔阔出有逆谋者，命诛之。铁哥知其诬，廷辨之，由是得释，徙高丽。二年，领度支院。寻赐江州稻田五千亩。仁宗皇庆元年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傅、录军国重事。乃进奏：世祖子惟宁远王在，宜赐还。从之。二年，奉命诣万安寺祀世祖，感疾归，皇太后令内臣问疾，铁哥附奏曰：“臣死无日，愿太后辅陛下布惟新之政，社稷之福也。”是年薨，赐赙礼加厚，敕有司治丧事，赠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秦国公，谥忠穆。加赠推诚守正佐理翊戴功臣，封延安王，改谥忠献。

子六人：忽察，淮东宣慰使；平安奴，太平路达鲁花赤；也识哥，同知山东宣慰司事；虎里台，同知真定总管府事；亦可麻，同知都护府事；重喜，隆禧院副使。孙八人，伯颜，中书平章政事；余多居宿卫。

列传第十三

安童

安童，木华黎四世孙，霸突鲁长子也。中统初，世祖追录元勋，召入长宿卫，年方十三，位在百僚上。母弘吉刺氏，昭睿皇后之姊，通籍禁中。世祖一日见之，问及安童，对曰：“安童虽幼，公辅器也。”世祖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每退朝必与老成人语，未尝狎一年少，是以知之。”世祖悦。四年，执阿里不哥党千余，将置之法，安童侍侧，帝语之曰：“朕欲置此属于死地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人各为其主，陛下甫定大难，遽以私憾杀人，将何以怀服未附。”帝惊曰：“卿年少，何从得老成语？此言正与朕意合。”由是深重之。

至元二年秋八月，拜光禄大夫、中书右丞相，增食邑至四千户。辞曰：“今三方虽定，江南未附，臣以年少，谬膺重任，恐四方有轻朝廷心。”帝动容，有间曰：“朕思之熟矣，无以逾卿。”冬十月，召许衡至，传旨令衡入省议事，衡以疾辞。安童即亲候其馆，与语良久，既还，念之不释者累日。三年，帝谕衡曰：“安童尚幼，未更事，善辅导之。汝有嘉谏，当先告之以达朕，朕将择焉。”衡对曰：“安童聪敏，且有执守，告以古人所言，悉能领解，臣不敢不尽心。但虑中有人间之，则难行，外用势力纳人其中，则难行。臣入省之日浅，所见如此。”四年三月，安童奏：“内外官须用老成人，宜令儒臣姚枢等入省议事。”帝曰：“此辈虽闲，犹当优养，其令入省议事。”

五年，廷臣密议立尚书省，以阿合马领之，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。事下诸儒议，商挺倡言曰：“安童，国之柱石，若为三公，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，甚不可。”众曰然，事遂罢。七年四月，奏曰：“臣近言：‘尚书省、枢密院各令奏事，并如常制，其大政令，从臣等议定，然后上闻。’既得旨矣，今尚书一切径奏，似违前旨。”帝曰：“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之，故尔专权耶？不与卿议，非是。”敕如前旨。

八年，陕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，比因饥馑，盗贼滋横，若不显戮一二，无以示惩。敕中书详议，安童奏曰：“强、窃均死，恐非所宜，罪至死者，宜仍旧待报。”从之。十年春三月，奏以玉册玉宝上皇后弘吉刺氏，以玉册金宝立燕王为皇太子，兼中书令，判枢密院事。冬十月，帝谕安童及伯颜等曰：“近史天泽、姚枢纂定《新格》，朕已亲览，皆可行之典，汝等亦当一一留心参考，岂无一二可增减者。”各令纪录促议行之。时天下待报死囚五十人，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斗殴杀人，余无可疑。于是诏以所奏十三人免死从军。十一年，奏阿合马蠹国害民数事；又奏各部与大都路官多非才，乞加黜汰。从之。

十二年七月，诏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，从太子北平王出镇极边，在边十年。二十一年三月，从王归，待罪阙下，帝即召见慰劳之，顿首谢曰：“臣奉使无状，有累圣德。”遂留寝殿，语至四鼓乃出。冬十一月，和礼霍孙罢，复拜中书右丞相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十二年，右丞卢世荣败，诏与诸儒条其所用人及所为事，悉罢之。二十三年夏，中书奏拟漕司诸官姓名，帝曰：“如平章、右丞等，朕当亲择，余皆卿等职也。”安童奏曰：“比闻圣意欲倚近侍为耳目，臣猥承任使，若所行非法，从其举奏，罪之轻重，惟陛下裁处。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类，曰某居某官、某居某职，以所署奏目付中书施行。臣谓铨选之

法，自有定制，其尤无事例者，臣常废格不行，虑其党有短臣者，幸陛下详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今后若此者勿行，其妄奏者，即入言之。”奏征前吏部尚书李昶，不起；复奏赐田十顷。

二十四年，宗王乃颜叛，世祖亲讨平之。宗室诖误者，命安童按问，多所平反。尝退朝，自左掖门出，诸免罪者争迎谢，或执辔扶上马，安童毅然不顾。有乘间言于帝曰：“诸王虽有罪，皆帝室近亲也，丞相虽尊，人臣也，何悖慢如此！”帝良久曰：“汝等小人，岂知安童所为？特辱之使改过耳。”是岁，复立尚书省，安童切谏曰：“臣力不能回天，乞不用桑哥，别相贤者，犹或不至虐民误国。”不听。二十五年，见天下大权尽归尚书，屡求退，不许。二十八年，罢相，仍领宿卫事。三十年春正月，以疾薨于京师乐安里第，年四十九。雨木冰三日。世祖震悼曰：“人言丞相病，朕固弗信，果丧予良弼。”诏大臣监护丧事。大德七年，成宗制赠推忠同德翊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东平忠宪王。碑曰《开国元勋命世大臣之碑》。子兀都带。

兀都带器度宏远，世祖时袭长宿卫。父安童歿，凡赠賻之物，一无所受，以素车朴马归葬只兰秃先茔。事母以孝闻。成宗即位，拜银青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领太常寺事。为请谥南郊，摄太尉，奉册上尊号、庙号、皇后尊号。常侍掖庭，赞画大政，帝及中宫咸以家人礼待之。大德六年正月薨，年三十一。至大二年，制赠输诚保德翊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东平王，谥忠简。子拜住，自有传。

廉希宪

廉希宪，字善用，布鲁海牙子也。幼魁伟，举止异凡兒。九岁，家奴四人盗五马逃去，既获，时于法当死，父怒，将付

有司，希宪泣谏止之，俱得免死。又尝侍母居中山，有二奴醉出恶言，希宪曰：“是以我为幼也。”即送系府狱，杖之。皆奇其有识。世祖为皇弟，希宪年十九，得入侍，见其容止议论，恩宠殊绝。希宪笃好经史，手不释卷。一日，方读《孟子》，闻召，急怀以进。世祖问其说，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，世祖嘉之，目曰廉孟子，由是知名。尝与近臣校射世祖前，希宪腰插三矢，有欲取以射者，希宪曰：“汝以我为不能耶？但吾弓力稍弱耳。”左右授以劲弓，三发连中。众惊服曰：“真文武材也。”

岁甲寅，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宪为宣抚使。京兆控制陇蜀，诸王贵籓分布左右，民杂羌戎，尤号难治。希宪讲求民病，抑强扶弱。暇日从名儒若许衡、姚枢辈咨访治道，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，教育人材，为根本计。国制，为士者无隶奴籍，京兆多豪强，废令不行。希宪至，悉令著籍为儒。有民妻与卜者厌诅其夫，杀之，狱成，僚佐皆言方大旱，卜者宜减死，希宪议当伏法，已而大雨立应。

初，世祖受命宪宗，经理河南关右，居数岁，谗者谓王府人多专擅不法，至是，命阿蓝答兒、刘太平检核所部，用酷吏分领其事，大开告讐。希宪曰：“宣抚司事由己出，有罪固当独任，僚属何预。”及事竟，卒无获罪者。己未，宪宗驻蹕合州，世祖渡江取鄂州，命希宪入籍府库。希宪引儒生百余，拜伏军门，因言：“今王师渡江，凡军中俘获士人，宜官购遣还，以广异恩。”世祖嘉纳之。还者五百余人。

宪宗崩，卜音至，希宪启曰：“殿下太祖嫡孙，先皇母弟，前征云南，克期抚定，及今南伐，率先渡江，天道可知。且殿下收召才杰，悉从人望，子惠黎庶，率土归心。今先皇奄弃万国，神器无主，愿速还京，正大位以安天下。”世祖然之，且

命希宪先行，审察事变。对曰：“刘太平、霍鲁海在关右，浑都海在六盘，征南诸军散处秦蜀，太平要结诸将，其性险诈，素畏殿下英武，倘倚关中形胜，设有异谋，渐不可制，宜遣赵良弼往觐人情事宜。”从之。阿里不哥构乱北边，遣脱忽思发兵河朔，大肆凶暴。真定名士李盘尝奉庄圣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讲读，脱忽思怒盘不附己，械之，希宪访盘于狱，言于世祖而释之。世祖命希宪赐膳于宗王塔察儿，希宪即以己意白王，宜首建翊戴之谋，王然之，许以身任其事。归启其言，世祖曰：“若此重事，卿何不惧之甚耶！”庚申，至开平，宗室诸王劝进，谦让未允，希宪复以天时人事进言。且曰：“阿里不哥于殿下为母弟，居守朔方，专制有年，或觊望神器，事不可测，宜早定大计。”世祖然之。明日即位，建元中统。希宪上言：“高丽王子偁久留京师，今闻其父死，宜立为王，遣还国，以恩结之。”又言：“鄂兵未还，宜遣使与宋讲好，敕诸军北归。”帝皆从之。

赵良弼还自关右，奏刘太平、霍鲁海反状，皆如希宪言。初分汉地为十道，乃并京兆、四川为一道，以希宪为宣抚使。太平、霍鲁海闻之，乘驿急入京兆，密谋为变。后三日，希宪至，宣布诏旨，遣使安谕六盘。未几，断事官阔阔出遣使来告：浑都海已反，杀所遣使者朵罗台，遣人谕其党密里火者于成都、乞台不花于青居，使各以兵来援，又多与蒙古军奥鲁官兀奴忽等金帛，尽起新军，且约太平、霍鲁海同日俱发。希宪得报，召僚属谓曰：“上新即位，责任吾等，正为今日。不早为之计，殆将无及。”遣万户刘黑马、京兆治中高鹏霄、华州尹史广，掩捕太平、霍鲁海及其党，获之，尽得其奸谋，悉置于狱。复遣刘黑马诛密里火者，总帅汪惟正诛乞台不花，具以驿闻。时关中无兵备，命汪惟良将秦、巩诸军进六盘，惟良以未得上旨

为辞，希宪即解所佩虎符银印授之曰：“此皆身承密旨，君但办吾事，制符已飞奏矣。”又付银一万五千两，以充功赏，出库帑制军衣。惟良感激，遂行。又发蜀卒更戍及在家余丁，推节制诸军蒙古官八春将之，谓之曰：“君所将之众，未经训练，六盘兵精，勿与争锋，但张声势，使不得东，则大事济矣。”会有诏赦至，希宪命绞太平等于狱，尸于通衢，方出迎诏，人心遂安。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、征调诸军、擅以惟良为帅等罪，帝深善之。曰：“《经》所谓行权，此其是也。”别赐金虎符，使节制诸军，且诏曰：“朕委卿以方面之权，事当从宜，毋拘常制，坐失事机。”

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浑都海，八春获之，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，送二人至京兆，请并杀之。二人自分必死，希宪谓海僚佐曰：“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，保无他虑。今众志未一，犹怀反侧，彼军见其将校执囚，或别生心，为害不细。今因其惧死，并加宽释，使之感恩效力，就发此军余丁，往隶八春，上策也。”初，八春既执诸校，其军疑惧，骇乱四出，莫可禁遏，及知诸校获全，纽邻奥鲁官得释，大喜过望。切谕其属出兵效力，人人感悦，八春亦释然开悟，果得精骑数千，将与俱西。诏以希宪为中书右丞，行秦蜀省事。浑都海闻京兆有备，遂西渡河，趋甘州，阿蓝答兒复自和林提兵与之合，分结陇、蜀诸将，又使纽邻兄宿敦为书招纽邻。于是成都帅百家奴，兴元忙古台，青居汪惟正、钦察，俱遣使言，人心危疑，事不可测。希宪遣使深谕戒之，两川诸将素惮希宪威名，按堵从命。浑都海、阿蓝答兒合军而东，诸将失利，河右大震，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兒辎重皆空，就食秦雍。朝议欲弃两川，退守兴元，希宪力言不可，乃止。会亲王合丹及汪惟良、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，大败之，俘斩略尽，得二叛首以送，梟之京兆市。

事闻，帝大嘉之曰：“希宪真男子也。”进拜平章政事，赐宅一区。时希宪年三十矣。

希宪奏：四川降民，皆散处山谷，宜申敕军吏，禁止俘掠，违者，千户以下与犯人同罪。又禁诸人无贩易生口。由是四川遂安，降者益众。又罢解盐户所摘军，及京兆诸处无籍户之戍灵州屯田者，以宽民力。钦察获宋臣张炳震、王政二人，俱以母老，愿赐矜放，希宪皆遣之还。因为书与宋四川制置余玠，谕以天道人事，玠得书，愧感自守，不敢复轻动。巩昌帅府言，镇戎州有谋为叛者，连引四百余人，希宪详推之，惟诛首恶五人。宋将刘整以泸州降，尽系前归宋者数百人待报。希宪奏释之，且致书宰臣，待整以恩，当得其死力。整后首建取襄阳之策，果立勋效。宋将家属之在北者，希宪岁给其粮，仕于宋者，子弟得越界省其亲，人皆感之。

李璫反山东，事连王文统，平章赵璧素忌希宪勋名，因言文统由张易、希宪荐引，遂至大用，且关中形胜之地，希宪得民习，有商挺、赵良弼为之辅，此事宜关圣虑。帝曰：“希宪自幼事朕，朕知其心，挺、良弼皆正士，何虑焉。”蜀降人费正寅以私怨譖希宪因李璫叛，亦修城治兵，潜畜异志。帝因惑之，命中书右丞南合代希宪行省，且覆视所告事，卒无实状。诏希宪还京师。陛见，言曰：“方关陕叛乱，川蜀未宁，事急星火，臣随宜行事，不谋佐贰，如寅所言，罪止在臣，臣请逮系有司。”帝抚御床曰：“当时之言，天知之，朕知之，卿果何罪！”慰谕良久。进拜中书平章政事。一日夜半，召希宪入禁中，从容道藩邸时事，因及赵璧所言。希宪曰：“昔攻鄂时，贾似道作木栅环城，一夕而成，陛下顾扈从诸臣曰‘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’。刘秉忠、张易进曰‘山东王文统，才智士也，今为李璫幕僚’。诏问臣，臣对‘亦闻之，实未尝识其人也’。”

“帝曰：“朕亦记此。”

希宪在中书，振举纲维，综劾名实，汰逐冗滥，裁抑侥幸，兴利除害，事无不便，当时翕然称治，典章文物，粲然可考。又建言：“国家自开创已来，凡纳土及始命之臣，咸令世守，至今将六十年，子孙皆奴视部下，都邑长吏，皆其阜隶僮使，前古所无，宜更张之，使考课黜陟。”始议行迁转法。

至元元年，丁母忧，率亲族行古丧礼，勺饮不入口者三日，恸则呕血，不能起，寝卧草土，庐于墓傍。宰执以忧制未定，欲极力起之，相与诣庐，闻号痛声，竟不忍言。未几，有诏夺情起复，希宪虽不敢违旨，然出则素服从事，入必缙经。及丧父，亦如之。

奸臣阿合马领左右部，专总财赋，会其党相攻击，帝命中书推覆，众畏其权，莫敢问。希宪穷治其事，以状闻，杖阿合马，罢所领归有司。帝谕希宪曰：“吏废法而贪，民失业而逃，工不给用，财不赡费，先朝患此久矣。自卿等为相，朕无此忧。”对曰：“陛下圣犹尧、舜，臣等未能以皋陶、稷、契之道赞辅治化，以致太平，怀愧多矣。今日小治，未足多也。”因论及魏征，对曰：“忠臣良臣，何代无之，顾人主用不用尔。”有内侍传旨入朝堂，言某事当尔，希宪曰：“此阉宦预政之渐，不可启也。”遂入奏，杖之。

言者讼丞相史天泽亲党布列中外，威权日盛，渐不可制。诏罢天泽政事，使待鞫问。希宪进曰：“天泽事陛下久，知天泽深者，无如陛下。始自潜藩，多经任使，将兵牧民，悉有治效。陛下知其可付大事，用为辅相。小人一旦有言，陛下当熟察其心迹，果有肆横不臣者乎？今日信臣，故臣得预此旨，他日有讼臣者，臣亦遭疑矣。臣等备员政府，陛下之疑信若此，何敢自保。天泽既罢，亦当罢臣。”帝良久曰：“卿且退，朕

思之。”明日，帝召希宪谕曰：“昨思之，天泽无对讼者。”事遂解。又有讼四川帅钦察者，帝敕中书急遣使诛之。明日，希宪覆奏，帝怒曰：“尚尔迟回耶！”对曰：“钦察大帅，以一小人言被诛，民心必骇，收系至此，与讼者廷对，然后明其罪于天下为宜。”诏遣能者按问。其后事竟无实，钦察得免。

希宪每奏议帝前，论事激切，无少回惜。帝曰：“卿昔事朕王府，多所容受，今为天子臣，乃尔木强耶？”希宪对曰：“王府事轻，天下事重，一或面从，天下将受其害，臣非不自爱也。”方士请炼大丹，敕中书给所需，希宪具以秦、汉故事奏，且曰：“尧、舜得寿，不因大丹也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遂却之。时方尊礼国师，帝命希宪受戒，对曰：“臣受孔子戒矣。”帝曰：“孔子亦有戒耶？”对曰：“为臣当忠，为子当孝，孔子之戒，如是而已。”

五年，始建御史台，继设各道提刑按察司。时阿合马专总财利，乃曰：“庶务责成诸路，钱谷付之转运，今绳治之如此，事何由办？”希宪曰：“立台察，古制也，内则弹劾奸邪，外则察视非常，访求民瘼，裨益国政，无大于此。若去之，使上下专恣贪暴，事岂可集耶！”阿合马不能对。

七年，诏释京师系囚。西域人匿赞马丁，用事先朝，资累巨万，为怨家所告，系大都狱，既释之矣，时希宪在告，实不预其事。是秋，车驾还自上都，怨家诉于帝，希宪取堂判补署之，曰：“天威莫测，岂可幸其独不署以苟免耶！”希宪入见，以诏书为言，帝曰：“诏释囚耳，岂有诏释匿赞马丁耶？”对曰：“不释匿赞马丁，臣等亦未闻有此诏。”帝怒曰：“汝等号称读书，临事乃尔，宜得何罪？”对曰：“臣等忝为宰相，有罪当罢退。”帝曰：“但从汝言。”即与左丞相耶律铸同罢。一日，帝问侍臣，希宪居家何为，侍臣以读书对。帝曰：“读

书固朕所教，然读之而不肯用，多读何为。”意责其罢政而不复求进也。阿合马因谗之曰：“希宪日与妻子宴乐尔。”帝变色曰：“希宪清贫，何从宴设！”希宪尝有疾，帝遣医三人诊视，医言须用沙糖作饮。时最艰得，家人求于外，阿合马与之二斤，且致密意。希宪却之曰：“使此物果能活人，吾终不以奸人所与求活也。”帝闻而遣赐之。

嗣国王头辇哥行省镇辽阳，有言其扰民不便者。十一年，诏起希宪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。将行，肩舆入辞，赐坐，帝曰：“昔在先朝，卿深识事机，每以帝道启朕。及鄂汉班师，屡陈天命，朕心不忘，丞相卿实宜为，顾退托耳。辽户不下数万，诸王、国婿分地所在，彼皆素知卿能，故命卿往镇，体朕此意。”辽东多亲王，使者传令旨，官吏立听，希宪至，始革正之。有西域人自称驸马，营于城外，系富民，诬其祖父尝贷息钱，索偿甚急，民诉之行省，希宪命收捕之。其人怒，乘马入省堂，坐榻上，希宪命掙下跪，而问之曰：“法无私狱，汝何人，敢擅系民？”令械系之。其人惶惧求哀，国王亦为之请，乃稍宽，令待对，举营夜遁。俄诏国王归国，希宪独行省事。朝廷降钞买马六千五百，希宪遣买于东州，得羨余马千三百。希宪曰：“上之则若自衒。”即与他郡之不及者，以其直还官。长公主及国婿入朝，纵猎郊原，扰民为甚，希宪面谕国婿，欲入奏之。国婿惊愕，入语公主，公主出，饮希宪酒曰：“从者扰民，吾不知也。请以钞万五千贯还敛民之直，幸勿遣使者。”自是贵人过者，皆莫敢纵。

十二年，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，图地形上于朝，请命重臣开大府镇之。帝急召希宪还，使行省荆南，赐坐，谕曰：“荆南入我版籍，欲使新附者感恩、未来者向化，宋知我朝有臣如此，亦足以降其心。南土卑湿，于卿非宜，今以大事付托，度

卿不辞。”赐田以养居者，马五十以给从者。希宪曰：“臣每惧才识浅近，不能胜负大任，何敢辞疾。然敢辞新赐。”复有诏，令希宪承制授三品以下官。希宪冒暑疾驱以进。至镇，阿里海牙率其属郊迎，望拜尘中，荆人大骇。即日禁剽夺，通商贩，兴利除害，兵民按堵。首录宋故宣抚、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，以备采访，仍择二十余人，随材授职。左右难之，希宪曰：“今皆国家臣子也，何用致疑。”时宋故官礼谒大府，必广致珍玩，希宪拒之，且语之曰：“汝等身仍故官，或不次迁擢，当念圣恩，尽力报效。今所馈者，若皆己物，我取之为非义；一或系官，事同盗窃；若敛于民，不为无罪。宜戒慎之。”皆感激谢去。令凡俘获之人，敢杀者，以故杀平民论。为军士所虏，病而弃之者，许人收养；病愈，故主不得复有。立契券质卖妻子者，重其罪，仍没入其直。先时，江陵城外蓄水扞御，希宪命决之，得良田数万亩，以为贫民之业。发沙市仓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万斛，以赈公安之饥。大纲既举，乃曰：“教不可缓也。”遂大兴学，选教官，置经籍，旦日亲诣讲舍，以厉诸生。西南溪洞，及思、播田、杨二氏，重庆制置赵定应，俱越境请降。事闻，帝曰：“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，今希宪能令数千百里外越境纳土，其治化可见也。”关吏得江陵人私书，不敢发，上之，枢密臣发之帝前，其中有曰：“归附之初，人不聊生。皇帝遣廉相出镇荆南，岂惟人渐德化，昆虫草木，咸被泽矣。”帝曰：“希宪不嗜杀人，故能尔也。”

希宪疾久不愈，十四年春，近臣董文忠言：“江陵湿热，如希宪病何？”即召希宪还，江陵民号泣遮道留之不得，相与画像建祠。希宪还，囊橐萧然，琴书自随而已。帝知其贫，特赐白金五千两、钞万贯。五月，至上都，太常卿田忠良来问疾，希宪谓曰：“上都圣上龙飞之地，天下视为根本。近闻龙冈遗

火，延烧民居，此常事耳，慎勿令妄谈地理者感动上意。”未几，果有数辈以徙置都邑事奏，枢密副使张易、中书左丞张文谦与廷辨，力言不可，帝不悦。明日，召忠良质其事，忠良以希宪语对，帝曰：“希宪病甚，犹虑及此耶？”其议遂止。诏征扬州名医王仲明视希宪疾，既至，希宪服其药，能杖而起，帝喜谓希宪曰：“卿得良医，疾向愈矣。”对曰：“医持善药以疗臣疾，苟能戒慎，则诚如圣谕；设或肆情，良医何益。”盖以医讽谏也。

会议立门下省，帝曰：“侍中非希宪不可。”遣中使谕旨曰：“鞍马之任，不以劳卿，坐而论道，时至省中，事有必须执奏，肩舆以入可也。”希宪附奏曰：“臣疾何足恤。输忠效力，生平所愿。”皇太子亦遣人谕旨曰：“上命卿领门下省，无惮群小，吾为卿除之。”竟为阿合马所沮。

十六年春，赐钞万贯，诏复入中书，希宪称疾笃。皇太子遣侍臣问疾，因问治道，希宪曰：“君天下在用人，用君子则治，用小人则乱。臣病虽剧，委之于天。所甚忧者，大奸专政，群小阿附，误国害民，病之大者。殿下宜开圣意，急为屏除，不然，日就沉彖，不可药矣。”戒其子曰：“丈夫见义勇为，祸福无预于己，谓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为不可及，是自弃也。天下事苟无牵制，三代可复也。”又曰：“汝读《狄梁公传》乎？梁公有大节，为不肖子所坠，汝辈宜慎之！”

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，有大星陨于正寝之旁，流光照地，久之方灭。是夕，希宪卒，年五十。大德八年，赠忠清粹德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魏国公，谥文正。加赠推忠佐理翊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恆阳王，谥如故。

子六人：孚，金辽阳等处行中书事；恪，台州路总管；恂，中书平章政事；忱，邵武路总管；恆，御史中丞；悖，江西等

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从弟希贤。

希贤字达甫，一名中都海牙。伯父布鲁海牙尝曰：“是兒刚果，当大吾家。”年二十余，与从兄希宪同侍世祖，出入禁中，小心慎密。至元初，北部王拘杀使者，世祖选使往谕之，廷臣推希贤。至则布上意，辞旨条暢，王悔谢，为设宴，赠貂裘一裘、白金一笏。还奏，帝喜，赐以御膳。寻进中议大夫、兵部尚书。左丞相伯颜伐宋，既渡江，至元十二年春，授希贤礼部尚书，佩金虎符，与工部侍郎严中范、秘书丞柴紫芝持国书使宋。三月丙戌，至广德军独松关，守关者不知为使，袭而杀之。张濡以为己功，受赏，知广德军。明年宋亡，获张濡杀之，诏遣使护希贤丧归，后复籍濡家赀付其家。希贤死时，年二十九。

列传第十四

伯颜

伯颜，蒙古八邻部人。曾祖述律哥图，事太祖，为八邻部左千户。祖阿剌，袭父职，兼断事官，平忽禅有功，得食其地。父晓古台世其官，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。伯颜长于西域。至元初，旭烈兀遣入奏事，世祖见其貌伟，听其言厉，曰：“非诸侯王臣也，其留事朕。”与谋国事，恆出廷臣右，世祖益贤之，敕以中书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，若曰“为伯颜妇，不惭尔氏矣”。二年七月，拜光禄大夫、中书左丞相。诸曹白事，有难决者，徐以一二语决之。众服曰：“真宰辅也。”四年，改中书右丞。七年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十年春，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。

十一年，大举伐宋，与史天泽并拜中书左丞相，行省荆湖。时荆湖、淮西各建行省，天泽言，号令不一，或致败事。诏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。天泽又以病，表请专任伯颜，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，所属并听节制。秋七月，陞辞，世祖谕之曰：“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，汝其体朕心，为吾曹彬可也。”

九月甲戌朔，会师于襄阳，分军为三道并进。丙戌，伯颜与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。万户武秀为前锋，遇水冻，霖雨水溢，无舟不能涉。伯颜曰：“吾且飞渡大江，而惮此潢潦耶！”乃召一壮士，负甲仗，骑而前导，麾诸军毕济。癸巳，次盐山，距郢州二十里。郢在汉水北，以石为城，宋人又于汉水南筑新郢，横铁绳，锁战舰，密树桩木水中。下流黄家湾堡，

亦设守御之具，堡之西有沟，南通藤湖，至江仅数里。乃遣总管李庭、刘国杰攻黄家湾堡，拔之，破竹席地，荡舟由藤湖入汉江。诸将请曰：“郢城，我之喉襟，不取，恐为后患。”伯颜曰：“用兵缓急，我则知之。攻城，下策也，大军之出，岂为此一城哉！”遂舍郢，顺流下。伯颜、阿术殿后，不满百骑。十月戊午，行大泽中，郢将赵文义、范兴以骑二千来袭，伯颜、阿术未及介胄，亟还军迎击之。伯颜手杀文义，擒范兴杀之，其士卒死者五百人，生获数十人。

甲子，次沙洋。乙丑，命断事官杨仁风招之，不应。复使一俘持黄榜、檄文，传赵文义首，入城，招其守将王虎臣、王大用。虎臣等斩俘，焚黄榜。裨将傅益以水军十七人来降，虎臣等又斩其军之欲降者。伯颜复命吕文焕招之，又不应。日暮，风大起，伯颜命顺风掣金汁砲，焚其庐舍，烟焰涨天，城遂破。万户忙古歹生擒虎臣、大用等四人，余悉屠之。丙寅，次新城，令万户帖木兒、史弼列沙洋所馘于城下，射黄榜、檄文于城中以招之。其守将边居谊，邀吕文焕与语。丁卯，文焕至城下，飞矢中右臂，奔还。戊辰，其总制黄顺逾城出降，即授招讨使，佩以金符，令呼城上军，其部曲即继城下，居谊邀入城，悉斩之。己巳，其副都统制任宁亦降，居谊终不出，乃令总管李庭攻破其外堡，诸军蚁附而登，拔之。余众三千，犹力战而死，居谊举家自焚。遂并诛王虎臣、王大用等四人。

十一月丙戌，次复州，知州翟贵以城降。诸将请点视其仓库军籍，遣官镇抚，伯颜不听，谕诸将不得入城，违者以军法论。阿术使右丞阿里海牙来言渡江之期，伯颜不答。明日又来，又不答。阿术乃自来，伯颜曰：“此大事也，主上以付吾二人，可使余人知吾实乎？”潜刻期而去。乙未，军次蔡店。丁酉，往观汉口形势。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，以战舰万艘，分据要害，

都统王达守阳逻堡，京湖宣抚硃不异孙以游击军扼中流，兵不得进。千户马福建言，沦河口可通沙芜入江，伯颜使覘沙芜口，夏贵亦以精兵守之。乃围汉阳军，声言由汉口渡江，贵果移兵援汉阳。

十二月丙午，军次汉口。辛亥，诸将自汉口开坝，引船入沦河，先遣万户阿剌罕以兵拒沙芜口，逼近武矶，巡视阳罗城堡，径趋沙芜，遂入大江。壬子，伯颜战舰万计，相踵而至，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，屯布蒙古、汉军数十万骑于江北。诸将言：“沙芜南岸，彼战船在焉，可攻而取。”伯颜曰：“吾亦知其可必取，虑汝辈贪小功，失大事；一举渡江，收其全功可也。”遂令修攻具，进军阳罗堡。癸丑，遣人招之，不应。甲寅，再遣人招之，其将士皆曰：“我辈受宋厚恩，戮力死战，此其时也，安有叛逆归降之理。备吾甲兵，决之今日，我宋天下，犹赌博孤注，输赢在此一掷尔。”伯颜麾诸将攻之，三日不克。有术者来言：“天道南行，金、木相犯，若二星交过，则江可渡。”伯颜却之，使勿言。乃密谋于阿术曰：“彼谓我必拔此堡，方能渡江。此堡甚坚，攻之徒劳。汝今夜以铁骑三千，泛舟直趋上流，为捣虚之计，诘旦渡江袭南岸。已过，则速遣人报我。”乙卯，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、忽失海牙、折的迷失等，先以步骑攻阳罗堡，夏贵来援。遂俾阿术出其不意，率万户晏彻兒、忙古歹、史格、贾文备四翼军，溯流西上四十里，对青山矶而泊。是夜，雪大作，遥见南岸多露沙洲，阿术登舟，指示诸将，令径趋是洲，载马后随。万户史格一军先渡，为其都统程鹏飞所却。阿术横身荡决，血战中流，擒其将高邦显等，死者无算，鹏飞被七创，败走，得船千余艘，遂得南岸。阿术与镇抚何玮等数十人，攀岸步斗，开而复合者数四。南军阻水，不得相薄，遂起浮桥，成列而渡。阿里海牙

继遣张荣实、解汝楫等四翼军，舳舻相衔，直抵夏贵。贵引麾下军数千先遁，诸军乘之，斩溺不可数计，追至鄂州东门而还。丙辰，阿术遣使来报，伯颜大喜，挥诸将急攻破阳罗堡，斩王达。宋军大溃，数十万众死伤几尽。夏贵仅以身免，走至白虎山。诸将谓贵大将，不可使逸去，请追之。伯颜曰：“阳罗之捷，吾欲遣使前告宋人，而贵走代吾使，不必追也。”丁巳，伯颜登武矶山，大江南北，皆我军也，诸将称贺，伯颜辞谢之。

阿术还渡江，议兵所向，或欲先取蕲、黄，阿术曰：“若赴下流，退无所据，先取鄂、汉，虽迟旬日，可为万全计。”伯颜从之。己未，师次鄂州，遣吕文焕、杨仁风等谕之曰：“汝国所恃者，江、淮而已，今我大兵飞渡长江，如履平地，汝辈何不速降。”鄂恃汉阳，将战，乃焚其战舰三千艘，火照城中，两城大恐。庚申，知鄂州张晏然、知汉阳军王仪、知德安府来兴国，皆以城降，程鹏飞以其军降。壬戌，定新附官品级，撤宋兵，分隶诸将。先是，边民戍卒陷入宋境者，悉纵遣之。丁卯，遣万户也的哥、总管忽都歹，入奏渡江之捷。分命阿剌罕先锋黄头取寿昌粮四十万斛，以充军饷。留右丞阿里海牙等，以兵四万分省于鄂，规取荆湖。己巳，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，俾阿术先据黄州。

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，至黄州。甲戌，沿江制置副使、知黄州陈奕降，伯颜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。奕遣书至涟水招其子岩，岩降。遣吕文焕、陈奕以书招蕲州安抚使管宗模，复遣阿术以舟师造其城下。癸未，伯颜至蕲州，宗模出降，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抚使，留万户带塔儿守之。阿术复以舟师先趋江州，兵部尚书吕师夔在江州，与知州钱真孙遣人来迎降。丙戌，伯颜至江州，即以师夔为江州守。师夔设宴庾公楼，选宋宗室女二人，盛饰以献，伯颜怒曰：“吾奉圣天子明命，兴仁义之师，

问罪于宋，岂以女色移吾志乎！”斥遣之。知南康军叶闾来降，殿前都指挥使、知安庆府范文虎亦奉书纳款，阿术遂率舟师造安庆，文虎出降。伯颜至湖口，遣千户宁玉系浮桥以渡，风迅水驶，桥不能成，乃祷于大孤山神，有顷，风息桥成，大军毕渡。二月壬寅朔，伯颜至安庆，承制授文虎两浙大都督，文虎以其从子友信知安庆府事，命万户乔珪戍之。丁未，次池州，都统制张林以城降；戊申，通判权州事赵昂发与其妻自经死，伯颜入城，见而怜之，令具衣衾葬焉。

宋宰臣贾似道遣宋京致书，请还已降州郡，约贡岁币。伯颜遣武略将军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聪报命，止京以待，且使谓似道曰：“未渡江，议和入贡则可，今沿江诸郡皆内附，欲和，则当来面议也。”囊加歹还，乃释宋京。庚申，发池州，壬戌，次丁家洲。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，号百万，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，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，似道将后军。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，砲声震百里。宋军阵动，贵先遁，以扁舟掠似道船，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势不支矣！”似道闻之，仓皇失措，遽鸣金收军，军溃。众军大呼曰：“宋军败矣！”诸战舰居后者，阿术促骑召之，挺身登舟，手舵冲敌船，舳舻相荡，乍分乍合。阿术以小旗麾何玮、李庭等并舟深入，伯颜命步骑左右掎之，追杀百五十余里，溺死无算，得船二千余艘，及其军资器仗、图籍符印。似道东走扬州，贵走庐州，虎臣走泰州。甲子，攻太平州。丁卯，知州孟之縉及知无为军刘权、知镇巢军曹旺、知和州王喜，俱以城降。庚午，师次建康之龙湾，大赉将士。三月癸酉，宋沿江制置赵溍遁，溍兄淮起兵溧阳，就执而死。都统徐王荣、翁福等以城降，命招讨使唆都守之。知镇江府洪起畏遁，总管石祖忠以城降。知宁国府赵与可遁，知饶州唐震死，而江东诸郡皆下。

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降。

丙子，国信使廉希贤至建康，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，毋得妄有侵掠。希贤与严忠范等奉命使宋，请兵自卫，伯颜曰：“行人以言不以兵，兵多，徒为累使事。”希贤固请，与之。丙戌，至独松岭，果为宋人所杀。庚寅，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事，世祖大悦，悉可其奏。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，阿塔海、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，阿术别奉诏攻扬州。江东岁饥，民大疫，伯颜随赈救之，民赖以安。宋人遣都统洪模移书徐王荣等，言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，皆边将之罪，当按诛之，愿输币，请罢兵通好。伯颜曰：“彼为诱诈之计，以视我之虚实。当择人以同往，观其事体，宣布威德，令彼速降。”乃命议事官张羽等持王荣答书，至平江驿，宋人又杀之。

四月乙丑，有诏以时暑方炽，不利行师，俟秋再举。伯颜奏曰：“宋人之据江海，如兽保险，今已扼其吭，少纵之则逸而逝矣。”世祖语使者曰：“将在军，不从中制，后法也。宜从丞相言。”五月丁亥，复命奉御爱先传旨，召伯颜赴阙，以阿剌罕为参政，留治省事。伯颜至镇江，会诸将计事，令各还镇，乃渡江北行，入见于上都。七月癸未，进中书右丞相，让功于阿术，遂以阿术为左丞相。八月癸卯，受命还行省，付以诏书，俾谕宋主。乃取道益都，行视沂州等军垒，调淮东都元帅李鲁欢、副都元帅阿里伯，以所部兵沂淮而进。九月戊寅，会师淮安城下，遣新附官孙嗣武叩城大呼，又射书城中，谕守将使降，皆不应。庚辰，招讨别吉里迷失拒北城西门，伯颜与李鲁欢、阿里伯亲临南城堡，挥诸将长驱而登，拔之，溃兵欲奔大城，追袭至城门，斩首数百级，遂平其南堡。丙戌，次宝应军。戊子，次高邮。十月庚戌，围扬州。召诸将指授方略，留李鲁欢、阿里伯守湾头新堡，众军南行。壬戌，至镇江，罢

行院，以阿塔海、董文炳同署事。

十一月乙亥，伯颜分军为三道，期会于临安。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，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，趋独松岭；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，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溱浦、华亭；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，节制诸军，水陆并进。壬午，伯颜军至常州。先是，常州守王宗洙遁，通判王虎臣以城降，其都统制刘师勇与张彦、王安节等复拒之，推姚 为守，固拒数月不下。伯颜遣人至城下，射书城中招谕：勿以已降复叛为疑，勿以拒敌我师为惧。皆不应。乃亲督帐前军临南城，又多建火砲，张弓弩，昼夜攻之。浙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、麻士龙来援，皆战死。甲申，伯颜叱帐前军先登，竖赤旗城上，诸军见而大呼曰：“丞相登矣。”师毕登。宋兵大溃，拔之，屠其城，姚 及通判陈炤等死之，生获王安节，斩之。刘师勇变服单骑奔平江，诸将请追之，伯颜曰：“勿追，师勇所过，城守者胆落矣。”以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。遣蒙古军都元帅阔里帖木儿、万户怀都先据无锡州，万户忙古歹、晏彻儿巡太湖，遣监战亦乞里歹、招讨使唆都、宣抚使游显，会阔里帖木儿先趋平江。

庚寅，遣降人游介实奉诏书副本使于宋，仍以书谕宋大臣。十二月辛丑，次无锡，宋将作监柳岳等奉其国主及太皇太后书，并宋之大臣与伯颜书来见，垂泣而言曰：“太皇太后年高，嗣君幼冲，且在衰经中。自古礼不伐丧，望哀恕班师，敢不每年进奉修好。今日事至此者，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。”伯颜曰：“主上即位之初，奉国书修好，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，所以兴师问罪。去岁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，谁之过欤？如欲我师不进，将效钱王纳土乎？李主出降乎？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兒之手，今亦失于小兒之手，盖天道也，不必多言。”岳顿首泣不已。遣招讨使抄儿赤，以柳岳来使事，及严奉使所赍国书入

奏。

先是，平江守潜说友遁，通判胡玉等既以城降，而复为宋人所据。甲辰，众军次平江，都统王邦杰、通判王矩之率众出降。庚戌，遣囊加歹同其使柳岳还临安。以忙古歹、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事。遣宁玉修吴江长桥，不旬日而成。庚申，囊加歹同宋尚书夏士林、侍郎吕师孟、宗正少卿陆秀夫以书来，请尊世祖为伯父，而世修子侄之礼，且约岁币银二十五万两，帛二十五万匹。癸亥，遣囊加歹同师孟等还临安。遣忙古歹、范文虎会阿剌罕、昔里伯取湖州，知州赵良淳死之。丙寅，赵与可以城降。伯颜发平江，留游显、怀都、忽都不花屯兵镇守。别遣宁玉守长桥。

十三年正月己巳，次嘉兴，安抚刘汉杰以城降，留万户忽都虎等戍之。癸酉，宋军器监刘庭瑞以其宰臣陈宜中等书来，即遣回。乙亥，宜中遣御史刘岳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，及致书伯颜，约会长安镇。辛巳，众军至崇德。宜中又令都统洪模，持书同囊加歹来见。壬午，次长安镇，宜中等不至。癸未，进军临平镇。甲申，次阜亭山，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，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、和州防御使吉甫，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。伯颜受讫，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，召宋宰臣出议降事。时宜中已遁，以文天祥代为丞相，不拜，自请至军前。乙酉，进军至临安北十五里，分遣董文炳、吕文焕、范文虎巡视城堡，安谕军民。囊加歹、洪模来报，宜中与张世杰、苏刘义、刘师勇等，挟益王、广王下浙江，航海而南，惟谢太后及幼主在宫中。伯颜亟遣使谕右军阿剌罕、奥鲁赤，左军董文炳、范文虎，据守浙江，以劲兵五千人追之，不及而还。

丙戌，禁军士毋入城，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，俾安堵如故。先是，三衙卫士，白昼杀人，闾里小民，乘乱剽

掠，至是民皆安之。丁亥，遣程鹏飞、洪双寿等入宫，慰谕谢后。戊子，谢后遣丞相吴坚、文天祥，枢密谢堂，安抚贾余庆，内官邓惟善来见，伯颜慰遣之，顾天祥举动不常，疑有异志，留之军中。天祥数请归，伯颜笑而不答。天祥怒曰：“我此来为两国大事，彼皆遣归，何故留我？”伯颜曰：“勿怒。汝为宋大臣，责任非轻，今日之事，政当与我共之。”令忙古歹、唆都馆伴羁縻之。令程鹏飞、洪双寿同贾余庆易宋主削帝号降表。己丑，驻军临安城北之湖州市。遣千户囊加歹等以宋传国玺入献。

庚寅，伯颜建大将旗鼓，率左右翼万户，巡临江城，观潮于浙江。暮还湖州市，宋宗室大臣皆来见。辛卯，万户张弘范、郎中孟祺同程鹏飞，以所易降表及宋主、谢后谕未附州郡手诏至军前。令镇抚唐古歹罢文天祥所招募义兵二万余人。壬辰，伯颜登狮子峰，观临安形势。命唆都抚谕军民，部分诸将，共守其城，护其宫。癸巳，谢后复使人来劳问，仍以温言慰遣之。甲午，分置其三衙诸司兵于各翼，以俟调遣；其生募等军，愿归者听。分遣萧郁、王世英等，招谕衢、信诸州。二月丁酉，遣刘颀等往淮西招夏贵，仍遣别将徇地浙东、西，于是知严州方回、知婺州刘怡、知台州杨必大、知处州梁椅，并以城降。

命右丞张惠，参政阿剌罕、董文炳、吕文焕入见谢后，宣布德意，以慰谕之。辛丑，宋主率文武百僚，望阙拜发降表。伯颜承制，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，忙古歹、范文虎入治府事。复命张惠、阿剌罕、董文炳、吕文焕等入城，籍其军民钱谷之数，阅实仓库，收百官诰命、符印图籍，悉罢宋官府。取宋主居之别室。分遣新附官招谕湖南北、两广、四川未下州郡。部分诸将，分屯要害，仍禁人不得侵坏宋氏山陵。是日，进军浙江之浒，潮不至者三日，人以为天助。

癸卯，谢后命吴坚、贾余庆、谢堂、家铉翁、刘岳与文天祥并为祈请使，杨应奎、赵若秀为奉表押玺官，赴阙请命。伯颜拜表称贺曰：

臣伯颜言：国家之业大一统，海岳必明主之归；帝王之兵出万全，蛮夷敢天威之抗。始干戈之爰及，迄文轨之会同。区宇一清，普天均庆。臣伯颜等诚欢诚忭，顿首顿首，恭惟皇帝陛下，道光五叶，统接千龄。梯航日出之邦，冠带月支之域；际丹崖而述职，奄瀚海而为家。独此岛夷，弗遵声教，谓江湖可以保逆命，舟楫可以敌王师。连兵负固，逾四十年，背德食言，无一二计。当圣主飞渡江南之日，遣行人乞为城下之盟。逮凯奏之言旋，辄诈谋之复肆。拘囚我信使，忘乾坤再造之恩；招纳我叛臣，盗涟海三城之地。我是以有六载襄樊之讨，彼居然无一介行李之来。祸既出于自求，怒致闻于斯赫。臣伯颜等，肃将禁旅，恭行天诛。爰从襄汉之上流，复出武昌之故渡。藩屏一空于江表，烽烟直接于钱塘。尚无度德量力之心，荐有杀使毁书之事。属庙谟之亲廩，谓根本之宜先。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独松，董文炳进师于海渚，臣与阿塔海忝司中阍，直指伪都。犄角之势既成，水陆之师并进。常州已下，列郡传檄而悉平；临安为期，诸将连营而毕会。彼知穷蹙，迭致哀鸣。始则有为侄纳币之祈，次则有称藩奉玺之请。顾甘言何益于实事，率锐卒直抵于近郊。召来用事之大臣，放散思归之卫士。崛强心在，四郊之横草都无；飞走计穷，一片之降幡始竖。其宋国主已于二月初五日，望阙拜伏归附讫。所有仓廩府库，封籍待命外，臣奉扬宽大，抚戢吏民，九衢之市肆不移，一代之繁华如故。兹惟睿算，卓冠前王，视万里如目前，运天下于掌上。致令臣等，获对明时，歌《七德》以告成，深切龙庭之想，上万年而为寿，敬陈虎拜之词。臣伯颜等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

谨奉表称贺以闻。

戊申，坚等发临安，堂不行。癸丑，宋福王与芮奉书于伯颜，辞甚恳切，伯颜曰：“尔国既以归降，南北共为一家，王勿疑，宜速来，同预大事。”且遣迓之。戊午，夏贵以淮西降。庚申，命囊加歹传旨，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。三月丁卯，伯颜入临安，俾郎中孟祺籍其礼乐祭器、册宝、仪仗、图书。庚午，囊加歹至。甲戌，与芮来。伯颜议以阿剌罕、董文炳留治行省事，以经略闽、粤；忙古歹以都督镇浙西；唆都以宣抚使镇浙东；唐兀歹、李庭护送宋君臣北上。乙亥，伯颜发临安。丁丑，阿塔海等宣诏，趣宋主、母后入觐，听诏毕，即日俱出宫，惟谢后以疾独留，隆国夫人黄氏、宫人从行者百余人，福王与芮、沂王乃猷、谢堂、杨镇而下，官属从行者数千人，三学之士数百人。宋主求见，伯颜曰：“未入朝，无相见之礼。”

五月乙未，伯颜以宋主至上都，世祖御大安阁受朝，降授宋主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大司徒，封瀛国公。宋平，得府三十七、州百二十八、关监二、县七百三十三。命伯颜告于天地宗庙，大赦天下。帝劳伯颜，伯颜再拜谢曰：“奉陛下成算，阿术效力，臣何功之有。”复拜同知枢密院，赐银鼠青鼠只孙二十袭。裨校有功者百二十三人，赏银有差。

初，海都称兵内向，诏以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，统诸军于阿力麻里备之。十四年，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，拘安童，胁宗王以叛，命伯颜率师讨之，与其众遇于斡鲁欢河，夹水而阵，相持终日，俟其懈，麾军为两队，掩其不备，破之，昔里吉走死。十八年二月，世祖命燕王抚军北边，以伯颜从，仍谕之曰：“伯颜才兼将相，忠于所事，故俾从汝，不可以常人遇之。”燕王每与论事，尊礼有加。是岁，颁群臣食邑，诏益以滕州等处四千九百七十七户。

伯颜之取宋而还也，诏百官郊迎以劳之，平章阿合马先百官半舍道谒，伯颜解所服玉钩绦遗之，且曰：“宋宝玉固多，吾实无所取，勿以此为薄也。”阿合马谓其轻己，思中伤之，乃诬以平宋时取其玉桃盏，帝命按之，无验，遂释之，复其任。阿合马既死，有献此盏者，帝愕然曰：“几陷我忠良！”别吉里迷失尝诬伯颜以死罪，未几，以它罪诛，敕伯颜临视，伯颜与之酒，怆然不顾而返。世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彼自有罪，以臣临之，人将不知天诛之公也。”

二十二年秋，宗王阿只吉失律，诏伯颜代总其军。先是，边兵尝乏食，伯颜令军中采蔑怯叶兒及蓂蓂之根贮之，人四斛，草粒称是，盛冬雨雪，人马赖以不饥。又令军士有捕塔刺不欢之兽而食者，积其皮至万，人莫知其意。既而遣使辇至京师，帝笑曰：“伯颜以边地寒，军士无衣，欲易吾纒帛耳。”遂赐以衣。二十四年春二月，或告乃颜反，诏伯颜窥覘之，乃多载衣裘入其境，辄以与驿人。既至，乃颜为设宴，谋执之，伯颜觉，与其从者趋出，分三道逸去。驿人以得衣裘故，争献健马，遂得脱，驰还白状。夏四月，乃颜反，从世祖亲征。奏李庭、董士选将汉军，得以汉法战。乃颜之党金家奴、塔不歹进逼乘舆，汉军力战，乃皆溃，卒擒乃颜。二十六年，进金紫光禄大夫、知枢密院事，出镇和林，和林置知院，自伯颜始。

二十九年秋，宗王明理铁木兒挟海都以叛，诏伯颜讨之，相值于阿撒忽秃岭，矢下如雨，众军莫敢登，伯颜令之曰：“汝寒君衣之，汝饥君食之，政欲效力于此时尔。于此不勉，将何以报！”麾诸军进，后者斩，伯颜先登陷阵，诸军望风争奋，大破之。明理铁木兒挺身走，命速哥、梯迷秃兒等追之。伯颜引军夜还，至必失秃，卒遇伏兵，伯颜坚壁不动，黎明，遂引去。伯颜轻骑追至别竭兒，速哥、梯迷秃兒等兵亦至，乃夹击

之，斩首二千级，俘其余众以归。诸将言：古礼，兵胜必祓旗于所征之地。欲用囚虏为牲，伯颜不可，众皆叹服。军中获谍者，忻都欲杀之，伯颜不许，厚赐之，遣赍书谕明里铁木兒以祸福，明里铁木兒得书感泣，以众来归。未几，海都复犯边，伯颜留拒之。廷臣有谮伯颜久居北边，与海都通好，仍保守，无尺寸之获者，诏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，居伯颜于大同，以俟后命。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驿，会海都兵复至，伯颜遣人语玉昔帖木兒曰：“公姑止，待我翦此寇而来，未晚也。”伯颜与海都兵交，且战且却，凡七日，诸将以为怯，愤曰：“果惧战，何不授军于大夫！”伯颜曰：“海都县军涉吾地，邀之则遁，诱其深入，一战可擒也。诸军必欲速战，若失海都，谁任其咎？”诸将曰：“请任之。”即还军击败之，海都果脱去。乃召玉昔帖木兒至军，授以印而行。时成宗以皇孙奉诏抚军北边，举酒以饯曰：“公去，将何以教我？”伯颜举所酌酒曰：“可慎者，惟此与女色耳。军中固当严纪律，而恩德不可偏废。冬夏营驻，循旧为便。”成宗悉从之。

三十年冬十二月，驿召至自大同，世祖不豫。明年正月，世祖崩，伯颜总百官以听。兵马司请日出鸣晨钟，日入鸣昏钟，以防变故，伯颜呵之曰：“汝将为贼邪！其一如平日。”适有盗内府银者，宰执以其幸赦而盗，欲诛之，伯颜曰：“何时无盗，今以谁命而诛之？”人皆服其有识。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，亲王有违言，伯颜握剑立殿陛，陈祖宗宝训，宣扬顾命，述所以立成宗之意，辞色俱厉，诸王股栗，趋殿下拜。五月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傅、录军国重事，依前知枢密院事，赐金银各有差。时相有忌之者，伯颜语之曰：“幸送我两罍美酒，与诸王饮于宫前，余非所知也。”江南三省累请罢行枢密院，成宗问于伯颜，时已属疾，张目对曰：“内而省、院各置为宜，

外而军、民分隶不便。”成宗是之，三院遂罢。冬十二月丙申，有大星陨于东北。己亥，雨木冰。庚子，伯颜薨，年五十九。

伯颜深略善断，将二十万众伐宋，若将一人，诸帅仰之若神明。毕事还朝，归装惟衣被而已，未尝言功也。大德八年，特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淮安王，谥忠武。至正四年，加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，进封淮王，余如故。

子买的，金枢密院事；囊加歹，枢密副使。孙相嘉失礼，同金枢密院事、集贤学士。至治末，省先莹于白只刺山，闻有变，赴上都，或劝少避之，曰：“我与国同休戚，今有难，可避乎！”至上都，果见囚。久之得释，寻拜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，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。曾孙普达失理，皆能世其家。

列传第十五

阿术

阿术，兀良氏，都帅兀良合台子也。沉几有智略，临阵勇决，气盖万人。宪宗时，从其父征西南夷，率精兵为候骑，所向摧陷，莫敢当其锋。至平大理，克诸部，降交趾，无不在行。事见《兀良合台传》。宪宗尝劳之曰：“阿术未有名位，挺身奉国，特赐黄金三百两，以勉将来。”世祖即位，留典宿卫。中统三年，从诸王拜出、帖哥征李璫有功。九月，自宿卫将军拜征南都元帅，治兵于汴。复立宿州。至元元年八月，略地两淮，攻取战获，军声大振。

四年八月，观兵襄阳，遂入南郡，取仙人、铁城等栅，俘生口五万。军还，宋兵邀襄、樊间。阿术乃自安阳滩济江，留精骑五千阵牛心岭，复立虚寨，设疑火。夜半，敌果至，斩首万余级。初，阿术过襄阳，驻马虎头山，指汉东白河口曰：“若筑垒于此，襄阳粮道可断也。”五年，遂筑鹿门、新城等堡，继又筑台汉水中，与夹江堡相应，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。六年七月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宋将夏贵、范文虎相继率兵来援，复分兵出入东岸林谷间。阿术谓诸将曰：“此张虚形，不可与战，宜整舟师备新堡。”诸将从之。明日，宋兵果趋新堡，大破之，杀溺生擒五千余人，获战船百余艘。于是治战船，教水军，筑圆城，以逼襄阳。文虎复率舟师来救，来兴国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，前后邀击于湍滩，俱败走之。九年三月，破樊城外郭，增筑重围以逼之。宋裨将张顺、张贵装军衣百船，自上

流入襄阳，阿术攻之，顺死，贵仅得入城。俄乘轮船顺流东走，阿术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以待，燃薪照江，两岸如昼，阿术追战至柜门关，擒贵，余众尽死。是年九月，加同平章事。先是，襄、樊两城，汉水出其间，宋兵植木江中，联以铁锁，中造浮梁，以通援兵，樊恃此为固。至是，阿术以机锯断木，以斧断锁，焚其桥，襄兵不能援。十二月，遂拔樊城。襄守将吕文焕惧而出降。十年七月，奉命略淮东。抵扬州城下，宋以千骑出战，阿术伏兵道左，佯北，宋兵逐之，伏发，擒其骑将王都统。

十一年正月，入觐，与参政阿里海牙奏请伐宋。帝命相臣议，久不决。阿术进曰：“臣久在行间，备见宋兵弱于往昔，失今不取，时不再来。”帝即可其奏，诏益兵十万，与丞相伯颜、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。三月，进平章政事。

秋九月，师次郢之盐山，得俘民言：“宋沿江九郡精锐，尽聚郢江东、西两城，今舟师出其间，骑兵不得护岸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取黄家湾堡，东有河口，可由其中拖船入湖，转以下江为便。”从之，遂舍攻郢而去。行大泽中，忽宋骑兵千人突至。时从骑才数十人，阿术即奋槊驰击。所向畏避，追斩五百余级，生擒其将赵、范二统制。进攻沙洋、新城，拔之。前次复州，守将翟贵迎降。时夏贵锁大舰扼江、汉口，两岸备御坚严。阿术用军将马福计，回舟沦河口，穿湖中，从阳罗堡西沙芜口入大江。十二月，军至阳罗堡，攻之不克。阿术谓伯颜曰：“攻城，下策也。若分军船之半，循岸西上，对青山矶止泊，伺隙捣虚，可以得志。”从之。明日，阿术遥见南岸沙洲，即率众趋之，载马后随。宋将程鹏飞来拒，大战中流，鹏飞败走。诸军抵沙洲，急击，攀岸步斗，开而复合者数四，敌小却，出马于岸，遂力战破之，追击至鄂东门而还。夏贵闻阿术飞渡，大惊，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，余皆溃走，遂拔阳罗堡，尽得其

军实。

伯颜议师所向，或欲先取蕲、黄，阿术曰：“若赴下流，退无所据，上取鄂、汉，虽迟旬日，师有所依，可以万全。”己未，水陆并趋鄂、汉，焚其船三千艘，烟焰涨天，汉阳、鄂州大恐，相继皆降。十二年正月，黄、蕲、江州降。阿术率舟师趋安庆，范文虎迎降。继下池州。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拒芜湖，遣宋京来请和。伯颜谓阿术曰：“有诏令我军驻守，何如？”阿术曰：“若释似道而不击，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，且宋无信，方遣使请和，而又射我军船，执我逻骑。今日惟当进兵，事若有失，罪归于我。”二月辛酉，师次丁家洲，遂与宋前锋孙虎臣对阵。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，似道将兵殿其后。时已遣骑兵夹岸而进，两岸树砲，击其中坚，宋军阵动，阿术挺身登舟，手自持柂，突入敌阵，诸军继进，宋兵遂大溃。以上详见《伯颜传》。

世祖以宋重兵皆驻扬州，临安倚之为重，四月，命阿术分兵围守扬州。庚申，次真州，败宋兵于珠金沙，斩首二千余级。既抵扬州，乃造楼橹战具于瓜洲，漕粟于真州，树栅以断其粮道。宋都统姜才领步骑二万来攻栅，敌军夹河为阵，阿术麾骑士渡河击之，战数合，坚不能却。众军佯北，才逐之，遂奋而回击，万矢雨集，才军不能支，擒其副将张林，斩首万八千级。七月庚午，宋两淮镇将张世杰、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，每十船为一舫，联以铁锁，以示必死。阿术登石公山，望之，舳舻连接，旌旗蔽江，曰：“可烧而走也。”遂选强健善射者千人，载以巨舰，分两翼夹射，阿术居中，合势进击，继以火矢烧其蓬檣，烟焰涨天。宋兵既碇舟死战，至是欲走不能，前军争赴水死，后军散走。追至鬯山，获黄鹄白鹳船七百余艘，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。十月，诏拜中书左丞相，仍谕之曰：

“淮南重地，李庭芝狡诈，须卿守之。”时诸军进取临安，阿术驻兵瓜洲，以绝扬州之援。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，阿术控制之力为多。

十三年二月，夏贵举淮西诸城来附。阿术谓诸将曰：“今宋已亡，独庭芝未下，以外助犹多故也。若绝其声援，塞彼粮道，尚恐东走通、泰，逃命江海。”乃栅扬之西北丁村，以扼其高邮、宝应之馈运；贮粟湾头堡，以备捍御；留屯新城，以逼泰州。又遣千户伯颜察兒率甲骑三百助湾头兵势，且戒之曰：“庭芝水路既绝，必从陆出，宜谨备之。如丁村烽起，当首尾相应，断其归路。”六月甲戌，姜才知高邮米运将至，果夜出步骑五千犯丁村栅。至晓，伯颜察兒来援，所将皆阿术牙下精兵，旗帜画双赤月。众军望其尘，连呼曰：“丞相来矣！”宋军识其旗，皆遁，才脱身走，追杀骑兵四百，步卒免者不满百人。壬辰，李庭芝以硃焕守扬州，挟姜才东走。阿术率兵追袭，杀步卒千人，庭芝仅入泰州，遂筑垒以守之。七月乙巳，硃焕以扬州降。乙卯，泰州守将孙良臣开北门纳降，执李庭芝、姜才，奉命戮扬州市。扬、泰既下，阿术申严士卒，禁暴掠。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，即斩以徇。两淮悉平，得府二、州二十二、军四、县六十七。九月辛酉，入见世祖于大明殿，陈宋俘。第功行赏，实封泰兴县二千户。

二十三年，受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。明年凯旋。继又西征，至哈刺霍州，以疾卒，年五十四，追封河南王。

阿里海牙

阿里海牙，畏吾兒人也。初生，胞中剖而出。其父以为不祥，将弃之，母不忍。比长，果聪辨，有胆略。家贫，尝躬耕，舍耒叹曰：“大丈夫当立功朝廷，何至效细民事畎亩乎！”去，求其国书读之，逾月，又弃去。用荐者得事世祖于潜邸。

世祖即位，渐见擢用，由左右司郎中迁参议中书省事。至元二年，立诸路行中书省，进金河南行省事。

五年，命与元帅阿术、刘整取襄阳，又加参知政事。始，帝遣诸将，命毋攻城，但围之，以俟其自降。乃筑长围，起万山，包百丈、楚山，尽鹿门，以绝之。宋兵入援者皆败去。然城中粮储多，围之五年，终不下。九年三月，破樊城外郭，其将复闭内城守。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，犹齿之有膺也，宜先攻樊城，樊城下，则襄阳可不攻而得。乃入奏。帝始报可。会有西域人亦思马因献新砲法，因以其人来军中。十年正月，为砲攻樊，破之。先是，宋兵为浮桥以通襄阳之援，阿里海牙发水军焚其桥，襄援不至，城乃拔。详具《阿术传》。

阿里海牙既破樊，移其攻具以向襄阳。一砲中其譙楼，声如雷霆，震城中。城中汹汹，诸将多逾城降者。刘整欲立碎其城，执文焕以快其意。阿里海牙独不欲攻，乃身至城下，与文焕语曰：“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，今飞鸟路绝，主上深嘉汝忠。若降，则尊官厚禄可必得，决不杀汝也。”文焕狐疑未决。又折矢与之誓，如是者数四，文焕感而出降。遂与入朝。帝以文焕为昭勇大将军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襄汉大都督；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，镇襄阳。阿里海牙奏曰：“襄阳自昔用武之地也，今天助顺而克之，宜乘胜顺流长驱，宋可必平。”平章阿术亦赞其说。帝命丞相史天泽议之。天泽曰：“朝廷若遣重臣，如丞相安童、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，都督诸军，则四海混同，可立待也。”帝曰：“伯颜可。”乃大征兵，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，阿术为平章。阿里海牙进行省右丞，赏钞二百锭。

十一年九月，会师襄阳，遂破郢州及沙洋、新城。十二月，师出沙芜口。宋制置夏贵守诸隘，甚固。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矶

堡，贵趋援之。阿术遂以兵西渡青山矶，宋都统程鹏飞来迎战，败之江中。会贵兵亦败走庐州，宣抚硃不异孙夜遁还江陵，知鄂州张晏然以城降，鹏飞以本军降。伯颜与诸将会鄂城下，议曰：“鄂襟山带江，江南之要区也，且兵粮皆备。今蜀、江陵、岳、鄂皆未下，不以一大将镇抚之，上流一动，则鄂非我有也。”乃以兵四万遣阿里海牙戍鄂，而与阿术将大兵以东。

阿里海牙集鄂民，宣上德惠，禁将士毋侵掠。其下恐惧，无敢取民之菜者，民大悦。遣人徇寿昌、信阳、德安诸郡，皆下。进徇江陵。十有二年春三月，与安抚高世杰兵遇巴陵，命张荣实捣其中坚，解汝楫率诸翼兵左右角之。世杰败走，追降之于桃花滩。遂下岳州。四月，至沙市，城不下，纵火攻之，沙市立破，宣抚硃不异孙、制置高达恐即以城降。乃入江陵，释系囚，放戍券军，除其徭赋及法令之繁细者。传檄郢、归、峡、常德、澧、随、辰、沅、靖、复、均、房、施、荆门及诸洞，无不降者。尽奏官其所降官，以兵守峡，籍其户口财赋来上。帝喜，大宴三日，语近臣曰：“伯颜兵东，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，朕甚忧之。今荆南定，吾东兵可无后患矣。”乃亲作手诏褒之，命右丞廉希宪守江陵，促阿里海牙急还鄂，且以沿江诸城新附者委之。

阿里海牙至鄂，招潭州守臣李芾，不听。乃移兵长沙，拔湘阴。冬十月，至潭，为书射城中以示芾，曰：“速下，以活州民，否则屠矣。”不答。乃决隍水，部分诸将，以砲攻之，破其木堡。流矢中胸，疮甚，督战益急，夺其城。潭人复作月城以相拒。凡攻七十日，大小数十战。十有三年春正月，芾力屈，及转运使钟蜚英、都统陈义皆自杀，其将刘孝忠以城降。诸将欲屠之，阿里海牙曰：“是州生齿数百万口，若悉杀之，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，其屈法生之。”复发仓以食饥者。

遣使徇郴、全、道、桂阳、永、衡、武冈、宝庆、袁、韶、南雄诸郡，其守臣皆率其民来迎，曰：“闻丞相体皇帝好生之德，毋杀虏，所过皆秋毫无犯，民今复见太平，各奉表来降。”丞相，称阿里海牙也。奏官其降官，皆如江陵。独宋经略使马既守静江不下。使总管俞全等招之，皆为所杀。会宋主以国降，降手诏遣湘山僧宗勉谕既，既复杀之。阿里海牙又为书，以天命地利人心开既，许以广西大都督，反覆千余言，终不听。因入朝贺平宋，拜平章政事，使持诏如静江谕之。十一月，前兵至严关，既守关弗纳，破其兵，又败都统马应麒于小溶江，遂逼静江。录上所赐静江诏以示既，既焚之，斩其使。静江以水为固，乃筑堰断大阳、小溶二江，以遏上流，决东南埭，以涸其隍，破其城。民闻城破，即纵火焚居室，多赴水死。既及其总制黄文政、总管张虎以残兵突围走，执之。阿里海牙以静江民易叛，非潭比，不重刑之，则广西诸州不服，因悉坑之，斩既于市。分遣万户脱温不花徇宾、融、柳、钦、横、邕、庆远，齐荣祖徇郁林、贵、廉、象，脱邻徇浔、容、藤、梧，皆下之。特磨王依土贵、南丹州牧莫大秀，皆奉表求内附，奏官其降官如潭州。以兵戍静江、昭、贺、梧、邕、融，乃还潭。

既而宋二王称制海中，雷、琼、全、永与潭属县之民文才喻、周隆、张虎、罗飞咸起兵应之，舒、黄、蕲相继亦起，大者众数万，小者不下数千。诏命讨之，且略地海外。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，至雷州，使人谕琼州安抚赵与珞降，不听。遂自航大海五百里，执与珞、冉安国、黄之纪，皆裂杀之，尽定琼、南宁、万安、吉阳地。降八蕃罗甸蛮，以其总管龙文貌入见，置宣慰司。八蕃罗甸、卧龙、罗蕃、大龙、退蛮、卢蕃、小龙、石蕃、方蕃、洪蕃、程蕃，并置安抚以镇之。

十八年，奏请徙省鄂州。所定荆南、淮西、江西、海南、

广西之地，凡得州五十八，峒夷山獠不可胜计。大率以口舌降之，未尝专事杀戮。又其取民悉定从轻赋，民所在立祠祀之。

二十三年，入朝，加光禄大夫、湖广行省左丞相；卒，年六十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封楚国公，谥武定。至正八年，进封江陵王。

子忽失海牙，湖广行中书省左丞；贯只哥，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

相威

相威，国王速浑察之子也。性弘毅重厚，不饮酒，寡言笑。喜延士大夫，听读经史，谕古今治乱，至直臣尽忠、良将制胜，必为之击节称善。以故临大事，决大议，言必中节。

至元十一年，世祖命相威总速浑察元统弘吉刺等五投下兵从伐宋。由正阳取安丰，略庐，克和，攻司空山，平野人原。道安庆，渡江东下，会丞相伯颜兵于润州，分三道并进，相威率左军，参政董文炳为副，部署将校，申明约束。江阴、华亭、澈浦、上海悉望风款附，吏民按堵如故。进屯盐官，伯颜已驻师临安城下，得宋幼主降表。相威乃移兵瓜洲，与阿术兵合。临扬州，都统姜才以兵二万攻扬子桥，率诸将击败之。

十三年夏，驿召相威。秋，入觐，大飨，赉功，授金虎符，征西都元帅，仍赐弓矢甲鞍、文锦表里四、钞万贯，从者赏赐有差。时亲王海都叛，命领汪总帅兵以镇西土。

十四年，召拜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。乃上奏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耳目，臣以监察御史、按察司为耳目。倘非其人，是人之耳目先自闭塞，下情何由上达。”帝嘉之，命御史台清其选。每除目至，必集幕僚御史议其可否，不协公论者即劾去之。继陈便民一十五事，其略曰：并行省，削冗官，钤镇戍，拘官船，业流民，录故官，赃馈遗，淮浙盐运司直隶行省，行大司农营

田司并入宣慰司，理讼勿分南北，公田召佃仍减其租，革宋公吏勿容作弊。帝皆纳焉。浙东盗起，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纵兵肆掠，俘及平民，乃遣御史商琥据钱唐津渡阅治之，得释者以数千计。昔里伯遁还都，奏执还扬州治其罪。

十六年，入觐，会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马不法事，有旨命相威及知枢密院博罗自开平驰驿大都共鞫之。阿合马称疾不出，博罗欲回，相威厉声色曰：“奉旨按问，敢回奏耶！”令舆疾赴对，首责数事。既引伏，有旨释免，仍喻相威曰：“朕知卿不惜颜面。”复命还南行台。十七年，有旨命相威检核阿里海牙、忽都帖木儿等所俘三万二千余口，并放为民。

十八年，右丞范文虎、参政李庭以兵十万航海征倭。七昼夜至竹岛，与辽阳省臣兵合。欲先攻太宰府，迟疑不发。八月朔，飓风大作，士卒十丧六七。帝震怒，复命行省左丞相阿塔海征之。一时无敢谏者。相威遣使入奏曰：“倭不奉职责，可伐而不可恕，可缓而不可急。向者师行迫期，战船不坚，前车已覆，后当改辙。今为之计，预修战舰，训练士卒，耀兵扬武，使彼闻之，深自备御。迟以岁月，俟其疲惫，出其不意，乘风疾往，一举而下，万全之策也。”帝意始释，遂罢其役。又陈皇太子既令中书，宜领抚军监国之任，选正人端士，立詹事、宾客、谕德、赞善，卫翼左右，所以树国本也。帝深然之。

十九年，又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户为奴，阿里海牙以为征讨所得，有旨：“果降民也，还之有司；若征讨所得，令御史台籍其数以闻，量赐有功者。”阿里海牙又自陈其功比伯颜，当赐养老户，御史滕鲁瞻劾之，阿里海牙自辨，有旨遣使赴行台逮问。相威曰：“为臣敢尔欺诳邪，滕御史何罪。”即驰奏，使者竟归。

二十年，以疾请入觐，进译语《资治通鉴》，帝即以赐东

宫经筵讲读。拜江淮行省左丞相。二十一年，启行。四月，卒于蠡州，年四十四。讣闻，帝悼惜不已。

子阿老瓦丁，南行台御史大夫；孙脱欢，集贤大学士。

土土哈

土土哈，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，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，因以为氏，号其国曰钦察。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，夏夜极短，日暂没即出。曲出生唆末纳，唆末纳生亦纳思，世为钦察国王。

太祖征蔑里乞，其主火都奔钦察，亦纳思纳之。太祖遣使谕之曰：“汝奚匿吾负箭之麋？亟以相还，不然祸且及汝。”亦纳思答曰：“逃鹞之雀，丛薄犹能生之，吾顾不如草木耶？”太祖乃命将讨之。亦纳思已老，国中大乱，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宗。而宪宗受命帅师，已扣其境，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。从征麦怯斯有功。率钦察百人从世祖征大理，伐宋，以强勇称。尝侍左右，掌尚方马畜，岁时掬马乳以进，色清而味美，号黑马乳，因目其属曰哈刺赤。

土土哈，班都察之子也。中统元年，父子从世祖北征，俱以功受上赏。班都察卒，乃袭父职，备宿卫。

宗王海都构乱，世祖以国家根本之地，命皇太子北平王率诸王镇守之。至元十四年，诸王脱脱木、失烈吉叛，寇抄诸部，掠祖宗所御大帐以去。土土哈率兵讨之，败其将脱儿赤颜于纳兰不刺，邀诸部以还。应昌部族只儿瓦台构乱，脱脱木引兵应之，中途遇土土哈，将战，先获其候骑数十，脱脱木乃引去，遂灭只儿瓦台。追脱脱木等至秃兀刺河，三宿而后返。寻复败之于斡欢河，夺回所掠大帐，还诸部之众于北平。

十五年，大军北征，诏率钦察骁骑千人以从。追失烈吉逾金山，擒扎忽台等以献。又败宽折哥等，裹疮力战，获羊马辘

重甚众。还朝，帝召至榻前，亲慰劳之，赐金银酒器及银百两、金币九、岁时预宴只孙冠服全、海东白鹞一，仍赐以夺回所掠大帐，而谕之曰：“祖宗武帐，非人臣所得御，以卿能归之，故以授卿。”尝有旨：“钦察人为民及隶诸王者，皆别籍之以隶土土哈，户给钞二千贯，岁赐粟帛，选其材勇，以备禁卫。

十九年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同知太仆院事。二十年，改同知卫尉院事，兼领群牧司。请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内，诏给霸州文安县田四百顷，益以宋新附军人八百，俾领其事。二十一年，赐金虎符，并赐金貂、裘帽、玉带各一，海东青鹞一，水硞壹区，近郊田二千亩，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其麾下。二十二年，拜镇国上将军、枢密院副使。二十三年，置钦察亲军卫，遂兼都指挥使，听以宗族将吏备官属。

海都兵犯金山，诏与大将朵兒朵怀共御之。二十四年，宗王乃颜叛，阴遣使来结也不干、胜刺哈，为土土哈所执，尽得其情以闻。胜刺哈设宴邀二大将，朵兒朵怀将往，土土哈以为事不可测，遂止，胜刺哈计不得行。未几，有旨令胜刺哈入朝，将由东道进，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：“彼分地在东，脱有不虞，是纵虎入山林也。”乃命从西道进。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，众欲先闻于朝，然后发兵。土土哈曰：“兵贵神速，若彼果叛，我军出其不意，可即图之；否则与约而还。”即日启行，疾驱七昼夜，渡秃兀刺河，战于孛怯岭，大败之，也不干仅以身免。世祖时亲征乃颜，闻之，遣使命土土哈收其余党，沿河而下。遇叛王也铁哥军万骑，击走之，获马甚众，并擒叛王哈兒鲁等，献俘行在所，诛之。钦察、康里之属，自叛所来归者，即以付土土哈，置哈刺鲁万户府，钦察之散处安西诸王部下者，悉令统之。时成宗以皇孙抚军于北，诏以土土哈从。追乃颜余党于哈刺，诛叛王兀塔海，尽降其众。二十五年，诸王也只里为叛

王火鲁哈孙所攻，遣使告急。复从皇孙移师援之，败诸兀鲁灰。还至哈刺温山，夜渡贵烈河，败叛王哈丹，尽得辽左诸部，置东路万户府。世祖多其功，以也只里女弟塔伦妻之。

二十六年，从皇孙晋王征海都。抵杭海岭，敌先据险，诸军失利，惟土土哈以其军直前鏖战，翼晋王而出。追骑大至，乃选精锐设伏以待之，寇不敢逼。秋七月，世祖巡幸北边，召见慰谕之，曰：“昔太祖与其臣同患难者，饮班术河之水以记功。今日之事，何愧昔人，卿其勉之。”还至京师，大宴群臣，复谓土土哈曰：“朔方人来，闻海都言：‘杭海之役，使彼边将皆如土土哈，吾属安所置哉！’”论功行赏，帝欲先钦察之士。土土哈言：“庆赏之典，蒙古将吏宜先之。”帝曰：“尔毋饰让，蒙古人诚居汝右，力战岂在汝右耶？”召诸将颁赏有差。

初，世祖既取宋，命籍建康、庐、饶租户千为哈刺赤户，益以俘获千七百户赐土土哈，仍官一子，以督其赋。二十八年，土土哈奏：“哈刺赤军以万数，足以备用。”诏赐珠帽、珠衣、金带、玉带、海东青鹞各一，复赐其部曲毳衣、缣素万匹。于是率哈刺赤万人北猎于汉塔海，边寇闻之，皆引去。二十九年秋，略地金山，获海都之户三千余，还至和林。有诏进取乞里吉思。三十年春，师次欠河，冰行数日，始至其境，尽收其五部之众，屯兵守之。奏功，加龙虎卫上将军，仍给行枢密院印。海都闻取乞里吉思，引兵至欠河，复败之，擒其将孛罗察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，诏以边境事重，其免会朝，遣使就赐银五百两、七宝金壶盘盂各一、钞万贯、白氍毹一、独峰驼五。冬，召至京师，赏赉有加，别赐其麾下土钞千二百万贯。元贞元年春，仍出守北边。二年秋，诸王附海都者率众来归，边民惊扰，身至玉龙罕界，馈饷安集之，导诸王岳木忽等入朝。

帝解御衣以赐，又赐金五十两、银千五百两、钞五万贯、轿舆各一。

大德元年正月，拜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、同知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，奉命还北边。二月，至宣德府，卒，年六十一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司空，追封延国公，谥武毅，后加封升王。子八人，其第三子曰床兀兒。

床兀兒初以大臣子奉诏从太师月兒魯行军，战于百塔山，有功，拜昭勇大将军、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大德元年，袭父职，领征北诸军帅师逾金山，攻八邻之地。八邻之南有答鲁忽河，其将帖良台阻水而军，伐木栅岸以自庇，士皆下马跪坐，持弓矢以待我军，矢不能及，马不能进。床兀兒命吹铜角，举军大呼，声震林野。其众不知所为，争起就马。于是麾师毕渡，彗勇水拍岸，木栅漂散，因奋师驰击，追奔五十里，尽得其人马庐帐。还次阿雷河，与海都所遣援八邻之将孛伯军遇。河之上有高山，孛伯阵于山上，马不利下驰。床兀兒麾军渡河蹙之，其马多颠蹶，急击败之，追奔三十余里，孛伯仅以身免。二年，北边诸王都哇、彻彻秃等潜师袭火兒哈秃之地。其地亦有山甚高，敌兵据之。床兀兒选勇而善步者，持挺刃四面上，奋击，尽覆其军。三年，入朝，成宗亲解御衣赐之，慰劳优渥，拜镇国上将军、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。复还边。

是时武宗在潜邸，领军朔方，军事必咨于床兀兒。及战，床兀兒尝为先。四年秋，叛王秃麦、斡鲁思等犯边，床兀兒迎敌于阔客之地。及其未阵，直前搏之，敌不敢支，追之，逾金山乃还。五年，海都兵越金山而南，止于铁坚古山，因高以自保。床兀兒急引兵败之。复与都哇相持于兀兒秃之地。床兀兒以精锐驰其阵，左右奋击，所杀不可胜计，都哇之兵几尽。武

宗亲视其战，乃叹曰：“何其壮耶！力战未有如此者。”事闻，诏遣御史大夫秃只等即赤讷思之地集诸王军将问战胜功状，咸称床兀兒功第一。武宗既命尚雅忽秃楚王公主察吉兒，及使者以功簿奏，帝复出御衣遣使临赐之。七年秋，入朝，帝亲谕之曰：“卿镇北边，累建大功，虽以黄金周饰卿身，犹不足以尽朕意。”赐以衣帽、金珠等物甚厚，拜骠骑卫上将军、枢密院副使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，仍赐其军万人，钞四千万贯。

九年，诸王都哇、察八兒、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而谋曰：“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，奄有天下，我子孙乃弗克靖恭，以安享其成，连年构兵，以相残杀，是自隳祖宗之业也。今抚军镇边者，皆吾世祖之嫡孙，吾与谁争哉？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能胜，今与其子床兀兒战又无功，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。不若遣使请命罢兵，通一家之好，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，少者得以长，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，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。”使至，帝许之。于是明里帖木兒等罢兵入朝，特为置驿以通往来。十年，拜荣禄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寻拜光禄大夫、知枢密院事，钦察左卫指挥、太仆少卿皆如故。

成宗崩，武宗时在浑麻出之海上，床兀兒请急归定大业，以副天下之望。武宗纳其言，即日南还。及即位，赐以先朝所御大武帐等物，加拜平章政事，仍兼枢密、钦察左卫、太仆。还边，复封容国公，授以银印，赐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属。至大二年，入朝，加封句容郡王，改授金印。帝曰：“世祖征大理时所御武帐及所服珠衣，今以赐卿，其勿辞。”翌日，又以世祖所乘安舆赐之，且曰：“以卿有足疾，故赐此。”床兀兒叩头泣涕，固辞而言曰：“世祖所御之帐，所服之衣，固非臣所敢当，而乘舆尤非所宜蒙也。贪宠过当，臣实不敢。”帝顾左

右曰：“他人不知辞此。”别命有司置马轿赐之，俾得乘至殿门下。

仁宗即位，入朝，特授光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知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。延祐元年，败叛王也先不花等军于亦忒海迷失之地，遣使入报，赐以尚服。二年，败也先不花所遣将也不干、忽都帖木儿于赤麦干之地。追出其境，至铁门关，遇其大军于扎亦儿之地，又败之。四年，帝念其功而悯其老，召入商议中书省事，知枢密院事。大理国进象牙、金饰轿，即以赐之。每见必赐坐，每食必赐食，待以宗室亲王之礼。床兀儿常曰：“老臣受朝廷之赐厚矣，吾子孙当以死报国。”至治二年卒，年六十三。后累封扬王。

子六人：燕帖木儿，答剌罕、太师、右丞相、太平王；撒敦，左丞相；答里，袭封句容郡王。

列传第十六

来阿八赤

来阿八赤，宁夏人。父术速忽里，归太祖，选居宿卫，继命掌膳事。宪宗即位，大举伐宋，攻钓鱼山，命诸将议进取之计，术速忽里言于帝曰：“川蜀之地，三分我有其二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，地削势弱，兵粮皆仰给东南，故死守以抗我师。蜀地岩险，重庆、合州又其藩屏，皆新筑之城，依险为固，今顿兵坚城之下，未见其利。曷若城二城之间，选锐卒五万，命宿将守之，与成都旧兵相出入，不时扰之，以牵制其援师。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，用降人为乡导，水陆东下，破忠、涪、万、夔诸小郡，平其城，俘其民，俟冬水涸，瞿唐三峡不日可下，出荆楚，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，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。其上流重庆、合州，孤危无援，不降即走矣。”诸将曰“攻城则功在顷刻”，反以其言为迂，卒不用。于是博选宿卫中材力可任用者，以阿八赤奉命往监元帅纽邻军，遏宋人援兵，驻重庆下流之铜罗峡，夹江据崖为垒。宋都统甘顺自夔州溯流西上，乘舟来攻。阿八赤预积薪于二垒，明火鼓噪，矢石如雨，顺流而进。宋人力战不能支，退保西岸，敛兵自固。黎明复至，阿八赤身率精兵，缘崖而下，战舰复进，宋人败走，杀伤数千人。帝闻而壮之，赐银二铤。宪宗崩，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。世祖即位，问以川蜀之事，阿八赤历陈始末，诵其父前所言以对，世祖抚掌曰：“当时若从此策，东南其足平乎！朕在鄂渚，日望上流之声势耳。”

至元七年，南征襄樊，发河南、北器械粮储悉聚于淮西之义阳。虑宋人剽掠，命阿八赤督运，二日而毕。既还，世祖大悦，以银一铤赐之。十四年，立尚膳院，授中顺大夫、同知尚膳院事。十八年，佩三珠虎符，授通奉大夫、益都等路宣慰使、都元帅。发兵万人开运河，阿八赤往来督视，寒暑不辍。有两卒自伤其手，以示不可用，阿八赤檄枢密并行省奏闻，斩之以惩不律。运河既开，迁胶莱海道漕运使。二十一年，调同佥宣徽院事。辽左不宁，复降虎符，授征东招讨使。阿八赤招徠降附，期以自新，远近帖然。二十二年，授征东宣慰使、都元帅。

皇子镇南王征交趾，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，召见，世祖亲解衣衣之，并金玉束带及弓矢甲胄赐焉。二十四年，改湖广等处行尚书省右丞，诏四省所发土马，俾阿八赤阅视。九月，领中卫亲军千人，翊导皇子至思明州。贼阻险拒守，于是选精锐与贼战于女儿关，斩馘万计，余兵弃关走。于是大军深入，进至交州，陈日烜空其城而遁。阿八赤曰：“贼弃巢穴而匿山海者，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。将士多北人，春夏之交瘴疠作，贼弗就擒，吾不能持久矣。今出兵分定其地，招降纳附，勿纵士卒侵掠，急捕日烜，此策之善者也。”时日烜屡遣使约降，欲以赂缓我师。诸将皆信其说，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。久之，军乏食，日烜不降，拥众据竹洞、安邦海口。阿八赤率兵往攻之，屡与贼遇，昼夜迎战，贼兵败遁。会将士多疫不能进，而诸蛮复叛，所得关厄皆失守，乃议班师。选诸军步骑，命先启行，且战且行，日数十合。贼据高险，射毒矢，将士裹疮以战，诸军护皇子出贼境，阿八赤中毒矢三，首项股皆肿，遂卒。

子寄僧，为水达达屯田总管府达鲁花赤。乃颜叛，战于高丽双城。调万安军达鲁花赤。平黎蛮有功，迁雷州路总管，卒。孙完者不花，同知潮州路总管府事；次秃满不花、也先不花、

太不花。

纽璘也速答兒附

纽璘，珊竹带人。祖孛罗带，为太祖宿卫，从太宗平金，戍河南。父太答兒，佐宪宗征阿速、钦察等国有功，拜都元帅。岁壬子，率陕西西海、巩昌诸军攻宋，入蜀。癸丑，与总帅汪田哥立利州。甲寅，攻碉门、黎、雅等城。乙卯，入重庆，获都统制张实。是岁卒。

纽璘伟貌长身，勇力绝人，且多谋略，常从父军中。丁巳岁，宪宗命将兵万人略地，自利州下白水，过大获山，出梁山军直抵夔门。戊午，还钓鱼山，引军欲会都元帅阿答胡等于成都。宋制置使蒲择之，遣安抚刘整、都统制段元鉴等，率众据遂宁江箭滩渡以断东路。纽璘军至，不能渡，自旦至暮大战，斩首二千七百余级，遂长驱至成都。帝闻，赐金帛劳之。蒲择之命杨大渊等守剑门及灵泉山，自将四川兵取成都。会阿答胡死，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谋曰：“今宋兵日逼，闻我帅死，必悉众来攻，其锋不可当。我军去朝廷远，待上命建大帅，然后御敌，恐无及已。不若推纽璘为长，以号令诸将，出彼不意，敌可必破。”众然之，遂推纽璘为长。璘率诸将大破宋军于灵泉山，乘胜追擒韩勇，斩之，蒲择之兵溃。进围云顶山城，扼宋军归路。其主将仓卒失计，遂以其众降。城中食尽，亦杀其守将以降。成都、彭、汉、怀、绵等州悉平，威、茂诸蕃亦来附。纽璘奉金银、竹箭、银销刀，遣速哥入献。帝赐黄金五十两，即军中真拜都元帅。

时纽璘军止二万，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，自将万五千人从马湖趋重庆。冬，帝进军至大获山，纽璘率步骑号五万，战船二百艘，发成都。遣张威以五百人为前锋，水陆并进，谋锁重庆江，以绝吴、蜀之路，缚桥资州之口以济师。千户暗

都刺率舟师而下，纽璘将步骑而南，旌旗輜重百里不绝，鼓噪渡泸，放舟而东。蒲择之以兵分道要遮，遇辄败之。纽璘至涪，造浮桥，驻军桥南北，以杜宋援兵。闻大军多虐病，遣人进牛犬豕各万头。明年春，朝行在所，还讨思、播二州，获其将一人。宋将吕文焕攻涪浮桥，时新立成都，士马不耐其水土，多病死，纽璘忧之。密旨督战，不得已出师，大败文焕军，获其将二人，斩之，遂班师。文焕以兵袭其后，纽璘战却之。

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纽璘入朝，赐虎符及黄金五十两、白金二千五百两、马二匹。纽璘遣梁载立招降黎、雅、碉门、岩州、偏林关诸蛮，得汉、番二万余户。未几，诏速哥分西川兵及陕西诸军属纽璘，镇秦、巩、唐兀之地。三年，宋将刘整以泸州降，吕文焕围之，诏以兵往援，文焕败走，遂徙泸州民于成都、潼川。四年，为刘整所谮，征至上都，验问无状，诏释之。还至昌平，卒。子也速答兒。

也速答兒勇智类其父，至元十一年，入见世祖，以属行枢密院火都赤，使习兵事。从围嘉定，以三千人至三龟、九顶山相地形势，败宋安抚咎万寿兵，斩首五百级，以功赐虎符，授六翼达鲁花赤。咎万寿寻遣部将李立以嘉定、三龟、九顶、紫云诸城寨降。又从行枢密副使忽敦率兵徇下流诸城，皆望风来附。忽敦以兵二万会东川行枢密院合答围重庆，岁余不下，帝命行枢密副使不花代将。不花将兵万余至城下，也速答兒率二十余骑攻其门。宋都统赵安出战，也速答兒三入其军，再挟猛士以出。大兵四集，斩首五百余级。赵安开门降，制置使张珏遁，追至涪州擒之。捷闻，帝赐玉带、钞五千贯，授西川蒙古军马六翼新附军招讨使，迁四川西道宣慰使，加都元帅。

罗氏鬼国亦奚不薛叛，诏以四川兵会云南、江南兵讨之。至会灵关，亦奚不薛遣先锋阿麻、阿豆等将数万众迎敌，也速

答兒驰入其军，挟阿麻、阿豆出，斩之。亦奚不薛惧，率所部五万余户降。以功拜西川等处行中书省右丞，加赐金帛鞍辔。西南夷雄左、都掌蛮得兰右叛，诏以兵讨降之，改四川等处行枢密副使。冬，乌蒙蛮阴连都掌蛮以叛，诏以兵会云南行院拜答力进讨。也速答兒擒乌蒙蛮，帝赐玉带、织金服，迁蒙古军都万户，复赐银鼠裘，镇唐兀之地。进同知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，仍居镇。成宗即位，拜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武宗时，由四川迁云南，加左丞相，仍为平章政事。南征叛蛮，感瘴毒，还至成都卒。

弟八剌，袭为蒙古军万户。八剌卒，次子拜延袭，拜四川行省左丞；长子南加台，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。

阿刺罕

阿刺罕，札剌兒氏。祖拨彻，事太祖，为火而赤，又为博而赤，攻城掠地，数有战功。太宗即位，仍以其职从征陇北、陕西，身先战士，死焉。父也柳干，幼隶皇子岳里吉为卫士长。岁乙未，从皇子阔出、忽都秃南征，累功授万户，迁天下马步禁军都元帅。及大将察罕卒，也柳干领其职，拜诸翼军马都元帅，统大军攻淮东、西诸郡。戊午，战死扬州。阿刺罕袭为诸翼蒙古军马都元帅。己未，从世祖渡江，至鄂而还。

世祖即位，从至未黎伯颜孛剌。宗王阿里不哥称兵内向，阿刺罕以所部军击破阿蓝带兒、浑都海之兵于昔门秃，追至河西，以功赐金五十两。中统三年，李璫叛，据济南，大军讨之。阿刺罕与璫战于老仓口，败之。璫伏诛，授都元帅，赐金虎符、银印。

至元四年春，改上万户，从都元帅阿术伐宋。九月，师次襄阳西安阳滩，逆战宋兵，败之。五年，大军围襄樊，阿刺罕守南面百丈山、漫河滩，兵累交，宋不能师。十年春，樊城破，

襄阳降。十一年秋，丞相伯颜与阿术会师襄阳，遣阿剌罕率诸翼军攻郢、复诸州。十月，夺郢州南门堡。丞相伯颜、阿术亲率骑兵行视汉阳城壁，欲取汉口渡江。宋人以精兵扼汉口，乃遣阿剌罕帅蒙古骑兵倍道兼行，击破沙芜堡，遂入江，取鄂州。阿剌罕同断事官杨仁风东略寿昌，得米四十万斛，遂统左翼军顺流东下，沿江州郡悉降，乃抚辑其人民。

十二年六月，加昭毅大将军、蒙古汉军上万户，屯驻建康。丞相伯颜受诏赴阙，以阿剌罕留治省事，拜中奉大夫、参知政事。丞相伯颜还军中，分军为三道并进。阿剌罕由西道趋溧水、溧阳，攻破银树东坝，至护牙山庆丰圩，败宋军，斩首七千级，又擒其将祝亮，并裨校七十二人，斩首三千级。又与宋兵战，斩首七千级，逐其援兵退走数十里。又败其都统等三人，斩首三千级。破建平县，杀其守吏。进攻广德军独松关。先是，宋广德守张濡杀国信使廉希贤、严忠范等于独松关，及阿剌罕军次安吉州上柏镇，濡率兵来拒战，大败之，斩首二千级，生擒其副将冯翼，戮于军前。濡遁走，追斩之。

十三年春，宋以国降，诏阿剌罕同左丞董文炳率高兴等，攻浙东温、台、衢、婺、处、明、越及闽中诸郡，降其运使、提刑等五百人。追袭宋嗣秀王赵与榘至安福县，与榘以军三万来拒战，阿剌罕身先士卒，率高兴、撒里蛮等渡江，鏖战四十余里，斩其步帅观察使李世达，生擒与榘及其将吏百八十人，悉斩之，获其铜印五、军资器仗无算。泉州蒲寿庚降。江南平，以参知政事佩金虎符，行江东宣慰使。十四年，入觐，进资善大夫、行中书省左丞，俄迁右丞，仍宣慰江东。十八年，召拜光禄大夫、中书左丞相、行中书省事，统蒙古军四十万征日本，行次庆元，卒于军中。

子拜降袭，累迁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仍领本军万户。

拜降卒，弟也速迭兒袭，由左手蒙古军万户累迁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，兼山东河北蒙古军大都督。

阿塔海

阿塔海，逊都思人。祖塔海拔都兒，骁勇善战，尝从太祖同饮黑河水，以功为千户。父卜花袭职，卒。阿塔海魁伟有大度，才略过人。既袭千户，从大帅兀良合歹征云南，身先行阵。师还，事世祖于潜邸。

至元九年，命驰驿督诸军攻襄阳。襄阳下，第功授镇国上将军、淮西行枢密院副使。筑正阳东西城。五月霖雨，宋将夏贵乘淮水溢，来争正阳。阿塔海率众御之，贵走，追至安丰城下而还。拜中书右丞、行枢密院事。渡江，与丞相伯颜军合。克池州。十二年，师次建康。宋镇江摄守石祖忠遣使乞降。扬州守将李庭芝闻之，遣兵突围出击。阿塔海率师救之，宋兵望风退走。时真、泰诸城尚为宋守，镇江地扼襟喉，城壁不固，阿塔海乃立木栅，以保障居民。又分兵屯瓜洲，以绝扬州之援。宋将张世杰、孙虎臣帅舟师陈于江中焦山下，其势甚张，阿塔海与平章阿术登南岸督诸军大破之。宋殿帅张彦与平江都统刘师勇袭吕城，遣万户怀都击之，斩彦。十月，并行枢密院于行中书省，仍以阿塔海为右丞。克常州，降平江、嘉兴。十三年正月，会兵临安，宋降，以其幼主、母后入觐。诏复趋瓜洲，与阿术议淮南事宜，淮南平。详见伯颜、阿术传。

十四年，授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行中书省事。十五年二月，召赴阙，拜光禄大夫、行中书省左丞相，移治临安。二十年，迁征东行省丞相，征日本。遇风，舟坏，丧师十七、八。二十二年，行同知沿江枢密院事。二十三年，行江西中书省事，入朝。二十四年，扈从征乃颜。师还，奉朝请居京师。二十六年十二月卒，年五十六，赠推忠翊运宣力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

太师、上柱国，追封顺昌郡王，谥武敏。

子阿里麻，江淮行枢密副使，累官至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大夫，卒。

唆都百家奴

唆都，扎剌兒氏。骁勇善战，入宿卫，从征花马国有功。李璫叛山东，从诸王哈必赤平之。还，言于朝曰：“郡县恶少年，多从间道鬻马于宋境，乞免其罪，籍为兵。”从之，得兵三千人。以千人隶唆都，为千户，命守蔡州。

至元五年，阿术等兵围襄阳，命唆都出巡逻，夺宋金刚台寨、笏基窝、青涧寨、大洪山、归州洞诸隘。尝猝遇宋兵千余，持羁勒欲窃马，唆都战败之，斩首三百级。六年，宋将范文虎率舟师驻灌子滩，丞相史天泽命唆都拒却之。升总管，分东平卒八百隶之。九年，攻樊城，唆都先登，城遂破。襄阳降，再与卒五千，赐弓矢、裘衣、金鞍、白金等物。入见，升郢复等处招讨使。十一年，移戍郢州之高港，败宋师，斩首三百级，获裨校九人。从大军济江，鄂、汉降。

十二年，建康降，参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集，改建康安抚使。攻平江、嘉兴，皆下之。帅舟师会伯颜于阜亭山。宋平，诏伯颜以宋主入朝，留参政董文炳守临安，令其自择可副者，文炳请留唆都，从之。时衢、婺诸州皆复起兵，文炳谓唆都曰：“严州不守，临安必危，公往镇之。”至严方十日，衢、婺、徽连兵来攻，唆都战却之，获章知府等二十二人。复婺州，败宋将陈路钤于梅岭下，斩首三千级。又复龙游县。攻衢州，衢守备甚严，唆都亲率诸军鼓噪登城，拔之，宋丞相留梦炎降。攻处州，斩首七百级。又攻建宁府松溪县、怀安县，皆下之。

十四年，升福建道宣慰使，行征南元帅府事，听参政塔出节制。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，泛海会于广州之富场。将行，信

州守臣来求援曰：“元帅不来，信不可守。今邵武方聚兵观衅，元帅旦往，邵武兵夕至矣。”唆都告于众曰：“若邵武不下，则腹背受敌，岂独信不可守乎！”乃遣周万户等往招降之。唆都趋建宁，遇宋兵于崇安，军容甚盛。令其子百家奴及杨庭璧等数队夹击之，范万户以三百人伏祝公桥，移刺答以四百人伏北门外。庭璧陷阵深入，宋兵败走，伏兵起，邀击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宋丞相文天祥、南剑州都督张清合兵将袭建宁，唆都夜设伏败之。转战至南剑，败张清，夺其城。至福州，王积翁以城降。攻兴化军，知军陈瓚乞降，复闭城拒守。唆都临城谕之，矢石雨下。乃造云梯砲石，攻破其城。巷战终日，斩首三万余级，获瓚，支解以徇。至漳州，漳州亦拒守，先遣百家奴往会塔出，留攻之，斩首数千级，知府何清降。攻潮州，知府马发不降，唆都恐失富场之期，乃舍之而去。十五年，至广州，塔出令还攻潮。发城守益备，唆都塞堑填濠，造云梯、鹅车，日夜急攻。发潜遣人焚之，二十余日不能下，唆都令于众曰：“有能先登者拜爵，已仕者增秩。”总管兀良哈耳先登，诸将继之，战至夕，宋兵溃，潮州平。进参知政事，行省福州。征入见，帝以江南既定，将有事于海外，升左丞，行省泉州，招谕南夷诸国。十八年，改右丞，行省占城。

十九年，率战船千艘，出广州，浮海伐占城。占城迎战，兵号二十万。唆都率敢死士击之，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。又败之于大浪湖，斩首六万级。占城降，唆都造木为城，辟田以耕。伐乌里、越里诸小夷，皆下之，积谷十五万以给军。二十一年，镇南王脱欢征交趾，诏唆都帅师来会，败交趾兵于清化府，夺义安关，降其臣彰宪、昭显。脱欢命唆都屯天长以就食，与大营相距二百余里。俄有旨班师，脱欢引兵还，唆都不知也。交趾使人告之，弗信，及至大营，则空矣。交趾遮之于乾满江，

唆都战死。事闻，赠荣禄大夫，谥襄愍。子百家奴。

百家奴至元五年从元帅阿术攻襄阳，筑新城，数立功。七年，以质子从郡王合达，败宋兵于灌子滩。八年夏四月，宋殿帅范文虎等督促粮运，输之襄阳，昼夜不绝。百家奴乘战船顺流至鹿门山，欲塞宋粮道，出击范文虎军，累获战功，于是河南行省命为管军总把。后隶丞相伯颜麾下，擢为知印。从攻鄂州，宋都统赵五帅诸军来迎战，百家奴深入却敌，身被数疮。攻沙洋，立云梯于东角楼，登城力战，破之，夺其旗帜、弓矢、衣甲。攻新城，先登，拔之，宋将王安抚弃城宵遁。伯颜以百家奴前后战功上闻，世祖大悦，曰：“此人之名，朕心不忘，兵还时大用之，朕不食言也。今且以良家女及银碗一赐之，以为左验。”

从围汉阳，自沙武口曳船入江。宋制置夏贵来迎战，百家奴与暗答孙突入敌阵击之，宋兵奔溃，遂登江南岸，获其战船、器甲甚多。转战至黄州，会日暮，追击夏贵至白虎山，夜分乃还。未几，复攻破金牛坝。十二年春正月，与千户薛赤干取鸡笼洞，还至瑞昌县，遇夏贵溃兵，复击败之。是时，宋遣兵救瑞昌，未至而县已下矣。复击宋救兵，得宋所执北兵五人来归。围江州，宋安抚吕师夔以城降。东定池州，击宋平章贾似道及孙虎臣于丁家洲，追逐百里余，夺战船五艘及旗帜器甲，擒宋统制王文虎，因定黄池。略地宣州，百家奴为前锋，与敌兵战喃呢湖，败之，夺其战船三百艘。太平州亦望风款附。其父唆都因说下建康。于是伯颜令谒只里论诸将功。遂赏百家奴银二锭以旌之，仍命为管军总把。俄从伯颜入朝，加进义校尉，赐银符，为管军总把。攻丹阳、吕城，破常州，皆有功。至苏州，宋守臣王安抚以城降。秀州、湖州皆不烦兵而下。诸军乘胜直趋临安，宋主出降。十三年，领新附军守镇江。未几，复从平

章博鲁欢攻泰、寿二州，中疮，遂罢攻。后数日，与万户叶了虔将兵攻泰州新城，百家奴力疾先登，破之，复被两疮。已而从阿术攻下扬州诸郡，得宋制置李庭芝、都统姜才，以功升武略将军，赐金符，为管军总管，镇高邮白马湖。是时，行省以百家奴袭父唆都郢复州招讨使、建康宣抚使，仍领本翼军。

顷之，徇地福建，行定衢、婺、信等州城邑。至新安县，击斩宋赵监军、詹知县，擒江通判。道与畚军遇，疾战败之。鼓行而东，沈安抚以建宁府降。攻陷南剑州，张清、聂文庆遁去。闽清、怀安二县传檄而定。至福州，谕以威德，王安抚率众出降。攻破兴化，擒陈安抚及白牒都统。别击东华乡。张世杰军于泉州，俄领诸军乘战船入海，追逐张世杰于惠州甲子门。进至同安县答关寨，濒海县镇悉招谕下之。白望丹、五虎陈以战船三千余艘来降。冬十二月，宋二王遣倪宙奉表诣军门降，遂进兵至广州，诸郡县以次降附。明年春正月，振旅而还，复攻下德胜等寨。至蒲仙江，聂文庆复败走。攻潮州，破之，诛马发等数人，广东遂平。三月，引宙奉降表来朝，未至，授昭勇大将军，赐虎符，管军万户。七月，遂朝于上都，升镇国上将军、海外诸蕃宣慰使，兼福建道市舶提举，仍领本翼军守福建，俄兼福建道长司宣慰使都元帅。是时，福建多水灾，百家奴出私钱市米以赈，贫民全活者甚众。十七年，朝京师，加正奉大夫、宣慰使、都元帅。

二十二年，从父唆都征交趾，唆都力战死之，百家奴遂与脱欢引兵薄交趾境，水陆转战，战辄有功。二十五年，驿召至南京宣慰司，命括五路民马。二十七年，除建康路总管。武宗即位，迁镇江路总管。至大四年，金疮发，卒于家。

李恆

李恆，字德卿，其先姓于弥氏，唐末赐姓李，世为西夏国

主。太祖经略河西，有守兀纳刺城者，夏主之子也，城陷不屈而死。子惟忠，方七岁，求从父死，主将异之，执以献宗王合撒兒，王留养之。及嗣王移相哥立，惟忠从经略中原，有功。淄川王分地，以惟忠为达鲁花赤，佩金符。惟忠生恆，恆生有异质，王妃抚之犹己子。中统三年，命恆为尚书断事官，恆以让其兄。李璫反涟海，恆从其父弃家入告变，璫怒，系恆阖门狱中。璫诛，得出。世祖嘉其功，授淄莱路奥鲁总管，佩金符，并偿其所失家资。

至元七年，改宣武将军、益都淄莱新军万户，从伐宋。襄阳守将吕文焕时出拒敌，殿帅范文虎复援之。恆率本军筑堡万山扼城西，绝其陆路。文焕等又以渔舟渡汉水窥伺军形，恆设伏败之，水路亦绝，遂进攻樊城。十年春，恆以精兵渡汉，自南面先登，樊城破，襄阳亦降。捷闻，帝赐以宝刀，迁明威将军，佩金虎符。十一年，丞相伯颜大会师襄阳，进至郢州。宋以舟师截汉水，伯颜由唐港入汉，舍郢而进攻沙洋、新城，留恆为后拒，败其追兵。至阳罗堡，宋制置夏贵遣其子松来逆战，恆先陷阵，额中流矢，伯颜止之，恆战益力，卒射松杀之。诸军渡江，恆与宋兵战，自寅至申，夏贵败走，鄂州、汉阳俱下。以功迁宣威将军，赐白金五百两。遂从伯颜东下。

十二年春，宋将高世杰复窥汉、沔，乃遣恆还守鄂州。时豪民聚众侵江陵，省命恆往讨之，恆敛兵不动，但谕使出降，得生口十余万，悉纵为民；仍禁军毋得虏掠，馈献充积一无所受。十二年，从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，擒高世杰。下岳州，进攻沙市，拔之。宋制置高达以江陵降，留恆镇守。传檄归、峡、辰、沅、靖、澧、常德诸州，皆下。未几，徙镇常德，以扼湖南之冲。俄有诏分三道出师，以恆为左副都元帅，从都元帅逊都台出江西。九月，开府于江州。师次建昌县，擒都统熊飞。

遂围隆兴，转运使刘盘请降，恆察其诈，密为之备。盘果以锐兵空至，恆击败之，杀获殆尽，盘乃降。下抚、瑞、建昌、临江。军中有得宋相文天祥与建昌故吏民书，恆焚之，人心乃安。进攻吉州，知州周天骥降，遂定赣、南安。广东经略徐直谅奉蜡书纳其所部十四郡，前江西制置黄万石亦以邵武降。隆兴帅府诬富民与敌连，已诛百三十家，恆还，审其非罪，尽释之。

宋丞相陈宜中及其大将张世杰立益王鸞于闽中，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。恆遣将破吴浚兵于南丰。世杰遣都统张文虎与浚合兵十万，期必复建昌。恆复遣将败之兜港。浚走从文天祥于瑞金，又破之，天祥走汀州。遣镇抚孔遵追之，并破赵孟潛军，取汀州。元帅府罢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同知江西宣慰司事，加镇国上将军，迁福建宣慰使，改江西宣慰使。天祥复取汀州，兵出兴国县，连破诸邑，围赣州尤急。或言天祥坟墓在吉州者，若遣兵发之，则必下矣。恆曰：“王师讨不服耳，岂有发人坟墓之理！”乃分兵援赣，自率精兵潜至兴国。天祥走，追至空坑，获其妻女，擒招讨使赵时赏已下二十余人，降其众二十万。有旨令与右丞阿里罕、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。众议所向，皆谓宜趋福建，恆曰：“不可。若诸军俱在福建，彼必窜广东，则梅岭、江西非我有矣，宜从广东夹攻之。”众以为然。兵至梅岭，果与宋兵遇，出其不意败之，乃遁走 冈 州。十四年，拜参知政事，行省江西。

十五年，益王殂，其枢密张世杰、陆秀夫等复立卫王昺，守广东诸郡，诏以恆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经略之。恆进兵取英德府、清远县，败其制置凌震、运使王道夫，遂入广州，世杰等移屯崖山。时都元帅张弘范舟师未至，恆按兵不动，分遣诸将略定梅、循诸州。凌震等复抵广州，恆击败之，皆弃舟走，赴水死，夺其船三百艘，擒将吏宋迈以下二百余人，又破其余军

于菱塘越。十六年二月，弘范至自漳州，直指崖山，恆率所部赴之。张世杰集海舰千余艘，贯以巨索，为栅以自固。恆遣断其汲路，其势日迫，谕降不可，乃阵于船尾，由北面逆行，捣其栅。索绝，世杰犹死战，自朝至晡，弘范督南面诸军合击，大败之。陆秀夫先沉妻子于海，乃抱卫王赴海死。从死者十余万人。获其金玺、后宫及文武之臣。其大将翟国秀、凌震等皆解甲降。焚溺之余，尚得八百余艘。是日，黑气如雾，有乘舟南遁者，恆以为卫王，追至高、化，询之降人，始知卫王已死，遁者乃世杰也。世杰继亦溺死于海陵港。岭海悉平，功成入覲，帝赏劳甚厚，将士预赐宴者二百余人。

十七年，拜资善大夫、中书左丞，行省荆湖。掠民为奴婢者，禁之；常德、澧、辰、沅、靖五郡之饥者，赈之；猎户之籍于官者，奏请一千户之外，悉放散之。

十九年，乞解军职，乃命其长子同知江西宣慰司事散木袭为本军万户。占城之役，恆奉旨给其粮饷器械、海舰百艘，久留瘴乡，冒疾而还。俄有诏命恆从皇子镇南王征交趾，结筏渡海，夺天长府。交趾遂空其国，航海而遁。恆封其宫庭府库，追袭于海洋，败之，得船二百艘，几获其世子。会盛夏，军中疾作，霖潦暴涨，浸濯营地。议者谓交趾且降，请班师，恆弗能夺，遂还。蛮兵追败后军，王乃改命恆殿后，且战且行。毒矢贯恆膝，一卒负恆而趋。至思明州，毒发，卒，年五十。后赠银青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谥武愍；再赠推忠靖远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，追封滕国公。

子散木鹞，江西行省平章政事；囊加真，益都淄莱万户；逊都台，同知湖南宣慰使司事。孙薛彻干，兵部侍郎；薛彻秃，益都般阳万户。

列传第十七

彻里

彻里，燕只吉台氏。曾祖太赤，为马步军都元帅，从太祖定中原，以功封徐、邳二州，因家于徐。彻里幼孤，母蒲察氏教以读书。至元十八年，世祖召见，应对详雅，悦之，俾常侍左右，民间事时有所咨访。从征东北边还，因言大军所过，民不胜烦扰，寒饿且死，宜加赈给，帝从之，乃赐边民谷帛牛马有差，赖以存活者众。擢利用监。二十三年，奉使江南，省风俗，访遗逸。时行省理财方急，卖所在学田以价输官。彻里曰：“学田所以供祭礼、育人才也，安可鬻？”遽止之。还朝以闻，帝嘉纳焉。

二十四年，分中书为尚书省。桑哥为相，引用党与，钩考天下钱粮，凡昔权臣阿合马积年负逋，举以中书失征奏，诛二参政。行省乘风，督责尤峻。主无所偿，则责及亲戚，或逮系邻党，械禁榜掠。民不胜其苦，自裁及死狱者以百数，中外骚动。廷臣顾忌，皆莫敢言。彻里乃于帝前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，辞语激烈。帝怒，谓其毁诋大臣，失礼体，命左右批其颊。彻里辩愈力，且曰：“臣与桑哥无仇，所以力数其罪而不顾身者，正为国家计耳。苟畏圣怒而不复言，则奸臣何由而除，民害何由而息！且使陛下有拒谏之名，臣窃惧焉。”于是帝大悟，即命帅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，得珍宝如内藏之半。桑哥既诛，诸枉系者始得释。复奉旨往江南，籍桑哥姻党江浙省臣乌马兒、蔑列、忻都、王济，湖广省臣要束木等，皆弃市，天下

大快之。彻里往来，凡四道徐，皆过门不入。

进拜御史中丞，俄升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赐黄金五十两、白金五千两。汀、漳剧盗欧狗久不平，遂引兵征之，号令严肃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有降者，则劳以酒食而慰遣之，曰：“吾意汝岂反者耶，良由官吏污暴所致。今既来归，即为平民，吾安忍罪汝。其返汝耕桑，安汝田里，毋恐。”他柵闻之，悉款附。未几，欧狗为其党缚致于军，梟首以徇，胁从者不戮一人，汀、漳平。三十一年，帝不豫，彻里驰还京师，侍医药。帝崩，与诸王大臣共定策，迎立成宗。

大德元年，拜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。一日，召都事贾钧谓曰：“国家置御史台，所以肃清庶官、美风俗、兴教化也。乃者御史不存大体，按巡以苛为明，征赃以多为功，至有迫子证父、弟证兄、奴讐主者。伤风败教，莫兹为甚。君为我语诸御史，毋庸效尤为也。”帝闻而善之，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江浙税粮甲天下，平江、嘉兴、湖州三郡当江浙什六七，而其地极下，水钟为震泽。震泽之注，由吴松江入海。岁久，江淤塞，豪民利之，封土为田，水道淤塞，由是浸淫泛滥，败诸郡禾稼。朝廷命行省疏导之，发卒数万人，彻里董其役，凡四阅月毕工。

九年，召入为中书平章政事。十月，以疾薨，年四十七。薨之日，家资不满二百缗，人服其廉。赠推忠守正佐理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徐国公，谥忠肃。至治二年，加赠宣忠同德弼亮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武宁王，谥正宪。子朵兒只，江浙行省左丞。

不忽木

不忽木，一名时用，字用臣，世为康里部大人。康里，即汉高车国也。祖海蓝伯，尝事克烈王可汗。王可汗灭，即弃家

从数千骑望西北驰去，太祖遣使招之，答曰：“昔与帝同事王可汗，今王可汗既亡，不忍改所事。”遂去，莫知所之。子十人，皆为太祖所虏，燕真最幼，年方六岁，太祖以赐庄圣皇后。后怜而育之，遣侍世祖于籓邸。长从征伐，有功。世祖威名日盛，宪宗将伐宋，命以居守。燕真曰：“主上素有疑志，今乘輿远涉危难之地，殿下以皇弟独处安全，可乎？”世祖然之，因请从南征。宪宗喜，即分兵命趋鄂州，而自将攻蜀之钓鱼山，令阿里不哥居守。宪宗崩，燕真统世祖留部，觉阿里不哥有异志，奉皇后稍引而南，与世祖会于上都。

世祖即位，燕真未及大用而卒，官止卫率。不忽木其仲子也，资禀英特，进止详雅，世祖奇之，命给事裕宗东宫，师事太子赞善王恂。恂从北征，乃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。日记数千言，衡每称之，以为有公辅器。世祖尝欲观国子所书字，不忽木年十六，独书《贞观政要》数十事以进，帝知其寓规谏意，嘉叹久之。衡纂历代帝王名谥、统系、岁年，为书授诸生，不忽木读数过即成诵，帝召试，不遗一字。至元十三年，与同舍生坚童、太答、秃鲁等上疏曰：

臣等闻之，《学记》曰：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！”“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道。”故古之王者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盖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世，莫不有学，故其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，而为后世所法。降至汉朝，亦建学校，诏诸生课试补官。魏道武帝起自北方，既定中原，增置生员三千，儒学以兴。此历代皆有学校之证也。

臣等今复取平南之君建置学校者，为陛下陈之。晋武帝尝平吴矣，始起国子学。隋文帝尝灭陈矣，俾国子寺不隶太常。唐高祖尝灭梁矣，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。及至太宗，数幸国学，增筑学舍至千二百间，国学、太学、四门学亦增生员，其

书、算各置博士，乃至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学，国学之内至八千余人。高宗因之，遂令国子监领六学：一曰国子学，二曰太学，三曰四门学，四曰律学，五曰书学，六曰算学，各置生徒有差，皆承高祖之意也。然晋之平吴得户五十二万而已，隋之灭陈得郡县五百而已，唐之灭梁得户六十余万而已，而其崇重学校已如此。况我堂堂大国，奄有江岭之地，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，此陛下神功，自古未有，而非晋、隋、唐之所敢比也。然学校之政，尚未全举，臣窃惜之。

臣等向被圣恩，俾习儒学。钦惟圣意，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，蒙古人仕宦者尚少，而欲臣等晓识世务，以任陛下之使令乎？然以学制未定，朋从数少。譬犹责嘉禾于数苗，求良驥于数马，臣等恐其不易得也。为今之计，如欲人材众多，通习汉法，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。若曰未暇，宜且于大都弘阐国学。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、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，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，俾廩给各有定制。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，充司业、博士、助教而教育之。使其教必本于人伦，明乎物理，为之讲解经传，授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。其下复立数科，如小学、律、书、算之类。每科设置教授，各令以本业训导。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，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；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；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；算科则专令熟闲算数。或一艺通然后改授，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。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，常加点勘，务要俱通，仍以义理为主。有余力者听令学作文字。日月岁时，随其利钝，各责所就功课，程其勤惰而赏罚之。勤者则升之上舍，惰者则降之下舍，待其改过则复升之。假日则听令学射，自非假日，无故不令出学。数年以后，上舍生学业有成就者，乃听学官保举，蒙古人若何品级，诸色

人若何仕进。其未成就者，且令依旧学习，俟其可以从政，然后岁听学官举其贤者、能者，使之依例入仕。其终不可教者，三年听令出学。凡学政因革、生员增减，若得不时奏闻，则学无弊政，而天下之材亦皆观感而兴起矣。然后续立郡县之学，求以化民成俗，无可者。

臣等愚幼，见于书、闻于师者如此。未敢必其可行，伏望圣慈下臣此章，令诸老先与左丞王赞善等，商议条奏施行，臣等不胜至愿。

书奏，帝览之喜。

十四年，授利用少监。十五年，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帝遣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，还过真定，箠驿吏几死，诉之按察使，不敢问。不忽木受其状，以僧下狱。脱虎脱直欲出僧，辞气倔强，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，责以不职。脱虎脱逃归以闻，帝曰：“不忽木素刚正，必尔辈犯法故也。”继而燕南奏至，帝曰：“我国知之。”十九年，升提刑按察使。有讼净州守臣盗官物者，净州本隶河东，特命不忽木往按之，归报称旨，赐白金千两、钞五千贯。

二十一年，召参议中书省事。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宣政使桑哥，言能用己，则国赋可十倍于旧。帝以问不忽木，对曰：“自昔聚敛之臣，如桑弘羊、宇文融之徒，操利术以惑时君，始者莫不谓之忠，及其罪稔恶著，国与民俱困，虽悔何及。臣愿陛下无纳其说。”帝不听，以世荣为右丞，不忽木遂辞参议不拜。二十二年，世荣以罪被诛，帝曰：“朕殊愧卿。”擢吏部尚书。时方籍没阿合马家，其奴张散札儿等罪当死，缪言阿合马家贖隐寄者多，如尽得之，可资国用。遂钩考捕系，连及无辜，京师骚动。帝颇疑之，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长贰官询问其事，不忽木曰：“是奴为阿合马心腹爪牙，死有余罪。为此

言者，盖欲苟延岁月，徼幸不死尔。岂可复受其诳，嫁祸善良耶？急诛此徒，则怨谤自息。”丞相以其言入奏，帝悟，命不忽木鞠之，具得其实，散札兒等伏诛，其捕系者尽释之。

二十三年，改工部尚书。九月，迁刑部。河东按察使阿合马，以赏财谄媚权贵，货钱于官，约偿羊马，至则抑取部民所产以输。事觉，遣使按治，皆不伏，及不忽木往，始得其不法百余事。会大同民饥，不忽木以便宜发仓廩赈之。阿合马所善幸臣奏不忽木擅发军储，又锻炼阿合马使自诬服。帝曰：“使行发粟以活吾民，乃其职也，何罪之有。”命移其狱至京师审视，阿合马竟伏诛。吐土哈求钦察之为人奴者增益其军，而多取编民。中书金省王遇验其籍改正之。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语。帝怒，欲斩之，不忽木谏曰：“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，未闻以编民也。万一他卫皆仿此，户口耗矣。若诛遇，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？”帝意解，遇得不死。

二十四年，桑哥奏立尚书省，诬杀参政杨居宽、郭佑。不忽木争之不得，桑哥深忌之，尝指不忽木谓其妻曰：“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。”因其退食，责以不坐曹理务，欲加之罪，遂以疾免。车驾还自上都，其弟野礼审班侍坐辇中，帝曰：“汝兄必以某日来迎。”不忽木果以是日至。帝见其羸甚，问其禄几何，左右对以满病假者例不给，帝念其贫，命尽给之。

二十七年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二十八年春，帝猎柳林，彻里等劾奏桑哥罪状，帝召问不忽木，具以实对。帝大惊，乃决意诛之。罢尚书省，复以六部归于中书，欲用不忽木为丞相，固辞，帝曰：“朕过听桑哥，致天下不安，今虽悔之，已无及矣。朕识卿幼时，使卿从学，政欲备今日之用，勿多让也。”不忽木曰：“朝廷勋旧，齿爵居臣右者尚多，今不次用臣，无以服众。”帝曰：“然则孰可？”对曰：“太

子詹事完泽可。向者籍没阿合马家，其赂遗近臣，皆有簿籍，唯无完泽名；又尝言桑哥为相，必败国事，今果如其言，是以知其可也。”帝曰：“然非卿无以任吾事。”乃拜完泽右丞相，不忽木平章政事。

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访司不便，宜罢去，乃求宪臣赃罪以动上听。帝以责中丞崔彧，彧谢病不知。不忽木面斥彧不直言，因历陈不可罢之说，帝意乃释。王师征交趾失利，复谋大举，不忽木曰：“岛夷诡诈，天威临之，宁不震惧，兽穷则噬，势使之然。今其子曰燔袭位，若遣一介之使，谕以祸福，彼能悔过自新，则不烦兵而下矣。如或不悛，加兵未晚。”帝从之。于是交趾感惧，遣其伪昭明王等诣阙谢罪，尽献前六岁所当贡物。帝喜曰：“卿一言之力也。”即以其半赐之，不忽木辞曰：“此陛下神武不杀所致，臣何功焉。”惟受沉水假山、象牙镇纸、水晶笔格而已。麦术丁请复立尚书省，专领右三部，不忽木庭责之曰：“阿合马、桑哥相继误国，身诛家没，前鉴未远，奈何又欲效之乎！”事遂寝。或劝征流求，及赋江南包银，皆谏止之。桑哥党人纳速刺丁等既诛，帝以忻都长于理财，欲释不杀。不忽木力争之，不从。日中凡七奏，卒正其罪。释氏请以金银币帛祠其神，帝难之。不忽木曰：“彼佛以去贪为宝。”遂弗与。或言京师蒙古人宜与汉人间处，以制不虞。不忽木曰：“新民乍迁，犹未宁居，若复纷更，必致失业。此盖奸人欲擅货易之利，交结近幸，借为纳忠之说耳。”乃图写国中贵人第宅已与民居犬牙相制之状上之而止。有谮完泽徇私者，帝以问不忽木。对曰：“完泽与臣俱待罪中书，设或如所言，岂得专行。臣等虽愚陋，然备位宰辅，人或发其阴短，宜使面质，明示责降，若内怀猜疑，非人主至公之道也。”言者果屈，帝怒，命左右批其颊而出之。是日苦寒，解所御

黑貂裘以赐。帝每顾侍臣，称塞啞旃之能，不忽木从容问其故，帝曰：“彼事宪宗，常阴资朕财用，卿父所知。卿时未生，诚不知也。”不忽木曰：“是所谓为人臣怀二心者。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，陛下以为若何？”帝急挥以手曰：“卿止，朕失言。”

三十年，有星孛于帝座。帝忧之，夜召入禁中，问所以销天变之道，奏曰：“风雨自天而至，人则栋宇以待之；江河为地之限，人则舟楫以通之。天地有所不能者，人则为之，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。且父母怒，人子不敢疾怨，惟起敬起孝。故《易·震》之象曰‘君子以恐惧修省’，《诗》曰‘敬天之怒’，又曰‘遇灾而惧’。三代圣王，克谨天戒，鲜不有终。汉文之世，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，日食地震频岁有之，善用此道，天亦悔祸，海内又安。此前代之龟鉴也，臣愿陛下法之。”因诵文帝《日食求言诏》。帝悚然曰：“此言深合朕意，可复诵之。”遂详论款陈，夜至四鼓，明日进膳，帝以盘珍赐之。

三十年，帝不豫，故事，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。不忽木以谨厚，日视医药，未尝去左右。帝大渐，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、太傅伯颜并受遗诏，留禁中。丞相完泽至，不得入，伺月鲁那颜、伯颜出，问曰：“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，国有大议而不预，何耶？”伯颜叹息曰：“使丞相有不忽木识虑，何至使吾属如是之劳哉！”完泽不能对，入言于太后。太后召三人问之，月鲁那颜曰：“臣受顾命，太后但观臣等为之。臣若误国，即日伏诛，宗社大事，非宫中所当预知也。”太后然其言，遂定大策。其后发引、升祔、请谥南郊，皆不忽木领之。

成宗即位，执政皆迎于上都之北。丞相常独入，不忽木至数日乃得见，帝问知之，慰劳之曰：“卿先朝腹心，顾朕寡昧，惟朝夕启沃，以匡朕不逮，庶无负先帝付托之重也。”成宗躬

揽庶政，听断明果，廷议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。太后亦以不忽木先朝旧臣，礼貌甚至。

河东守臣献嘉禾，大臣欲奏以为瑞。不忽木语之曰：“汝部内所产尽然耶，惟此数茎耶？”曰：“惟此数茎尔。”不忽木曰：“若如此，既无益于民，又何足为瑞。”遂罢遣之。西僧为佛事，请释罪人祈福，谓之秃鲁麻。豪民犯法者，皆贿赂之以求免。有杀主、杀夫者，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，乘黄犊出宫门释之，云可得福。不忽木曰：“人伦者，王政之本，风化之基，岂可容其乱法如是！”帝责丞相曰：“朕戒汝无使不忽木知，今闻其言，朕甚愧之。”使人谓不忽木曰：“卿且休矣！朕今从卿言，然自是以为故事。”有奴告主者，主被诛，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。不忽木言：“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，使人情愈薄，无复上下之分矣。”帝悟，为追废前命。执政奏以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，太后谓帝曰：“不忽木朝廷正人，先皇帝所付托，岂可出之于外耶！”帝复留之。竟以与同列多异议，称疾不出。元贞二年春，召至便殿曰：“朕知卿疾之故，以卿不能从人，人亦不能从卿也。欲以段贞代卿，如何？”不忽木曰：“贞实胜于臣。”乃拜昭文馆大学士、平章军国重事。辞曰：“是职也，国朝惟史天泽尝为之，臣何功敢当此。”制去“重”字。

大德二年，御史中丞崔彧卒，特命行中丞事。三年，兼领侍仪司事。有因父官受贿赂，御史必欲归罪其父，不忽木曰：“风纪之司，以宣政化、励风俗为先，若使子证父，何以兴孝！”枢密臣受人玉带，征赃不叙，御史言罚太轻，不忽木曰：“礼，大臣贪墨，惟曰簠簋不饰，若加笞辱，非刑不上大夫之意。”人称其平恕。四年，病复作，帝遣医治之，不效，乃附奏曰：“臣孱庸无取，叨承眷渥，大限有终，永辞昭代。”引觞满饮

而卒，年四十六。帝闻之惊悼，士大夫皆哭失声。

家素贫，躬自爨汲，妻织纴以养母。后因使还，则母已死，号恸呕血，几不起。平居服儒素，不尚华饰。禄赐有余，即散施亲旧。明于知人，多所荐拔，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亦其所荐也。其学先躬行而后文艺。居则简默，及帝前论事，吐辞洪畅，引义正大，以天下之重自任，知无不言。世祖尝语之曰：“太祖有言，人主理天下，如右手持物，必资左手承之，然后能固。卿实朕之左手也。”每侍燕间，必陈说古今治要，世祖每拊髀叹曰：“恨卿生晚，不得早闻此言，然亦吾子孙之福。”临崩，以白璧遗之，曰：“他日持此以见朕也。”武宗时，赠纯诚佐理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鲁国公，谥文贞。

子回回，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；巉巉，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为翰林学士承旨。

完泽

完泽，土别燕氏。祖土薛，从太祖起朔方，平诸部。太宗伐金，命太弟睿宗由陕右进师，以击其不备，土薛为先锋，遂去武休关，越汉江，略方城而北，破金兵于阳翟。金亡，从攻兴元、阆、利诸州，拜都元帅。取宋成都，斩其将陈隆之，赐食邑六百户。父乡泉真，宿卫禁中，掌御膳。中统初，从世祖北征。四年，拜中书右丞相，与诸儒臣论定朝制。

完泽以大臣子选为裕宗王府僚属。裕宗为皇太子，署詹事长。入参谋议，出掌环卫，小心慎密，太子甚器重之。一日会燕宗室，指完泽语众曰：“亲善远恶，君之急务。善人如完泽者，群臣中岂易得哉！”自是常典东宫卫兵。裕宗薨，成宗以皇孙抚军北方，完泽两从入北。至元二十八年，桑哥伏诛，世祖咨问廷臣，特拜中书右丞相。完泽入相，革桑哥弊政，请自中统初积岁逋负之钱粟，悉蠲免之，民赖其惠。三十一年，世

祖崩，完泽受遗诏，合宗戚大臣之议，启皇太后，迎成宗即位，诏谕中外，罢征安南之师，建议加上祖宗尊谥庙号，致养皇太后，示天下为人子之礼。元贞以来，朝廷恪守成宪，诏书屡下散财发粟，不惜巨万，以颁赐百姓，当时以贤相称之。大德四年，加太傅、录军国重事。位望益崇，成宗倚任之意益重，而能处之以安静，不急于功利，故吏民守职乐业，世称贤相云。七年薨，年五十八，追封兴元王，谥忠宪。

阿鲁浑萨理

阿鲁浑萨理，畏兀人。祖阿台萨理，当太祖定西域还时，因从至燕。会畏兀国王亦都护请于朝，尽归其民，诏许之，遂复西还。精佛氏学。生乞台萨理，袭先业，通经、律、论。业既成，师名之曰万全。至元十二年，入为释教都总统，拜正议大夫、同知总制院事，加资德大夫、统制使。年七十卒。子三人：长曰畏吾儿萨理，累官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、行泉府太卿；季曰岛瓦赤萨理；阿鲁浑萨理，其中子也，以父字为全氏，幼聪慧，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，既通其学，且解诸国语。世祖闻其材，俾习中国之学，于是经、史、百家及阴阳、历数、图纬、方技之说皆通习之。后事裕宗，入宿卫，深见器重。

至元二十年，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，译者皆莫能通其说。帝问左右，谁可使者。侍臣脱烈对曰：“阿鲁浑萨理可。”即召与论难，僧大屈服。帝悦，令宿卫内朝。会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，命遣使捕至阙下。使已发，阿鲁浑萨理趣入谏曰：“言者必妄，使不可遣。”帝曰：“卿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若果反，郡县何以不知？言者不由郡县，而言之阙庭，必其仇也。且江南初定，民疑未附，一旦以小民浮言辄捕之，恐人人自危，徒中言者之计。”帝悟，立召使者还，俾械系言者下郡治之，言者立伏，果以尝贷钱不从诬之。帝曰：“非卿言，几误，但

恨用卿晚耳。”自是命日侍左右。

二十一年，擢朝列大夫、左侍仪奉御。遂劝帝治天下必用儒术，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，以备任使。帝嘉纳之，遣使求贤，置集贤馆以待之。秋九月，命领馆事，阿鲁浑萨理曰：“陛下初置集贤以待士，宜择重望大臣领之，以新观听。”请以司徒撒里蛮领其事，帝从之。仍以阿鲁浑萨理为中顺大夫、集贤馆学士，兼太史院事，仍兼左侍仪奉御。士之应诏者，尽命馆谷之，凡饮食供帐，车服之盛，皆喜过望。其弗称旨者，亦请加赉而遣之。有官于宣徽者，欲阴败其事，故盛陈所给廩饩于内前，冀帝见之。帝果过而问焉，对曰：“此一士之日给也。”帝怒曰：“汝欲使朕见而损之乎？十倍此以待天下士，犹恐不至，况欲损之，谁肯至者。”阿鲁浑萨理又言于帝曰：“国学人材之本，立国子监，置博士弟子员，宜优其廩饩，使学者日盛。”从之。二十二年夏六月，迁嘉议大夫。二十三年，进集贤大学士、中奉大夫。

二十四年春，立尚书省，桑哥用事，诏阿鲁浑萨理与同视事，固辞，不许，授资德大夫、尚书右丞，继拜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。桑哥为政暴横，且进其党与。阿鲁浑萨理数切诤之，久与乖刺，惟以廉正自持。桑哥奏立征理司，理天下逋欠，使者相望于道，所在囹圄皆满，道路侧目，无敢言者。会地震北京，阿鲁浑萨理请罢征理司，以塞天变。诏下之日，百姓相庆。未几，桑哥败，以连坐，亦籍其产。帝问：“桑哥为政如此，卿何故无一言？”对曰：“臣未尝不言，顾言不用耳。陛下方信任桑哥甚，彼所忌独臣，臣数言不行，若抱柴救火，只益其暴，不若弥缝其间，使无伤国家大本，陛下久必自悟也。”帝亦以为然，且曰：“吾甚愧卿。”桑哥临刑，吏犹以阿鲁浑萨理为问，桑哥曰：“我惟不用其言，故至于败，彼何与焉。”

帝益信其无罪，诏还所籍财产，仍遣张九思赐以金帛，辞不受。

二十八年秋，乞罢政事，并免太史院使，诏以为集贤大学士。司天刘监丞言，阿鲁浑萨理在太史院时，数言国家灾祥事，大不敬，请下吏治。帝大怒，以为诽谤大臣，当抵罪。阿鲁浑萨理顿首谢曰：“臣不佞，赖陛下天地含容之德，虽万死莫报。然欲致言者罪，臣恐自是无为陛下言事者。”力争之，乃得释。帝曰：“卿真长者。”后虽罢政，或通夕召入论事，知无不言。三十年，复领太史院事。明年，帝崩，成宗在边，裕宗太后命为书趣成宗入正大位，又命率翰林、集贤、礼官备礼册命。明年春，加守司徒、集贤院使，领太史院事。初，裕宗即世，世祖欲定皇太子，未知所立，以问阿鲁浑萨理，即以成宗为封，且言成宗仁孝恭俭，宜立，于是大计乃决，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。数召阿鲁浑萨理不往，成宗抚军北边，帝遣阿鲁浑萨理奉皇太子宝于成宗，乃一至其邸。及即位，语阿鲁浑萨理曰：“朕在潜邸，谁不愿事朕者，惟卿虽召不至，今乃知卿真得大臣体。”自是召对不名，赐坐视诸侯王等。尝语左右曰：“若全平章者，真全材也，于今殆无其比。”大德三年，复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十一年，薨，年六十有三。延祐四年，赠推忠佐理翊亮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谥文定。

子三人：长岳柱；次久著，终翰林侍读学士；次买住，蚤卒。岳柱自有传。阿台萨理赠保德功臣、银青荣禄大夫、司徒、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谥端愿；乞台萨理累赠纯诚守正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谥通敏。

岳柱字止所，一字兼山。自幼容止端严，性颖悟，有远识。方八岁，观画师何澄画《陶母剪发图》，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钏诘之曰：“金钏可易酒，何用剪发为也？”何大惊，即异之。

既长就学，日记千言。年十八，从丞相答失蛮备宿卫，出入禁中，如老成人。至大元年，授集贤学士，阶正议大夫，即以荐贤举能为事。皇庆元年，升中奉大夫、湖南道宣慰使。日接见儒生，询求民瘼。延祐三年，进资善大夫、隆禧院使。七年，授太史院使。英宗视其进止整暇，顾谓参政速速曰：“全院使真故家令子也。”泰定元年，改太常礼仪院使。四年，授礼部尚书，领会同馆事，俄授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天历元年，进荣禄大夫、集贤大学士。

至顺二年，除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时有诬告富民负永宁王官帑钱八百余锭者，中书遣使诸路征之。使至江西，岳柱曰：“事涉诬罔，不可奉命。”僚佐重违宰臣意，岳柱曰：“民惟邦本，伤本以敛怨，亦非宰相福也。”令使者以此意复命。时燕帖木兒为丞相，闻其言，感悟，命刑部诘治，得诬罔状，罪诬告者若干人。宰相以奏，帝嘉之，特赐币帛及上尊酒。桂阳州民张思进等，啸聚二千余众，州县不能治，广东宣慰司请发兵捕之。岳柱曰：“有司不能抚绥边民，乃欲侥幸兴兵，以为民害耶？不可。”宰执皆失色，宪司亦以兴兵不便为言，岳柱终持不可，遣千户王英往问状。英直抵贼巢，谕以祸福，贼曰：“致我为非者，两巡检司耳，我等何敢有异心哉！”谕其众，皆使复业，一方以宁。三年，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旋以军事至扬州，得疾，明年十二月，端坐而卒，年五十三。

岳柱天资孝友，母弟久住早卒，丧之尽哀。尤嗜经史，自天文、医药之书，无不究极。度量弘扩，有欺之者，恬不为意。或问之，则曰：“彼自欺也，我何与焉。”母郃氏亦常称之曰：“吾子古人也。”

子四人：长普达，同佥行宣政院事；次安僧，为久住后，

元史

·2015·

章佩监丞；次仁寿，中宪大夫、长秋寺卿。

列传第十八

速哥

速哥，蒙古人。父忽鲁忽兒，国王木华黎麾下卒也。后更隶塔海、帖哥军。以善驰马，有口辩，慎重不泄，令佩银符，常居军中。奏白机务，往返未尝失期。太宗以为才，赐名动哥居。诏：“动哥居奏事，朝至朝入奏，夕至夕入奏。”尝出金盘龙袍及宫女赐之。宪宗时，以疾卒。速哥亦以壮勇居军中，岁甲寅，宪宗命从都元帅帖哥火鲁赤等入蜀。乙卯，万户刘七哥、阿刺鲁阿力与宋兵战巴州，失利，陷敌中。速哥驰入其军，夺刘七哥等以归。以功赐白金五十两、马二匹、紫罗圈甲一注。又从都元帅纽璘败宋将刘整，破云顶山城。纽璘受诏会涪州，至马湖江，速哥以革为舟，夜渡江，至大获山行在所，陈道梗失期，帝慰遣之。未几，复自涪州入奏事，遇宋军于三曹山，速哥众仅百余，奋兵疾战，败之，夺其器械旗鼓以归。己未，宋兵攻涪州浮桥，部将火尼赤战陷，速哥破围出之。又以白事诸王穆哥所，复败宋军于三曹山，还至石羊，与刘整遇，复击败之。

世祖即位，赐白金、弓刀、鞍勒。中统二年，赐银符，命隶纽璘军。至元二年，四川行省遣速哥招收降民，得三千余人。三年，从行院帖赤战九顶山。四年，行省也速带兒署为本军总管，从征泸州，取泸川。五年，立德州，以速哥为达鲁花赤，擢陕西五路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。从也速带兒入朝，赏赉加厚。七年，从也速带兒败宋军于马湖江。用平章政事赛典赤荐，

迁行尚书省员外郎。九年，建都蛮叛，诏诸王奥鲁赤及也速带兒讨之。速哥将千人为先锋，破黎州火尾寨，攻连云关，克之。军至建都，战于东山，斩其酋布库。复与元帅八兒秃迎合刺军于不鲁思河，所过城邑皆下。十年，讨碉楼诸蛮，袭破连环城，还败宋军于七盘山，辟新军万户。

十一年，赐虎符，真授管军万户，领成都高哇哥等六翼及京兆新军，教习水战。也速带兒进围嘉定，速哥率舟师会平康城，修筑怀远等寨，守其要害。十二年，遣兵败宋将咎万寿于麻平。既而行枢密副使忽敦等军至，与也速带兒会于红崖，遣速哥守龙坝。城中大震，宋将陈都统、鲜于团练率舟师遁。速哥追击，溺死者不可胜计，遂与中使沈答罕徇下流诸城，紫云、泸、叙皆降。进围重庆，速哥以所部兵镇白水、马湖江口。十三年，帝遣脱术、教化的持诏谕其守臣使降，不听，乃分兵为五道，水陆并进攻之。众军不利，唯速哥获战舰三百艘，俘其众百三十人。涪州守将遣书纳降，速哥率千人往察其情伪。速哥至涪州，果降，遂入其城。重庆守臣张万率众来袭，速哥一日夜出兵凡与十八战，斩首三百余级，万败走。未几，万复以积兵三千人来攻，又战败之。十四年，行院辟为镇守万户、嘉定总管府达鲁花赤。时泸州复叛，速哥从大军讨平之。重庆受围久，其守将赵安开门出降，制置使张珣遁，速哥追破之，虜百余人及其舟二十余艘。以功授成都水军万户，寻改重庆夔府等路宣抚、招讨两司军民达鲁花赤。十六年，除四川南道宣慰使，依前成都水军万户，镇重庆、夔、施、黔、忠、万、云、涪、泸等州。

十九年，亦奚不薛蛮叛，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，以速哥为宣慰使，经理诸蛮。二十四年，迁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，播州宣抚赛因不花等赴阙请留之。降八番金竹等百余寨，

得户三万四千，悉以其地为郡县，置顺元路、金竹府、贵州以统之。东连九溪十八峒，南至交趾，西至云南，咸受节制。二十九年，入朝，加都元帅，改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。三十一年，命书四川行枢密院事，诏开土番道。土番叛，以兵围茂州，速哥率师败之。元贞元年，行院罢，速哥家居数岁卒。

子寿不赤，袭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。

囊加歹

囊加歹，乃蛮人。曾祖不兰伯，仕其国，位群臣之右。祖合折兒，管帐前军，兼统国政，仕至太师。太祖平乃蛮，父麻察来归。太宗命与察刺同总管蒙古、汉军，由是从世祖伐宋，破阿里不哥于失门秃，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阔歹平李璫，皆有功，赏赉甚厚，赐金符。后以子贵，赠太傅，追封梁国公，谥桓武。囊加歹幼从麻察习战阵，有谋略，佩金符，为都元帅府经历。从阿术围襄阳，襄阳降，以功授汉军千户。从丞相伯颜攻复州，与宋人战，败宋兵于风波湖。渡江后，伯颜南攻鄂州，阿术北攻汉阳，分战舰五十，囊加歹与张弘范等焚其蒙冲三千艘，两城大恐，皆出降。伯颜军次安庆。贾似道督师江上，遣宋京来请和。军至池州，遣囊加歹偕宋京报似道。似道复遣阮思聪偕囊加歹至军中，仍请议和。时暑雨方涨，世祖虑士卒不习水土，遣使令缓师。伯颜、阿术与诸将议，乘势径前，遂进军至丁家洲，似道师溃，大军次建康。帝闻囊加歹亲与贾似道语，召赴阙，具陈其说，遣还谕旨于伯颜，以北边未靖，勿轻入敌境，而大军已入平江矣。宋使柳岳、夏士林、吕师孟、刘黻等踵至，皆命囊加歹同往报之。师逼临安，复遣囊加歹入取降表、玉玺，征宋将相文武百官出迎王师。宋主乃遣贾余庆等同囊加歹以降表、玉玺至皋亭山，伯颜遣囊加歹驰献世祖。还传密旨，迁宋君臣北上。赐金符，授怀远大将军、安抚司达鲁花赤。与阿刺

罕、董文炳等取台、温、福州，寻领蒙古军副都万户、江东道宣慰使，佩金虎符如故。擢江东道按察使，复为本道宣慰使，领万户如故。召为都元帅，管领通事军马，东征日本，未至而还。诏以元管出役军与李罗迷兒见管军合为一翼，充万户，守建康。改赐三珠虎符，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讨金齿、缅甸，得疾，召还京师。授南京等路宣慰使，改河南道宣慰使，特旨命袭父职为蒙古军都万户。

武宗在潜邸，囊加歹尝从北征，与海都战于帖坚古。明日又战，海都围之山上，囊加歹力战决围而出，与大军会。武宗还师，囊加歹殿，海都遮道不得过，囊加歹选勇敢千人直前冲之，海都披靡，国兵乃由旭哥耳温、称海与晋王军合。是役也，囊加歹战为多，以疾而归。成宗崩，昭献元圣太后与仁宗在怀州，太后召囊加歹、不怜吉歹、脱因不花、八思台等谕之曰：“今宫车晏驾，皇后欲立安西王阿难答，尔等当毋忘世祖、裕宗在天之灵，尽力奉二皇子。”囊加歹顿首曰：“臣等虽碎身，不能仰报两朝之恩，愿效死力。”既至京师，仁宗遣囊加歹与八思台诣诸王秃剌议事宜。时内外汹汹，犹豫莫敢言，囊加歹独赞秃剌，定计先发。归白仁宗，意犹迟疑，固问可否，对曰：“事贵速成，后将受制于人矣。”太后与仁宗意乃决。内难既平，仁宗监国，命同知枢密院事。武宗即位，真拜同知枢密事，阶资德大夫，赐以七宝束带、鞍辔、衣甲、弓矢、黄金五十两，以旌其定策之功。寻授蘄县万户府达鲁花赤，仍同知枢密院事。仁宗尝语近臣曰：“今春之事，吾与太后疑不能主，赖囊加歹一语而定。吾闻周文王有姜太公，囊加歹亦予家姜太公也。”其见称许如此。寻以老病乞骸骨，不允。仁宗即位，以其家河南，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，佩金虎符，终其身。封浚都王。

子教化，山东河北蒙古军副都万户；执礼和台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。孙脱坚，山东河北军大都督，世袭有位。

忙兀台

忙兀台，蒙古达达兒氏。祖塔思火兒赤，从太宗定中原有功，为东平路达鲁花赤，位在严实上。忙兀台事世祖，为博州路奥鲁总管。至元七年，又为监战万户，佩金虎符。八年，改邓州新军蒙古万户，治水军于万山南岸。九月，以兵攻樊，拔古城，继败宋军于安阳滩。转战八十里，禽其将郑高。十月，大军攻樊，分军为五道，忙兀台当其一。率五翼军以进，焚南岸舟，竖云梯于北岸，登柜子城，夺西南角入城，命部将据仓粟。功在诸将右，赏金百两。襄阳降，同宋安抚吕文焕入觐，赐银五十两及翎根甲等物。

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、平章阿术南征，命与万户史格率麾下会盐山岭。遇宋兵，忙兀台突阵杀一人，诸军继进，与战，败之。自郢州黄家原荡舟入湖，至沙洋堡，立砲座十有二，竖云梯先登，焚其楼櫓，拔羊角坝，破沙洋堡，擒宋将四人。直抵新城，鏖战自晨至晡，大败之，宋复州守将翟贵以城降。将由汉口入江，至蔡店，闻宋兵屯汉口，乃率舟师经斗龙口至沙步入江。遇宋兵三百余艘分道来拒，进击走之。次武矶堡，宋将夏贵坚守不下。十月乙卯，平章阿术率万户晏彻兒、史格、贾文备同忙兀台四军雪夜溯流西上，黎明至青山矶北岸，万户史格先渡，宋将程鹏飞拒敌，格被三创，丧卒二百人。诸将继续进，大战中流，鹏飞被七创，败走。舟泊中洲，宋兵阻水不得近，伯颜复遣万户张荣实等率舟来援。夏贵率麾下数千将奔，大军乘之，大败，走黄州，遂拔武矶堡，斩守将王达。阿术既渡南岸，翼日丞相伯颜视师，则大江南北皆北军旗帜，宋制置使硃不异孙遁还江陵。语在《阿术传》。己未，伯颜次鄂州，

遣忙兀台谕宋守臣张晏然以城降，程鹏飞以本军降，知汉阳军王仪、知德安府来兴国继降，乃留军镇鄂、汉，率诸将水陆东下。十二年正月，忙兀台谕蕲、黄、安庆、池州诸郡，皆下之。次丁家洲，宋贾似道、孙虎臣来拒，忙兀台击之，夺虎臣所乘巨舟，与宋降将范文虎以兵五百谕降和州及无为、镇巢二军。九月，攻常州，拔其木城。宋降将赵潜叛于溧阳，伯颜命忙兀台击之，战于丰登庄，斩首五百余级，擒其将三人，复招降湖州守将二人。十二月，行省第其功，承制授行两浙大都督府事。

十四年，改闽广大都督，行都元帅府事。时宋二王逃遁入海，忙兀台奉旨率诸军，与江西右丞塔出会兵收之，次漳州，谕降宋守将何清。十五年，师还福州，拜参知政事，诏与唆都等行省于福，镇抚濒海八郡。十月，召赴阙，升左丞。十六年七月，沙县盗起，诏忙兀台复行省事，讨平之。初，忙兀台北还，左丞唆都行省福建。一日，帝命召唆都，李庭言：“若召唆都，则行省无人，宜令建康阿剌罕往。”帝曰：“何必阿剌罕，其命忙兀台即往，候唆都还，则令移潭州可也。”未几，中书言：“唆都在福建，麾下扰民，致南剑等路往往杀长吏叛。及忙兀台至，招来七十二寨，建宁、漳、汀稍获安集，若移之他处，而唆都复往，恐重劳民。”有旨，忙兀台仍镇闽。十八年，转右丞。时宣慰使王刚中以土人饶赏，颇擅作威福，忙兀台虑其有变，奏移之他道。

二十一年，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。初，宋降将五虎陈义尝助张弘范擒文天祥，助完者都讨陈大举，又资阿塔海征日本战舰三千艘。福建省臣言其有反侧意，请除之。帝使忙兀台察之。至是忙兀台携义入朝，保其无事，且乞宠以官爵，丞相伯颜亦以为言。乃授义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，授明珠虎符，其从林雄等十人并上百户。

二十二年，脱忽思、乐实传旨中书省，令悉代江浙省臣。中书复奏，帝曰：“朕安得此言，传者妄也。如忙兀台之通晓政事，亦可代耶？”俄以言者召赴阙，封其家赀，遣使按验无状。未几，拜银青荣禄大夫、行省左丞相，还镇江浙。时浙西大饥，乃弛河泊禁，发府库官货，低其直，贸粟以赈之。浙东盗起，蠲田租，以纾民力。二十三年，奏：“以贩鬻私盐者皆海岛民，今征日本，可募为水工。”从之，赐钞五千贯。役既罢，请以战舰付海漕。又言：“省治在杭州，其两淮、江东财赋军实，既南输至杭，复自杭北输京城，往返劳顿不便，请移省治于扬州。”复言：“淮东近地，宜置屯田，岁入粮以给军，所馀饷京师。”帝悉从其言。二十五年，诏江淮管内，并听忙兀台节制。

二十六年，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，令有司遣还，忙兀台言其不可，遂止。闽、越盗起，诏与不鲁迷失海牙等合兵讨之，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奏宜选将，帝曰：“忙兀台已往，无虑也。”未几，悉平之。屡以病，上疏乞骸骨，乃召还。二十七年，以江西平章奥鲁赤不称职，特命为丞相，兼枢密院事，出镇江西。谨约束，锄强暴，尊卑殊服，军民安业，威德并著，在官四十日卒。

忙兀台之在江浙，专愎自用，又易置戍兵，平章不怜吉台言其变更伯颜、阿术成法，帝每戒敕之。既死，台臣劾郎中张斯立罪状，而忙兀台迫死刘宣及其屯田无成事，始闻于帝云。

子三人：帖木儿不花；孛兰奚，袭万户；亦刺出，中书参知政事。

奥鲁赤

奥鲁赤，札剌台人。曾祖豁火察，骁果善骑射，太祖出征，每提精兵为前驱。祖朔鲁罕，有胆力，尝被谗不许入见，一日

俟驾出，趋前曰：“臣无罪。若果有罪，速杀臣，臣将从先帝于地下；不然赦臣，愿得自效。”帝笑而复用之。辛未，与金人战于野孤岭，中流矢，战愈力，克之。既还，拔矢，血出昏眩。帝亲抚视，傅以药，竟不起。帝悲悼曰：“朔鲁罕朕之一臂，今亡矣！”赐其家马四百匹，锦绮万段。父忒木台，从太宗征杭里部，俘部长以献。复从征西夏有功，特命行省事，领兀鲁、忙兀、亦怯烈、弘吉刺、札刺儿五部军。平河南，以功赐户二千。尝驻兵太原、平阳、河南，土人德之，皆为立祠。

奥鲁赤性朴鲁，智勇过人。早事宪宗，带御器械，特见亲任。戊午，扈驾征蜀，攻钓鱼山。至元五年，攻襄阳，授金符、蒙古军万户。明年，赐虎符，袭父职，领蒙古军四万户。十一年春，诏丞相伯颜大举伐宋，以所部从，渡江围鄂。宋兵固守，奥鲁赤白丞相，可遣使谕降，乃遣许千户同所获宋将持金符抵其城东南门，悬金符以招之。其夜，守门将崔立启门出，遂引立见丞相。复遣入城，谕守臣张晏然。明日，晏然以城降。迁奥鲁赤昭毅大将军，诸郡望风而靡。分兵出独松关，宋兵坚守，奥鲁赤令将校益树旗帜于山上，率精骑突之，守兵惊溃，弃关走，追逐百余里，斩馘不可胜计。

十三年，宋主降，分讨未下州郡，诏加镇国上将军、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未几，以参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，兼领蒙古军。时州郡初附，戍以重兵，民惊惧，往往逃匿山泽间。奥鲁赤止侵暴，恤单弱，号令严明，民悉复业。会诏所在括逃俘，有司拘男女千余人。时军士已还部，所括者无所归，众议悉以隶官。奥鲁赤曰：“斯民不幸被兵，幸而骨肉完聚，复羁之，是重被兵也，不若籍之为民。”众从之。俄征诣阙，赐赉优渥。及还，帝曰：“武昌襟带江湖，实要害地。朕尝用师于彼，故遣卿往治，为朕耳目。”升骠骑卫上将军、中书左丞，行宣慰

使。

十八年，诏移行省于鄂、宣慰司于潭。时湖南剧贼周龙、张虎聚党行劫，随宜招捕，梟二贼首，余悉纵遣。复召入见，拜行省右丞，改荆湖等处行枢密院副使。二十三年春，拜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夏四月，赴召上都，命佐镇南王征交趾，帝慰谕之曰：“昔木华黎等戮力王室，荣名迄今不朽，卿能勉之，岂不并美于前人乎！”仍命其子脱桓不花袭万户。至交趾，启王分军为三，因险制变，蛮不能支，窜匿海岛。余寇扼师归路，奥鲁赤转战以出。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二十六年，以疾求退，不允。俄授同知湖广等处行枢密院事。成宗即位，进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大德元年春三月卒，年六十六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大司徒、上柱国，追封郑国公，谥忠宣。

子拜住，明威将军、蒙古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；脱桓不花，骠骑卫上将军、行中书省左丞、蒙古军都万户。

完者都

完者都，钦察人。父哈刺火者，从宪宗征讨有功。完者都广颡丰颐，髯长过腹，为人骁勇，而乐善好施，听读史书，闻忠良则喜，遇奸谀则怒。岁丙辰，以材武从军。己未，从攻鄂州，先登，赏银五十两。中统三年，从诸王合必赤讨李璫于济南，凡两战，皆有功。至元元年，合必赤因枢密臣以其武勇闻，帝特赏赐之。四年十月，从万户木花里略地荆南，还至襄阳西安阳滩，遇宋军，败之。既而从丞相阿术围襄樊，水陆大战者四，皆有功。尝梯樊城，焚楼橹，勇敢出诸军右，幕府上其功。十一年，授武略将军，为彰德南京新军千户。九月，从丞相伯颜南征。十一月，攻沙洋、新城。始授金符，领丞相帐前合必赤军。十二月，统舟师由沙芜口渡江。十二年春，与宋将孙虎

臣战于丁家洲，大捷，进武义将军。攻泰州，战扬子桥，战焦山，破常州。十三年春，入临安，下扬州，皆有功。江南平，入见，帝顾谓侍臣曰：“真壮士也！”因赐名拔都儿，授信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、高邮军达鲁花赤，佩虎符。既而军升为路，遂进怀远大将军、高邮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

十六年，授昭勇大将军，迁管军万户。漳州陈吊眼聚党数万，劫掠汀、漳诸路，七年未平。十七年八月，枢密副使李罗请命完者都往讨，从之，加镇国上将军、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，率兵五千以往。赐翎根甲，面慰遣之，且曰：“贼苟就擒，听汝施行。”时黄华聚党三万人，扰建宁，号头陀军。完者都先引兵鼓行压其境，军声大震，贼惊惧纳款。完者都许以为副元帅，凡征蛮之事，一以问之。且虑其奸诈莫测，因大猎以耀武。适有一雕翔空，完者都仰射之，应弦而落，遂大猎，所获山积，华大悦服。乃闻于朝，请与之俱讨贼，朝廷从之，制授华征蛮副元帅，与完者都同署。华遂为前驱，至贼所，破其五寨。十九年三月，追陈吊眼至千壁岭，擒之，斩首漳州市，余党悉平。军还至扬州，奉旨赏赐有差。至高邮，病。七月，入觐，帝嘉之，赐钞及银、金绮、鞍勒、弓矢，复授管军万户、高邮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有虎为害，完者都挟弓矢出郊，射杀之。

二十二年八月，以疾召入朝。帝屡遣中使存问，仍命良医视之。疾平，帝大喜，赐医者钞万贯，拜完者都骠骑上将军、江浙行省左丞，兼管军万户。初，浙西私盐，吏莫能禁，完者都躬诣松江上海，收盐徒五千，隶军籍。九月，授中书左丞，行浙西道宣慰使。二十五年，遥授尚书省左丞。二十六年，升资德大夫、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，兼广东宣慰使。疾复作，召还。成宗即位，入见，赐玉带，授荣禄大夫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大德二年十一月卒，年五十九。赠效忠宣力定远功臣、

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尉、上柱国，追封林国公，谥武宣。

子十四人，皆仕，而帖木秃古思、别里怯都尤显。孙二十四人，仕者亦多云。

伯帖木兒

伯帖木兒，钦察人也。至元中，充哈刺赤，入备宿卫，以忠谨，授武节将军，金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。二十四年，征叛王乃颜，隶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麾下，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刺河，追至海刺兒河，又败之。乃颜党金家奴、别不古率众走山前，从大夫追战于札刺马秃河，杀其将二人，追至梦哥山，并擒金家奴。二十五年，超授显武将军。冬，哈丹王叛，从诸王乃麻歹讨之。至斡麻站、兀刺河等处，连败其党阿秃八刺哈赤军，转战至帖麦哈必兒哈，又败之。进至明安伦城，哈丹迎战，败走，追至忽兰叶兒，又与阿秃一日三战，手杀五人，擒裨将一人。至帖里揭，突击哈丹，挺身陷阵，身中三十余箭而还。大夫亲视其创，而罪溃军之不救者。车驾亲征，驻蹕兀鲁灰河，伯帖木兒以兵从大夫至贵列兒河。哈丹拒王师，伯帖木兒首战却之，获其党驸马阿刺浑，帝悦，以所获贼将兀忽兒妻赐之。至霸郎兒，与忽都秃兒干战，杀其裨将五人，生擒曲兒先。九月，大夫令率师往纳兀河东等处，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、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兒撒等五百余户。二十六年春正月，师还，复遣戍也真大王之境。五月，海都谋扰边，有旨令伯帖木兒以其军先来。行至怯吕连河，值拜要叛，伯帖木兒即移兵致讨，擒其党伯颜以献。帝深加奖谕，赐以所得伯颜女茶伦。是年冬，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，统钦察、乃蛮、捏古思、那亦勤等四千余户。升怀远大将军、上万户，佩三珠虎符。

二十七年，哈丹复入高丽，伯帖木兒奉命偕彻里帖木兒进讨。二十八年正月，至鸭绿江，与哈丹子老的战，失利。伯帖

木兒以闻，帝命乃麻歹、薛彻干等征之，仍命伯帖木兒为先锋。薛彻干军先至禅定州，击败哈丹，逾数日，乃麻歹以兵至，合攻哈丹，又败之。伯帖木兒将百骑追至一大河，虏其妻孥，追奔逐北。哈丹尚有八骑，伯帖木兒止余三骑，再战，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，伯帖木兒单骑追之。至一大山，日暮，遂失哈丹所在。乃麻歹嘉其勇，赏以老的妻完者，上其功于朝，赐金带、衣服、鞍马、弓矢、银器等物，并厚赉其军。二十九年，闻叛王捏怯烈尚在濠来仓，伯帖木兒率兵击，虏其妻子畜产，追至陈河，捏怯烈以二十余骑脱身走，遂定其地。得所管女直户五百余以闻，帝命以充渔户。伯帖木兒度地置马站七所，令岁捕鱼，驰驿以进。成宗即位，俾仍其官。车驾幸上京，征其兵千人从，岁以为常云。

怀都

怀都，斡鲁纳台氏。祖父阿术鲁，与太祖同饮黑河水，屡从征讨，赐银印，总大军伐辽东女直诸部。复帅师讨西夏，大战于合刺合察兒，擒夏主，太祖命尽赐以夏主遗物。继总军南伐，攻拔信安，下宿、泗等州。诸王塔察兒以阿术鲁年老，俾其子不花袭职。中统二年，不花卒，子幼，兄子怀都继领其职。

中统三年春，李璫叛，诏怀都从亲王哈必赤讨之，围璫济南。夏四月，璫夜出兵，四面冲突求出。怀都直前奋击，斩百余级，俘二百余人，夺兵仗数百。璫退走入城，怀都昼夜勒兵与战。秋七月，破济南，诛璫。哈必赤第其功，居最，诏赐金虎符，领蒙古、汉军。攻海州，略淮南庐州。至元三年，充邳州监战万户。四年，领山东路统军司，从主帅南征。至襄阳，西渡汉江，宋遣水军绝归路，怀都选士卒浮水杀宋军，夺战舰二十余艘，斩首千余级。六年，军次淮南天长，至五河口，与宋兵战，败之。七年，诏守鹿门山、白河口、一字城。九年春，

怀都请攻樊之古城堡。堡高七层，怀都夜勒士卒，亲冒矢石，攻夺之，斩宋将韩拨发，擒蔡路钤。襄阳既降，帅师屯蔡、息，出巡淮安，还城正阳，略地安丰，获生口无算。

十一年夏，宋将夏贵来攻正阳，怀都领步卒薄淮西岸，至横河口，逆战退之。九月，略地安庆。十二年，北渡，至栅江堡，值宋军三千余，怀都与战，败之。复南渡江，驻兵镇江。谍报宋平江军出常州，怀都领兵千人，至无锡，与宋兵遇，大战，歼其众。秋七月，行省檄怀都领军护焦山江岸，仍往扬州湾头立木城，以兵守之。九月，权枢密院事，复守镇江。宋殿帅张彦、安抚刘师勇攻吕城，怀都与万户忽刺出、帖木兒追战至常州，夺舟百余艘，擒张殿帅、范总管。冬十月，从右丞阿塔海攻常州。宋硃都统自苏州赴援，怀都提兵至横林店，与之遇，奋击，大破之。十一月，取苏州，徇秀州，仍抚治临安迤东新附军民。十三年秋，同元帅撒里蛮、帖木兒、张弘范徇温州、福建，所至州郡迎降。十四年，授镇国上将军、浙东宣慰使。讨台、庆叛者，战于黄奢岭，又战于温州白塔屯寨，转战至于漳、泉、兴化，平之。十六年，召至阙下，赐玉带、弓矢，授行省参知政事，至处州，以疾卒。

子八忽台兒，官至通奉大夫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，平浙东、建宁盗贼，数有功。不花子忽都答兒既长，分袭蒙古军千户，从平宋有功，授浙西招讨使，改邳州万户，后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卒。

亦黑迷失

亦黑迷失，畏吾兒人也。至元二年，入备宿卫。九年，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李国。十一年，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，帝嘉之，赐金虎符。十二年，再使其国，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，赏赐甚厚。十四年，授兵部侍郎。十八年，拜荆湖占城等处行

中书参知政事，招谕占城。二十一年，召还。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，观佛钵舍利，赐以玉带、衣服、鞍辔。二十一年，自海上还，以参知政事管领镇南王府事，复赐玉带。与平章阿里海牙、右丞唆都征占城，战失利，唆都死焉。亦黑迷失言于镇南王，请屯兵大浪湖，观衅而后动。王以闻，诏从之，竟全军而归。二十四年，使马八儿国，取佛钵舍利，浮海阻风，行一年乃至。得其良医善药，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，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。尝侍帝于浴室，问曰：“汝逾海者凡几？”对曰：“臣四逾海矣。”帝悯其劳，又赐玉带，改资德大夫，遥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，行泉府太卿。

二十九年，召入朝，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。时方议征爪哇，立福建行省，亦黑迷失与史弼、高兴并为平章。诏军事付弼，海道事付亦黑迷失，仍谕之曰：“汝等至爪哇，当遣使来报。汝等留彼，其余小国即当自服，可遣招徕之。彼若纳款，皆汝等之力也。”军次占城，先遣郝成、刘渊谕降南巫里、速木都刺、不鲁不都、八刺刺诸小国。三十年，攻葛郎国，降其主合只葛当。又遣郑珪招谕木来由诸小国，皆遣其子弟来降。爪哇主婿土罕必阁耶既降，归国复叛，事并见《弼传》。诸将议班师，亦黑迷失欲如帝旨，先遣使入奏，弼与兴不从，遂引兵还，以所俘及诸小国降人入见。帝罪其与弼纵土罕必阁耶，没家赀三之一。寻复还之。以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，兼会同馆事，告老家居。仁宗念其屡使绝域，诏封吴国公，卒。

拜降

拜降，北庭人。父忽都，武勇过人，由宿卫为南宿州镇将，分守蕲县。后从世祖南征，年几七十，每率先士卒，冒矢石，身被数十疮，战功居多。徙居大名路清丰县，卒。赠广平路总管，封渔阳郡侯。忽都卒时，拜降生甫数月，母徐氏鞠育教诲

甚至，每曰：“吾惟一子，已童丕矣，不可使不知学。”顾县僻左，无良师友，遂遣从师大名城。郡守每旦望入学，见拜降容止讲解，大异群儿，甚爱奖之。比弱冠，美髭髯，仪表甚伟。

丞相阿术南攻襄阳、江陵诸郡，以偏裨隶麾下。军行至安阳滩，与宋军遇。宋骑直前突阵，阵为却。拜降跃马出阵前，引弓连毙数人，宋骑稍却。复率众战良久，宋师大溃。至元五年，围襄樊，战有功。十一年，从阿术渡江，水陆遇敌，尝先登陷阵，勇冠一军。宋平，以功授江浙省理问官。时事方草创，省臣有所建白，及事有不可便宜自决须奏闻者，以拜降善敷奏，数令驰驿往咨于朝。及引见，世祖遥识之，喜曰：“黑髯使臣复来耶！”其见器使如此。

二十七年，迁江西行尚书省都镇抚。适徭、獠扰边，拜降从丞相忙兀台讨定之。二十九年，迁庆元路治中。岁大饥，状累上行省，不报。拜降曰：“民饥如是而不赈之，岂为民父母意耶！”即躬诣行省力请，得发粟四万石，民赖全活。

元贞间，两浙盐运司同知范某阴贼为奸，州县吏以赂，咸听驱役，由是数侵暴细民。民有珍货腴田，必夺为己有，不与，则朋结无赖，妄讼以罗织之，无不荡破家业者。凶焰铄人，人咸侧目。里人欲杀之，不果，顾被诬诉逮系者亡虑数十人，俱死狱中。兰溪州民叶一、王十四有美田宅，范欲夺之，不可，因诬以事，系狱十年不决。事闻于省，省下理问所推鞠之，适拜降至官，冤遂得直。置范于刑，而七人者先瘐死矣，惟叶一、王十四得释，时论多焉。大德元年，迁浙东廉访副使，令行禁止，豪强慑伏。同寅有贪秽者，拜降抗章核之于台，遂免其官。后转工部侍郎，赐侍燕服一袭，升工部尚书，有能声。

至大二年，仁宗奉皇太后避暑五台，拜降供给道路，无有

阙遗，恩赉尤渥。比至都，改资国院使。母徐氏卒，遂奔丧于杭。时酒禁方严，帝特命以酒十罌，官给传致墓所，以备奠礼。初，徐氏盛年守节，教子甚严，比拜降贵，事上于朝，特旌其门。及老，见拜降历官有声誉，喜曰：“有子如是，吾死可瞑目矣。”拜降居丧尽礼，未及起复，延祐二年，卒于家。赠资政大夫、江浙左丞，谥贞惠。

列传第十九

杭忽思

杭忽思，阿速氏，主阿速国。太宗兵至其境，杭忽思率众来降，赐名拔都兒，锡以金符，命领其土民。寻奉旨选阿速军千人，及其长子阿塔赤扈驾亲征。既还，阿塔赤入直宿卫。杭忽思还国，道遇敌人，战歿，敕其妻外麻思领兵守其国。外麻思躬擐甲胄，平叛乱，后以次子按法普代之。

阿塔赤从宪宗征西川军于钓鱼山，与宋兵战有功，帝亲饮以酒，赏以白金。阿里不哥叛，从也里可征之。至宁夏，与阿蓝答兒、浑都海战，率先赴敌，矢中其腹，不惧。世祖闻而嘉之，赏以白金，召入宿卫。中统二年，扈驾亲征阿里不哥，追至失木里秃之地，以功复赏白金。三年，从征李璫，平之。至元五年，奉旨同不答台领兵南征，攻破金刚台。六年，从攻安庆府，战有功。七年，从下五河口。十一年，从下沿江诸郡，戍镇巢，民不堪命，宋降将洪福以计乘醉而杀之。世祖悯其死，赐其家白金五百两、钞三千五百贯，并镇巢降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，且命其子伯答兒袭千户，佩金符。

时失烈吉叛，诏伯答兒领阿速军一千往征之，与甕吉刺只兒瓦台军战于押里，复与药木忽兒军战于秃刺及斡鲁欢之地。十五年春，至伯牙之地，与赤怜军合战。五月，驻兵呵刺牙，与外刺台、宽赤哥思等军合战。其大将塔思不花树木为栅，积石为城，以拒大军。伯答兒督勇士先登，拔之，伯答兒矢中右股，别吉里迷失以其功闻，赏白金。二十年，授虎符、定远大

将军、后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兼领阿速军，充阿速拔都达鲁花赤。二十二年，征别失八里，军于亦里浑察罕兒之地，与秃阿、不早麻军战，有功。二十六年，征杭海，敌势甚盛，大军乏食，其母乃咬真输己帑及畜牧等给军食。世祖闻而嘉之，赐予甚厚。大德四年，伯答兒卒。

长子斡罗思，由宿卫仕至隆镇卫都指挥使。次子福定，袭职，官怀远大将军，寻改右阿速卫达鲁花赤，兼管后卫军。至大四年，兄都丹充右阿速卫都指挥使；福定复职后卫，升枢密同佞，命领军一千守迁民镇，寻授定远大将军、金枢密院事、后卫亲军都指挥使，提调右卫阿速达鲁花赤。二年，进资善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后至元间，进知枢密院事。

步鲁合答

步鲁合答，蒙古弘吉刺氏。祖按主奴，太宗时率蒙古军千人从诸王察合台征河西，至山丹。攻下定、会、阶、文诸州，以功为元帅，佩金符，驻军汉阳礼店，戍守西和、阶、文南界及西蕃边境。换金虎符，真除元帅。父车里，袭职。从都元帅纽璘攻成都，宋将刘整以重兵守云顶山，车里击败之，进围其城。整遣裨校出战，败走，追至简州斩之，杀三百余人，遂拔其城。攻重庆，车里将兵千人为先锋，渡马湖江，败宋兵于马老山，俘获百余人。戊午，诸军还屯灰山，宋兵夜来劫营，车里击败之，斩首三百级。世祖即位，赐金符，为奥鲁元帅，又改征行元帅。至元二年，车里以老疾不任事，诸王阿只吉命步鲁合答代领其军。至元八年，制授管军千户，佩金符。宋将咎万寿攻成都，金省严忠范遣步鲁合答将兵七百人御之于沙坎。流矢中右颊，拔矢，战愈力，大败其军。

十一年，行院汪田哥以兵围嘉定，步鲁合答即率其众攻九顶山，破之，嘉定降。进攻重庆，宋军突围出走铜锣峡，行院忽敦遣步鲁合答追之，至广羊坝，斩首二百级。泸州叛，还军讨之，步鲁合答以所部兵攻宝子寨，岁余不下，乃造云梯先登，急击，遂破之，杀虜殆尽。

十六年，取重庆，以功迁武略将军、征行元帅。

二十一年，命统蒙古探马赤军千人从征金齿蛮，平之。都元帅蒙古歹征罗必甸，步鲁合答率游兵先行，江水暴溢，率众泅水而渡，去城三百步而营。居七日，诸军会城下，乃进攻之。步鲁合答先登，拔其城，遂屠之。又从征八百媳妇国，至车厘。车厘者，其酋长所居也。诸王阔阔命步鲁合答将游骑三百往招之降，不听，进兵攻之，都镇抚侯正死焉。步鲁合答毁其北门木，遂入其寨，其地悉平。赐金虎符，授怀远大将军、云南万户府达鲁花赤，卒。子忙古不花，袭管军千户。

初，按主奴三子：长车里，次黑子，次帖木儿。黑子别赐金符，为奥鲁元帅，兼文州吐蕃达鲁花赤，卒。其子那怀幼，以帖木儿摄其官。那怀长，解职授之，遂改授帖木儿随路拔都万户，后移镇重庆。卒。

玉哇失

玉哇失，阿速人。父也烈拔都儿，从其国主来归，太宗命充宿卫。岁戊午，从宪宗征蜀，为游兵，前行至重庆，战数有功。尝、出猎退虎于隘，下马搏虎，虎张吻欲噬之，以手探虎口，抉其舌，拔所佩刀刺而杀之。帝壮其勇，赏黄金五十两，别立阿速一军，使领其众。从世祖征阿里不哥，又从亲王哈必

失征李璫，俱有功，赐金符，授本军千户。从下襄阳，又从下沿江诸城，宋洪安抚既降复叛，诱其入城宴，乘醉杀之。长子也速歹儿代领其军，从攻扬州，中流矢卒。

玉哇失袭父职，为阿速军千户。从丞相伯颜平宋，赐巢县二千五十二户。只儿瓦歹叛，率所部兵击之，至怀鲁哈都，擒其将失刺察儿，斩于军，其众悉平。诸王和林及失刺等叛，从皇子北安王讨之，至斡耳罕河，无舟，跃马涉流而渡，俘获甚众。时北安王方战失利，陷敌阵中，玉哇失从诸王药木忽儿追至金山，王乃得脱归。赏白金五十两、钞二千五百贯，改赐金虎符，进定远大将军、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诸王乃颜叛，世祖亲征，玉哇失为前锋。乃颜遣哈丹领兵万人来拒，击败之。迫至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，乃颜兵号十万，玉哇失陷阵力战，又败之，迫至失列门林，遂擒乃颜。帝嘉其功，赐金带、只孙、钱币甚厚。乃颜余党塔不歹、金家奴聚兵灭捏该，从大军讨平之。既而哈丹复叛于曲连江，追击其军，渡河而遁。又与海都将八怜、帖里哥歹、必里察等战于亦必儿失必儿之地，战屡捷。

成宗时在潜邸，帝以海都连年犯边，命出镇金山，玉哇失率所部在行。从皇子阔阔出、丞相朵儿朵怀击海都军，突阵而入，大破之。复从诸王药木忽儿、丞相朵儿朵怀击海都将八怜，八怜败。海都复以秃苦马领精兵三万人直趋撒刺思河，欲据险以袭我师。玉哇失率善射者三百人守其隘，注矢以射，竟全军而归。帝嘉之，赐钞万五千缗、金织段三十匹。海都、朵哇以兵来袭，击走之。

武宗镇北边，海都复入寇，至兀儿秃。玉哇失败之，获其驼马器仗以献。时扎鲁花赤孛罗帖木儿所将兵为海都困于小谷，帝命玉哇失援出之。帝喜，谓诸将曰：“今日大丈夫之

事，舍玉哇失其谁能之？纵以黄金包其身，犹未足以厌朕志。“武宗南还，命玉哇失后从，敌惧莫敢近，因留之成边。赐以金察刺二，玉束带、浑金段各一，仍赐秣米七十石，使为酒以犒其军。后海都子察八儿等遣人诣阙请和，朝廷许之，遂撤边备，玉哇失乃还。帝录其功，赐钞五万贯，进镇国上将军，仍旧职。

大德十年五月，昼寝于卫舍，不疾而卒。子亦乞里歹袭。亦乞里歹卒，子拜住袭。

麦里

麦里，彻兀台氏。祖雪里坚那颜，从太祖与王罕战，同饮班真河水，以功授千户，领彻里台部，征讨诸国，卒于河西。父麦吉袭职，从太宗定中原，以疾卒。麦里袭职，从定宗略定钦察、阿速、斡鲁思诸国。从宪宗伐宋，有功。

世祖即位，诸王霍忽叛，掠河西诸城。麦里以为帝初即位，而王为首乱，此不可长。与其弟桑忽答儿率所部击之，一月八战，夺其所掠扎刺亦儿、脱脱怜诸部民以还。已而桑忽答儿为霍忽所杀。帝闻而怜之，遣使者以银钞羊马迎致麦里，赐号曰答刺罕，寻卒。子秃忽鲁。

探马赤

探马赤，秃立不带人。从诸五没赤征蜀。后以兵从塔海绉卜、火鲁赤、纽璘诸大帅。岁戊午，纽璘攻涪州，还至马湖

江，宋兵连舰绝江不得进，探马赤率精兵二千击之，夺其舟以济。又于横江、嘉定、宣化三县造浮桥，以达成都，纽璘以为能，命将千人，从万户昔力答略地碉门、黎、雅、土蕃。昔力答死，行院帖赤以探马赤为万户，领其军。

中统四年，授蒙古汉军万户。

至元九年，从行省也速带儿征建都，独以锐卒千五百人，与建都兵战于梅子岭，大败之。夜驰与速哥会，直捣其营，斩首数十级，生擒百余人，获其輜重以归。复益兵三千人，与左亟曲立吉思乘胜进击，建都势蹙，请降。又从行院汪田哥、忽敦等，攻嘉定、重庆、泸、叙诸州，以功兼崇庆府达鲁花赤。

十九年卒。子拜延，袭蒙古军万户，戍甘州。

拔都儿

拔都儿，阿速氏。世居上都宜兴。宪宗在潜邸，与兄兀作儿不罕及马塔儿沙帅众来归。马塔儿沙从宪宗征麦各思城，为前锋将，身中二矢，奋战拔其城。又从征蜀，至钓鱼山，殁于军。

拔都儿从征李璫，围济南，身二十余战，世祖嘉其能，赏纳失思段九，命领阿速军一千，常居左右。寻于阿塔赤内充怯薛百户。后从塔不台南征，与敌军战于金刚台，又以功受赏。师还，言于帝曰：“臣愿从军，为国效死。”世祖留之，仍命充孛可孙，兼领阿速军，御马必令鞍引。

至元二十三年，授广威将军、后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赐虎符。

明年夏，从征乃颜于亦迷河，擒佉家奴、塔不台以归。赏

钞及衣段，加定远大将军。大德元年卒。

子别吉连袭。至大四年，河东、陕西、巩昌、延安、燕南、河北、辽阳、河南、山东诸翼卫探马赤争草地讼者二百余起，命往究之，悉正其罪，积官怀远大将军。

致和元年，从丞相燕铁木儿擒倒刺沙党乌伯都刺等，领诸卫军守居庸关及诸要害地。

天历元年十月，王禅兵掩至羊头山，攻破隘口，势甚张。别吉连从丞相拥众奋击之，突入其军，王禅败走，文宗赐御衣二袭、三珠虎符，及弓矢、甲冑、金帛等物，以旌其功。寻以疾辞，子也连的袭。

昂吉儿

昂吉儿，张掖人，姓野蒲氏，世为西夏将家。岁辛巳，父甘卜率所部归太祖，以其军隶蒙古军籍，仍以甘卜为千户主之。从木华黎出征，病卒。

昂吉儿领其父军，从征诸国有功。

至元六年，授本军千户，佩金符。俄略地淮南，所向无前。时国兵初南，塞马当暑，往往疥疠。昂吉儿以所部马入太行疗之，所病良已。由是军中马病者，率以属焉，岁疗马以万数。宋输粮金刚台，意将深入，昂吉儿将兵驰往，断其输道，因上言：“河南边郡与宋对境，宋兵时为边患，唐州东南皆大山，信阳在蔡州南，南直九里、武阳、平靖、五水等关，宋兵必经诸关以入，信阳实其咽喉，守御莫急焉。往年金亡，朝廷得寿、泗、襄、郢，而不留兵守，卒使宋得之，请城信阳，以扼宋。”得旨，令率河西军一千三百人城之，城成。

九年，加明威将军、信阳军万户，佩虎符，分木华黎及阿术所将河西兵俾将之。加怀远大将军。丞相伯颜渡江，留阿术定淮南东道，其西道则属之昂吉儿，驻兵和州。宋淮西制置夏贵遣侯都统将兵四万来攻，有谋内应者悉诛之，潜兵出千秋涧，塞其归路，因出城奋击，大败之，获人马干计。镇巢军降，阿速军戍之，人不堪其横，都统洪福尽杀戍者以叛。昂吉儿攻拔其城，擒福及董统制、谭正将。遂攻卢州，夏贵使人来言曰：“公毋吾攻为也，吾主降，吾即降矣。”宋亡，贵举所部纳款。昂吉儿入卢州，民按堵无所犯，迁镇国上将军、淮西宣慰使。

宋丞相文天祥复起兵海道，舒民张德兴应之。袭破兴国、德安诸郡，还据司空山。诏昂吉儿攻之，一战而定，杀张德兴，执其三子以献。

江左初平，官制草创，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，江南官僚冗滥为甚，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，由行省官举荐超授宣慰使者甚众，民不堪命。昂吉儿入朝，具为帝言之，且枚举不循资历而骤升者数人。帝惊曰：“有是哉！”因谓姚枢等曰：“此卿辈所知，而不为朕言，昂吉儿顾言之邪。”即命偕平章哈伯、丞相崔斌、翰林承旨和鲁火孙、符宝奉御董文忠减汰之，选曹以清。仍诏谕江淮军民，俾通知之。

时两淮兵革之余，荆榛蔽野，昂吉儿请立屯田，以给军饱，帝从之。既而阿塔海言：“屯田所用人牛农具甚众，今方有事日本，若复调发民兵，将不胜动摇矣。”议遂寝。未几，宣慰使燕楠复以为言，帝乃遣数千人，即芍陂、洪泽试之，果如昂吉儿所言，乃以二万兵屯之，岁得米数十万斛。加辅国上将军、河南行省参知政事、淮西宣慰使都元帅，进骠骑卫上将军、行中书省左丞，加龙虎卫上将军、行尚书省右丞，两官皆

兼淮西使、帅。

日本不庭，帝命阿塔海等领卒十万征之。昂吉儿上疏，其略曰：“臣闻兵以气为主，而上下同欲者胜。比者连事外夷，三军屡卹，不以言气，海内骚然，一遇调发，上下愁怨，非所谓同欲也，请罢兵息民。”不从。既而师果无功。

昂吉儿屡为直言，虽帝怒甚，其辞不少屈。台臣虑昂吉儿难制，以牙以迷失不畏强御，奏为本道按察使以察之。牙以迷失时捃摭吉儿细故以闻，及廷辨，帝察其无他，规迁其官，后竟以微过罪之。元贞元年卒。

子五人，其显者曰昂阿秃，卢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；曰暗普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。孙教化的，世袭千户。

哈刺解

哈刺解，哈鲁氏。初从军攻襄樊，蒙古四万户府辟为水军镇抚。

至元十二年，从丞相伯颜渡江，改管军百户，赏甲胄、银鞘刀。

十二年秋，从丞相阿术与宋兵战焦山，败之，获海舟二。阿术与王世强招讨造白鹞海船百艘，就四十一万户翼摘遣汉军三千五百、新附军一千五百，悴哈刺解、王世强并统之。攻宋江阴、许浦、金山、上海，崇明、金浦皆下之，获海船三百余艘，遂戍澈浦海口。

十三年春，行省檄充沿海招讨副使。宋将张世杰舟师至庆元胸山东门海界，哈刺解追之，获船四艘，上其功，行省增拨军七百并旧所领士卒，守定海港口。秋七月，宋昌国州、胸

山、秀山戍兵舟师千余艘，攻夺定海港口，哈刺解迎击，虏其裨将并海船三艘。八月，宋兵复攻定海港口，哈刺解击退之，行省檄充蒙古汉军招讨使。十月，哈刺解引兵至温州青澳门，遇宋兵，夺船五艘，迫使谕温州守臣家之柄以城降。十一月，至福州，夺宋海船二十腔，擒毛监丞等。

十四年，赐金符，宣武将军、沿海招讨副使，行省檄充沿海经略副使，俾与刘万户行元帅府事于庆元，镇守沿海上下，南至福建，北趾许浦。六月，行省檄充沿海经略使，兼左副都元帅，督造海船千艘。八月，有旨：江西省右丞塔出等进兵攻广南，哈刺解以兵从。十月，进昭勇大将军、沿海招讨使。时宋处州兵复温州，哈刺歹率兵复取之。进至潮阳县，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畜兵七千人降。塔出兵攻广州，逾月未下，哈刺解引兵继至，谕宋安抚张镇孙、侍郎谭应斗以城降。从攻张世桀于大洋，获其军资器械不可胜计。谕甫恩州，宋阁门宣赞、舍人梁国杰以畜军万人降。

十五年，还军庆元。秋八月，入觐，帝问曰：“汝何氏族？”对曰：“臣哈鲁人。”赐金织文衣，鞍勒，耀昭武大将军、沿海左副都元帅、庆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将所部军戍海口。

十六年，日本商船四艘，篙师二千余人至庆元港口，哈刺歹谍知其无他，言于行省，与交易而遣之。海贼贺文达、顾润等寇掠海岛，哈刺歹谕降之，得舟六十余艘。

十八年，擢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，从国兵征日本，值飓风，舟回。

明年二月，还戍庆元。

二十二年，罢都元帅，改沿海上万户府达鲁花赤。

二十四年，入朝。帝问日本事宜，哈刺歹应对甚悉，令还

戍海道。授浙东宣慰使，赐金织文段、玉束带、鞍勒、弓矢有差。

二十五年，枢密以水军乏帅，奏兼前职。冬，缸入见。

明年，拜金吾卫上将军、中书左丞，行浙东道宣慰使，领军职如故。

大德五年，征入见。擢资德大夫、云南行省右丞，储刘深征八百媳妇国。至顺元年，宋龙济等叛，丧师而还，深诛，哈刺歹亦以罪废。

十一年，以疾卒于汝州。

皇庆元年，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巩国公，谥武惠。子哈刺不花，袭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。

沙全

沙全，哈刺鲁氏。父沙的，世居沙漠，从太祖平金，戍河南柳泉，家焉。全初名杪儿赤，甫五岁，为宋军所虏，年十八，留刘整幕下，宋人以其父名沙的，使以沙为姓，而名曰全。全久居宋，险固备知之。

中统二年，整以泸州来归，全与之同行。宋军追之，全力战得脱，授管军百户。

至元三年，整出兵云顶山，与宋将夏贵兵遇，全击杀甚众。

五年，命整领都元帅事，出师围襄樊，以全为镇抚。整遣全率军攻仙人山、陈家洞诸寨，破之，，升千户，赐银符。败宋将张贵，拔樊城，与刘整军会。修正阳城，引兵渡淮，与宋将陈安抚战，败之。

十二年，从丞相阿术与宋将张世杰、孙虎臣大战于焦山，水陆并进，宋人不能支，尽弃鼓旗走，获其将士三十三人。从攻常州，克之，乘胜下沿海诸城。至华亭，戒士卒毋杀掠，遂

倾城出降，以功授华亭军民达鲁花赤。

时民心未定，有未附盐徒聚众数万掠华亭，全击破之，籍其名得六千人，请于行省，遣屯田于淮之芍陂。行省以邑人新附，时有叛侧，委万户忽都忽等体察，欲屠其城，全言：“盐卒多非其土人，若屠之，枉死者众。”以死保其不叛，遂止。赐金符，加武略将军，兼领盐场，职如旧。寻升华亭为府，以全为达鲁花赤，赐虎符。时盗贼蜂起，其最盛者有众数千人，全悉招来之，境内得安。改松江万户府达鲁花赤，始专领军政。

二十二年，召见，迁隆兴万户府达鲁花赤，得请，复旧名曰杪儿赤。未几，帝以为松江濒海重地，复命镇之，赐三珠虎符，卒于官。

帖木儿不花

帖木儿不花，答答里带人。父帖赤，岁乙未，同都元帅塔海绀卜将兵入蜀；并将蒙古也可明安、和少马赖及炮手诸军，攻下兴元、利、剑、成都诸郡，所降宋将小王太尉之众，悉隶麾下。

中统二年，赐虎符，授西川便宜都元帅。俄进行枢密院，率诸军略定西川未下郡邑。

至元元年，迁益都等路统军使，死军中。

帖木儿不花，中统初入备宿卫。

至元七年，授虎符，代张马哥为淄莱水军万户，将其众赴襄阳，与宋将范文虎战于灌子滩，手杀四十余人，夺其战舰，迫至云胜洲，大败之。行省上其功，赐白金五十两、衣一袭、

鞍轡一副。

九年，授益都新军万户。

十一年，改益都、淄莱新军万户。

从丞相伯颜伐宋，败其大将夏贵于阳罗堡。大军渡江，论其功最多，赐白金五百两。又从下鄂、蕲、黄、江、建康、常、秀、苏、杭诸郡，累加昭武大将军。从参知政事阿剌罕略定绍兴、温、台、福建诸郡，授台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迁广东宣慰使。

十六年，加都元帅。追宋将张世杰于香山岛。世杰死，降其众数千。广东诸郡及海岛尽平，领诸降臣及将校之有功者，入见于大安阁，命太府监视其身，制银鼠裘成，亲赐予之，授中书左丞，行省江西，其余爵赏有差。

二十五年，拜四川等处行尚书省平章政事，兼总军务，改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

其兄帖木脱斡，初以蒙古军千户从伐蜀有功，行枢密院承制授万户。并将列别术、塔海帖木儿、也速带儿、匡刺撒儿四千户军，从大军攻重庆。重庆降，收其众，徇下流诸城，留镇夔门，兼本路安抚司达鲁花赤。进怀远大将军、蒙古军万户。迁定远大将军，兼嘉定守镇万户、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寻升镇国上将军、诸蛮夷部宣慰使，加都元帅。亦奚不薛蛮畔，与岳刺海会云南兵讨平之。改征缅都元帅、死于军。子忽都答儿嗣。

元史卷六十七 列传第二十

塔 出	拜 延	也罕的斤	叶仙翥
脱力世官	忽刺出	重 喜	脱 欢
完者拔都	失里伯	孛兰奚	怯 烈
暗 伯	也速儿	昔都儿	

塔出，蒙古札刺儿氏。父札刺台，历事太祖、宪宗。

岁甲寅，奉旨伐高丽，命桑吉、忽刺出诸王并听节制。其年，破高丽连城，举国遁入海岛。己未正月，高丽计穷，遂内附，札刺台之功居多。塔出以勋臣子，至元十七年授昭勇大将军、东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

十八年，召见，赐钞六十锭，旌其廉勤。升昭毅大将军、开元等路宣慰使，改辽东宣慰使。

二十二年，入觐，帝慰劳久之，且问曰：“太祖命尔父札刺台圣旨，尔能记否？”塔出应对周旋，不逾礼节，帝嘉之，赐以玉带、弓矢，拜龙虎卫上将军、东京等路行

中书省右丞。复授辽东道宣慰使。

塔出探知乃颜谋叛，遣人驰驿上闻，有旨，命领军一·一万，与皇子爱也赤同力备御。女直、水达达官民与乃颜连结，塔出遂弃妻子，与磨下十二骑直抵建州。距咸平千五百里，与乃颜党太撒拔都儿等合战，两中流矢。继知其党帖哥、抄儿赤等欲袭皇子爱也赤，以数十人退战千余人，扈从皇子渡辽

水。乃颜军来袭，塔出转斗而前，射其酋帖古歹，中其口，镞出于项，堕马死，追兵乃退。遂军懿州，州老幼千余人，焚香罗拜道傍，泣曰：“非宣慰公，吾属无遗种矣。”塔出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上赖皇帝洪福，下赖将士之力，吾何功焉。”至辽西黑山北小龙泊，得叛酋尤史秃林台、卢全等纳款书，期而不至，塔出即遣将讨擒之，又获其党王赛哥。复与曲迭儿大王等战，破之将士欲俘掠，塔出一切禁止。与佉院汉爪、监司脱脱台追乃颜余党，北至金山，战捷。帝嘉其功，召赐黄金、珠玕、锦衣、弓矢、鞍勒。

二十八年，赐明珠虎符，充蒙古军万户。是岁，复领军讨哈丹于女直，还攻建州，逐阿海投江死。

明年，哈丹涉海南；袭高丽，塔出复进兵讨之。入朝，世祖嘉其功，眷遇弥渥，复赐珍珠上服。拜荣禄大夫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兼蒙古军万户，卒于位。

子答兰帖木儿，中奉大夫、辽阳省参知政事。

拜延

拜延，河西人。父火夺都，以质子从太祖征河西，太祖立质子军，号秃鲁花，遂以火夺都为秃鲁花军百户。太宗朝，都元帅纽璘承制以为千户。从征西川。忽都叛于临洮，世祖命火夺都等以蒙古、汉军从大军往讨之。

火夺都卒，拜延袭。

至元九年，制授征行千户，佩金符。

十年，宋师侵成都，四川佉省严忠范遣拜延迎击，大败之。又从行省也速带儿攻嘉定，从行院忽敦取泸、叙，攻重

庆，数有战功。

十二年，行院承制以为东西两川蒙古汉军万户。总帅汪田哥用兵忠州，命拜延将兵二千，往涪州策应之。宋人伺知田哥回，以舟师顺流而下，邀于青江，拜延引兵驰赴，擒其部将李春等十七人，取其军资，焚其战舰。

十三年，泸州复叛，行院遣拜延领兵趋泸之珍珠堡，败其将王世昌，俘掠其民人孳畜，移兵戍暗溪寨。宋合州兵来援，拜延生擒百余人，戮之，遂克泸州。行院副使卜花进兵围重庆，遣拜延将兵游击，获大良平李立所遣谍者四人。重庆降，制授宣武将军、蒙古汉军总管。

十九年，从总帅汪田哥入见，升怀远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改赐金虎符，卒。子答察儿嗣，授明威将军、兴元金州万户府达鲁花赤。

也罕的斤

也罕的斤，匣刺鲁人。祖匣答儿密立，以斡思坚国哈刺鲁军三千来归于太祖，又献羊牛马以万计。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，又从睿宗及折别儿偷降河西诸城，后从攻临洮死焉。父密立火者，从太宗灭金，又从宪宗攻蜀，为万户府达鲁花赤，歿于军。

中统二年，也罕的斤为千户，数有战功，下五花、石城、白马等寨。

至元七年，宋兵入成都，也罕的斤以兵四百人与之相拒四日。宋兵退，追击于眉州，大破之，授蒙古匣刺鲁河西汉军万户，戍眉州。从围嘉定，筑怀远寨以守其要害，宋兵出战，辄

败。

十二年，入朝，赐对衣、玉束带、白金百两，加昭勇大将军、上万户，益兵万人。会围重庆，尽督马湖江两岸水陆军马。

十四年，从围泸州，攻神臂门，先登拔之。从行枢密副使卜花攻重庆，屯佛图关，屡战有功，移屯堡子头，宋守将赵安开门降。重庆既平，复将其众，略地思州，得降将百余人，加昭毅大将军。帝以西川新附，选能镇抚之者，授嘉定军民、西川诸蛮夷部宣抚司达鲁花赤，增户万余。进奉国上将军、四川宣慰使、都元帅。

十七年，征斡端，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。

二十一年，与右丞太卜、诸王相吾答儿分道征缅，造舟于阿昔、阿禾两江，得二百艘，进攻江头城，拔之，获其锐卒万人，命都元帅来世安守之。且图其地形势，迫使诣阙，具陈所以攻守之方。

先是，既破江头城，遣黑的儿、杨林等偷缅使降，不报，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，复遣僧渝以祸福，反为所害，遂督其军水陆并进，击破之，建都、金齿等十二城皆降，命都元帅合带、万户不都蛮以兵五千戍之。

二十八年，改四川行枢密副使，卒。

子二人：火你赤的斤，云南部元帅；也连沙，袭蒙古军万户。

叶仙翥，畏吾人。父土坚海牙，以才武从太祖、太宗平金及西夏，俱有功。

仙翥幼事世祖于潜藩，从征土蕃、云南，常为前驱。

岁己未，伐宋，至鄂州，先登夺其外城。中统元年，从征阿里不哥，与其党遇，大呼驰击之，其众骇溃，赏白金韶裘。

明年，讨李璫，以功赏白金五百两。授西道都元帅、金虎符、土蕃宣慰使。仙翥素熟夷情，随地厄塞设屯镇抚之，恩威兼著，顽犷皆悦服。赐金币钞及玉束带。为宣慰使历二十四年，迁云南行省平章政事。寻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巨盗钟明亮积年为害，仙翥讨擒之。

至元三爱十一年，成宗即位，召还，赐玉带，改陕西行省平章政事。谢事归陇右，十年卒。赠协恭保节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巩国公，谥敏忠。

子完泽，太子詹事，进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。

脱力世官

脱力世官，畏吾人也。祖八思忽都探花爱忽赤，国

初领畏吾、阿剌温、灭乞里、八思四部，以兵从攻四川，歿于军。父帖哥术探花爱忽赤，宪宗命长渴密里及曲先诸宗藩之地。浑都海、阿蓝答儿叛，执帖哥求械系之。帖哥术破械脱走，入觐世祖，赐金符，袭父职，命率所部兵就征之，以功赐衣服、弓矢、鞍勒。又命从诸王奥鲁赤建都，平之，升昭勇大将军、罗罗斯副都元帅、同知宣慰司事。至西蕃境上，菩酋必刺充遮道不得进，帖哥求战却之，道遂通。事闻，赐金虎符，赏白金及衣二袭。卒于官。

脱力世官袭职，为武德将军、罗罗斯副都元帅、同知宣慰司事。其所部有产金户叛服不常，脱力世官往讨平之。定昌路总管谷纳叛，与其千户阿夷谋率众渡不思鲁河，脱力世官引兵战，擒阿夷，杀之。德平路落来民又叛，脱力世官又讨平之。

亦奚不薛地未附，民多立寨，依险自保。诏云南行省调罗罗斯蒙古军四百人，罗罗章六百人，属脱力世官，从左丞爱鲁往讨之。脱力世官先至，拔其寨。爱鲁命率兵攻罗羽，抵落穿，夺其关，获马牛羊以给士卒；又命与万户兀都蛮攻怯儿地，其酋长阿夫据山寨不下，脱力世官先登，破之。爱鲁遂命脱力世官总左手四翼兵，讨平亦奚不薛。又有蛮子童者，立寨于纳土原山，行省复命脱力世官以蒙古、爨、僰军与行省参政阿合八失攻之，子童穷蹙，遂降。进兼管军副万户。蛮细狗、折兴等及威龙州判官阿遮皆凭险为乱。脱力世官夜入据其寨，贼散走，遣兵搜山谷，获阿遮于深青，斩之，籍其民五百余户为农。

脱力世官入勤，授三珠虎符，加怀远大将军、罗罗斯宣慰使，兼管军万户。既还治，括户口，立赋税，以给屯戍。昌州苏你、巴翠等作乱，脱力世官以云南王命讨降之，徙其众于昌州平川。镇守千户任世禄以所部二千人乘间遁去，屯威龙州，脱力世官先据其要路厄之，世禄降。未几入觐，卒于京师。

子峻南班，由宿卫袭职，佩三珠金虎符，官至镇国上将军。

忽刺出

忽刺出，蒙古氏。曾祖阿察儿，事太祖，为博儿赤。

祖赤脱儿，从太宗征钦察、康里、回回等国有功，为琢州达鲁花赤，卒。伯父哈兰求袭职，佩金符，以功稍迁益都路蒙古万户，歿于军。

忽刺出袭哈兰术职，初授昭勇大将军。

至元十二年，攻宋六安军，行省命领诸军战舰，遇

宋军，败之，有旨褒赏。军次安庆，忽刺出及参政董文炳领山东诸军与宋孙虎臣等战于丁家洲，大败之，俘其将校三十七、军五千、船四十。战于朱金沙，又败之。七月，及宋人战于焦山江中，时丞相阿术督战，忽刺出与董文炳冒矢石沿流窟战八十里，身被数伤，裹创殊死战。宋张殿帅攻吕城，忽刺出与万户怀都生擒之。从下常州，略地苏、湖、秀州，至长桥，大败宋军。大军至临安，伯颜

命忽刺出守浙江亭及北门，败扬州军于扬子桥，又败真州军，迫李庭芝至通州海口，尽降淮东诸州。江南平，加昭毅大将，寻迁湖州路达鲁花赤。

十四年，进镇国上将军、淮东宣慰使。奉旨屯守上都，改嘉议大夫、行台御史中丞。升资善大夫、福建行省左丞。迁江淮行省，除右丞。拜荣禄大夫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以疾卒。

重喜

重喜，束吕纛氏。祖塔不已儿，事太宗，为招讨使征信

安、河南、授金虎符，改征行万户，卒。父脱察刺袭职，岁己未，从南征，破十字寨。时重喜从行，战亦屡捷，左足中流矢，勇气益倍，世祖亲劳之，曰：“汝年幼，能为朕宣力如是，深可嘉尚。”父卒，重喜袭职。

中统三年，从征李璫有功。

四年，命领兵镇莒州。

至元二年，奉旨筑十字路城，备守御，重喜常率兵游击。

四年，从抄不花征泗州。时蔡干户为宋兵所围，重喜奋战，救之。

五年，入觐，帝嘉其功，赐白金、金鞍、弓矢。修正阳城。

十一年，宋兵围正阳，从大军战，败之。

十二年，从下涟海诸城，又败宋将李提辖，遂驻兵瓜洲。

十三年夏六月，宋都统姜才率师来攻，迎战，却之。秋七月，从大军袭击宋将李庭芝于泰州，进昭勇大将军、婺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卒。子庆孙袭。

旦只儿旦只儿，蒙古答答带人。至元七年，从征蜀，败宋兵于马湖江，斩首百余级。

九年，从征建都蛮。

十一年，从攻嘉定，败宋兵于夹江，又从攻下泸、叙诸州，进围重庆，败宋将张万。泸州叛，诸军将攻泸，旦只儿先将其众据红米湾，与宋兵战，败之。进至安乐山，复败宋军，斩首五百余级，获战舰四。宋兵邀漕舟于安乐山，击走之，遂破其石磐寨。

十四年春，抵泸州，夺其战舰五艘，还至安乐山，复与宋兵战，杀数十人，从诸军拔泸州。张万举兵欲向合州，旦只儿以锐卒千人邀击于龙坎，斩首百余级，万引却。赐银符，授管

军千户。

从征斡端，至甘州。赐金符，升总管。

十九年，从诸王合班、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，与叛王死卢等战，胜之。

二十年，诸王八巴叛，以兵来攻，旦只儿独破其五百余众，拔亡卒二千余人以出，进副万户，还戍长宁军。宋好止寨以兵来袭，旦只儿击走之，斩首百余级，生获十余人。

二十六年，赐金虎符，授信武将军、平阳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。卒。子建都不花袭。

脱欢

脱欢，札刺儿台氏。祖菊者。父脱端，为万户，从皇子阔出、忽都秃略汴、宋、唯、宿等州。岁癸丑，镇蔡州。脱端卒，子不花袭。不花卒，弟阿蓝答儿袭。阿蓝答儿卒，弟长寿袭，并为千户守蔡。

长寿卒，脱欢袭，加武略将军，佩金符。从丞相阿术攻阳逻堡，累有战功。渡江攻鄂汉诸州，下之。会宋军于丁家洲，脱欢突入，夺战舰数艘，攻建康、太平等郡，下之。宋都统姜才攻扬子桥堡，脱欢率精兵出堡东逆之，斩杀几尽，俄而宋军复集堡北，遂奋击走，追至扬州，杀伤甚众。会万户昔里罕入朝，道滁州，为宋兵所遮，击败宋兵，出昔里罕。从攻扬州，至泥湖，遇宋军，夺三十余艘，遂进兵苏州，与宋军战，擒柳奉使。

至元十三年，右丞相遣脱欢援高邮军，未至二十里，会宋将率兵来漕高邮粟，与战擒之。有顷，宋高邮都统复率二万人

至，击败之。

十四年春，授怀远大将军、太平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会只里瓦带寇北边，帝命脱欢往讨之，战，左臂中流矢二，帝慰劳之，赐锺甲、弓矢、鞍勒、钞千五百缗。

十五年春，从亲王斡鲁忽台、丞相字罗西征有功，加定远大将军、福州路总管府鲁花赤。平闽盗，改武昌路。卒。

完者拔都

完者拔都，钦察氏，其先彰德人。以才武从军。岁己未，从世祖攻鄂州，登城斩首，赏银五十两。

中统三年，从诸王合必赤征李璫于济南，力战有功。

至元四年，从万户木花里掠地荆南，至襄阳，与宋兵战，屡胜之。遂为梯登樊城，焚楼橹，勇冠三军。

十一年，授武略将军、彰德南京新军千户。攻沙洋、新城。始授金符、领丞相伯颜帐前合必赤军。渡江论功，改武义将军。战于丁家洲及扬子桥、焦山，破常州，入临安，攻泰州新城皆预焉。

江南归附，入见，赐号拔都儿，佩金虎符，迁信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、高邮军达鲁花赤。首以兴学劝农为务，四方则之。郡有虎伤人，手格杀之。既而高邮升为路，进怀远大将军、高邮路达鲁花赤。

十六年，进昭勇大将军、管军万户。

十八年，闽贼陈吊眼作乱，招镇国上将军、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，赐钥根甲，命往讨之。破其营，擒吊眼，至漳州斩以示众。加管军万户，兼高邮路达鲁花赤，赏赐无算。

二十三年，进膘骑卫上将军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仍管军万户。迁浙西行中书省右丞，行浙西宣慰使。

二十七年，转资德大夫、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，兼广东宣慰使。

元贞元年，入朝，拜荣禄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卒于官，年五十九。赠效忠宣力定远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尉、上校国，追封林国公，谥武宣。

失里伯

失里伯，蒙古人。祖怯古里秃，从太祖经略西夏有功。又隶诸王术赤台，领宝儿赤，与金人战，殁于阵。父莫刺合嗣，从征阿蓝答儿亦有功，世祖赐以白金五十两。

失里伯世其职，由枢密院断事官为河南行中书省断事官。至元七年，佩金虎符，引水军四万攻襄阳。

八年七月，宋将范文虎来援。失里伯败其军，进围樊城，先登。战于鹿门，与诸军擒其将张贵。

十年，迁昭勇大将军，为耽罗国招讨使。奉旨入见上都，改管军万户，领襄阳诸路新军。从丞相伯颜等渡江，破独松关，下长兴，取湖州，行安抚司事。

十四年，授湖州总管，进镇国上将军、淮西道宣慰使。

十八年卒。子塔刺赤，曲靖等路宣慰使。

李兰奚

李兰奚，雍吉烈氏，世居应昌。祖忙哥，以后族备太祖宿卫。父律实，状貌魁伟，有谋，善骑射。太守尝问以军旅之事，应对称旨，即命为千户。寻以为齐王府司马。后从睿宗伐

金有功，诏还宿卫，以疾卒。

李兰奚英迈有父风，幼孤，能自刻厉如成人，暇日习弓马，夜则读书。其母尝训之曰：“汝父忠勇绝人，天不假年。汝能自立，则汝父歿无憾矣。”李兰奚由是感激，期以成父之志。从军有功，袭父官，为齐王司马。

世祖亲征乃颜，以齐王兵从，兵始交，李兰奚跃马陷阵，斩其旗，所向披靡，世祖遥望见壮之。有顷，乃颜兵遁走，李兰奚驰归以捷闻。世祖大悦，劳之曰：“无忝

汝父矣。”赐黄金五十两、金织文二匹，授宣威将军、信州路达鲁花赤。时江南初附，布宣上意，与民更始。期年，郡中大治，部使者以闻，帝奖叹久之，即遣使赐以上尊。俄以疾卒，年三十三。赠河间路达鲁花赤，追封范阳郡侯。

子脱颖溥化，历监察御史、河南廉访副使、郴州路达鲁花赤。

怯烈

怯烈，西域人，世居太原，由中书译史从平章政事赛典赤经略川、陕。

至元十二年，立云南行省，署为幕官，诸洞蛮夷酋长款附，怯烈功居多。

十五年，分省大理，会缅人入寇，怯烈即以战具资军士，讨乎之，授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。

十八年，平章纳速刺丁造诣阙敷奏边事，世祖爱其聪辨练达，赐虎符，拜镇西缅麓川等路宣抚司达鲁花赤，兼管军招讨使。成都、乌蒙诸绎阻绝。怯烈市马给传，往来便之。俄被召

上京，问以征缅事宜，奏对称旨，赐币帛及瓠根甲。诸王相吾答儿、右丞太卜征缅，命怯烈率兵船为乡导，拔其江头城，振旅而还。复从云南王入缅，总兵三千屯镇骠国，设方略招徕其党，由是复业者众。

后入翹，世祖慰劳之，询以缅甸始末。擢正议大夫、金缅甸行中书省事，佩金符。颁诏于缅，宣布威德，缅王稽顙称谢，遣世子信合八的入贡。迁通奉大夫、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进资善大夫、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。大镛四年，以疾卒。

暗伯

暗伯，唐兀人。祖僧吉陀，迎太祖于不伦答儿哈纳之地。太祖嘉其效顺，命为秃鲁哈必阁赤，兼怯里马赤。父秃儿赤袭职，事宪宗，累官至文州礼店元帅府达鲁花赤。

暗伯弱冠入宿卫，性严重刚果，有大志。尝亲迎于敦煌，阻兵不得归，乃客居于于阗宗王阿鲁忽之所。世祖遣薛彻干等使阿鲁忽以通好，阿鲁忽留使者数年弗遣，暗伯悉以已马驼厚赉之，令逃去。薛彻干等得脱归具以白世祖，世祖称叹久之。既而命元帅不花帖木儿等征于阗，暗伯乘间至行营，见薛彻干于帐中，薛彻干曰：“公之忠义，已上闻矣。”不花帖木儿遂承制命暗伯权充枢密院客省使。俄有旨护送暗伯妻子来京师。

未几，宗王乃颜叛，世祖亲征，暗伯在行间，屡捷，命为克流速不鲁合不周兀等处万户。又诸王哈鲁、附马秃绵答儿等叛，暗伯率所部兵战于克流速石巴秃之地，身中七创，所乘马亦中二矢，自且至晡，鏖战愈力，刺秃绵答儿杀之，生擒哈鲁

以献。世祖嘉其功，命长唐兀卫，兼金枢密院事。凡分立诸色五卫军职、袭替屯戍之法，多所更定。历同金、副枢、同知，至知枢密院事，以疾终于位。赠推忠保节功臣、资善大夫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、上护军、宁夏郡公、溢忠遂。

子阿乞刺，知枢密院事；亦怜真班，湖广省左丞。

也速斛儿

也速斛儿，康里人。父爱伯，伯牙兀，太祖时率众来归。初，以五十户从军南征，力战而死。也速斛儿世其官。从丞相伯颜经略襄樊，攻百丈山、朗子滩功居最。及襄樊围合，即被甲先登，赏银钞百两。

明年，破复州，杀其将，以功升百户。主帅言赏不足酬其劳，世祖赐金符，加为千户，督五路招讨。

至元十六年，改金虎符，管军总管。

江南平，录功，进怀远大将军、管军万户。领江淮战舰数百艘，东征日本，全军而还。有旨，特赐养老一百户，衣服，弓矢、鞍辔有加。

二十二年，移镇泰州。时籍民丁为兵，得万人，以也速斛儿为钦察亲军指挥使统之。

大德三年，以疾卒。

子七人：曰教化的；曰黑廝，袭父职，以疾卒；曰黑的，牧马同知；曰延寿，袭兄职；曰拜颜，领哈刺赤；曰完泽帖木儿，广德路万户达鲁花赤；曰哈刺章。

昔都儿

首都儿，钦察氏。父秃孙，隶蒙古军籍。

中统三年，从丞相伯颜讨李璫叛，以功授百户。

至元十年。告老，以昔都儿代之。

十一年，昔都儿从大军南征，攻取襄阳、唐、邓、申、裕、钧、许等州，累功授忠显校尉、管军总把，赐银符，将其父军。十四年，从诸王伯木儿追击折儿凹台、岳不思儿等于黑城哈刺火林之地，平之。

十七年，赐金符，升武略将军、侍卫军百户。时亡宋犹有未附城邑，昔都儿言于省，愿自举兵下之，省从其请，诸城闻风而附。

二十四年，赐虎符，进宣武将军、汉洞右江万户府达鲁花赤。是年秋七月，领洞军从镇南王征交趾。冬十月，至其境，驻万兵劫，左丞阿八命进兵，拔其一字城，射交人，夺其战舰七。

明年春正月，大兵进逼伪兴道王居，与交人战于塔儿山，奋戈撞击之，右臂中毒矢，流血盈掬，洒血奋战，射死交人二十余，仍督诸军乘胜继进，大败之，遂入其都城。四月，战于韩村堡，擒其将黄泽。是夜二鼓，交人突至，谋劫营，官军坚壁以待，敌失计，诘旦，鸣鼓出营，交人却，迫杀甚众。还营，立木栅，增逻卒，交人不敢犯。五月，镇南王引兵还。以昔都儿为前军，行次陷泥关，战数十合，交人却，遂还迎镇南王于女儿关。交人四万余截其要道，时我军乏食，且疲于战，将佐相顾失色，昔都儿率勇士奋戈冲击之，交人却二十余里，遂得全师而还。镇南王闻其劳，命枢密臣奏升其秩。

二十六年，赐虎符，授广威将军、炮手军匠万户府达鲁花赤。

大德二年卒。子也先帖木儿袭。

元史卷六十八 列传第二十一

撒吉思	月乃合	昔班	铁连
爱薛	阔阔	秃忽鲁	唐仁祖
朵儿赤	和尚	刘容	迦鲁纳答思
阔里吉思	斡罗思朵罗台		

也先不花撒吉思，回鹘人，其国阿大都督多和思之次子也。初为太祖弟斡真必阔赤，领王傅。斡真薨，长子只不干蚤世，嫡孙塔察儿幼，庶兄脱迭狂恣，欲废嫡自立。撒吉思与火鲁和孙驰白皇后，乃授塔察儿以皇太弟宝，袭爵为王。撒吉思以功与火鲁和孙分治：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，其北火鲁和孙理之。

从宪宗攻钓鱼山，建言乘势定江南，帝嘉纳焉。宪宗崩，阿里不哥争立，诸王多附之者，撒吉思驰见塔察儿，力谊协心推戴世祖，塔察儿从之。及世祖即位，闻撒吉思所言，授北京宣抚，赐宫人瓮吉刺氏，及金帛、章服。及至镇，锄奸抑强，辽东以宁。会高丽有异志，帝遣使究治，则委罪于其臣洪察忽，械送京师。道辽东，撒吉思访知洪察忽以直谏注意，即奏疏为直其事，帝命释之。

李璫叛，命撒吉思帅师从宗王哈必赤讨之。李璫伏诛，哈必赤欲屠城，撒吉思力争曰：“王者之师，诛止元恶，胁从罔

治。”因抚摩其人，众情大悦。授山东行省都督，迁经略、统军二使，兼益都路鲁花赤，辞不拜，上言山东重镇，宜选贵戚临之，帝不许。赐京城宅一区、益都田千顷，及羶马群，园林、水碓、海青、银鼠裘之属。兵后民乏牛具，为之上闻，验民丁力，官给之。统军抄不花田游无度，害稼病民，元帅野速答尔据民田为牧地，撒吉思随事表闻。有旨，杖抄不花一百，令野速答尔还其田。羶故将毛璋欲率诸部谋执撒吉安以归宋，璋党上变，乃袭璋斩之。撒吉思尝慕古人举亲举仇之义，叛帅故卒，得与子姓参用，公论多之。山东岁屡歉，为请于朝，发粟赈恤。又奏蠲其田租，山东人刻石颂德。卒年六十六。后赠安边经远宣惠功臣，谥襄惠。

月乃合

月乃合字正卿，其先属雍古部，徙居临洮之狄道，金略地，尽室迁辽东。曾祖帖木尔越哥，仕金为马步军指挥使，官名有马，因以马为氏。祖把扫马野礼属，徙静州之天山，以财雄边。宣宗迁汴，父昔里吉思辟尚书省译史，试开封判官，改凤翔府兵马判官，死国事。赠辅国上将军、恒州刺史，庙号褒忠。

月乃合好学负气，父死时年方十七，奋然投冠于地曰：“吾父死国难，吾独不能纾家难乎！”会国兵破汴，侍母北行，艰关锋镝中。北见宪宗，辞容端谨，帝嘉赏之，命赞卜只儿断事官事，以燕故城为治所。月乃合慨然以治道自任，政事修举。

岁壬子，料民丁于中原，凡业儒者试通一经，即不同编

户，著为令甲。儒人免丁者，实月乃合始之也。性好施予，尝建言立常平仓。举海内贤士杨春卿、张孝纯辈，分布诸郡，号称得人。又罗致名士敬鼎臣，授业馆下，荐引马文玉、牛应之辈为参佐，后皆位至卿相。

岁己未，世祖以亲王南征，从行至汴，令专馈饷，运济南盐百万斤，以给公私之费。所过州郡汴、蔡、汝、颖之间，商农安业，军政修举，月乃合与有力焉。及即位，降诏褒奖。世祖将亲征阿里不哥，月乃合出私财，市马五百以助军，帝厚贍其家曰：“当偿汝也。”拜礼部尚书，佩金虎符。

四年，南边不靖，月乃合建言光、额等处立榷场，岁可得铁一百三万七千余斤，铸农器二十万事，用易粟四万石输官，不惟官民两便，因可以镇服南方。詔以本职兼领已括户三千，兴煽铁冶，其蒙古、汉军并听节制。未行，以疾卒，年四十八。赠推忠宣力翊运功臣、正议夫、金书枢密院事、上轻车都尉、梁郡侯，谥忠懿。

子孙登仕籍者甚众。至仁宗朝，詔行科举，曾孙祖常，博学能文章、乡试、会试皆为举首。由翰林应奉，拜监察御史，直言忤上官意，去居浮光。数年，起为翰林待制，累迁御史中丞，卒谥文贞。

昔班

昔班，畏吾人也。父阙里别斡赤，身長八尺，智勇过人，闻太祖北征，领兵来归。从征回回国，数立功，将重赏之，自请为本国坤甸城达鲁花赤，从之，仍赐种田户二百，卒。

昔班事世祖潜邸，命长必阁赤。中统元年，以为真定路

达鲁花赤，改户部尚书、宗正府札鲁花赤。阿里不哥之叛，帝命昔班诣河西，督粮运给军。还至西京北，闻万户阿失铁木尔等方选士卒，将从阿里不哥。昔班矫制召其军赴行在，阿失铁木儿狐疑未决，昔班委曲谕之，且曰：“皇帝兄也，阿里不哥弟也。从兄顺事也，又何疑焉。”阿失铁木儿等请夜议之，期以翌日复命，且以兵围昔班以待。明日皆至，曰：“从尔之言矣。”即便以西京钱粮给其军，遂率之以行。入见，帝叹曰：“战阵之间，得一夫之助，犹为有济。昔班以二万军至，其功岂少哉！”

海都叛，世祖大阅兵，将讨之。先命昔班使海都，使之罢兵，置驿来朝。昔班至海都，传旨谕之，海都听命，既退军置驿，而丞相安童军先已克火和大王部曲，尽获其辎重。海都惧，将逃，谓昔班曰：“我不难于杀汝，念我父尝受书于汝，姑遣汝归，以安童之事闻，非我罪也。”昔班以闻，帝曰：“汝言是也。先是来者，亦尝有此言。”寻命为中书右丞，商议政事，妻以宗王之女不鲁真公主。明年，复使海都，谕之来归，且曰：“苟不从我，尔能敌诸王蕃卫之兵乎！”海都辞以畏死不敢。昔班奉使，奔走三年，风沙翳目，时年已七十矣。命为翰林承旨，给全俸养老，年八十九而卒。

子斡罗思密，至元二十三年，授浙东宣慰使。浙东盗起，伪铸印玺，僭称天降大王，斡罗思密讨平之。移镇广西，峒蛮罗天佑作乱，诏谕降之。年六十九卒。子咬住，至大三年，授典用监卿。有盗窃世祖御带者，悬赏五千锭以购贼，咬住擒获之，盗伏诛，咬住辞赏，武宗嘉其不伐，予之千锭。官至荣禄大夫、宗正府札鲁火赤。铁连

铁连，乃蛮人也，居绛州。祖伯不花，为宗王拔都王傅。铁连魁伟寡言，有谋略，早岁宿卫王府。拔都分地平阳，以铁

连监隰州。中统初，调平阳马步站达鲁花赤。

至元初，宗王海都叛，廷议欲伐之，世祖曰：“朕以宗室之情，惟当怀之以德，其择谨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。”左右以铁连对，遂召见，语及大事，铁连应对称旨。帝嘉其辩慧，曰：“此事非汝不可，然必先诣拔都蒙哥铁木王所，相与计事而后行。”使二人副之。

铁连既奉命，欲直造海都境，视其虚实，然后议于诸王。副者弗从，曰：“上命我辈先议于王，今遽造敌境，不可。”铁连曰：“亲承密旨，汝辈违则当诛。”副者惧而从之行。既至，海都日召宗亲宴饮，将伺其隙谋害之。铁连乃厉声斥之曰：“且食，勿语！望语言脱口，相为搯罪耶！”良久，海都曰：“直哉！”酒半，铁连求衣为欢，海都嘉其雄辩，将解与之，其妃止之，以皮服二袭付之。因语其属曰：“为使者当如是矣。”厚赠以行。既至拔都蒙哥铁木王所，具告以故，王曰：“祖宗有训，叛者人得诛之。如通好不从，举师以行天罚，我即外应掩袭，剿绝不难矣。”铁连还，悉以事闻，因言于帝曰：“海都兵繁而锐，不宜速战，来则坚垒待之，去则勿迫，自守既固，则无虞矣。”帝深然之。敕所受海都皮服，全饰以金，凡朝会，宜服以表示焉。其赏赐不可胜计。

后屡使拔都王所，道遇海都游兵，副者前行，失对遇害，铁连后至，曰：“我为天子使，可以非礼犯之耶？”游兵语屈，乃曰：“前者伪使，此真使也。”释之，遂独得还。帝尝谓侍臣曰：“有铁连，则朕之宗族将不失和矣。”海都颺伺拔都王为备已严，意乃帖然。铁连始终凡四往返，历十四年，帝谓铁连曰：“在朝官之要重者，惟汝所择。”对曰：“臣志在王室，其事未办，不敢奉命。今臣母在绛州，老且病，得侍朝夕，幸也。”诏从其请，授绛州达鲁花赤。

至元十五年，平阳李二谋乱，铁连捕问，尽得其状。中书奏进其秩，帝曰：“铁连岂惟能办此耶！”加宣武将军。至元十八年，病卒于官，年六十四。子答刺带嗣，官信武将军、同知大同路总管府事。

爱薛

爱薛，西域弗林人。通西域诸部语，工星历、医药。初事定宗，直言敢谏。时世祖在蕃邸，器之。

中统四年，命掌西域星历、医药二司事，后改广惠司，仍命领之。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，集教坊妓乐，及仪仗以迎导。爱薛奏曰：“高丽新附，山东初定，江南未下，天下疲弊，此无益之费，甚无谓也。”帝嘉纳之。

至元五年，从猎保定，日且久，乃从容于帝前语供给之民曰：“得无妨尔耕乎！”帝为罢猎。

至元十三年，丞相伯颜平江南还，奸臣以飞语谗之，爱薛叩头谏，得解。寻奉诏使西北宗王阿鲁浑所。既还，拜平章政事，固辞。擢秘书监，领崇福使，迁翰林学士承旨，兼修国史。

大德元年，授平章政事。

八年，京师地震，上弗豫。中宫召问：“灾异殆下民所致耶！”对曰：“天地示警，民何与焉。”成宗崩，内旨索星历秘文，爱薛厉色拒之。仁宗时，封秦国公。卒，追封太师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拂林忠献王。

子五人：也里牙，秦国公、崇福使；腆合，翰林学士承

旨；黑廝，光祿卿；阔里吉思，同知泉府院事；鲁合，广惠司提举。

阔阔

阔阔字子清，本蔑里吉氏部族，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。其俗骁勇，善骑射，诸族颇惮之。国初，举族内附。世祖居潜邸，选阔阔为近侍。

岁甲辰，世祖闻王鹞贤，避兵居保州，遣使征至，问以治道，命阔阔与廉希宪皆师事之。既而阔阔出使于外，迨还，而鹞已行，思慕号泣，不食者累日，世祖闻而异之。岁庚戌，宪宗复召鹞至和林，仍命阔阔从之游。每旦起，盛饰其冠服，鹞让之曰：“圣主好贤乐善，征天下士，命若从学。若等不能称主上心，惟夸炫鲜华以益骄贵之气，恐窒于外而塞于中，道义之言，无自而入，吾所不取也。”阔阔深自悔悟。明日俱纯素之进，鹞乃悦。

岁壬子，奉命签诸路军籍，以丁壮产多者充之，所至编籍无挠，人皆德之。及还，帝悦，命领燕京匠局。世祖即位，特授中书左丞。未几，迁大名路宣抚使，以疾卒，年四十。

子坚童，字永叔，少孤，甫十岁，即从王鹞游。既长，奉命入国学，复从许衡游。弱冠入侍禁廷，授中顺大夫、侍仪奉御。迁中议大夫、同修起居注。及奉使济南，见杨桓贤，遂力荐之。

至元二十三年，授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。迁吏部尚书，秩未滿，特授通议大夫、御史台侍御史。

二十四年，扈从东征，屡战有功，迁燕南河北道提、刑按

察使。

二十八年，授正议大夫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。遂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驿召赴阙，未拜，以疾卒，年三十九。

秃忽鲁

秃忽鲁字亲臣，康里亦纳之孙亚礼达石第九子也。自幼入侍世祖，命与也先铁木儿、不忽木从许衡学。帝一日问其所学，秃忽鲁与不忽木对曰：“三代治平之法也。”帝喜曰：“康秀才，朕初使汝往学，不意汝即知此。”除蒙古学士、奉议大夫、客省使，进兵部郎中，迁佾太史院。尝宴见世祖，屡开说古今治乱政要，多所裨益。

至元二十年，迁中书右司郎中；未几，大宗正薛彻干荐掌其府判署阅诸狱文案。尝暮归，愀然若有求而未获者，家人问之，曰：“今日所议，死案也，于我心有疑，欲求所以活之，未得其方耳。”他日归，喜曰：“我得之矣，于法当流徙边地。”迁吏部尚书。

时哈刺哈孙为湖广平章，尝与秃忽鲁同在大宗正，素知其贤，举以自辅，遂授资德大夫、湖广右丞。时湖南、北盗贼乘舟纵横劫掠，哈刺哈孙患之，秃忽鲁曰：“树茂鸟集，树伐则散，戮一人足矣。”盗首乔大使者，居九江，郡守曳刺马丹取赂蔽之，遣使擒以来，狱成，杀而令诸市，群盗顿息。湖南宣慰张国纪创征夏税，民弗堪，秃忽鲁屡请罢之。

至元二十九年，辰州蛮叛，副枢刘国杰、金院唆木兰往讨之，不利，移文索辰、澧、抚民问弩士三千，哈刺哈孙以民弗习战，强之徒伤吾民，弗许。秃忽鲁曰：“兵贵训练，乃可用

也。汉军不习弩，因蛮攻蛮，古所利。”遂与之，果以此获胜。

成宗即位，迁江浙右丞。适岁旱，方至而雨，民心大悦。未几，平章不忽木卒，帝思之，间近侍曰：“群臣孰有似不忽木者？”贺伯颜对曰：“秃忽鲁其人也，且先帝所知。”遂驿召还，赐雕鞍、弓矢，俄迁枢密副使。

大德七年卒，年四十八。赠推忠翊亮佐理功臣、荣禄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柱国、大司徒、赵国公，谥文肃。

子山僧，仕至晋宁路总管。

唐仁祖

唐仁祖字寿卿，畏兀人。祖曰唐古直，子孙因以唐为氏。初，畏兀举国效顺，庸古直时年十七，给事太祖，因属之睿宗，曰：“唐古直可任大事。”睿宗未及用，庄圣皇后擢为札鲁火赤。父驥，豪爽好射猎。世祖即位，命驥为裕宗潜邸必阁赤，升达鲁花赤。

仁祖少颖悟，父没，母教之读书，通诸方语言，尤邃音律。中统初，诏诸贵胄为质，帝亲阅之，见仁祖曰：“是唐古直孙邪？聪明无疑也。”俾习国字。

至元六年，中书省选充蒙古掾。

十六年，录囚平阳，平反冤滞免死者凡十七人。

十八年，授翰林直学士。时中书奏真定、保定两路钱谷逋负，屡岁不决，遣仁祖往阅其犍，皆中统旧案，亟还奏罢之。转工部侍郎、除中书右司郎中，拜参议尚书省事。

时丞相桑哥秉政，威焰方炽，仁祖论议不回，屡忤桑哥，人皆危之，仁祖自若也。迁工部尚书，桑哥以曹务烦剧特重困之，仁祖处之甚安。寻出使云中，桑哥考工部织课稍缓，怒曰：“误国家岁用”。亟遣惑驿骑追还，就见桑哥相府中，遽命直吏拘往督工，且促其期，曰：“违期必致汝于法。”左右皆为之惧。仁祖退，召诸署长从容谕之曰：“亟相怒在我，不在尔也。汝等勿惧，宜力加勉。”众皆感激，昼夜倍其功，期末及而办，乃罢。已而桑哥系狱，有旨命仁祖往籍其家。明日桑哥以左右之援得释，众见骇然，目仁祖曰：“怒虎之威，可再犯邪！”悉逾垣以窜，仁祖独不为之动，桑哥竟败。

二十八年，除翰林学士承旨、中奉大夫。辽阳饥，奉旨储近侍速哥、左丞忻都往赈，忻都欲如户籍口数大小给之，仁祖曰：“不可，昔籍之小口，今已大矣，可偕以大口给之。”忻都曰：“若要善名，而陷我于恶邪！”仁祖笑：“吾二人善恶，众已的知，岂至是而始要名哉！我知为国恤民而已，何恤尔言。”卒以大口给之。俄除通奉大夫、将作院使。

成宗即位，尊大母元妃为皇太后，以仁祖善书，特敕书册文。复奉诏督工织丝像世祖御容。越三年告成。

大德五年，再授翰林学士承旨、资善大夫、知制诰兼修国史，以疾卒，年五十三。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洹国公，谥文贞。

子恕，初授奉训大夫、寿武库提点。至大中，迁翰林待制，后累迁至亚中大夫、侍仪使。

朵儿赤

朵儿赤字道明，西夏宁州人。父翰扎箠，世掌其国史。初守西凉，率父老以城降，太祖有旨副撒都忽为中兴路管民官。国兵西征，运饷不绝，无毫发私，时号曰满朝清。世祖即位，翰扎箠寝疾卒。遗奏因高智耀以进，请谨名爵、节财用，帝嘉纳焉。

朵儿赤年十五，通古注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尚书》。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，欲试用之，召见于香阁，帝曰：“朕闻儒者多嘉言。”朵儿赤奏曰：“陛下圣明仁智，奄有四海，唯当亲君子，远小人尔。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，惟陛下察焉。”帝曰：“朕于廷臣有戆直忠言，未尝不悦而受之；违忤者，亦未尝加罪。盖欲养忠直，而退谀佞也。汝言甚合朕意。”因问欲何仕，朵儿赤对曰：“西夏营田，实占正军，倘有调用，则又妨耕作。土脊野扩，十未垦一。南军屯聚以来，子弟蕃息稍众，若以其成丁者，别编入籍，以实屯力，则地利多而兵有余矣。请为其总管，以尽措画。”帝可之，乃授中兴路新民总管。至官，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，塞黄河九口，开其三流。凡三载，赋额增倍，就转营田使。秩满入觐，帝大悦，升潼川府尹。时公府无禄田，朵儿赤乃以官旷地给民，视秩分亩，而薄其税。潼川仕者有禄，自此始。

未几，台臣奏为云南廉访副使。时云南诸蛮叛，僚佐悉称故而去，朵儿赤独居守。又八月，省臣大惧，归符印欲遁，朵儿赤乃白于梁王，得檄而后出。迁山南廉访副使，未几，复调云南廉访使。会行省丞相帖木迭儿贪暴擅诛杀，罗织安抚使法花鲁丁，将置于极刑，朵儿赤谓之曰：“生杀之柄，系于天子，汝以方面之臣而专杀，意将何为？小民罹法，且必审覆，况朝廷之臣耶！”法花鲁丁竟获免，寻复其官。夔夷与蛮相仇杀，时省臣受贿，助其报仇，乃诈奏蛮叛，起兵杀良民。朵儿

赤奏劾，竟废之。年六十二，卒于官。

子仁通，为云南省理问。

天历二年三月，云南诸王与万户伯忽等叛，仁通率官军抗之，没于阵。

和尚

和尚，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。祖哈刺察儿，率所部归太祖。父忽都思，膂力过人。岁壬辰，从睿宗破金大将合达军于钧州三峰山，以功赐号拔都鲁。甲午，金亡。乙未，授管军百户，从攻宋唐、邓、颖、蔡、襄阳、郢、复、信阳、光等州，屡立战功。辛亥，赐名马、文锦、白金、甲冑、弓矢。乙卯，从攻汉上铁城寨，殁于军，赠竭忠宣力功臣、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、上护军、沅国公，谥武愍。

和尚袭父职。己未，从世祖攻鄂州。

中统三年，李璫叛，从国兵讨之，战老僧口，斩获甚众，升阿刺罕万户府经历。

至元五年，攻襄阳、军务繁剧，赞画一有方，都元帅阿术荐其才可大用。

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渡江，与宋军战于柳子、鲁湫、新滩、沌口，伯颜上其功，世祖嘉奖不已。

十三年，从平章阿里海牙攻拔岳州，取沙市。至江陵，宋安抚使高达城守拒战，和尚直抵城下，谕以祸福，达遂开门出降，以功升行省郎中。从国兵围潭州，潭守臣李莆坚守，攻之三月不下。

十三年，城破、芾死。诸将利于虏略，欲屠其城，和尚宣

言曰：“拒我师者，宋将耳。其民何罪。既受其降，即是吾民，杀之何忍。且今列城多未附，降而杀之，是坚其效死之心也。”左丞崔斌曰：“郎中言是。”平章阿里海牙意亦与合，遂从之。一城之人，赖以全活。由是湖南诸郡，闻风皆下。世祖闻之，赏赐加厚，改行省断事官。

徇地广西，督前军攻破静江，遂兼行宣抚事。广西平，授太中大夫、常德路达鲁花赤，以治最闻，擢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时阿里海牙恃功颇骄恣，和尚劫奏不少贷。迁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浙西，宋故都。民众事繁，在职惟务镇静，人服其知大体。卒于官，年四十九。赠宣忠守正功臣、银青荣禄大夫、司徒、上柱国，追封沅国公，谥庄肃。子千奴。

千奴以御史大夫月鲁那延荐，入见大安阁，世祖念其功臣子，即以其父官授之，拜武德将军、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时江浙行中书省、行御史台皆治杭，千奴上言：“行省专控江浙，在杭为宜。行台总镇江南、不宜偏在杭。且两大府并立，势逼则事窒，情通则威褻，盍移行台于要便之所。”后数年，遂移行台于江东。迁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。

二十六年，加明威将军，迁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。时桑哥秉政揽权，势焰熏灼，人莫敢言。千奴乘间入朝，见帝于柳林，极陈其罪状，帝为之改容。未几，桑哥伏诛，又上言其党犹布中外，宜早处分。改立肃政廉访司，进广威将军，授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。

三十一年，迁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，丁祖母忧，服阙。东平、大名诸路有诸王牧马草地，与民田相间，互相侵冒，有司视强弱为予夺，连岁争讼不能定。乃命起千奴治之，其讼遂息。

大德二年，授太中大夫、建康路总管，未行，奉诏使淮

东、西问民疾苦，察官吏能否。干奴勤于咨访，兴利除害，还奏军民便宜三十事，多见采用。历江西湖东、江南湖北两道廉访使，时中书平章伯颜等固位日久，党与众盛，所任之人，徇情弄法，纲纪渐坏。干奴摭其实，上于宪台以闻，伯颜等皆被黜。前后七持宪节，刚正不挠，闻朝廷事有不便，必上章极论，未尝以内外为嫌。

七年，授嘉议大夫、大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府尹。驭吏治民有方，以暇日正街衢，表里巷，国学兴工，尤尽其力。俄进通议大夫、同金枢密院事。上疏言：“蒙古军在山东、河南者，往戍甘肃，跋涉万里，装橐鞍马之资，皆其自办、每行必鬻田产，甚则卖妻子。戍者未归，代者当发，前后相仍，困苦日甚。今边陲无事，而虚殫兵力，诚为非计，请以近甘肃之兵戍之。而山东、河南前戍者，官为出钱，赎其田产妻子，庶使少有瘳也。”诏从之。未几，迁参议中书省事，赞决机务，精练明敏。凡干禄之人由他道进者，一切不用，时论翕然称焉。

成宗崩，迎仁宗于潜邸，奉武宗即位，危疑之际，弥纶补益之功为多。拜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商议枢密院事、左翼万户府达鲁花赤，提调屯田事。赐玉带。

延祐五年，乞致仕，帝悯其衰老，从其请，仍给半俸终其身。退居濮上，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，聚书万卷，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，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。有司以闻，赐额历山书院。家居七年而卒，年七十一。赠推忠辅治功臣、光禄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上柱国，追封卫国公，谥景宪。

子龙宝，监察御史；寿童，洪泽屯万户，早卒；不兰奚，南台御史；观音保，袭洪泽屯万户；孛颜忽都，起进士知郑州，以治行第一，入为翰林国史院经历。

刘容

刘容字仲宽，其先西宁青海人。高祖阿华，西夏主尚食。西夏平，徙西宁民于云京。容父海川，在徙中，后遂为云京人。

容幼颖悟，稍长，喜读书。其俗素尚武，容亦善骑射，然弗之好也。中统初，以国师荐，入侍皇太子于东宫，命专掌库藏。每退直，即诣国子祭酒许衡，衡亦与进之。

至元七年，世祖驻蹕镇海，闻容知吏事，召至，命权中书省掾。事毕复前职，以忠直称。

十五年，奉旨使江西，抚慰新附之民。或劝其颇受送遗，归赂权贵人，可立致荣宠，容曰：“剥民以自利，吾心何安。”使还，惟载书籍数车，献之皇太子。忌嫉者从而谗之，由是稍疏容，然容亦终不辩。会立詹事院，容上言曰：“太子天下本，苟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辅翼之，使倾邪侧媚之徒进，必有损令德。”闻者是之。俄命为太子司议，改秘书监。

未几，出为广平路总管。富民有同姓争财产者，讼连年不决，容至，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，得其实，立断之，争者遂服。皇子云南王至汴，其达鲁花赤某欲厚敛，以通贿于王，容请自往，乃减其费。后以疾卒于官，年五儿。

迦鲁纳答思

迦鲁纳答思，畏吾儿人，通天竺教及诸国语。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荐于世祖，召入朝，命与国师讲法，国师西番人，言语不相通。帝因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，及言与

字，期年皆通。以畏吾字译西天、西番经论，既成，进其书，帝命镂版，赐诸王大臣。西南小国星哈刺的威二十余种来朝，迦鲁纳答思于帝前敷奏其表章，诸国惊服。

朝议兴兵讨退国、罗斛、马八儿、俱蓝、苏木都刺诸国，迦鲁纳答思奏：“此皆蕞尔之国，纵得之，何益？兴兵徒残民命。莫若遣使諭以祸福，不服而攻，未晚也。”帝纳其言。命岳刺也奴、帖灭等往使，降者二十余国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丞相桑哥奏为翰林学士，帝曰：“迦鲁纳答思之官，非汝所当奏也。”既而擢翰林学士承旨、中奉大夫、遣侍成宗于潜邸，且俾以节饮致戒。成宗即位，思其忠，迁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；怜其老，命乘车入殿。仁宗即位，廷议汰冗官，独迦鲁纳答思为司徒如故，仍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玉鞍一。是年八月卒。

阔里吉思

阔里吉思，蒙古按赤歹氏，曾祖八思不花，从攻乃蛮、钦察、兀罗思、马扎儿、回回诸国，常为先锋破敌，太祖嘉之，赐以虎符。及谕降丰州、云州，擢充宣抚使。祖忽押忽辛袭职，佩虎符。宪宗尝语之曰：“汝所佩金符旧矣，何以旌世功。”命改制，以赐之。

中统三年，改河中府达鲁花赤，卒。父药失谋，擢襄阳统军司经历，改宿州达鲁花赤，皆不拜。枢密副使孛罗、御史中丞木八剌引见世祖，奏曰：“此忽押忽辛子也，乞以其祖父虎符授之。”擢中顺大夫、金刚台达鲁花赤。继改光州。屡迁安东州、河中府及温州、潞州、以建康路达鲁花赤致仕。

阔里吉思初以宿卫，充博儿赤。至元二十五年，擢朝列大夫、司农少卿、赐金束带。迁中议大夫、司农卿。升资善大夫、司农卿。拜荣禄大夫、行湖广平章，将兵讨海南生黎诸峒寨。

又明年，平之。师还，征入见，赐玉束带、金银、币帛、弓矢、甲青，及宝钞、鞍勒，得旨还镇。成宗即位，入见，赐海东青鹤、白鹤各一，及衣服有差。

大德二年，改福建行省平章。未几，以福建隶江浙，改福建道宣慰使、都元帅。升征东省平章政事。高丽刑政无节，官冗民稀，阔里吉思因悉加裁正以闻。有旨，征入见，俾条析便民事宜。

大德五年，复拜湖广平章。逾年，改陕西，以目疾还京师。加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、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相，卒年六十六。

子完泽，湖广右丞，征广西贼，卒于军。

小云石脱忽怜八丹附

小云石脱忽怜，畏吾人，仕其国为吾鲁爱冗赤，犹华言大臣也。太祖时，与其父来归。从征回回国还，事睿宗于潜邸。真定，睿宗分地，以为本路断事官。

子八丹，事世祖为宝儿赤，鹰房万户。从征哈刺张有功，赐男女各一人、金一铤，及银瓮等物。征阿里不哥，战于昔门秃，日三合，杀获甚众，赐金一铤。后以鹰房万户从裕宗北征，至镇海你里温，赐银椅及钞一万五千贯，命归守真定。

未几，命行省扬州，八丹辞曰：“臣自幼未尝去陛下，愿

留侍左右。”改隆兴府达鲁花赤，遥授中书右丞，谕之曰：“是朕旧所居，汝往居之。”八丹又辞，帝不允。居三年，海都叛，奉旨从甘麻刺太子往征之，师还，以功赐金一铤。卒赠银青光禄大夫、司徒。

子阿里，鹰房干户；石得，安西王相府官；德眼，汝定府达鲁花赤；阿散，甘肃行省平章政事；腊真，由会同馆使同知通政院，有政迹，官至荣禄大夫、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兼翰林学士承旨、迈政院使，卒。子察乃，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察乃子十人；老章，知枢密院事；撒马篤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
斡罗思

斡罗思，康里氏。曾祖哈失伯要，国初款附，为庄圣，太后宫牧官。祖海都，从宪宗征钓鱼山，殁于阵。父明里帖木儿，世祖时为必阁赤，后为太府少监。

斡罗思，至元十九年为内府必阁赤。

二十一年，拜监察御史。迁云南行省理问，领云南王府事。后以忤桑哥被讟，籍其家，唯金玉带各于、黄金十两、皆上所赐者。乃以公用系官孳畜，加之罪，帝曰：“口腹之事，其寢之。”

二十六年。置八番罗甸宣慰司，进嘉议大夫、宣慰使。时诸蛮叛服不常，斡罗思平之，乃立官抚等司以守焉。

二十八年，平杨都要等。九月，进中奉大夫，锡虎符。

明年，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、都元帅，赐三珠虎符。

大德六年，授通奉大夫、罗罗思宣慰使，兼管军万户。进

正奉大夫。武宗立，召还，授资善大夫、中书左丞，领武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大都屯田府事。寻进荣禄大夫、中书右丞，兼翰林国史承旨，仍领武卫屯田。屡奉旨赐赀产第宅，固辞。迁四川行省平章政事。

至大二年，召还，以瘴疠卧病不起。皇庆二年卒，年五十有六。赠光禄大夫、益国公。

子博罗普化，初直宿卫，为速古儿赤。至大元年，为翰林侍讲学士，以父疾归侍。

延祐四年，复入侍为速古儿赤扎撒孙。

至治元年，为速古儿赤五十人之长，兼领皇后宫宝儿赤。

二年，袭授河南府同知。子察罕不花，领其所掌宿卫。

天历元年，见文宗于汴，入直宿卫，为温都赤。拜监察御史，继迁御史台经历、中书右司郎中。授中宪大夫、隆禧总管府副达鲁花赤。

朵罗台

朵罗台，唐兀氏。祖小丑，太祖既定西夏，括诸色人匠，小丑以业弓进，赐名怯延兀兰，命为怯怜口行营弓匠百户，徙居和林，卒。父塔儿忽台袭职。阿里不哥叛，塔儿忽台从战于失亩里秃之地，死之。

朵罗台从万户也速斛儿、玉哇赤等累战有功，授前卫亲军百户。积官昭信校尉、芍陂屯田千户所达鲁花赤，后以疾退。

朵罗台之弟阔阔出，亦业弓，尝献所造弓，帝称善，问其父何名，阔阔出对曰：“塔儿忽台，臣之父也。”帝见其状貌魁伟，且问其能射乎？左右对曰：“能。”试之，果然。遂命

为近侍。

明年，武备寺臣复以其弓献，且奏用之。帝曰：“孔子言三纲五常。人能自治，而后能治人；能齐家，而后能治国。汝可以此言谕之，而后用之。”俄擢为大同路广胜库达鲁花赤。广胜者，贮兵器之所。时总管唐冗海牙以库作公署，置甲仗于虚廩中，多被虫鼠之害，阔阔出言于帝，复之，且责其偿兵器之既坏者。使者薛绰不花、纳速鲁丁以檄取鹰房军衣甲弓矢若干，阔阔出责其入文书，领去。时宪副速鲁蛮令毋入文书，且命有司封钥其库，将点视之，阔阔出不从。事闻，帝命笞速鲁蛮，罢之。

大德元年，升大同路武州达鲁花赤，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。又监建州、利州，改剑四川道廉访司事，拜监察御史，累官中大夫、大宁路总管，卒于官。

朵罗台之子脱欢，初直宿卫，历御史台译史，拜监察御史。迁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、四川廉访司佥事、枢密院都事，升断事官。其在四川时，尝上疏曰：“内外修寺，虽支官钱，而一椽一瓦，皆劳民力，百姓嗟怨，感伤和气。宜且停罢，仍减省供佛饭僧之费，以纾国用。如此则上应天心，下合民志，不求福而福自至矣。回回户计，多富商大贾，宜与军民一体应役，如此则赋役均矣。为国以善为宝，凡子女、玉帛、羽毛、齿革、珍禽、奇兽之类，皆丧德丧志之具。今后回回诸色人等，不许赍宝中卖，以虚国用，违者罪而没之。如此则富商大贾无所施其奸伪，而国用有畜积矣。”其辞恳直剝切，当时称之。

也先不花

也先不花，蒙古怯烈氏。祖曰昔剌斡忽勒，兄弟四人，长曰脱不花，次曰怯烈哥，季曰哈刺阿忽刺。方太祖微时，怯烈哥已深自结纳，后兄弟四人皆率部属来归。太祖以旧好，遇之特异他族，命为必阁赤长，朝会燕飧，使居上列。昔剌斡忽勒早世，其子孛鲁欢幼事睿宗，入宿卫。宪宗即位，与蒙哥撒儿密赞谋议、拜中书右丞相，遂专国政。赐真定之束鹿为其食邑。

至元元年，以党附阿里不哥论罪伏诛。子四人：长曰也先不花；次曰木八刺，初立御史台，为中丞；次曰答失蛮，累官至银青光禄大夫；次曰不花帖木儿，拜荣禄大夫、四川省平章政事。

也先不花初世其职，为必阁赤长。裕宗封燕王，世祖命也先不花为之傅，且谓之曰：“也先不花，吾旧臣子孙，端方明信，闲习典故，尔每事问之，必不使尔为不善也。”

二十三年，拜上柱国、光禄大夫、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时阿郎、可马丁诸种焚夷为变，讨平之。遂立登云等路、府、州、县六十余所，得户二十余万，官其酋长，定其贡税，边境以宁。

大德二年，迁湖广行省平章。为政不怒而威，不察而明。大事集议，众论不齐，徐决一言，切中事理，咸出人意表。会汴梁行省有妖狱，飞语连湖广平章政事刘汉杰、右丞燕公楠、朝廷译召二人者入。二人与也先不花尝有违言，也先不花急遣使附奏，明其无他，二人皆得释。

八年，迁平章河南行省，河决落黎堤，势甚危，督有司先

士卒以备之；汴以无患。

九年，进拜上柱国、银青荣禄大夫、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，赏赐无虚月，方面以安。

至大二年卒。

天历二年，赠推忠守正佐运翊戴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恒阳王、谥文贞。子五人：曰亦怜真，曰秃鲁，曰答思，曰怯烈，曰按摊。

亦怜真，事裕宗于东宫，为家令。累拜银青荣禄大夫、湖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。

延祐元年卒。

天历元年，赠推诚辅治宣化保德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武昌王，谥忠定。

秃鲁，历事四朝，起家宗正府也可扎鲁花赤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右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傅、录军国重事，薨。

天历二年，赠怀忠秉义昭宣弼亮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广阳王。

答思，仕至资德大夫、湖南宣慰使。怯烈，仕至中政使。

按摊，事成宗，袭长宿卫，有旨给七乘传，使往侍其父也先不花于湖广。诸道宪司以按摊孝行闻，拜中奉大夫、海北海南道宣慰使、都元帅。海康与安南、占城诸夷按境，海岛生黎叛服不常；按摊威望素著，夷人帖服，生黎王高等二十余洞，皆愿输贡税。在镇期年，以省亲辞去。

至大二年，拜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，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。未几，奔父丧于武昌，以哀毁致疾卒。

天历二年，赠秉义效忠著节佐治功臣、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追封特进赵国公、中书左丞相，谥贞孝。子阿荣，由宿卫起家，湖南道宣慰副使，历拜奎章阁大学士、荣禄

元史

·2081·

大夫。太禧宗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。

元史卷六十九 列传第二十二

铁哥术	塔 出	塔里赤	塔海帖木儿
口儿吉	忽 都	孛儿速	月举连赤海牙
阿答赤	明安	忽林失	失刺拔都儿
彻 里	曷刺	乞 台	脱因纳
和 尚			

铁哥术，高昌人。世居五城，后徙京师。曾祖父达释，有谋略，为国人所信服。太祖西征，高昌国主惧，以锦衣、白貂帽召达释与谋。达释知天命有归，劝其主执贽称臣，以安其国，由是号为尚书。太祖班师，诸王言于帝曰：“达释之子野里术骁勇善战，所将部落又强大。闻其人每思率众效顺而未有有机便，盍致之乎？”太祖是其议，即诏给驿马五百，迎与惧来。即至，引见，甚器重之。丙午，太祖西征，野里术别从亲王按只台与敌战有功，甚见亲退。王方以絳盖障日而坐，及闻野里术议事，喜见颜色，称善久之，既退，撒其盖送之十里。遂得兼长四环卫之必阁赤。壬辰，从国兵讨金，以战功最多，赏赉优渥。甲午，副忽都虎籍汉户口，筹其赋役，分诸功臣以地，人服其敏。

铁哥术，野里术长子也，尤沉鸷有才。尝有拥兵叛者，铁哥术率族人与战于鱼儿冻。时军兴，薄檄繁急，铁哥术一以其

国书识之，无遗失者，帝甚嘉焉。至元中，擢为隶棣州达鲁花赤，迁镡安府达鲁花赤。适土人蔡知府者以众叛，铁哥术率众先登，冒矢石，身被数枪，犹战不已，遂讨平之。主将怒，将屠其城。铁哥术请曰：“叛者蔡知府数人而已，城中之人何预焉。盍诛其党与而止，毋令滥及非辜。”主将亮其诚恳，城遂得全。累官至嘉议大夫、婺州路达鲁花赤，所在咸著政迹。

大德己亥卒，成宗敕其孙海寿载其柩归葬京师，赠荣禄大夫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；封云国公，谥简肃。子四人：义坚亚礼，幼给事裕宗宫。

至元十五年，为中书省宣使。尝使河南，适汴、郑大疫，义坚亚礼命所在村郭构室庐，备医药，以畜病者，由是军民全活者众。迁直省舍人。承中书檄征考上都储玳，及还，帝赐锦衣貂裘一袭，以旌其能。出为湖州路达鲁花赤，卒于官。月连术，同知安陆府事。八扎，同知宣政院事。孙九人，海寿，义坚亚礼于也。由宿卫世祖朝累官至太中大夫、杭州路达鲁花赤，招复流民有恩惠。卒，赠翰林直学士。封范阳郡侯，谥惠敏。

塔出

塔出，布兀刺子也。幼孤，长善骑射。

至元元年，入侍世祖，占对多称旨，赐以宝货衣物。

四年，给以察罕食邑赋税之半，又还其所俘逋户三人。

七年，降金虎符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山东统军使，镇莒、密、胶、沂、郯、邳、宿、即墨等城，设方略，谨斥候，宋人不敢北向。

九年，诏更统军司为行枢密院，改金枢密院事。数将兵攻下濒淮堡栅，略地涟海，获人畜万计。宋人蒋德胜来降，塔出表言宜加赏赉以劝来者，于是赐黄金五十两，白金倍之。

十年，改金谁西等处行枢密院事，城正阳以扼淮海诸州兵。宋陈奕率安丰、庐、寿等州兵数挠其役，塔出选精锐日数十战，奕遁去，卒城正阳。宋人复造战舰于六安，欲攻正阳，塔出询知之，率骑兵焚其舰。馈饷久不继，出兵据险，潜取安丰麦以饷军，宋兵壁横河口，塔出将奇兵大破之。

十一年，朝议：“淮上诸郡，宋之北藩，城坚兵精，攻之不可猝下，徒老我师。宜先渡江剪其根本，留兵淮甸绝其救援，则长江可乘虚而渡也。”于是以塔出为镇国上将军、淮西行省参知政事，帅师攻安丰、庐、寿等州，俘生口万余来献，赐葡萄酒二壶，仍以曹州官园为第宅，给城南闲田为牧地。

宋夏贵帅舟师十万围正阳，决淮水灌城，几陷，帝遣塔出往救之。道出颍州，遇宋兵攻颖，戍卒仅数百人，盛暑，塔出即发公库弓矢，驱市人出战，预度颖之北关攻易破，乃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。是夜，宋人果焚北关，火光属天，塔出率众从暗中射之，矢下如雨，宋军退走至沙河，大破之。溺死者不可胜计。明日，长驱直走正阳，时方霖雨，突围入城，遂坚壁不出。俄复开霁，与右丞相阿塔海分帅锐师以出，渡淮至中流，皆殊死战，宋军大溃，追数十里，斩首数千级，夺战舰五百余艘，遂解正阳之围。塔出乃上奏：“方事之殷，宜明赏罚，俾将士有所惩劝。”帝纳其言，颁赏有差。秋八月，淮西行省复为行院。塔出引兵汲淮，屯庐、扬间。

十二年，从丞相伯颜以舟师与宋军战，宋军大溃，其臣贾似道奔扬州，遂分兵四出，克池州，取太平，顺流东下，至建康、丹徒、江阴、常州，皆望风迎降。时扬州未附，谍告扬州

人将夜袭丹徒，守将乞援，塔出设伏以待，扬州军果夜至，塔出扼西津邀击之，杀获溺死者甚众。入朝，帝赐玉带旌其功，授淮东左副都元帅，仍佩金虎符。

十三年，加通奉大夫、参知政事，领淮西行中书省事。时沿淮诸州新附，塔出禁侵掠，抚疮痍，练士卒，备奸宄，境内帖然。俄迁江西都元帅，征广东，塔出宣布恩信，所至溪峒纳款，广东遂平。

十四年，加赐双虎符，为江西宣慰使。宋益王昷、广王昺走保岭海，复改江西宣慰司为行中书省，迁治赣州，授塔出资政大夫、中书左丞，行中书省事。

十五年，以二王事入议。帝命张弘范、李恒总兵进讨，塔出留后，以供军费。初江西甫定，帝命隳其城，塔出即表言：“豫章诸郡皆濒江为城，霖潦泛滥，无城必至垫溺，隳之不便。”帝从之。降附之初，有谋畔者，既败获矣，塔出谓同僚曰：“抚治乖方之所致也，中间岂无诖误。”止诛其渠魁，尽释余党。瑞州张公明诉左丞吕师夔谋为不轨，塔出廉知其诬，曰：“狂夫欲胁求货耳，若以矇昧言遽闻之朝廷，则大狱兹兴，连及无辜。且师理既居相职，讵肯为狂妄之事！若迟疑不决，恐彼惊疑，反生异谋。”乃斩公明而后闻，帝是之。

十七年，入觐。赐劳有加，复命行省于江西，寻以疾卒于京师，时年三十七。妻明理氏，以贞节称，旌其门闾。

二子：长宰牙，袭爵中奉大夫、江西宣慰使；次必宰牙，仕至征东行中书省左丞，妻伯牙伦，泰安郡武穆王孛鲁欢之女，亦守义有贤行。

塔里赤

塔里赤，康里人。其父也里里白，太祖时以武功授帐前总校，奉旨南征至洛阳，得唐白乐天故址，遂家焉。

塔里赤幼颖异，好读书，尤善骑射。袭父职，参佐戎幕，调度军马，动合事宜。行省奏充断事官。时南北民户主客良贱杂糅，蒙古军牧马草地互相占据，命塔里赤至其地理之，军民各得其所，由是世祖知其能。俾领蒙古军围樊襄，塔里赤躬冒矢石，所向摧陷，樊城破，襄阳降。从丞相伯颜渡江，驻临安，寻命平章奥鲁赤等分为六路，追袭宋二王。塔里赤领军至福建，所过秋毫无犯，降者如归，宋都统陈宗荣率众来降。以功迁福建招讨使。

时诸郡盗起，其最盛者陈吊眼，拥众五万，陷漳州；行省承制命塔里赤为闽广大都督、征南都元帅，总四省军，复漳州，生擒陈吊眼戮于市，余党悉伏诛。继从征交趾，击败黄圣许等，积功加镇国上将军、三珠虎符、广西宣两江道宣慰使都元帅。贺州盗起，塔里赤讨平之。改福建宣慰使，又改浙东。金疮发卒，赠辅国上将军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、护军，追封临安郡公。

子二人：脱脱木儿，邵武汀州新军万户府达鲁花赤；万奴，广西慰使都元帅。

塔海帖木儿

塔海帖木儿，答答里带人。其先在太祖时事国王木华黎，

将左手大万户下蒙古军，镇太原以西八州。破金将王公佐军，斩公佐。从攻陕右，征河西，灭金，皆有功，赐种田户二百七十。曾祖忒木勒哥嗣，从都元帅塔海绀卜征蜀，死于兴元。祖扎刺带嗣。扎刺带卒，父拜答儿尚幼，从祖扎里、答术相继袭其职。扎里从都元帅大答征蜀，以所统军二百人破宋军于巴州，斩首三百级，生擒五十余人。答术以西川行枢密院檄领兵三千人救碭门，大败宋军，斩首三百余级，俘百余人以归。拜答儿既长，始以父官从行省也速带儿征建都，死军中。

塔海帖木儿袭父职，初从行院忽敦围嘉定，嘉定降。进围重庆，守将张珩出师迎敌，塔海帖木儿力战陷阵，功最多。

十五年，又以都鲁军二百人破宋军于白水江，夺战船一，俘其众十三人。升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。从也速答儿征亦奚不薛，又从征都掌蛮，皆以为前锋，杀获甚众。

九溪蛮、散猫、大盘蛮尚木的世用等叛，从行省曲立吉思帅师往讨，皆擒之，及杀其酋长头狗等。也速答儿、药刺罕率兵万人会云南兵讨乌蒙蛮，至闹灶，其酋长阿蒙率五百余众奔麻布蛮地，塔海帖木儿以四百人造至山箐中，大败之，擒阿蒙以归。

二十六年，又从也速答儿西征，不知所终。口儿吉

口儿吉，阿速氏，宪宗时，与父福得来赐俱直宿卫，领阿速军二十户。世祖时，口儿吉以百户从元帅阿术伐宋有功，赐以白金等物。宋平，命充大宗正府也可扎鲁花赤。领阿速军从征海都，以功授上赏。师还，成宗命宣抚湖广等处，访求民瘼，还仍旧职。至大元年，武宗命充，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，进阶广威将军。四年，卒。

子的迷的儿，由玉典赤改百户，领阿速军，从指挥玉爪失征叛王乃颜，却金刚奴军于砾宝直之地，降哈丹、秃鲁干，累

以功受赏。至大四年，袭父职，授明威将军、阿速亲军都指挥使。子香山，事武宗、仁宗，直宿卫。天历元年九月，兵兴，从战宜兴，击杀敌兵七人，自旦至暮，却敌兵凡一十三处。以功赐金带一，授左阿速卫都指挥使。

忽都忽都，蒙古兀罗带氏。父孛罕，事太祖，备宿卫。太宗时为镇西行省，领蒙古、汉军从攻河中、潼关、河南，与拜只思、扎忽歹、阿思兰攻秦巩及仁和诸堡，又与拜只思守京兆。岁乙未，授左手万户，从都元帅答海钳出征，卒军中。

宪宗命忽都将其军从都元帅大答攻巴州，又从都元帅纽璘渡马湖江，破宋叙州兵于老君山下。

中统元年，宋将以舟师二千犯成都新津，忽都逆击败之，斩首百五十级。

至元元年，授蒙古汉军总管。

二年，从都元帅百家奴败宋将夏贵于怀安。

五年，卒。

子扎忽带，时在宿卫，弟忽都答立袭其职。忽都答立卒，札忽带嗣，为千户，从行枢密院围重庆。重庆守张珏遣劲兵数千出挑战，札忽带力战大破之。回军围泸州，未下，行枢密院遣入朝计事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。复还攻泸，登城，与泸兵博战而死。子阿都赤嗣。

孛儿速

孛儿速，脱脱忒氏。世祖时直宿卫，扈驾征哈刺章还，帝驻蹕高阜，见河北有驾舟而来者，顾谓左右曰“是贼也，奈何？”字思速进曰：“臣请御之。”即解衣名渡，挥戈刺死舟尾二人，

拿其舟就岸，舟中之人仓惶措，帝命左右悉擒之。哈刺章平，以功论赏。

子答答呵儿，从征孛可有功，由宿卫升武德将军、揭只揭烈温干户所达鲁花赤。从征叛王乃颜、也不干等，奋戈击死数人。擒也不干，收其所管钦察之民。武宗时，进怀远大将军、元帅，卒。月举连赤海牙月举连赤海牙，畏兀儿。从宪宗征钓鱼山，奉命修刳药以疗师疫，赏白金五十两。继从术太子满哥都征云南，战数胜。

中统三年，火都暨答离叛，领兵与讨平之。至元十

二年，佩虎符，为陇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死朗孙火石颜谋乱，从皇太子安西王往镇之，皇太子赐以白金五两。

十五年，与伯速带平土鲁，皇子复赐金衣腰带金碗，且以其功闻。

十七年，进宫嘉议大夫，仍居旧职。二十年，进中奉大夫、四州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寻以疾归秦州。大德八年卒。至顺中，赠推忠宣力定远功臣、资善大夫、陕西行省左丞、护军，追封威宁公，谥襄靖。阿答赤阿答赤，阿速氏。父昂和思，宪宗时佩虎符为万户。

阿答赤扈从宪宗南征，与敌兵战于剑州，以功赏白银。阿里不哥叛，从也儿怯等征之，有功。世祖中统三年，从征李璫，身二十余战，累功授金符千户。丞相伯颜、平章阿术之平江南也，阿答赤皆在行中，著战功，殁于阵，帝怜之，特赐钞七十锭、白金五百两，为葬具，仍赐镇巢之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，命其子伯答儿袭职。

伯答儿从别急列迷失北征，与瓮吉刺只儿瓦台战于牙里伴朵之地，以功受上赏。寻进定远大将军、后卫都指挥使，兼有阿速卫事，将阿速军往征别失八里，与敌兵累战累捷。枢密臣

以其功闻，赏白金、貂裘、弓矢、鞍辔等，寻复以银坐椅赐之。子斡罗思。由宿卫升金隆镇卫都指挥使司事，赐一珠虎符。

天历元年，谕降上都军凡若干数，特赐三珠虎符，升本卫都指挥使。

明安

明安，康里氏。

至元十三年，世祖诏民之荡挤离居及僧道、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，令明安领之。明安岁扈贸也出入，克勤于事。

二十年，授定远大将军、中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明年，赐佩虎符，领贵赤军北。又明年，立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，命为本卫达鲁花赤。寻奉旨领蒙古军八千北征。明年，至别失八剌哈思之地，与海都军战有功。

二十六年冬十二月，别乞怜叛，劫取官站脱脱火孙塔刺海等，明安率众追击之。五战五捷，悉还之。至杭海，强民阔阔台、撒儿塔台等率众作乱，夺三站地，劫脱脱火孙，明安引兵又追击之。却其军。

二十七年秋七月，布四麻、当先别乞失、出春伯驸马、兀者台、朵罗台、兀儿答儿、塔里雅赤等掠四怯薛牛马畜牧，及劫灭烈太子昔博赤并斡脱、布伯各投下民殆尽。明安将兵追击于汪吉昔博赤之城，贼军败走，还所掠之民并获其牛马畜牧等以归。时出伯、伯都所领军乏食，奉旨以明安所获畜牧济之。

二十九年，以功升定远大将军、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

花赤。时别失八剌哈孙盗起，诏以兵讨之，战于别失八里秃儿古阁，有功，贼军再合四千人于忽兰兀孙，明安设方略与战，大败之。

大德二年，复将兵北征，与海都战。

七年，歿于军。子曰砧哥台，曰孛兰奚。

帖哥台，初为昭勇大将军、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及改充万户，则以其叔父脱迭出代之。帖哥台以万户改中卫亲军都指挥使，进银青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。子曰普颜忽里，曰善住。普颜忽里，怀远大将军、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善住，初直宿卫，历中书直省舍人、诸色人匠达鲁花赤。迁奉议大夫、佾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。天历元年九月，赐佩一珠虎符，从丞相燕帖木儿御敌檀州等处，又率其家人那海等一十一人，自出乘马与辽军战，却其军，俘八十四人以归。丞相嘉之。

孛兰奚，昭武大将军、中卫亲军都指挥使，积官银青荣禄大夫、太尉。子桑兀孙，中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桑兀孙卒，弟乞答海袭职。

忽林失

忽林失，八鲁剌解氏。曾祖不鲁罕罕札，事太祖，从平诸国，充八鲁剌思千户，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，重伤坠马，帝亲勒兵救之，以功升万户，赐黄金五十两、白金五百两，俾直宿卫，祖许儿台，年十五能驰射贼，以勇略称。从定宗钦察，为千户。领兵下西番。从世祖伐宋，至亳州，与宋人迎敌，败之。父瓮吉刺带，初为军器监官，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，以功

受上赏。俄奉旨使西域，籍地产，悉得其实。帝方欲大用之而卒。

忽林失初直宿卫，后以千户从征乃颜，驰马奋戈，冲击敌营，矢下如雨，身被三十三创，成宗亲督左右出其镞，命医疗之，以其功闻。世祖以克宋所得银瓮及金酒器等赐之，命领太府监。后以千户从皇子阔阔出出征，还，留镇军中。

后从成宗与海都、都瓦等战有功，成宗嘉之，特命为翰林承旨，俄改万户。与叛王斡罗思、察八儿等战，以功授荣禄大夫、司徒、赐银印。武宗尝曰：“群臣中能为国宣力如忽林失者实鲜，其厚赉之。”于是遣使召见。未几武宗崩，仁宗即位，念其旧勋。赏赉特厚。

子燕不伦，初奉兴圣太后旨，充千户。俄改充万户。代其父职。寻罢，归其父所受司徒印及万户符于有司，仍直宿卫。致和元年秋八月，在上都，思武宗之思，与同志合谋奉迎文宗。会同事者见执，乃率其属奔还大都。特赐龙衣一袭，命为通政院使。

天历元年九月，同丞相燕帖木儿败王禅等兵于红桥，又战于白浮，又战于昌平东，又战于石槽。帝嘉其功，拜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，以世祖常御金带赐之。

失刺拔都儿

失刺拔都儿，阿速氏。父月鲁达某，宪宗时领河速十人入覲，充阿塔赤，从世祖至哈刺之地，战数胜，兀里羊哈台以其功闻，赐所俘人一口以赏之，后以金疮发卒。

失刺拔都儿至自脱别之地，帝持赐白金、楮币、牛马等物。

至元二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南征有功，仍充阿塔赤。帝尝命放海青，曰：“能获新者赏之。”失刺拔都儿即援弓射一兔

二禽以献，赏沙鱼皮杂带及貂裘，且命于尚乘寺为少卿、于阿速为千户。

二十四年，授武略将军、管阿速军千户，赐金符。乃颜叛，从诸王和元鲁往征之，力战有功。乃颜平，帝赏以金腰带及银交床等。

二十五年，进武德将军、尚乘寺少卿，兼阿速千户。征哈答安等，败之，获其驼马等物。成宗嘉其功，以军二千益之。讨叛王脱脱，擒之，以功受赏。大德六年卒。

子那海产，袭其职。

至大二年，进宣武将军，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，赐三珠虎符。泰定二年，覃加明威将军。

彻里

彻里，阿速氏。父别吉八，在宪宗时从攻钓鱼山，以功受赏。彻里事世祖，充火儿赤。从征海都，奋戈击其前锋，官军二人陷阵，掖而出之，以功受赏。后从征杭海，获其牛马畜牧，悉以给军食。帝嘉之，赏钞三千五百锭，仍以分赉士卒。

成宗时，盗据博落脱儿之地，命将兵讨之，获三千余人，诛其酋长还。奉命同客省使拔都儿等往八儿胡之地，以前所获人口畜牧悉给其主。军还，帝特赐钞一百锭。武宗居潜邸，亦以银酒器赏之。至大二年，立左阿速卫，授本卫佾事，赐金符。

皇庆二年，从湘宁王北征，以功赐一珠虎符。

子失列门，直宿卫。致和元年秋八月，从知院脱脱木儿至潮河川，获完者八都儿、爱的斤等十二人。戮八人，执四人归

京师。复于宜兴遇失刺、乃马台等，迎战，奋戈击死二人，以功赏白金、楮币。

天历元年，从击秃满台儿之兵于两家店，杀其四人，复以功受赏。从战蓟州，又杀其四人。十一月，又迫杀十二人于檀子山，以功授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佾事。

曷刺

曷刺，兀速儿吉氏。至元九年，见世祖，诏入太官直。从讨叛王乃颜，赐白金、楮币、甲冑、囊驼、鞍马。以其才堪使远，成宗时使高丽，使和林、使江西、福建，不失使指。授忠勇校尉、中书直省舍人。出监息州，迁奉训大夫。武宗诏曰：“曷刺世祖旧臣，可授奉议大夫、都水监卿。”明年，加嘉议大夫。又明年，佩金虎符，兼直东水鞞鞞女直万户府达鲁花赤。延祐元年，特授资善大夫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仍监其军。三年，召还，特授荣禄大夫、大司农。卒，年六十三。赠推诚宣力保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蓟国公，谥安穆。

子不花，宿卫仁宗潜邸。及即位，特授中顺大夫、中书直省舍人，改客省副使，迁太中大夫、典瑞太监，改左司员外郎、参议中书省事，拜中奉大夫、中书参知政事，资德大夫、宣徽副使、同知宣徽事，改典瑞院使，兼世其父监军，佩金虎符，改翰林学士。至治元年，仍翰林学士，监军，领东蕃诸部奏事。

乞台

乞台，察台氏。至元二十四年为钦察卫百户，从土土哈征叛王失烈吉及乃颜有功，赐金符，升千户。从征忽刺出，战于阿里台之地。元贞二年，以疾卒。

子哈赞赤袭职，从创兀儿于魁烈儿之地，与哈答安战有功。

大德五年，从战杭海。从武宗亲征哈刺阿答。复从创兀儿征不别、八怜，为前锋，以功受赏赉。

皇庆二年，授金符，为千户。明宗居潜邸。延祐四年命从西征，与秃满帖木儿战于失刺塔儿马失之地，以功复受厚赏，居其地十五年。

天历二年，赐金府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同知大都督府事。卒。

脱因纳

脱因纳，答答叉氏。世祖时从征乃颜，以功受上赏。

大德七年，授钦察卫亲军千户所达鲁花赤。武德将军，赐金符。

八年，改太仆少卿。

十年，迁阿儿鲁军万户府达鲁花赤，赐金虎符，进阶怀远大将军。寻改中奉大夫、太仆少卿，仍兼前职。

至大二年，拜甘肃行尚书省参知政事。通奉大夫。

四年，入为太仆卿，升正奉大夫。

皇庆元年，授阿儿鲁万户府襄阳汉军达鲁花赤，仍领太仆卿。

延祐三年，拜资德大夫、甘肃行中书右丞。

至治二年，改通政使，转会福院使，寻复通政。

致和元年，分院上都。秋八月，为倒刺沙所杀。文宗即位，特赠宣力守义功臣、荣禄大夫、上柱国、中书平章政事，追封冀国公，谥忠景。

有子曰定童、只沈哈朗。定童袭父职，阿儿鲁万户府襄阳万户府汉军达鲁花赤，佩金虎符，明威将军。只沈哈朗，初授钦察亲军千户所达鲁花赤，佩金符，武略将军。改授朝列大夫、通政院副使，历同知，升院使，积宫中奉大夫。

和尚

和尚，蒙古乃蛮台氏。祖海速，充昔烈木干户所蒙古军百户。伯父兀鲁不花，初充蒙古军五十户。

至元七年，从昔烈木干户南征，以功命权百户，从金省阿速海牙攻樊城。

十一年，从攻新城，又从攻鄂东门，攻处州，屡立战功。二十五年，赐银符，授敦武校尉、后卫亲军百户。是年秋卒。父怯烈吉袭。怯烈吉卒，和尚袭。

至大三年，进忠翊校尉、后卫亲军副千户，赐金符。

延祐二年，江西宁都寇起，杀守土官吏，从元帅乞住等总兵讨之，生擒贼酋荣五九诛之，捣其巢穴。

致和元年八月，西安王以兵讨倒刺沙，命从丞相燕帖木儿擒乌伯都刺，分兵备御。

天历元年九月，从战通州，以功赏名马。从击犯红桥之兵，手戈刺死二人，败之，夺红桥；及纽邻泽大夫等力战于白浮，杀其四人。和尚白丞相曰：“两军相战，当有辨，今号纓

俱黑，无辨，我军宜易以白。”丞相然之。战于昌平栗园，杀二人。又与亚失帖木儿战于石槽，杀三人。十月，从击秃满台儿子檀州南桑口，败之。又从丞相追击其军于檀州之北，有功。十一月，命领八卫把总金鼓都镇抚司事。

元史卷七十 列传第二十三

哈刺哈孙 阿沙不花 拜 住

哈刺哈孙，斡刺纳儿氏。曾祖启昔礼，始事王可汗‘脱斡璘。王可汗与太祖约为兄弟，及太祖得众，阴忌之。谋害太祖。启昔礼潜以其谋来告，太祖乃与二十余人一夕遁去，诸部闻者多归之，还攻灭王可汗，并其众。擢启昔礼为千户，赐号答刺罕。从平河西、西域诸国。祖博理察，太宗时从太弟睿宗攻河南，取汴、蔡，灭金，赐顺德以为分邑，父囊加台，从宪宗伐蜀，卒于军。

哈刺哈孙威重，不妄言笑，善骑射，工国书，又雅重儒术。

至元九年，世祖录勋臣后，命掌宿卫，袭号答刺罕。自是人称答刺罕而不名。帝尝谕之曰：“汝家勋载王府，行且大用汝矣。”又语皇太子曰：“答刺罕非常人比，可善遇之。”

十八年，割钦，廉二州，益其食邑。

二十二年，拜大宗正。用法平允，审录冤滞，所活数百人。时相请以江南狱隶宗正。哈刺哈孙曰：“江南新附，教令未孚，且相去数千里，欲遥制其刑狱，得无冤乎。”事遂止。

二十八年，拜荣禄大夫、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台臣言其在宗正决狱平，即去，恐难其继者。帝曰：“湖广之地，朕尝驻

躅，非斯人不可。”遂行。时江湖问盗贼出没，剽取商旅货财。哈刺哈孙至，则发卒悉擒诛之，水陆之途始皆无梗。初，枢密置行院于各省，分兵民为二，奸人植党自蔽。后因入覲极陈其不便，帝为罢之。因问曰：“风宪之职，人多言其挠吏治，信乎？”对曰：“朝廷设此以纠奸慝，贪吏疾之，妄为谤耳。”帝然其言。

三十年，平章刘国杰将兵征交趾，哈刺哈孙戒将吏无扰民。会有夺民鱼菜者，杖其干户，军中肃然。俄有旨发湖湘富民万家，屯田广西，以图交趾。哈刺哈孙密遣使奏曰：“往年远征无功，疮痍未复，今又徙民瘴乡，必将怨叛。”吏莫知其奏，抱卷请署，弗答。吏再请，则曰：“姑缓之。”未几，使还报罢，民皆感悦。及广西元帅府请募南丹五千户屯田，事上行省，哈刺哈孙曰：“此土著之民，诚为便之，内足以实空地，外足以制交趾之寇，可不烦士卒而馈饷有余。”即命度地立为五屯，统以屯长，给牛种农具与之。湖南宣慰张国纪建言，欲按唐、宋末征民间夏税。哈刺哈孙曰：“亡国弊政，失宽大之意，圣朝其可行耶？”奏止其议。

大德二年，入朝上都，成宗拜光禄大夫、江浙行省左丞相。视政七日，征拜中书左丞相，进阶银青光禄大夫。既拜命，斥言利之徒。一以节用爱民为务。有大政事，必引儒臣杂议。京师久阙孔子庙，而国学寓他署，乃奏建庙学，选名儒为学官，采近臣子弟入学。又集群议建南郊，为一代定制。

五年，同列有以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曰：“世祖以神武一海内，功盖万世。今上嗣大历服，未有武功以彰休烈，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正朔，请往征之。”哈刺哈孙曰：“山断小夷，辽绝万里，可谕之使来，不足以烦中国。”不听，竟发兵二万，命深将以往。道出湖广，民疲于馈饷。及次顺元，

深胁蛇节求金三千两、马三千匹。蛇节因民不堪，举兵围深于穷谷，首尾不能相救。事闻，遣平章刘国杰往援，搞蛇节，斩军中，然士卒存者才十一二，转饷者亦如之，讫无成功。帝始悔不用其言。会赦，有司议释深罪。哈刺哈孙曰：“徽名首衅，丧师辱国，非常罪比，不诛无以谢天下。”奏诛之。

七年，进中书右丞相。尝言治道必先守令，近用多不得其人，于是精加遴选，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、婚聘、盗贼等制，禁献户及山泽之利。每岁车驾幸上都，哈刺哈孙必留守京师。时帝弗豫，制出中宫、群邪党附，哈刺哈孙以身匡之，天下晏然。

十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监修国史，置僚属。冬十一月，帝寝疾驾甚，入侍医药，出总宿卫。藩王欲入侍疾者不听；日理机务如故。

十一年春，成宗崩。时武宗抚军北边，仁宗侍太后在怀庆，诸奸臣谋断北道，请成后垂帘听政，立安西王阿难答。哈刺哈孙密迫使北迎武宗，南迎仁宗，悉收京城百司符印，封府库，称疾卧脚下，内旨日数至，并听，文书皆不署。众欲害之。未敢发。及仁宗至近郊，犹未知也。三月朔，列棊请署，后决以三朋三日御殿听政，乃立署之，众大喜，莫知所为。明日，迎仁宗入，执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难答等就诛，内难悉乎。自冬至春，未尝一至家休沐。夏五月，武宗至自北，即皇帝位，拜太傅、录军国重事，仍总百揆，赐宅一区，以其于脱欢入侍。

初仁宗之入也，阿忽台有勇力，人莫敢近，诸王秃刺实手缚之，以功封越王，三宫尽幸其第，赐与甚厚，以庆元路为其食邑。哈刺哈孙力争之，曰：“祖宗之制，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。秃刺疏属岂得以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哉。”帝不听。秃

剌因谮于帝曰：“方安西王谋干大统，哈刺哈孙亦尝署文书。由是罢相出镇北边。诏曰：“和林为北边重镇，今诸部降者又百余万，非重臣不足以镇之，念无以易哈刺哈孙者。”赐黄金三百两、白银三千五百两、钞十五万贯、帛四万端、乳马六十匹。以太博、右丞相行和林省事。太后亦赐帛二百端、钞五万贯。

至镇，斩为盗者一人。分迺使者赈降户。奏出钞帛易牛羊以给之，近水者教取色食。会大雪，民无取得食，命诸部置传车，相去各三百里，凡十传，转米数万石以饷饥民，不足则益以牛羊。又度地置内仓，积粟以待来者。浚古渠，溉田数千顷。治称海屯田，教部落杂耕其间，岁得米二十余万。北边大治。

至大元年，赐大帐，如诸王诸藩礼。十一月，寝疾，语其属曰：“吾不复能佐理国事矣。行省之务，汝曹勉之，毋貽朝廷忧。”薨，年五十二。帝闻之，惊悼曰：“丧我贤相。”赙钞二万五千贯。诏归葬昌平，追赠推诚履政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顺德王，谥忠献。

子脱欢，由太子宾客拜御史中丞，袭号答剌罕，进御史大夫，行台江南。寻拜平章，行省江浙，进左丞相，兼领行宣政院。重厚有父风，喜读书，为政不尚苛暴，得众心。致和元年，卒于官，年三十七。子蛮蛮。

阿沙不花

阿沙不花者，康里国王族也。初，太祖拔康里时，其祖母苦灭古麻里氏新寡，有二子，曰曲律、牙牙，皆幼，而国乱家

破无所依，欲去而归朝廷，念无以自达。一夕有数驼皆重负突入营中，驱之不去。旦乃系驼营外，置所负其旁，夜复纳营中，候有求者归之。如是十余日，终无求者。乃发视其装，皆西域重宝。惊曰：“殆天欲资我而东耶，不然，此岂吾所宜有。”遂驱驰载二子越数国至京师。时太祖已崩，太宗立，尽献其所有，帝深异之，命有司治邸舍、具廩饩以居焉。居二年，闻国中已定，谒帝欲归。帝曰：“汝昔何为而来，今何为而去？”且问其所欲。对曰：“臣妄昔以国乱无主，远归陛下，今赖陛下威德，闻国已定，欲归守坟墓耳。安推二子，虽愚无知，愿留事陛下。”帝大喜，立召二子入宿卫，而礼遣之。后十三年复来，则二子已从宪宗伐蜀矣。逮至和宁，闻宪宗崩，诸将皆还，而二子独后，心方以为忧。过一古庙，因入祷焉，若闻神语，连称“好好”而不知其故，问其国人通汉语者，知为吉语。还至舍，则二子已至矣。遂留居焉。

曲律无子。牙牙后封康国王，生六子，阿沙不花最贤，年十四，入侍世祖。世祖赐土田、给奴隶，使居兴和之天城。会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请，既谕遣之，后数日，帝问近侍诸大臣曰，“前日西使何请，朕何辞以遣？”诸大臣莫能对，阿沙不花从旁代对甚详悉。帝因怒诸大臣曰：“卿等年天下之重，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？”尝扈从上都，方入朝，而宫草多露，跣足而行，帝御大安阁，望而见之，指以为侍臣戒。一日，故命诸门卫勿纳阿沙不花。阿沙不花至，诸门卫皆不纳，乃从水窦中入。帝问入，以实对，且曰：“臣一日不入侍，身将何归？”帝大悦，更谕诸门卫听其出入。命饬四宿卫兵器，无敢或慢；复使掌门，无敢阑入。帝曰：“可用矣。”

乃颜叛，诸王纳牙等皆应之。帝问计将安出，对曰：“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，乃行天讨；则叛者势自孤矣。”帝曰

：“善，卿试为朕行之。”即北说纳牙曰：“大王闻乃颜反耶？”曰：“闻之。”曰：“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，今乃颜既自归矣，是独大王与主上抗。幸主上圣明，亦知非大王意，置之不问。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，大王何不往见上自陈，为万全计。”纳牙悦许之。于是诸王之谋皆解。阿沙不花还报，帝乃议亲征，命征兵辽阳，以千户帅昔宝赤之众从行。

及乃颜平，阿沙不花以大同、兴和两郡当车驾所经有帷台岭者，数十里无居民，请诏有司作室岭中，徙邑民百户居之，割境内昔宝赤牧地使耕种以自养，从之。阿沙不花既领昔宝赤，帝复欲尽徙兴和桃山数十村之民，以其地为昔宝赤牧地。阿沙不花固请存三千户以给鹰食，帝皆听纳。民德之，至今饮食必祭。

至元三十年，海都叛，成宗以皇孙抚军于北。阿沙不花从行，逾金山战杭海有功。成宗即位，会大宗正扎鲁火赤脱儿速以赃污闻，诏鞫问之，脱儿速伏罪，就命代之。成宗目之曰阿即刺。阿即刺，译言阎罗王也。有诉朱清、张瑄阴私，既抵罪，帝遣兵马都指挥使忽刺术籍没其家，以受贿诛。更命阿沙不花往，具以实闻，赐宅一区、钞万五千缗，兼两城兵马都指挥使事。武宗时为怀宁王，总军漠北，问：“今日材可大用者为谁？”对曰：“母弟脱脱将相才也。无以易之。”遂命从行，后果为名臣。

成宗崩，安西王阿难答乘间谍继大统，成后及丞相阿忽台、诸王迷里帖木儿皆阴为之助。时武宗犹在北边，太后及仁宗亦在怀孟未至。适武宗遣脱脱计事京师，丞相哈刺哈孙令急还报武宗，而成后已密谕通政使只儿哈郎止其驿马。阿沙不花知事急，与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谋，作先日署文书给马去。只儿

哈郎闻脱脱已去，方诘问吏，阅案牒乃止。太后及仁宗既至京师，有言安西王谋以三月三日伪贺仁宗千秋节，因以举事者。阿沙不花言之哈刺哈孙，且曰：“先人者胜，后人者败。后一垂廉听政，我等皆受制于人矣，不若先事而起。”哈刺哈孙曰：“善。”乃前二日白仁宗，诈称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计事，至即执送上都。尽诛丞相阿忽台以下诸奸臣。与哈刺哈孙皆居禁中。

仁宗以太子监国，遣使北迎武宗，而武宗迟回不进，遣使还报太后曰：“非阿沙不花往不可。”乃遣奉衣帽、尚酝以往，至野马川，见武宗，备道两宫意，及陈安西王谋变始末，且言：“太子监国所以备他变，以待陛下，臣万死保其无他。”武宗大悦，解衣衣之，拜中书平章政事，军国大事并听裁决。因奏平内难之有功者燕只哥以下十人为兵马指挥、为直省舍人。诏先奉葡萄酒及锦绮还报两宫。仁宗即日率群臣出迎。

武宗入上都，加阿沙不花特进、太尉，依前平章政事。命与丞相塔思不花还京师治安西王党，诸连坐囊加真等三十余人，皆释之。尝命出太府金分赐诸王贵戚及近侍”。方出朝，见一人仓皇若有所惧状，曰：“此必盗金者。”召诘问之，果得黄金五十两、白金百两以闻，就以金赐之，命诛盗者，辞曰：“盗诛固当，金非臣所宜得，愿还金以赎盗死。”帝悦而从之。有近臣蹴鞠帝前，帝即命出钞十五万贯赐之。阿沙不花顿首言曰：“以蹴鞠而受上赏，则奇技淫巧之人日进，而贤者日退矣，将如国家何？臣死不敢奉诏。”乃止。

帝又尝御五花殿，丞相塔思不花、三宝奴，中丞伯颜等侍。阿沙不花见帝容色日悴，乃进曰：“八珍之味不知御，万金之身不知爱，此古人所戒也。陛下不思祖宗付托之重，天下仰望之切，而惟里麩是沉，姬嫔是好，是犹两斧伐孤树，未有

不颠仆者也。且陛下之天下，祖宗之天下也，陛下之位，祖宗之位也，陛下纵不自爱，如宗社何？”帝大悦曰：“非卿孰为朕言。继自今毋爱于言，朕不忘也。”因命进酒。阿沙不花顿首谢曰：“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，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左右皆贺帝得直臣。遂进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右丞相，行御史大夫。

俄复平章政事、录军国重事，兼广武康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封康国公。有以左道惑众者，诸世臣大家多。信趋之，竟置于法。迁知枢密院事。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，年四十七。

至正元年，赐纯诚一德正宪保大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右丞相、上柱国；追封顺宁王，谥忠烈。

其继室别哥伦氏，亦有至行，寡居三十年，未尝妄言笑，身不服华采。诏旌其门，与元配达海的斤氏并封顺宁王夫人。

子伯嘉讷，廉直刚敏，忧国如忧家；尝为京尹，屯储卫诱小民梅冻儿诬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为盗而掠其货，狱具，械送刑部，命伯嘉讷审录之；尽得其冤状，白丞相释之，还其货。后迁翰林侍读学士。

拜住

拜住，安童孙也。五岁而孤，大夫人教养之。稍长，宏远端亮有祖风。至大二年，袭为宿卫长。仁宗即位，延祐二年，拜资善大夫、太常礼仪院使。

四年，进荣禄大夫、大司徒。

五年，进金紫光禄大夫。

六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每议大政，必问曰：

“合典故否？”同官有异见者，曰：“大朝止说典故耶？”拜住微笑曰：“公试言之，国朝何事不依典故？”同官不能对。太常事简，每退食必延儒士咨访古今礼乐刑政、治乱得失，尽日不倦。尝曰：“人之仕宦，随所职司，事皆可习。至于学问有本，施于事业，此儒者之能事，宰相之资也。”

英宗在东宫，问宿卫之臣于左右，咸称拜住贤。遣使召之。欲与语。拜住谓使者曰：“嫌疑之际，君子所慎，我长天子宿卫而与东宫私相往来，我固得罪，亦岂太子福耶？”竟不往。英宗登极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会诸侯王于大明殿，诏进读太祖金匱宝训，威仪整暇，语音明畅，莫不注目竦听。夏五月，宣徽使失烈门、要束木妻也里失八等谋为逆，帝密得其事，御穆清阁，召拜住谋之。对曰：“此辈擅权乱政久矣，今犹不惩，阴结党与，谋危社稷，宜速施天威，以正祖宗法度。”帝动容曰：“此朕志也。”命率卫士擒斩之。其党皆伏诛。

拜中书左丞相。先时，近侍传旨以姓名赴中书铨注者六七百员，选曹为之壅滞。拜住奏阁之，注授一依选格次第，吏无容奸。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宽恕之，贪暴不法必不少容。帝常谕左右曰：“汝辈慎之，苟陷国法，我虽曲赦，拜住不汝恕也。”

至治元年春正月，帝欲结彩楼于禁中，元夕张灯设宴。时居先帝丧，参议张养浩上疏。拜住谓当进谏，即袖其疏入奏，帝悦而止，仍赐养浩帛，以旌直言。三月，从幸上都，次察罕脑儿。帝以行宫亨丽殿制度卑隘，欲更广之。奏曰：“此地苦寒。入夏始种粟黍，陛下初登大宝，不求民瘼，而遽兴大役以妨农务，恐失民望。”从之。帝尝谓拜住曰：“朕委卿以大任者，以乃祖木华黎从太祖开拓土宇，安童相世祖克成善治也。卿念祖宗令闻，岂有不尽心者乎。”拜住再拜曰：“陛下委臣以大任，臣有所畏者三，畏辱祖宗；畏天下事大，识见有所未

尽；畏少不克负荷，无以上报圣恩。惟陛下垂闵，时加训饬，幸甚。”延祐间，朔漠大风雪，羊马驼畜尽死，人民流散，以子女鬻人为奴婢。拜住以兴王根本之地，其民宜加賑恤，请立宗仁卫总之。命县官赎置卫中，以遂生养。

至元十四年，始建太庙于大都，至是四十年，亲享之礼未暇讲肄。拜住奏曰：“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，郊庙祭享此其时矣。”帝悦曰：“朕能行之。”预敕有司，以亲享太室仪注礼节，一遵典故，毋擅增损。冬十月，始有事于太庙。

二年春正月，孟享，始备法驾，设黄麾大仗，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出自崇天门。拜住摄太尉以从。帝见羽卫

延祐间，朔漠大风雪，羊马驼畜尽死，人民流散，以子女鬻人为奴婢。拜住以兴王根本之地，其民宜加賑恤，请立宗仁卫总之，命县官赎置卫中，以遂生养。至元十四年，始建太庙于大都，至是四十年，亲享之礼未暇讲肄。拜住奏曰：“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，郊庙祭享，此其时矣。”帝悦曰：“朕能行之。”预敕有司，以亲享太室仪注礼节，一遵典故，毋擅增损。冬十月，始有事于太庙。二年春正月，孟享，始备法驾，设黄麾大仗，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出自崇天门。拜住摄太尉以从。帝见羽卫文物之美，顾拜住曰：“朕用卿言举行大礼，亦卿所共喜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，非独臣之幸，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。”致斋大次，行酌献礼，升降周旋，俨若素习，中外肃然。明日还宫，鼓吹交作，万姓耸观，百年废典，一旦复见，有感泣者。拜住率百僚称贺于大明殿，执事之臣赐金帛有差。又奏建太庙前殿，议行袷禘配享等礼。帝从容谓拜住曰：“朕思天下之大，非朕一人思虑所及，汝为朕股肱，毋忘规谏，以辅朕之不逮。”拜住顿首谢曰：“昔尧、舜为君，每事询众，善则舍己从人，万世称圣。桀、纣为君，拒谏自贤，

悦人从己，好近小人，国灭而身不保，民到于今称为无道之主。臣等仰荷洪恩，敢不竭忠以报。然事言之则易，行之则难。惟陛下力行，臣等不言，则臣之罪也。”帝嘉纳之。

时右丞相铁木迭儿贪滥譎险，屡杀大臣，鬻狱卖官，广立朋党，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，尤恶平章王毅、右丞高昉，因在京诸仓粮储失陷，欲奏诛之。拜住密言于帝曰：“论道经邦，宰相事也，以金谷细务责之可乎？”帝然之，俱得不死。铁木迭儿复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以助己。思明为尽力，忌拜住方正，每与其党密语，谋中害之。左右得其情，乘间以告，且请备之。拜住曰：“我祖宗为国元勋，世笃忠贞，百有余年。我今年少，叨受宠命，盖以此耳。大臣协和，国之利也。今以右相讎我，我求报之，非特吾二人之不幸，亦国家之不幸。吾知尽吾心，上不负君父，下不负士民而已。死生祸福，天实鉴之，汝辈毋复言。”未几，奉旨往立忠宪王碑于范阳。铁木迭儿久称疾，闻拜住行，将出莅省事，入朝，至内门，帝遣速速赐之酒，且曰：“卿年老宜自爱，待新年入朝未晚。”遂快快而还。然其党犹布列朝中，事必禀于其家，以拜住故，不得大肆其奸，百计倾之，终不能遂。在京仓漕管库之职，岁终例应注代。时张思明亦称疾不出，众皆顾望。拜住虽朝夕帝前，以事不可缓，乃日坐省中谓僚属曰：“左丞病，省事遂废乎？”郎中李处恭曰：“金谷之职，须慎选择，不得其人，未敢遽拟。”拜住曰：“汝为卖官之计耳。”遣人善慰思明，乃出共毕铨事。

拜住每以学校政化大源，似缓实急，而主者不务尽心，遂致废弛，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。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清净寂灭，自治可也。若治天下，舍仁义，则纲常乱矣。”又尝谓拜住曰：“今亦有如唐魏征之敢谏者乎？”对曰：

“盘圆则水圆，孟方则水方。有太宗纳谏之君，则有魏征敢谏之臣。”帝并善之。六月壬寅，敕赐平江腴田万亩。拜住辞曰：“陛下命臣厘正庶务，若先受赐田，人其谓何？”帝曰：“汝勅旧子孙，加以廉慎，人或援例，朕自谕之。”秋七月，奏召张思明诣上都，数其罪，杖而逐之。铁木迭儿继亦病卒。拜住哭之恸。

初，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夔，夔赂宣政使八刺吉思买置诸寺，以益僧廩，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酬其直。田已久为他人之业，铁木迭儿父子及铁失等上下蒙蔽，分受之，为赃巨万。真人蔡道泰以奸杀人，狱已成，铁木迭儿纳其金，令有司变其狱。拜住举奏二事。命台察鞫之，尽得其情，以田归主，刘、蔡、八刺吉思等皆坐死，余论罪有差。特赦铁失。

冬十二月，进右丞相、监修国史。帝欲爵以三公，恳辞，遂不置左相，独任以政。首荐张珪，复平章政事，召用致仕老臣，优其禄秩，议事中书。不次用才，唯恐少后，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。患法制不一，有司无所守，奏详定旧典以为通制。帝幸五台，拜住奏曰：“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，失其心则失天下。钱谷民之膏血，多取则民困而国危，薄敛则民足而国安。”帝曰：“卿言甚善。朕思之，民为重，君为轻，国非民将何以为君？今理民之事，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。”三年春二月，将进《仁宗实录》，先一日，诣翰林国史院听读。首卷书大德十一年事，不书左丞相哈刺哈孙定策功，惟书越王秃剌勇决从容。谓史官曰：“无左丞相，虽百越王何益？录鹰犬之劳，而略发踪指示之人，可乎？”立命书之。其他笔削未尽善者，一一正之，人皆服其识见。

夏六月，拜住以海运粮视世祖时顿增数倍，今江南民力困

极，而京仓充满，奏请岁减二十万石。帝遂并铁木迭兒所增江淮粮免之。时铁木迭兒过恶日彰，拜住悉以奏闻。帝悟，夺其官，仆其碑。奸党铁失等甚惧。帝在上都，夜寐不宁，命作佛事。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之。既而惧诛者复阴诱群僧言：“国当有厄，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。”拜住叱曰：“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，又欲庇有罪耶？”奸党闻之益惧，乃生异谋。晋王也孙帖木兒时镇北边，铁失潜遣人至王所，告以逆谋，约事成推王为帝。王命囚之，遣使赴上都告变。未至，车驾南还，次南坡，铁失与赤斤铁木兒等夜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，杀拜住，遂弑帝于行幄。晋王即位，铁失等伏诛。诏有司备仪卫，百官耆宿前导，輿拜住画相于海云寺，大作佛事，观者万数，无不叹惜泣下。

拜住忧国忘家，常直内庭，知无不言。太官以酒进，则忧形于色。有盗其家金器百余两，他宝直巨万，继而获盗得金，家僮来告，色无喜愠。自延祐末，水旱相仍，民不聊生。及拜住入相，振立纪纲，修举废坠，裁不急不务，杜侥幸之门，加惠兵民，轻徭薄敛。英宗倚之，相与励精图治。时天下晏然，国富民足，远夷有古未通中国者皆朝贡请吏，而奸臣畏之，卒构祸难云。

母怯烈氏，年二十二，寡居守节。初，拜住为太常礼仪院使，年方二十，吏就第请署字，适在后圃阅群戏，出稍后，母厉声呵之曰：“官事不治，若尔所为岂大人事耶？”拜住深自克责。一日，入内侍宴，英宗素知其不饮，是日强以数卮。既归，母戒之曰：“天子试汝量，故强汝饮。汝当日益戒惧，无酣于酒。”又常代祀睿宗原庙，归侍左右，母问之曰：“真定官府待汝若何？”对曰：“所待甚重。”母曰：“彼以天子威灵、汝先世勋德故耳，汝何有焉？”拜住之贤，母之教也。后

封东平王夫人。

泰定初，中书奏丞相拜住尽忠效节，殒于群凶，乞赐褒崇以光后世。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东平王，谥忠献。至正初，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，余如故。子笃麟铁穆尔。

列传第二十四

察罕

察罕，西域板勒纥城人也。父伯德那，岁庚辰，国兵下西域，举族来归。事亲王旭烈，授河东民赋副总管，因居河中猗氏县，后徙解州。赠荣禄大夫、宣徽使、柱国、芮国公。察罕魁伟颖悟，博览强记，通诸国字书，为行军府奥鲁千户。奥鲁赤参政湖广，辟为蒙古都万户府知事。奥鲁赤进平章，复辟为理问，政事悉委裁决，且令诸子受学焉。至元二十四年，从镇南王征安南，师次泸江。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诣军门自陈无罪，王命察罕数其罪而责之，使者辞屈，世子举众逃去。二十八年，授枢密院经历。未几，从奥鲁赤移治江西。宁都民言：“某乡石上云气五色，有物焉，视之玉玺也。不以兵取，恐为居人所有。”众惑之。察罕曰：“妄也，是必构害仇家者。”核问之，果然。前后从奥鲁赤出入湖广、江西两省，凡二十一年，多著勋绩。

成宗大德四年，御史台奏劾湖南宪司事，中书省奏为武昌路治中。丞相哈剌哈孙曰：“察罕廉洁，固宜居风宪。然武昌大郡，非斯人不可治。”竟除武昌。广西妖贼高仙道以左道惑众，平民诬误者以数千计。既败，湖广行省命察罕与宪司杂治之，鞫得其情，议诛首恶数人，余悉纵遣，且焚其籍。众难之，察罕曰：“吾独当其责，诸君无累也。”以治最闻，擢河南省郎中。

成宗崩，仁宗自籓邸入诛群臣之为异谋者，迎武宗于边。

河南平章囊加台荐察罕，即驿召至上都，赐厩马二匹、钞一千贯、银五十两，曰：“卿少留，行用卿矣。”武宗即位，立仁宗为皇太子，授察罕詹事院判，进金詹事院事，赐银百两、锦二匹。遣先还大都立院事。仁宗至，谓曰：“上以故安西王地赐我，置都总管府，卿其领之，慎拣僚属，忽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。进卿秩资德大夫。”察罕叩头谢曰：“都府之职，敢不恭命，进秩非所敢当。”固辞，改正奉大夫，授以银印。

至大元年，阅户口江南诸省，还进太子府正，加昭文馆大学士，迁家令。武宗崩，仁宗哀恸不已。察罕再拜启曰：“庶民修短，尚云有数，圣人天命，夫岂偶然。天下重器悬于殿下，纵自苦，如宗庙太后何？”仁宗辍泣曰：“曩者大丧，必命浮屠，何益？吾欲发府库以赈鰥寡孤独若何？”曰：“发政施仁，文王所以为圣。殿下行之幸甚。”东宫故有左右卫兵，命囊加台、察罕总右卫，且令审择官属。仁宗即位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但总持纲维，不屑细务，识者谓得大臣体。帝尝赐枸杞酒，曰：“以益卿寿。”又语宰相曰：“察罕清素，可赐金束带、钞万贯。”前后赏赉不可胜计。皇庆元年，进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商议中书省事。乞归解州立碑先茔，许之。

暮年，居德安白云山别墅，以白云自号。尝入见，帝望见曰：“白云先生来也。”其被宠遇如此。帝尝问张良何如人，对曰：“佐高帝，兴汉，功成身退，贤者也。”又问狄仁杰，对曰：“当唐室中衰，能卒保社稷，亦贤相也。”因诵范仲淹所撰碑词甚熟。帝叹息良久曰：“察罕博学如此邪！”尝译《贞观政要》以献。帝大悦，诏缮写遍赐左右。且诏译《帝范》。又命译《脱必赤颜》，名曰《圣武开天纪》，及《纪年纂要》、《太宗平金始末》等书，俱付史馆。尝以病请告，暨还朝，帝御万岁山圆殿，与平章李孟入谢。帝曰：“白云病愈邪？”顿

首对曰：“老臣衰病，无补圣明，荷陛下哀矜，放归田里，幸甚，不觉沉疴去体尔。”命赐茵以坐。顾李孟曰：“知止不辱，今见其人。朕始以答剌罕、不怜吉台、囊加台等言用之，诚多裨益。有言察罕不善者，其人即非善人也。”又语及科举并前古帝王赐性命氏之事，因赐察罕姓白氏。

初，察罕生于河中，其夜天气清肃，月白如昼。相者贺曰：“是儿必贵。”国人谓白为察罕，故名察罕。察罕天性孝友，田宅之在河中者，悉分与诸昆弟。昆弟贫来归者，复分与田宅奴婢，纵奴为民者甚众。故人多称长者。既致仕，优游八年，以寿终。

子外家奴，太中大夫、武冈路总管；李家奴，早卒；忽都笃，承直郎、高邮府判官。孙九人，仕者二人：阔阔不花、哈撒。

曲枢

曲枢，西土人。曾祖达不台，祖阿达台，父质理花台，世赠功臣，追封王爵。曲枢七岁失怙恃。既壮，沉密静专，为徽仁裕圣皇太后宫臣。仁宗幼时，以曲枢可任保傅，左右拥翼。曲枢入则佐视食饮，出则抱负游衍，鞠躬尽力，夙夜匪懈。大德三年，武宗总戎北边。九年，谗人乱国。仁宗侍皇太后之国于怀，未几，复之云中，连年奔走不暇。曲枢栉风沐雨，跋涉艰险，无倦色。成宗崩，仁宗奉太后入朝，歼奸党，迎武宗即皇帝位，仁宗为皇太子，天下以安。拜曲枢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行大司农。未几，进光禄大夫，领詹事院事，加特进，封应国公。至大元年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詹事、平章军国重事、上柱国，依前大司农、应国公。进太子太保，领典医监事。四年，授太保、录军国重事、集贤大学士，兼大司农，领崇祥院、司天台事，官爵勋封如故。后以疾薨于位。

子二人。长伯都，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学士、嘉议大夫，迁中奉大夫、典宝监卿，加资德大夫、治书侍御史。至大元年，升荣禄大夫，遥授中书平章政事，改侍御史。明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进右丞，年三十二而卒。子咬住。

次伯帖木兒，大德十一年，特授正议大夫、怀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兼管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，改府正。至大二年，迁中奉大夫、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参知政事。明年，入为太子家令，迁正奉大夫。明年，迁资德大夫、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监。拟擢侍御史，改除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未几复为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监、武卫亲军都指挥使，佩金虎符。皇庆元年，加荣禄大夫。子二人：桓泽都，蛮子。

阿礼海牙

阿礼海牙，畏吾氏，集贤大学士脱列之子也。兄野讷，事仁宗于潜邸。大德九年，仁宗奉兴圣太后出居怀州，从者单弱，多怀去计。野讷独无所畏难。成宗崩，权臣阿附中宫，不遣使告哀宗籙。仁宗有闻，将自怀州入京，宫臣或持不可。野讷屏人密启曰：“天子晏驾而皇子已早卒，天下无主，邪谋方兴。怀宁王及殿下，世祖、裕皇贤孙，人心所属久矣。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计，邪谋必止。迎立怀宁王以正神器，在此行矣。”仁宗即白太后，以二月至京师，遂诛柄臣二人，遣使迎武宗。武宗即位，召野讷，赐玉带，授嘉议大夫、秘书监。仁宗居东宫，兼太子右庶子，迁侍御史、崇祥院使，兼将作院使。闽有绣工，工官大集民间子女居肆督责，吏因为奸利，野讷奏罢之，闽人感悦。寻兼太医院使。仁宗即位，请召文武老臣，咨以朝政。又请以中都苑囿还诸民。拜枢密院副使，进同知枢密院事。命为中书平章政事，辞不拜。野讷之在台及侍禁中，于国家事有不便，辄言之，言无不纳。然韬晦恶盈，不泄于外。延祐四年

卒，年四十。赠推诚保节翊运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行中书省左丞相、上柱国、赵国公，谥忠靖。

阿礼海牙亦早事武宗、仁宗，为宿卫，以清慎通敏与父兄并见信任。十余年间，敷历华近，入侍帷幄，出践省闕，廷无间言。至治初，出为平章政事，历镇江浙、湖广、河南、陕西四省，皆有惠政，汴人尤怀思之。归朝拜翰林学士承旨。丁父忧，解官家居。

天历元年秋，文宗入承大统。阿礼海牙即易服南迎，至于汴郊见焉。帝命复镇汴省。时当艰难之际，阿礼海牙高价籴粟，以峙粮储；命近郡分治戎器，阅士卒，括马民间，以备不虞。先是，文宗即位之诏已播告天下，而陕西官府结连靖安王等起兵，东击潼关。阿礼海牙开府库，量出钞二十五万缗，属诸行省参政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朵列图、廉访副使万家闾犒军河南以御之。令都镇抚卜伯率军吏巡行南阳、高门、武关、荆子诸隘，南至襄、川二江之口，督以严备。万户博罗守潼关，不能军。是月二十五日，只兒哈率小汪总帅、脱帖木兒万户等之兵，突出潼关，东掠阆乡，披灵宝，荡陕州、新安诸郡邑，放兵四劫，迤邐前进。河南告急之使狎至，而朵列图亦以兵寡为言。十月一日，阿礼海牙集省宪官属，问以长策，无有言者。阿礼海牙曰：“汴在南北之交，使西人得至此，则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，军旅应接何日息乎。夫事有缓急轻重，今重莫如足兵，急莫如足食。吾征湖广之平阳、保定两翼军，与吾省之邓新翼、庐州、沂、郟砲弩手诸军，以备虎牢；裕州哈刺鲁、邓州孙万户两军，以备武关、荆子口。以属郡之兵及蒙古两都万户、左右两卫、诸部丁壮之可入军者，给马乘赍装，立行伍，以次备诸隘。芍陂等屯兵本自襄、邓诸军来田者，还其军，益以民之丁壮，使守襄阳、白土、峡州诸隘。别遣塔海以备自蜀

至者，以汴、汝、荆、襄、两淮之马以给之，府库不足，则命郡县假诸殷富之家。安丰等郡之粟，逆黄河运至于陕，余诸汴、汝，近郡者，则运诸荥阳以达于虎牢。吾与诸军各奋忠义以从王事，宜无不济者。”众曰：“唯。”命即日部分行事。自伯颜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，凡省之属吏与有官而家居者，各授以事而出。廉访使董守中、佾事沙沙在南阳，右丞脱帖木儿、廉访使卜颜在虎牢，分遣兵马以听其调用。馈饷之行，千车相望，阿礼海牙亲阅实之，必丰必良，信以期会。自虎牢之南至于襄、汉，无不毕给。盖为粟二十万石，豆如之，兵甲五十五万，刍万万。是时，朝廷置行枢密院以总西事。襄、汉、荆湖、河南郡县皆缺官，阿礼海牙便宜择材以处之，朝廷皆从其请。

是月，西兵逼河南，行院使来报，曰：“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趋怀、孟、磁；南行者帖木哥，过武关，掠邓州而残之，直趋襄阳。攻破郡邑三十余，横绝数千里，所过杀官吏，焚庐舍，虏民人妇女财物，贼虐殄尽，西结囊家鹑以蜀兵至矣。”阿礼海牙益督饷西行，遣行院官塔海领兵攻帖木哥，而又设备于江、黄，置铁绳于峡口，作舟舰以待战。十九日，师与西兵遇于巩县之石渡，而湖广所征太原之兵最为可用。甫至，未及食，或趣之倍道以进，转战及暮，两军杀伤与堕涧谷死者相等，而虎牢遂为敌有。兵储巨万，阿礼海牙尽其心、民殫其力者，一旦悉亡焉。行省院与诸军敛兵退。二十二日至汴，民大恐。阿礼海牙前后遣使告于朝，辄为也先捏留不遣，不得朝廷音问已二十日。阿礼海牙亦忧之，亲出行抚其民。乃修城阙以备冲突，立四门以通往来，戒卒伍以严守卫。时虽甚危急，阿礼海牙朝夕出入，声色不动，怡然如平时，众赖以安。

十一月六日，西师逼城将百里而近，阿礼海牙召行院将帅、

宪司与凡在官者，而告之曰：“吾荷国厚恩，唯一死以报上耳。行院之出，唯敌是图，而退保吾城，不亦怯乎？然敌亦乌合之众，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？且吾甲兵非不坚劲，刍峙非不丰给，而弗利者，太平日久，将校不知兵，吏士不练习，彼所以得披猖至此。彼诚知我圣天子之命，则众沮而散尔，何足虑乎。吾今遣使告于朝，请降诏大赦胁从诖误。比诏下，先募士，以即位诏及朝廷招谕之文入其军，明示利害。吾整大军西向以征之，别遣骁将率精骑数千上龙门，绕出其后，使之进无所投，退无所归，成擒于巩、洛之间必矣。而我军所获陕西官吏，命有司羈而食之，一无所戮。”众曰：“诺，唯命。”即日与行院整兵南薰门外以行。

会有使者自京师还，言齐王已克上都，奉天子宝玺来归，刻日至京矣。阿礼海牙乃置酒高会于省堂以贺，发书告属郡，报诸江南三省，而募士得兰住者赍书谕之。西人犹掳掠兰住，讯以其实，而朝廷亦遣都护月鲁帖木兒从十余人奉诏放散西军之在虎牢者。西人杀其从者之半，械都护以送诸荆王所。荆王时在河南之白马寺，以是西人虽未解散，各已骇悟。又闻行省院以兵至，犹豫不敢进。朝廷又使参政冯不花亲谕之，乃信服。靖安王遣使四辈与兰住来请命，逡巡而去，难平。阿礼海牙乃解严报捷，敛余财以还民，从陕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归其家，凡数千人。陕西官吏被获者，皆遣还其所。阿礼海牙自始至镇，迨乎告功，居汴省者数月。后以功迁陕西行御史大夫，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。

奕赫抵雅尔丁

奕赫抵雅尔丁，字太初，回回氏。父亦速马因，仕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。奕赫抵雅尔丁幼颖悟嗜学，所读书一过目即终身不忘。尤工其国字语。初为中书掾，以年劳授江西

行省员外郎。入为吏部主事，不再阅月，固辞。擢刑部员外郎。四方所上狱，反复披阅成牒，多所平反。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金事，不赴。改中书右司员外郎，寻升郎中。一日，与同列共议狱，有异其说者，奕赫抵雅尔丁曰：“公等读律，苟不能变通以适事宜。譬之医者，虽熟于方论，而不能切脉用药，则于疾痛奚益哉！”同列虽不平，识者服其为名言。大德八年肆赦，廷议惟官吏因事受赅者不预。奕赫抵雅尔丁曰：“不可。恩如雨露，万物均被，赃吏固可嫉，比之盗贼则有间矣。宥盗而不宥吏，何耶？”刑部尝有狱事，上谏既论决，已而丞相知其失，以谴右司主者。奕赫抵雅尔丁初未尝署其案，因取成案阅之，窃署其名于下。或诤之曰：“兹狱之失，公实不与，丞相方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，何也？”奕赫抵雅尔丁曰：“吾偶不署此案耳，岂有与诸君同事而独幸免哉？”丞相闻而贤之，同列因以获免。

迁左司郎中。时左司阙一都事，平章梁暗都刺谓奕赫抵雅尔丁曰：“人之材干固尝有之，惟笃实不欺为难得，公当以所知举。”奕赫抵雅尔丁遂以王毅、李迪为言，一时舆论莫不称允。又尝论朝士如王仁卿、贾元播、高彦敬、敬威卿、李清臣辈可大用，时诸公处下僚，后皆如其言。迁翰林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兼修国史，转中奉大夫、集贤大学士。未几，除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。始视事，见以狱具陈列庭下甚备，问之，乃前官创制以待有罪者。奕赫抵雅尔丁蹙然曰：“凡逮至臬司，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，廉得其情，则将服罪，狱具毋庸施也。”即屏去之。监宪一年，赃吏削迹。至大初元，立尚书省，拜参议尚书省事，召至京师，恳辞不就。改立中书省，复拜参议中书省事，亦以疾辞。延祐元年卒，年四十有七。

脱烈海牙

脱烈海牙，畏吾氏。世居别失拔里之地。曾祖阔华八撒术，当太祖西征，导其主亦都护迎降。帝嘉其有识，欲官之，辞以不敏。祖八刺术，始徙真定，仕至帅府镇抚。富而乐施，或贷不价，则火其券，人称为长者。父阁里赤，性纯正，知读书。脱烈海牙幼嗜学，警敏绝人。性整暇，虽居仓卒，未尝见其急遽。喜从文士游，犬马声色之娱，一无所好。由中书宣使出为宁晋主簿。改隆平县达鲁花赤，均赋兴学，劝农平讼，桥梁、水防、备荒之政，无一不举。及满去，民勒石以纪其政。拜监察御史。时江西胡参政杀其弟，讼久不决，脱烈海牙一讯竟伏其辜。出金燕南道肃政廉访司事，务存大体，不事苛察。在任六年，黜污吏百四十有奇。召为户部郎中，转右司员外郎，升右司郎中。赞画之力居多。仁宗在东宫，知其嗜学，出秘府经籍及圣贤图像以赐，时人荣之。母霍氏卒，哀毁骨立，事闻，赐钞五万贯，给葬事。起为吏部尚书，量能叙爵，以平允称。改礼部尚书，领会同馆事。进中奉大夫、荆湖北道宣慰使。适峡人艰食，脱烈海牙先发廩赈之，而后以闻。朝议黜之。至治三年，迁淮东宣慰使。七月，以疾卒于广陵，年六十有七。赠通奉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恆山郡公。弟观音奴，廉明材干，亦仕至清显云。

列传第二十五

康里脱脱

康里脱脱，父曰牙牙，由康国王封云中王，阿沙不花之弟也。脱脱姿貌魁梧，少时从其兄斡秃蛮猎于燕南，斡秃蛮使归献所获。世祖见其骨气沉雄，步履庄重，叹曰：“后日大用之才，已生于今。”即命入宿卫。成宗初，丞相伯颜在北鄙，脱脱奉诏以名鹰赐伯颜。伯颜见之，惊问曰：“汝为何人子？”脱脱以实对，伯颜语之曰：“吾老矣，他日可大用者，未见汝比。”

大德三年，武宗以皇子抚军北鄙，脱脱从行。五年，叛王海都犯边，脱脱从武宗讨之。师次杭海，进击海都，大破其众，脱脱手斫一士之首，连背胛以献，武宗壮之。兵之始交也，武宗锐欲出战，脱脱执辔力谏，武宗怒，挥鞭扶其手，不退，乃止。已而武宗与大将朵儿答哈语及之，朵儿答哈曰：“太子在军中，如身有首，如衣有领，脱有不虞，众安所附？脱脱之谏，可谓忠矣。”武宗深然之。

成宗大渐，丞相哈剌哈孙答刺罕称疾卧直庐中。脱脱适以使事至京师，即俾驰告武宗以国恤，语在《阿沙不花传》。时仁宗奉兴圣太后至自怀孟，既定内难，而太后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，问所宜立者，曰：“重光大荒落有灾，旃蒙作噩长久。”重光为武宗年干，旃蒙为仁宗年干。于是太后颇惑其言，遣近臣朵儿答哈语武宗曰：“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，岂有亲疏？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，不容不思。”武宗闻之，默然，进

脱脱而言曰：“我捍御边陲，勤劳十年，又次序居长，神器所归，灼然何疑。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，天道茫昧，谁能豫知？设使我即位之后，所设施者上合天心，下副民望，则虽一日之短，亦足垂名万年，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！此盖近日任事之臣，擅权专杀，恐我他日或治其罪，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。脱脱，汝为我往察事机，疾归报我。”脱脱承命即行。武宗亲率大军由西道进，按灰由中道，床兀儿由东道，各以劲卒一万从。

脱脱驰至大都，入见太后，道武宗所授旨以闻。太后愕然曰：“修短之说虽出术家，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深爱。贪黷已除，宗王大臣议已定，太子不速来何为？”时诸王秃列等待，咸曰：“臣下翊戴嗣君，无二心者。”既而太后、仁宗屏左右，留脱脱与语曰：“太子天性孝友，中外属望。今闻汝所致言，殆有谗间。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，使我骨肉无间，相见怡愉，则汝功为不细矣。”脱脱顿首谢曰：“太母、太弟不烦过虑，臣侍藩邸历年，颇见信任，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。后日三宫共处，靡有嫌隙，斯为脱脱所报效矣。”

先是，太后以武宗迟回不至，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诸王群臣推戴之意。及是脱脱继往，行至旺古察，武宗在马轿中望见其来，趣使疾驰，与之共载。脱脱具致太后、仁宗之语，武宗乃大感悟，释然无疑。遂遣阿沙不花还报。仁宗即日命驾奉迎于上都。武宗正位宸极，尊太后为皇太后，立仁宗为皇太子，三宫协和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。

脱脱之至京师也，武宗尝命其同知枢密院，比还，问曾视事否，脱脱对曰：“今正殿未御，宗亲未见，为扈从之臣搀取名位，诚恐有累圣德，是以未敢祇事。”武宗嘉叹久之。知枢密院只儿哈忽在潜邸时尝有不逊语，将置于法，脱脱谏曰：

“陛下新正位，大信未立而辄行诛戮，知者以为彼自有罪，不知者以为报仇，恐人人自危。况只兒哈忽习于先朝典故，今固不可少也。”乃宥之。继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，素服武宗威名，至是率诸王内附，诏特设宴于大庭。故事，凡大宴，必命近臣敷宣王度，以为告戒。脱脱荐只兒哈忽，令具其言以进，果称旨。武宗叹曰：“博尔忽、博尔术前朝人杰，脱脱今世人杰也。”即以所进之言授脱脱。及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，脱脱即席陈西北诸藩始终离合之由、去逆效顺之义，辞旨明暢，听者倾服。自同知枢密院事进中书平章政事，拜御史大夫。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。寻召拜录军国重事、中书左丞相。脱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行，中外翕然称为贤相。

至大三年，尚书省立，迁右丞相。三宝奴等劝武宗立皇子为皇太子。脱脱方猎于柳林，遣使亟召之还。三宝奴曰：“建储议急，故相召耳。”脱脱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皇子浸长，圣体近日倦勤，储副所宜早定。”脱脱曰：“国家大计，不可不慎。曩者太弟躬定大事，功在宗社，位居东宫，已有定命，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，孰敢紊其序者！我辈臣子，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，何可隳其成。”三宝奴曰：“今日兄已授弟，后日叔当授侄，能保之乎？”脱脱曰：“在我不可渝，彼失其信，天实鉴之。”三宝奴虽不以为然，而莫能夺其议也。

是时，尚书省赐予无节，迁叙无法，财用日耗，名爵日滥。脱脱进言曰：“爵赏者，帝王所以用人也。今爵及比德，赏及罔功，缓急之际何所赖乎！中书所掌，钱粮、工役、选法、刑狱十有二事。若从臣言，恪遵旧制，则臣愿与诸贤黽勉从事。不然，用臣何补！”遂有诏俾滥受宣敕者赴所属缴纳。侥幸之路既塞，奔兢之风顿衰。中台有赃罚钞五百万缗，脱脱请出以赈孤寡老疾诸穷而无告者。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为不轨，脱

脱脱辩其诬，抵告者罪。宗王牙忽秃征其旧民于齐王八不沙部中，邻境诸王欲奉齐王攻牙忽秃，齐王惧，奔牙忽秃以避之，遂告齐王反。脱脱簿问得实，乃释齐王而徙诸王于岭南。边将脱火赤请以新军万人益宗王丑汉，廷议俾脱脱往给其资装。脱脱谓时方宁谧，不宜挑变生事，辞不行。遂遣丞相秃忽鲁等二人往给之，几以激变。四年正月，复为中书左丞相。

仁宗即位，眷待弥笃，欲使均逸于外，二月，拜江浙行省左丞相。下车，进父老问民利病，咸谓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浒，堙废已久，若疏凿以通舟楫，物价必平。僚佐或难之，脱脱曰：“吾陛辞之日，密旨许以便宜行事。民以为便，行之可也。”俄有旨禁勿兴土功，脱脱曰：“敬天莫先勤民，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弭，土功何尤。”不一月而成。

是时，铁木迭儿为丞相，欲固位取宠，乃议立仁宗子英宗为皇太子，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，出镇于云南。又谮脱脱为武宗旧臣。诏逮至京师。居数日，床兀儿、失列门传两宫旨谕脱脱曰：“初疑汝亲于所事，故召汝。今察汝无他，其复还镇。”脱脱入谢太后曰：“臣虽被先帝知遇，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为不深，岂敢昧所自乎！”还江浙。未几，迁江西行省左丞相。

英宗嗣位，召拜御史大夫。时帖赤先为大夫，阴忌之，奏改江南行台御史大夫。复嗾言者劾其擅离职守，将徙之云南，会帖赤伏诛，乃解。家居不出者五年。泰定四年薨，年五十六。至正初，赠推诚全德守义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和宁王，谥忠献。

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，乡人化之，皆向学。朝廷赐其精舍额曰景贤书院，为设学官。其没也，即其中祠焉。

子九人，其最显者二人：曰铁木儿塔识，曰达识帖睦迩，各有传。

燕铁木兒

燕铁木兒，钦察氏，床兀兒第三子，世系见《土土哈传》。武宗镇朔方，备宿卫十余年，特爱幸之。及即位，拜正奉大夫、同知宣徽院事。皇庆元年，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泰定二年，加太仆卿。三年，迁同金枢密院事。致和元年，进金书枢密院事。

泰定帝崩于上都，丞相倒剌沙专政，宗室诸王脱脱、王禅附之，利于立幼。燕铁木兒时总环卫事，留大都，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，其子宜篡大位，而一居朔汉，一处南陲，实天之所置，将以启之。由是与公主察吉兒、族党阿剌帖木兒及腹心之士孛伦赤、刺刺等议，以八月甲午昧爽，率勇士纳只秃鲁等入兴圣宫，会集百官，执中书平章乌伯都刺、伯颜察兒，兵皆露刃，誓众曰：“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，敢有不顺者斩。”众皆溃散。遂捕奸党下狱，而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，分处腹心于枢密，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，使人传命往来其中，以防漏泄。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、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驿迎文宗于中兴，且令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颜选兵备扈从。

于是封府库，拘百司印，遣兵守诸要害。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，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，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，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，萧忙古鹞仍为通政院使，与中书右丞赵世延、枢密同金燕铁木兒、通政院使寒食分典庶务。贷在京寺观钞，募死士，买战马，运京仓粟以饷守御士卒，复遣使于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。当时有诸卫军无统属者，又有谒选及罢退军官，皆给之符牌，以待调遣。既受命，未知所谢，注目而立，乃指使南向拜，众皆愕然，始知有定向矣。燕铁木兒宿卫禁中，夜则更迁无定居，

坐以待旦者将一月。弟撒敦、子唐其势时留上都，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，皆弃其妻子来归。丁酉，再遣撒里不花、锁南班往中兴，大驾早发，令塔失帖木兒设为南使云：“诸王帖木兒不花、宽彻普化，湖广、河南省臣及河南都万户合军扈驾，旦夕且至，民勿疑惧。”丁未，命撒敦以兵守居庸关，唐其势屯古北口。戊申，复令乃马台为北使，称明宗从诸王兵整驾南辕，中外乃安。辛亥，撒里不花至自中兴，云乘輿已启途，诏拜燕铁木兒知枢密院事。丙辰，率百官备法驾郊迎。丁巳，文宗至京师，入居大内。

己未，上都王禅及太尉不花、丞相塔失帖木兒、平章买间、御史大夫纽泽等军次榆林。九月庚申，诏燕铁木兒帅师御之，撒敦先驱，至榆林西，乘其未阵薄之，北军大败。甲子，诏还都。戊辰，辽东平章秃满迭兒以兵犯迁民镇，斩关以入。遣撒敦往拒，至蓟州东沙流河，累战败之。燕铁木兒以为扰攘之际，不正大名，不足以系天下之志，与诸王大臣伏阙劝进。文宗固辞曰：“大兄在朔方，朕敢紊天序乎？”燕铁木兒曰：“人心向背之机，间不容发，一或失之，噬脐无及。”文宗悟，乃曰：“必不得已，当明诏天下，以著予退让之意而后可。”壬申，文宗即位，改元天历，赦天下。

癸酉，封燕铁木兒为太平王，以太平路为其食邑。甲戌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中书右丞相、监修国史、知枢密院事；赐黄金五百两、白金二千五百两、钞一万锭、金素织段色纒二千匹、海东白鹞一、青鹞二、豹一、平江官地五百顷。即日诏将兵出蓟州拒秃满迭兒。乙亥，次三河，而王禅等军已破居庸关，遂进屯三 冢。丙子，燕铁木兒蓐食倍道而还。丁丑，抵榆河，闻帝出都城，将亲督战，燕铁木兒单骑请见，曰：“陛下出，民心必惊，凡剪寇事一以责臣，愿陛下

亟还宫以安黎庶。”文宗乃还。明日丁丑，阿速卫指挥使忽都不花、塔海帖木兒、同知太不花构变，事觉，械送京师，斩以徇。己卯，与王禅前军遇于榆河北，我师奋击，败之，追至红桥北。王禅将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兒、指挥忽都帖木兒引兵会战。阿剌帖木兒执戈入刺，燕铁木兒侧身以刀格其戈，就斫之，中左臂。部将和尚驰击忽都帖木兒，亦中左臂。二人骁将也，敌为夺气，遂却。因据红桥。两军阻水而阵，命善射者射之，遂退，师于白浮南。命知院也速答兒、八都兒、亦讷思等分为三队，张两翼以角之，敌军败走。辛巳，敌军复合，鏖战于白浮之野，周旋驰突，戈戟戛摩。燕铁木兒手毙七人。会日晡，对垒而宿。夜二鼓，遣阿剌帖木兒、孛伦赤、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，敌众惊扰，互自相击，至旦始悟，人马死伤无数。明日，天大雾，获敌卒二人，云王禅等脱身窜山谷矣。癸未，天清明，王禅集散卒成列出山，我师驻白浮西，坚壁不动。是夜，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，部曲八都兒压其前，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，敌不悟而乱，自相撻击，三鼓后乃西遁。迟明，追及昌平北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余人。帝遣赐上尊，谕旨曰：“丞相每战亲冒矢石，脱有不虞，其若宗社何！自今后但凭高督战，察将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赏罚之可也。”对曰：“臣以身先之，为诸将法。敢后者军法从事。托之诸将，万一失利，悔将何及！”是日，敌军再战再北，王禅单骑亡命。也速答兒、也不伦、撒敦追之，就命也速答兒及佥院彻里帖木兒统卒三万守居庸关，还至昌平南。

俄报古北口不守，上都军掠石槽。丙戌，遣撒敦为先驱，燕铁木兒以大军继其后，至石槽。敌军方炊，掩其不备，直蹙之，大军并进，追击四十里，至牛头山，擒驸马孛罗帖木兒，平章蒙古答失、牙失帖木兒，院使撒兒讨温等，献俘阙下，戮

之。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，余兵奔窜。夜遣撒敦袭之，逐出古北口。

丁亥，秃满迭儿及诸王也先帖木儿军陷通州，将袭京师，燕铁木儿急引军还。十月己丑朔，日将昏，至通州，乘其初至击之，敌军狼狈走渡潞河。庚寅，夹河而军。敌列植黍秸，衣以氈衣，然火为疑兵，夜遁。辛卯，率师渡河追之。癸巳，驻檀子山之枣林，也先帖木儿、秃满迭儿合阳翟王太平、国王朵罗台、平章塔海军来斗，士皆殊死战。至晚，唐其势陷阵，杀太平，死者蔽野，余兵宵溃。已而撒敦将轻兵要之，弗及而还。

乙未，上都诸王忽剌台，指挥阿剌铁木儿、安童入紫荆关，犯良乡，游骑逼南城。燕铁木儿即率诸将兵循北山而西，令脱衍系囊，盛莖豆以饲马，士行且食，晨夜兼程，至于卢沟河。忽剌台闻之，望风西走。是日凯旋，入自肃清门，都人罗拜马首，以谢更生之惠。燕铁木儿曰：“此皆天子威灵，吾何力焉。”入见，帝大悦，赐燕兴圣殿，尽欢而罢。赐太平王黄金印，并降制书及赐玉盘、龙衣、珠衣、宝珠、金腰带等物。

是日，撒敦遣报秃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，燕铁木儿遂以师赴之，战于檀州南野，败之。东路蒙古万户哈刺那怀率麾下万人降，余兵东溃，秃满迭儿走还辽东。获忽剌台、阿剌帖木儿、安童、朵罗台、塔海等戮之。

先是，齐王月鲁帖木儿、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闻文宗即位，乃起兵趋上都围之。时上都屡败势蹙。壬寅，倒刺沙肉袒奉皇帝宝出请死。齐王调兵护送至京师。庚戌，文宗御兴圣殿，受皇帝宝，下倒刺沙于狱。两都平。丁巳，加燕铁木儿以答剌罕之号，使其世世子孙袭之。仍赐珠衣二、七宝束带一、白金甕一、黄金瓶二、海东白鹞一、青鹞三、白鹰一、豹二十。十二月，置龙翊卫，命领其事。

先是，至治二年，以钦察卫士多，为千户所者凡三十五，故分置左右二卫，至是又析为龙翊卫。二年，立都督府，以统左、右钦察、龙翊三卫，哈刺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，东路蒙古元帅府，而以燕铁木兒兼统之，寻升为大都督府。燕铁木兒乞解相印还宿卫，帝勉之曰：“卿已为省院，惟未入台，其听后命。”二月，迁御史大夫，依前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太平王。未几，复拜中书右丞相、监修国史、知枢密院事、领都督府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，就佩元降虎符，依前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答刺罕、太平王。

先是，文宗以天下既定，可行初志，遣治书侍御史撒迪迎大兄明宗于漠北。三月辛酉，乃诏燕铁木兒护玺宝北上。明宗嘉其功。五月，特拜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中书右丞相、监修国史、大都督、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事、答刺罕、太平王。六月，加拜太师，余如故。从明宗南还。八月朔，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，文宗以皇太子见。庚寅，明宗暴崩。燕铁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玺宝授文宗，疾驱而还，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，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。癸巳，达上都。遂与诸王大臣陈劝复正大位。己亥，文宗复即位于上都。

十二月丁亥，文宗以燕铁木兒有大勋劳于王室，封其曾祖父班都察溧阳王，曾祖妣玉龙彻溧阳王夫人，祖父土土哈升王，祖妣太塔你升王夫人，父床兀兒扬王，母也先帖你、公主察吉兒并为扬王夫人。三年二月，文宗欲昭其勋，诏命礼部尚书马祖常制文立石于北郊。至顺元年五月乙丑，帝又以屡颁宠数未足以报大勋，下诏命独为丞相以尊异之。略曰：“燕铁木兒勋劳惟旧，忠勇多谋，奋大义以成功，致治平于期月，宜专独运，以重秉钧。授以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太师、太平王、答刺罕、中书右丞相、录军国重事、监修国史、提调燕王宫相府事、

大都督、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司事。凡号令、刑名、选法、钱粮、造作，一切中书政务，悉听总裁。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近侍人员，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，敢有隔越闻奏，以违制论。”

六月，知枢密院事阔彻伯、脱脱木兒等十人恶其权势之重，欲谋害之。也的迷失、脱迷以其谋告燕铁木兒，即率钦察军掩捕按问，皆诛之。二年二月，为建第于兴圣宫之西南。三月，赐鹰坊百人。十一月癸未，诏养其子塔刺海为子。辛酉，以燕铁木兒兼奎章阁大学士，领奎章阁学士院事。赐龙庆州之流杯圆池水碓土田。又赐平江、松江、江阴芦、场、簗山、沙涂、沙田等地。因言平江、松江圩田五百顷有奇，粮七千七百石，愿增为万石入官，以所得余米贍弟撒敦，诏从之。

四年，文宗大渐，遗诏立兄明宗之子。已而文宗崩，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，四十三日而崩。文宗后临朝。燕铁木兒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睦尔。文宗后曰：“天位至重，吾兒年方幼冲，岂能任耶！明宗有子妥欢帖睦尔，出居广西，今年十三矣，可嗣大统。”于是奉太后命，召还京师，至良乡，具卤簿迎之。燕铁木兒与之并马而行，于马上举鞭指画，告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故。而妥欢帖睦尔卒无一语酬之。燕铁木兒疑其意不可测，且明宗之崩，实与逆谋，恐其即位之后追举前事，故宿留数月，而心志日以瞽乱。

先是，燕铁木兒自秉大权以来，挟震主之威，肆意无忌。一宴或宰十三马，取泰定帝后为夫人，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，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，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。一日宴赵世延家，男女列坐，名鸳鸯会。见座隅一妇色甚丽，问曰：“此为谁？”意欲与俱归。左右曰：“此太师家人也。”至是荒淫日甚，体羸溺血而薨。

燕铁木兒既死，妥欢帖睦尔始即位，是为顺帝。乃以撒敦

为左丞相，唐其势为御史大夫。元统二年四月，命唐其势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。授撒敦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答刺罕、荣王、太傅、中书左丞相，赐庐州路为食邑，宥世世子孙九死。赠燕铁木兒太师、公忠开济弘谟同德协运佐命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师、中书右丞相、上柱国，追封德王，谥忠武。至元元年三月，立燕铁木兒女伯牙吾氏为皇后。是时，撒敦已死，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，伯颜独用事。唐其势忿曰：“天下本我家天下也，伯颜何人，而位居吾上！”遂与撒敦弟答里潜蓄异心，交通所亲诸王晃火帖木兒，谋援立以危社稷。帝数召答里不至。郯王彻彻秃遂发其谋。六月三十日，唐其势伏兵东郊，身率勇士突入宫阙。伯颜及完者帖木兒、定住、阔里吉思等掩捕获之。唐其势及其弟塔刺海皆伏诛。而其党北奔答里所，答里即应以兵，杀使者哈兒哈伦、阿鲁灰用以祆旗。帝遣阿弼谕之，又杀阿弼，而率其党和尚、刺刺等逆战，为搠思监、火兒灰、哈刺那海等所败，遂奔晃火帖木兒。命孛罗、晃火兒不花追袭之，力穷势促，阿鲁浑察执答里等送上都戮之。晃火帖木兒自杀。怯薛官阿察赤亦预唐其势之谋，欲杀伯颜，后擒付有司，具伏其辜，伏诛。

初，唐其势事败被擒，攀折殿槛不肯出。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，后蔽之以衣，左右曳出斩之，血溅后衣。伯颜奏曰：“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！”并执后。后呼帝曰：“陛下救我！”帝曰：“汝兄弟为逆，岂能相救邪！”乃迁皇后出宫，寻鸩之于开平民舍，遂簿录唐其势家。

伯颜

伯颜，蔑兒吉鶻氏。曾大父探马哈兒，给事宿卫。大父称海，从宪宗伐宋，殁于王事。父谨只兒，总宿卫隆福太后宫。伯颜弘毅深沉，明达果断。年十五，奉成宗命侍武宗于籓邸。

大德三年，从北征海都。五年，从至迭怯里古之地，力战，又至哈刺塔之地，累捷，功为诸将先。十年，斡罗思、失班等逃奔察八兒之地，武宗命伯颜追降之。十一年，武宗大会诸王驸马于和林，锡号曰伯颜拔都兒。

武宗即位，拜吏部尚书，俄改尚服院使，又拜御史中丞。至大二年十一月，拜尚书平章政事，特赐蛟龙虎符，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三年，加特进。延祐三年，仁宗命为周王常侍府常侍。四年，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五年，就升御史大夫。六年，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七年，拜陕西行台御史大夫。至治二年，复迁南台御史大夫。泰定二年，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三年，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旧所赐河南田五千顷，以二千顷奉帝师祝釐，八百顷助给宿卫，自取不及其半。宿奸顽豪尝毒民者，必深治之。

致和元年七月，泰定帝崩。八月，丞相燕铁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怀王于江陵，道过河南，使以谋密告伯颜。伯颜叹曰：“此吾君之子也。吾夙荷武皇厚恩，委以心膂，今爵位至此，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，大义所临，曷敢顾望。”即集僚属明告以故。于是会计仓廩、府库、谷粟、金帛之数，乘輿供御、牢饩膳羞、徒旅委积、士马刍糒供亿之须，以及赏赉犒劳之用，靡不备至。不足，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，及贷商人货货，约倍息以偿。又不足，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，辄止之以给其费。征发民丁，增置驿马，补城櫓，浚濠池，修战守之具，严徼逻斥堠，日被坚执锐，与僚佐曹掾筹其便宜。即遣蒙哥不花以其事驰告怀王。又使罗里报燕铁木兒曰：“公尽力京师，河南事我当自效。”伯颜别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，而躬勒兵以俟。参政脱别台曰：“今蒙古军马与宿卫之士皆在上都，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，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。我等图保

性命，他何计哉？”伯颜不从其言。其夜，脱别台手刃欲杀伯颜为变，伯颜觉，遂拔剑杀之，夺其所部军器，收马千二百骑。怀王命撒里不花拜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。怀王至河南，伯颜属囊健，擐甲胄，与百官父老导入，咸俯伏称万岁，即上前叩头劝进。怀王解金铠、御服、宝刀及海东白鹞、文豹赐伯颜。明日扈从北行。

九月，怀王即皇帝位，是为文宗，特加伯颜银青荣禄大夫，仍领宿卫。寻加太尉，赐黄金二百五十两、白金一千两、楮币二十五万缗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军国重事、御史大夫、中政院使。天历二年正月，拜太保。二月，加授储庆使，加赐虎符，特授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未几，明宗即位，文宗居东宫，拜太子詹事、太保，开府如故。八月，拜中书左丞相。明宗崩，文宗嗣位，加储政院使。三年正月，拜知枢密院事。至顺元年，文宗以伯颜功大，不有异数不足以报称，特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曰卜颜的斤，分赐虎士三百：怯薛丹百、默而吉军百、阿速军百，隶左右宿卫。又赐黄金双龙符，镌文曰“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”，组以宝带，世为明券。又命凡宴饮视诸宗王礼。二年八月，进封浚宁王，特加授侍正府侍正，追封其先三世为王。又加伯颜昭功宣毅万户、忠翊侍卫都指挥使。三年，拜太傅，加徽政使。八月，文宗崩。十月，伯颜奉太皇太后命，立明宗之子懿璘质班，是为宁宗。

十一月，宁宗崩。四年六月，顺帝至自南服，入践大位，嘉伯颜翊戴之功，拜中书右丞相、上柱国、监修国史。元统二年，进太师、奎章阁大学士，领太史院，兼领司天监、威武、阿速诸卫。奏复经筵，加知经筵事。十一月，进封秦王。继领太禧宗禋院、中政院、宣政院、隆祥使司、宫相诸内府，总领蒙古、钦察、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。三年六月，唐其势及

其弟塔刺海私蓄异志，谋危社稷，伯颜奉诏诛之。余党称兵，又亲率师往上都，击破其众。七月，伯颜鸩杀皇后伯牙吾氏，为匿唐其势、塔刺海于后宫。伯颜怒曰：“岂有兄弟谋不轨而姊妹党之者乎！”遂鸩之。诏谕天下，用国初故事，赐伯颜以答刺罕之号，俾世袭之。

至元元年，伯颜赞帝率遵旧章，奏寝妨农之务，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，息彰德、莱芜冶铁一年，蠲京圻漕户杂徭，减河间、两淮、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，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，帝允而行之。其知经筵日，当进讲，必与讲官敷陈格言，以尽启沃之道。太皇太后赐第时雍坊，有旨雄丽视诸王邸，伯颜力辞，制度务从损约。四年，求解政柄，三宫交勉留。五年十月，诏为大丞相，加号元德上辅，赐七宝玉书龙虎金符，镌刻如前。先数日，伯颜面奏请以赐田岁入所积钞一万锭，赈帖列坚、末邻、纳邻三道驿置，及关北十三驿之困乏者。

然伯颜自诛唐其势之后，独秉国钧，专权自恣，变乱祖宗成宪，虐害天下，渐有奸谋。帝患之。初，伯颜欲以其侄脱脱宿卫，伺帝起居，惧涉物议，乃以枢密知院汪家奴、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，实属意脱脱。故脱脱政令日修而卫士拱听约束。伯颜自领诸卫精兵，以燕者不花为屏蔽，导从之盛，填溢街衢。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。势焰薰灼，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。脱脱深忧之，乘间自陈忘家徇国之意，帝犹未之信。遣阿鲁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，益知其心无他，遂闻于帝，帝始无疑。是年，车驾自上都还京，伯颜数以兵巡行红城诸处，归辄在后。三人谋益坚，伯颜不知，益逞凶虐，构陷郯王彻彻笃，奏赐死，帝未允，辄传旨行刑。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、威顺王宽彻普化，辞色愤厉，不待旨而行。帝益忿之。伯颜且日益立威，锻炼诸狱，延及无辜。六年二月，伯颜

自领兵卫，请帝出田。脱脱告帝托疾不往。伯颜固请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。脱脱欲有所为，遂与世杰班、阿鲁合议，白于帝。戊戌，脱脱悉拘门钥，受密旨领军，阿鲁、世杰班侍帝侧传命。是夜，帝御玉德殿，主符檄，发号令，详见《脱脱传》。中夜二鼓，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骑抵太子营，取之入城，夜半见帝。四鼓，命只兒瓦歹奉诏往柳林，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。己亥，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。脱脱倨城门上宣言，有旨黜丞相一人，诸从官无罪，可各还本卫。伯颜奏乞陛辞，不许，遂行。道出真定，父老奉觞酒以进。伯颜问曰：“尔曾见子杀父事耶？”父老曰：“不曾见子杀父，惟见臣杀君。”伯颜俯首有惭色。三月辛未，诏徙南恩州阳春县安置，病死于龙兴路驿舍。

马札兒台

马札兒台，世系见兄伯颜传。马札兒台蚤扈从武宗，后侍仁宗于潜邸，出入恭谨，莅事敏达，仁宗说之。及立为皇太子，以为中顺大夫、典用太监。寻迁吏部郎中，升侍郎，进兵部尚书，迁利用卿，进度支卿，转同知典瑞院事，升院使，历大都路达鲁花赤，佩虎符，领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泰定四年，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。关陕大饥，赈贷有不及者，尽出私财以周贫民，所活甚众。转太府卿，又转都功德使，改宣政使。三迁皆仍太府卿，佩元降虎符，领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。拜御史大夫，仍领高丽女直汉军，兼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，提调承徽寺。寻迁知枢密院事，兼前职，加提调武备寺事，加金牌，领钦察闾闾帖木兒千户所；又仍以知枢密院事，加镇守海口侍卫亲军屯储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，余如故。至元三年，议进爵封王，辞以兄伯颜既封秦王，兄弟不宜并王，乃拜太保，分枢密院，往镇北边。至镇，边民岁有徭役，悉蠲

除之，后为定例。六年，伯颜既罢黜，召拜太师、中书右丞相。奏罢各处船户提举、广东采珠提举二司。兼领右卫阿速军，又兼领群牧监。未几，以疾辞，帝优诏起之。其请益坚，遂以太师就第。明年，以其子脱脱为右丞相，而封马扎兒台为忠王。至正七年，别兒怯不花谗于帝，诏安置甘肃，以疾薨，年六十三。

马扎兒台所至不以察察为明，赫赫为威，僚属各效其勤，至于事功既成，未尝以为己出也。以仁宗宠遇之深，忌日必先百官诣原庙致敬，或一食一果之美，必持献庙中。仁宗尝建寺云州九峰山，未成而崩，马扎兒台以私财成之，曰：“是虽未足以报先帝之恩，而先帝尝驻蹕于兹，诚不忍过其所而坐视芜废也。”又建寺都城健德门东。十二年，特命改封德王，令翰林儒臣制词立碑，仍赐旌忠昭德之额。长子脱脱，次子也先帖木兒。

脱脱

脱脱，字大用，生而岐嶷，异于常兒。及就学，请于其师浦江吴直方曰：“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，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。”稍长，膂力过人，能挽弓一石。年十五，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。天历元年，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。二年，入觐，文宗见之悦，曰：“此子后必可大用。”迁内宰司丞，兼前职。五月，命为府正司丞。至顺二年，授虎符、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元统二年，同知宣政院事，兼前职。五月，迁中政使。六月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

至元元年，唐其势阴谋不轨，事觉伏诛，其党答里及刺刺等称兵外应。脱脱选精锐与之战，尽禽以献。历太禧宗禋院使，拜御史中丞、虎符亲军都指挥使，提调左阿速卫。四年，进御史大夫，仍提调前职，大振纲纪，中外肃然。扈从上都还，至

鸡鸣山之浑河，帝将畋于保安州，马蹶。脱脱谏曰：“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，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，至于飞鹰走狗，非其事也。”帝纳其言，授金紫光禄大夫，兼绍熙宣抚使。

是时，其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，既诛唐其势，益无所忌，擅爵人，赦死罪，任邪佞，杀无辜，诸卫精兵收为己用，府库钱帛听其出纳。帝积不能平。脱脱虽幼养于伯颜，常忧其败，私请于其父曰：“伯父骄纵已甚，万一天子震怒，则吾族赤矣。曷若于未败图之。”其父以为然，复怀疑久未决。质之直方，直方曰：“《传》有之，‘大义灭亲’。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，余复何顾焉。”当是时，帝之左右前后皆伯颜所树亲党，独世杰班、阿鲁为帝腹心，日与之处。脱脱遂与二人深相结纳。而钱唐杨瑀尝事帝潜邸，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，得出入禁中，帝知其可用，每三人论事，使瑀参焉。

五年秋，车驾留上都，伯颜时出赴应昌。脱脱与世杰班、阿鲁谋欲御之东门外，惧弗胜而止。会河南范孟矫杀省臣，事连廉访使段辅，伯颜风台臣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。时别兒怯不花亦为御史大夫，畏人之议己，辞疾不出，故其章未上。伯颜促之急，监察御史以告脱脱。脱脱曰：“别兒怯不花位吾上，且掌印，我安敢专邪？”别兒怯不花闻之惧，且将出。脱脱度不能遏，谋于直方。直方曰：“此祖宗法度，决不可废，盍先为上言之？”脱脱入告于帝，及章上，帝如脱脱言。伯颜知出于脱脱，大怒，言于帝曰：“脱脱虽臣之子，其心专佑汉人，必当治之。”帝曰：“此皆朕意，非脱脱罪也。”及伯颜擅贬宣让、威顺二王，帝不胜其忿，决意逐之。一日，泣语脱脱，脱脱亦泣下，归与直方谋。直方曰：“此宗社安危所系，不可不密。议论之际，左右为谁？”曰：“阿鲁及脱脱木兒。”直方曰：“子之伯父，挟震主之威，此辈苟利富贵，其语一泄，

则主危身戮矣。”脱脱乃延二人于家，置酒张乐，昼夜不令出。遂与世杰班、阿鲁议，候伯颜入朝禽之。戒卫士严宫门出入，螭坳悉为置兵。伯颜见之大惊，召脱脱责之。对曰：“天子所居，防御不得不尔。”伯颜遂疑脱脱，益增兵自卫。

六年二月，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猎于柳林。脱脱与世杰班、阿鲁合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。戊戌，遂拘京城门钥，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。是夜，奉帝御玉德殿，召近臣汪家奴、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，出五门听命。又召瑀及江西范汇入草诏，数伯颜罪状。诏成，夜已四鼓，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赍赴柳林。己亥，脱脱坐城门上，而伯颜亦遣骑士至城下问故。脱脱曰：“有旨逐丞相。”伯颜所领诸卫兵皆散，而伯颜遂南行。详见《伯颜传》中。事定，诏以马扎兒台为中书右丞相；脱脱知枢密院事，虎符，忠翊卫亲军都指挥使，提调武备寺、阿速卫千户所，兼绍熙等处军民宣抚都总使、宣忠兀罗思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、昭功万户府都总使。十月，马扎兒台移疾辞相位，诏以太师就第。

至正元年，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、录军国重事，诏天下。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，复科举取士法，复行太庙四时祭，雪郟王彻彻秃之冤，召还宣让、威顺二王，使居旧藩，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，开马禁，减盐额，蠲负逋，又开经筵，遴选儒臣以劝讲，而脱脱实领经筵事。中外翕然称为贤相。二年五月，用参议孛罗帖木儿等言，于都城外开河置闸，放金口水，欲引通州船至丽正门，役丁夫数万，讫无成功。事见《河渠志》。

三年，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命脱脱为都总裁官。又请修《至正条格》颁天下。帝尝御宣文阁，脱脱前奏曰：“陛下临御以来，天下无事，宜留心圣学。颇闻左右多沮挠者，设使经史不足观，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哉？”即秘书监取裕宗所授书以

进，帝大悦。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尝保育于脱脱家，每有疾饮药，必尝之而进。帝尝驻蹕云州，遇烈风暴雨，山水大至，车马人畜皆漂溺，脱脱抱皇太子单骑登山，乃免。至六岁还，帝慰抚之曰：“汝之勤劳，朕不忘也。”脱脱乃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，为皇太子祝釐，其费为钞十二万二千锭。

四年闰月，领宣政院事。诸山主僧请复僧司，且曰：“郡县所苦，如坐地狱。”脱脱曰：“若复僧司，何异地狱中复置地狱邪？”时有疾渐羸，且术者亦言年月不利，乃上表辞位。帝不允，表凡十七上，始从之。有旨封郑王，食邑安丰，赏赉巨万，俱辞不受。乃赐松江田，为立稻田提领所以领之。

七年，别兒怯不花为右丞相，以宿憾譖其父马扎兒台。诏徙甘肃。脱脱力请俱行，在道则阅骑乘庐帐，食则视其品之精粗。及至其地，马扎兒台安之。复移西域撒思之地，至河，召还甘州就养。十一月，马扎兒台薨。帝念脱脱功劳，召还京师。

八年，命脱脱为太傅，提调宫傅，综理东宫之事。九年，朵兒只、太平皆罢相，遂诏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，赐上尊、名马、袭衣、玉带。脱脱既复入中书，恩怨无不报。时开端本堂，皇太子学于其中，命脱脱领端本堂事。又提调阿速、钦察二卫、内史府、宣政院、太医院事。

十年五月，居母蓟国夫人忧。帝遣近臣喻之，俾出理庶务。于是脱脱用乌古孙良桢、龚伯遂、汝中柏、伯帖木兒等为僚属，皆委以腹心之寄，小大之事悉与之谋，事行而群臣不知也。吏部尚书偃哲笃建言更造至正交钞，脱脱信之，诏集枢密院、御史台、翰林、集贤院诸臣议之，皆唯唯而已，独祭酒吕思诚言其不可，脱脱不悦。既而终变钞法，而钞竟不行。事见思诚传。

河决白茅堤，又决金堤，方数千里，民被其患，五年不能塞。脱脱用贾鲁计，请塞之，以身任其事。出告群臣曰：“皇

帝方忧下民，为大臣者职当分忧。然事有难为，犹疾有难治，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，今我必欲去其疾。”而人人异论，皆不听。乃奏以贾鲁为工部尚书，总治河防，使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役之，筑决堤成，使复故道。凡八月，功成。事见《河渠志》。于是天子嘉其功，赐世袭答剌罕之号。又敕儒臣欧阳玄制《河平碑》以载其功。仍赐淮安路为其食邑，郡邑长吏听其自用。

已而汝、颍之间妖寇聚众反，以红巾为号，襄、樊、唐、邓皆起而应之。十一年，脱脱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，将诸卫兵十余万讨之。克上蔡。既而驻兵沙河，军中夜惊。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，北奔汴梁，收散卒，屯硃仙镇。朝廷以也先帖木儿不习兵，诏别将代之。也先帖木儿径归，昏夜入城，仍为御史大夫。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劾其丧师辱国之罪，脱脱怒，乃迁西行台御史大夫朵儿直班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，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设判官，由是人皆莫敢言事。

十二年，红巾有号芝麻李者，据徐州。脱脱请自行讨之，以逯鲁曾为淮南宣慰使，募盐丁及城邑趯捷，通二万人，与所统兵俱发。九月，师次徐州，攻其西门。贼出战，以铁翎箭射马首，脱脱不为动，麾军奋击之，大破其众，入其外郭。明日，大兵四集，亟攻之，贼不能支，城破，芝麻李遁去。获其黄伞旗鼓，烧其积聚，追擒其伪千户数人，遂屠其城。帝遣中书平章政事普化等即军中命脱脱为太师，依前右丞相，趣还朝，而以枢密院同知秃赤等进师平颍、亳。师还，赐上尊、珠衣、白金、宝鞍。皇太子锡燕于私第。诏改徐州为武安州，而立碑以著其绩。

十三年三月，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、右丞悟良哈台议，

屯田京畿，以二人兼大司农卿，而脱脱领大司农事。西至西山，东至迁民镇，南至保定、河间，北至檀、顺州，皆引水利，立法佃种，岁乃大稔。

十四年，张士诚据高邮，屡招谕之不降。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。黜陟予夺一切庶政，悉听便宜行事；省台院部诸司，听选官属从行，禀受节制。西域、西番皆发兵来助。旌旗累千里，金鼓震野，出师之盛，未有过之者。师次济宁，遣官诣阙里祀孔子，过邹县祀孟子。十一月，至高邮。辛未至乙酉，连战皆捷。分遣兵平六合，贼势大蹙。俄有诏罪其老师费财，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、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兒、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，削其官爵，安置淮安。

先是，脱脱之西行也，别兒怯不花欲陷之死。哈麻屡言于帝，召还近地，脱脱深德之，至是引为中书右丞。而是时脱脱信用汝中柏，由左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，平章以下见其议事莫敢异同，惟哈麻不为之下。汝中柏因譖之脱脱，改为宣政院使，位居第三，于是哈麻深衔之。哈麻尝与脱脱议授皇太子册宝礼，脱脱每言：“中宫有子，将置之何所？”以故久不行。脱脱将出师也，以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，使辅也先帖木兒居中。汝中柏恐哈麻必为后患，欲去之。脱脱犹豫未决，令与也先帖木兒谋。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于己，不从。哈麻知之，遂譖脱脱于皇太子及皇后奇氏。会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，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承哈麻风旨，上章劾之，三奏乃允；夺御史台印，出都门外听旨，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；而脱脱亦有淮安之命。

十二月辛亥，诏至军中，参议龚伯遂曰：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且丞相出师时，尝被密旨，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。诏书且勿开，开则大事去矣。”脱脱曰：“天子诏我而我不从，是与天子抗也，君臣之义何在？”弗从。既听诏，脱脱顿首谢

曰：“臣至愚，荷天子宠灵，委以军国重事，蚤夜战兢，惧弗能胜。一旦释此重负，上恩所及者深矣。”即出兵甲及名马三千，分赐诸将，俾各帅所部以听月阔察兒、雪雪节制。客省副使哈刺答曰：“丞相此行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，今日宁死丞相前。”拔刀刎颈而死。初命脱脱安置淮安，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。

十五年三月，台臣犹以谪轻，列疏其兄弟之罪，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，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门。脱脱长子哈刺章，肃州安置；次子三宝奴，兰州安置。家产簿录入官。脱脱行至大理腾冲，知府高惠见脱脱，欲以女事之，许筑室一程外以居，虽有加害者可以无虞。脱脱曰：“吾罪人也，安敢念及此！”巽辞以绝之。九月，遣官移置阿轻乞之地，高惠以脱脱前不受其女，故首发铁甲军围之。十二月己未，哈麻矫诏遣使鸩之，死，年四十二。讣闻，中书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，易棺衣以殓。

脱脱仪状雄伟，颀然出于千百人中，而器宏识远，莫测其蕴。功施社稷而不伐，位极人臣而不骄，轻货财，远声色，好贤礼士，皆出于天性。至于事君之际，始终不失臣节，虽古之有道大臣，何以过之。惟其惑于群小，急复私仇，君子讥焉。

二十二年，监察御史张冲等上章雪其冤，于是诏复脱脱官爵，并给复其家产。召哈刺章、三宝奴还朝。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，乃授哈刺章中书平章政事，封申国公，分省大同；三宝奴知枢密院事。二十六年，监察御史圣奴、也先、撒都失里等复言：“奸邪构害大臣，以致临敌易将，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，钱粮之耗从此始，盗贼纵横从此始，生民之涂炭从此始。设使脱脱不死，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！乞封一字王爵，定谥及加功臣之号。”朝廷皆是其言。然以国家多故，未及报

元史

·2073·

而国亡。

列传第二十六

乃蛮台

乃蛮台，木华黎五世孙。曾祖曰孛鲁；祖曰阿礼吉失，追封莒王，谥忠惠；父曰忽速忽尔，嗣国王，追封蓟王。乃蛮台身长七尺，挚静有威，性明果善断，射能贯札。大德五年，奉命征海都、朵哇，以功赐貂裘白金，授宣徽院使，阶荣禄大夫。七年，拜岭北行省右丞。旧制，募民中粮以饷边，是岁中者三十万石。用事者挟私为市，杀其数为十万，民进退失措。乃蛮台请于朝，凡所输者悉受之，以为下年之数，民感其德。至治二年，改甘肃行省平章政事，佩金虎符。甘肃岁余粮于兰州，多至二万石，距宁夏各千余里至甘州，自甘州又千余里始达亦集乃路，而宁夏距亦集乃仅千里。乃蛮台下谕令挽者自宁夏径趋亦集乃，岁省费六十万缗。

天历二年，迁陕西行省平章政事。关中大饥，诏募民入粟予爵。四方富民应命输粟，露积关下。初，河南饥，告余关中，而关中民遏其余。至是关吏乃河南人，修宿怨，拒粟使不得入。乃蛮台杖关吏而入其粟。京兆民掠人而食之，则命分健卒为队，捕强食人者，其患乃已。时入关粟虽多，而贫民乏钞以余。乃蛮台取官库未毁昏钞，得五百万缗，识以省印，给民行用，俟官给赈饥钞，如数易之。先时，民或就食他所，多毁墙屋以往。乃蛮台谕之曰：“明年岁稔，尔当复还，其勿毁之。”民由是不敢毁，及明年还，皆得按堵如初。拜西行台御史大夫，赐金帛、玩服等物。奉命送太宗皇帝旧铸皇兄之宝于其后嗣燕只哥

鹞，乃蛮台威望素严，至其境，礼貌益尊。

至顺元年，迁上都留守，佩元降虎符，虎賁亲军都指挥使，进阶开府仪同三司，知岭北行枢密院事，封宣宁郡王，赐金印。寻奉命出镇北边，锡予尤重。国初，诸军置万户、千户、百户，时金银符未备，惟加纓于枪以为等威。至是乃蛮台为请于朝，皆得绶符。后至元三年，诏乃蛮台袭国王，授以金印。继又以安边睦邻之功，赐珠络半臂并海东名鹰、西域文豹，国制以此为极恩。六年，拜岭北行省左丞相，仍前国王、知行枢密院事。至正二年，迁辽阳行省左丞相，以年逾六十，上疏辞职归。念其军士贫乏，以麦四百石、马二百匹、羊五百头遍给之。八年，薨于家，帝闻之震悼，命有司厚致赙仪，诏赠摠忠宣惠绥远辅治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鲁王，谥忠穆。

子二：长野仙溥化，入宿卫，掌速古兒赤，特授朝列大夫、给事中，拜监察御史，继除河西廉访副使、淮西宣慰副使，累迁中书参知政事，由御史中丞为中书右丞；次晃忽而不花。

朵兒只

朵兒只，木华黎六世孙，脱脱子也。朵兒只生一岁而孤，稍长，备宿卫，事母至孝，喜读书，不屑屑事章句，于古君臣行事忠君爱民之道，多所究心。至治二年，授中奉大夫、集贤学士，时年未及冠。一时同寅如郭贯、赵世延、邓文原诸老皆器重之。天历元年，朵罗台国王自上都领兵至古北口，与大都兵迎敌。事定，文宗杀朵罗台。二年，朵兒只袭国王位，扈蹕上都，诏便道至辽阳之国。顺帝至元四年，朵罗台弟乃蛮台恃太师伯颜势，谓国王位乃其所当袭，诉于朝。伯颜妻欲得朵兒只大珠环，价直万六千锭。朵兒只无以应，则慨然曰：“王位我祖宗所传，不宜从人求买。我纵不得为，设为之，亦我宗族人耳。”于是乃蛮台以赂故得为国王，而除朵兒只辽阳行省左

丞相。以安靖为治，民用不扰。六年，迁河南行省左丞相，为政如在辽阳时。先是，河南范孟为乱，以诬误连系者千百计。朵兒只至，颇知其冤，力欲直之，而平章政事纳麟乃元问官，执其说不从。已而纳麟还，言于朝，以谓朵兒只心徇汉人。朵兒只为人宽弘有度，亦不恤也。至正四年，迁江浙行省左丞相。时杭城荐经灾毁，别兒怯不花先为相，庶务宽纾，朵兒只继之，咸仍其旧，民心翕然。汀州寇窃发，朵兒只调遣将士招捕之，威信所及，数月即平。帝嘉其绩，锡九龙衣、上尊酒。居二年，方面晏然。杭之耆老请建生祠，如前丞相故事。朵兒只辞之曰：“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，我实生于此，宜尔父老有爱于我，我于尔杭人得无情乎！然今天下承平，我叨居相位于此，唯知谨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，何用虚名为？”

七年，召拜御史大夫。会丞相虚位，秋，拜中书左丞相。冬，升右丞相、监修国史，而太平为左丞相。是时，朝廷无事，稽古礼文之事，有坠必举，请赐经筵讲官坐，以崇圣学，选清望官专典陈言，以求治道，核守令六事，沙汰僧尼，举隐逸士，事见《太平传》。岁余，留守司行致贺礼，其物先留鸿禧观，将馈二相。朵兒只家臣寓观中，察知物有丰杀，其致左相者特丰。家臣具白其事，请却之。朵兒只曰：“彼纵不送我，亦又何怪。”即命受之。郟王家产既籍于官，朵兒只俾掾史录其数。明日，掾史以复。韩嘉讷为平章，不知出丞相命，勃然变色，叱掾史曰：“公事须自下而上，何竟白丞相！”令客省使扶出。朵兒只不为动，知者咸服其量。九年，罢丞相位，复为国王，之国辽阳。十四年，诏脱脱总兵南讨。中书参议龚伯遂建言：“宜分遣诸宗王及异姓王俱出军。”吴王朵尔赤厚赂伯遂获免。朵兒只独曰：“吾国家世臣，天下有事，政效力之秋也，吾岂暇与小子辈通贿赂哉！”即领兵出淮南，听脱脱节制。脱

脱遣朵兒只攻六合，拔之。既而诏削脱脱官爵，罢其兵权，朵兒只乃以本部兵守扬州。十五年，薨于军，年五十二。

初，朵兒只为集贤学士，从其从兄丞相拜住在上都。南坡之变，拜住遇害。贼臣铁失、赤斤铁木兒等并欲杀朵兒只，其从子朵尔直班方八岁，走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，以故朵兒只得脱于难。朵兒只为相，务存大体，而太平则兼理庶务，一时政权颇出于太平，趋附者众，朵兒只处之凝然，不与较。然太平亦能推让尽礼，中外皆号为贤相云。

二子：朵蛮帖木兒，翰林学士；俺木哥失里，袭国王。

朵尔直班

朵尔直班，字惟中，木华黎七世孙。祖曰硕德，父曰别理哥帖木尔。朵尔直班甫晬而孤，育于从祖母。拜住，从父也，请于仁宗，降玺书护其家。稍长，好读书。年十四，见文宗，适将幸上都，亲阅御衣，命录于簿，顾左右无能书汉字者，朵尔直班引笔书之。文宗喜曰：“世臣之家乃能知学，岂易得哉！”命为尚衣奉御，寻授工部郎中。元统元年，擢监察御史。首上疏，请亲祀宗庙，赦命不宜数。又陈时政五事，其一曰：“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，四月戊午朔，日又食。皇上宜奋乾纲，修刑政，疏远邪佞，颀任忠良，庶可消弭灾变以为祯祥。”二曰：“亲祀郊庙。”三曰：“博选勋旧世臣之子，端谨正直之人，前后辅导，使嬉戏之事不接于目，俚俗之言不及于耳，则圣德日新矣。”四曰：“枢机之臣固宜尊宠，然必赏罚公，则民心服。”五曰：“弭安盗贼，振救饥民。”是时日月薄蚀，烈风暴作，河北、山东旱蝗为灾，乃复条陈九事上之，一曰：“比日幸门渐启，刑罚渐差，无功者觊觎希赏，有罪者侥幸求免。恐刑政渐隳，纪纲渐紊，劳臣何以示劝，奸臣无所警惧。”二曰：“天下之财皆出于民，民竭其力以佐公上，而用犹不

足，则嗟怨之气上干阴阳之和，水旱灾变所由生也。宜颺命中书省官二员，督责户部详定减省，罢不急之工役，止无名之赏赐。”三曰：“禁中常作佛事，权宜停止。”四曰：“官府日增，选法愈敝，宜省冗员。”五曰均公田。六曰铸钱币。七曰罢山东田赋总管府。八曰蠲河南自实田粮。九曰禁取姬妾于海外。

正月元日，朝贺大明殿，朵尔直班当纠正班次，即上言：“百官逾越班制者，当同失仪论，以惩不敬。”先是，教坊官位在百官后，御史大夫撒迪传旨俾入正班，朵尔直班执不可。撒迪曰：“御史不奉诏耶？”朵尔直班曰：“事不可行，大夫宜覆奏可也。”西僧为佛事内廷，醉酒失火，朵尔直班劾其不守戒律，延烧宫殿，震惊九重。撒迪传旨免其罪，朵尔直班又执不可，一日间传旨者八，乃已。丞相伯颜、御史大夫唐其势二家家奴怙势为民害，朵尔直班巡历至溇州，悉捕其人致于法，民大悦。及还，唐其势怒曰：“御史不礼我已甚，辱我家人，我何面目见人耶？”答曰：“朵尔直班知奉法而已，它不知也。”唐其势从子马马沙为钦察亲军指挥使，恣横不法，朵尔直班劾奏之。马马沙因集无赖子欲加害，会唐其势被诛，乃罢。

迁太府监，改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，进承制学士，皆兼经筵官，又升侍书学士、同知经筵事。是时朵尔直班甫弱冠，又世家子，乃独以经术侍帝左右，世以为盛事。至正元年，罢学士院，除翰林学士，升资善大夫。于是经筵亦归翰林，仍命朵尔直班知经筵事。是时康里巎巎以翰林学士承旨亦在经筵，在上前敷陈经义，朵尔直班则为翻译，曲尽其意，多所启沃，禁中语秘不传。俄迁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，听讼之际，引谕律令，曲当事情。有同僚年老者，叹曰：“吾居是官四十年，见公论事殆神人也。”宗王有杀其大母者，朵尔直班与同僚拔

实力请于朝，必正其罪。时相难之。出为淮东肃政廉访使。迁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，未行，又迁江西行省左丞，以疾不赴。北还，养疾黄厓山中。起为资正院使。五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、同知经筵事，提调宣文阁。时纂集《至正条格》，朵尔直班以谓是书上有祖宗制诰，安得独称今日年号；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，安可独以为书名。时相不能从，唯除制诰而已。有以善音乐得幸者，有旨用为崇文监丞。朵尔直班它拟一人以闻。帝怒曰：“选法尽由中书省耶？”朵尔直班顿首曰：“用幸人居清选，臣恐后世议陛下。今选它人，臣之罪也，省臣无与焉。”帝乃悦。升右丞，寻拜御史中丞。监察御史劾奏别兒怯不花，章甫上，黜御史大夫懿怜真班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朵尔直班曰：“若此则台纲安在？”乃再上章劾奏，并留大夫，不允。台臣皆上印绶辞职。帝谕朵尔直班曰：“汝其毋辞。”对曰：“宪纲隳矣，臣安得独留？”帝为之出涕。朵尔直班即杜门谢宾客。

寻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，阶荣禄大夫。至官，询民所疾苦，知米粟羊豕薪炭诸货皆藉乡民贩负入城，而贵室僮奴、公府隶卒争强买之，仅酬其半直。又其俗编柳为斗，大小不一，豪贾猾佞得以高下其手，民咸病之。即饬有司厉防禁，齐称量，诸物乃毕集而价自平。又存恤孤老，平准钱法，清铨选，汰胥吏，慎勾稽，兴废坠，巨细毕举。苟有罪，虽勋旧不贷。王邸百司闻风悚惧。召为太常礼仪院使，俄迁中政使，又迁资正使。

会盗起河南，帝忧之。拜中书平章政事，阶光禄大夫。首言：“治国之道，纲常为重。前西台御史张桓伏节死义，不污于寇，宜首旌之，以劝来者。”又言：“宜守荆襄、湖广以绝后患。”又数论：“祖宗之用兵，匪专于杀人，盖必有其道焉。今倡乱者止数人，顾乃尽坐中华之民为畔逆，岂足以服人心。”

“其言颇连丞相脱脱意。时脱脱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、员外郎伯帖木兒，故两人因擅权用事，而朵尔直班正色立朝，无所附丽。适陕州危急，因出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。行至中途，闻商州陷，武关不守，即轻骑昼夜兼程至奉元，而贼已至鸿门。吏白涓日署事，不许，曰：“贼势若此，尚何顾阴阳拘忌哉！”即就署。省、台素以举措为嫌，不相聚论事。朵尔直班曰：“多事如此，恶得以常例论？”乃与行省平章朵朵约五日一会集。寻有旨，命与朵朵便宜同讨贼，即督诸军复商州。乃修筑奉元城垒。募民为兵，出库所藏银为大钱，射而中的者赏之，由是人皆为精兵。金、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，状如瓠，号毛葫芦军，甚精锐，列其功以闻，赐敕书褒奖之，由是其军遂盛，而国家获其用。金州由兴元、凤翔达奉元，道里回远，乃开义谷，创置七驿，路近以便。

时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师败于河南，西台御史蒙古鲁海牙、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。朵尔直班当署字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吾其为平章湖广矣。”未几命下，果然。也先帖木兒者，脱脱之弟，章既上，脱脱怒，故左迁朵尔直班，而御史十二人皆见黜。关中人遮道涕泣曰：“生我者公也，何遽去我而不留乎？”朵尔直班慰遣之，不听，乃从间道得出。至重庆，闻江陵陷，道路阻不可行，或请少留以俟之，不从，期必达乃已。

湖广行省时权治澧州，既至，律诸军以法，而授纳粟者以官，人心翕然。汝中柏、伯帖木兒言于丞相曰：“不杀朵尔直班，则丞相终不安。”盖谓其帝意所眷属，必复用耳。乃命朵尔直班职专供给军食。时官廩所储无几，即延州民有粟者，亲予酒谕劝之而贷其粟，约俟朝廷颁钞至即还以直，民无不从者。又遣官采粟河南、四川之境，民闻其名，争输粟以助军饷。右丞伯颜不花方总兵，承顺风旨，数侮辱之。朵尔直班不为动。

会官军复武昌，至蕲、黄伯颜不花百计征索，无不给之，犹欲言其供需失期。达刺罕军帅王不花奋言曰：“平章国之贵臣，今坐不重茵，食无珍味，徒为我曹军食耳。今百需立办，顾犹欲诬之，是无人心也。我曹便当散还乡里矣。”脱脱遣国子助教完者至军中，风使害之。完者至，则反加敬礼，语人曰：“平章勋旧之家，国之祥瑞，吾苟伤之，则人将不食吾余矣。”朵尔直班素有风疾，军中感雾露，所患日剧，遂卒于黄州兰溪驿，年四十。

朵尔直班立朝，以扶持名教为己任，荐拔人才而不以为私恩。留心经术，凡伊、洛诸儒之书，未尝去手。喜为五言诗，于字画尤精。翰林学士承旨临川危素，尝客于朵尔直班，谏之曰：“明公之学，当务安国家、利让稷，毋为留神于末艺。”朵尔直班深服其言。其在经筵，开陈大义为多。间采前贤遗言，各以类次，为书凡四卷，一曰《学本》，二曰《君道》，三曰《臣职》，四曰《国政》。明道、厚伦、制行、稽古、游艺，五者《学本》之目也；敬天、爱民、知人、纳谏、治内，五者《君道》之目也；宰辅、台察、守令、将帅、摯御，五者《臣职》之目也；兴学、训农、理财、审刑、议兵，五者《国政》之目也。帝览而善之，赐名曰《治原通训》，藏于宣文阁。二子：铁固思帖木而、笃坚帖木而。

阿鲁图

阿鲁图，博尔术四世孙。父木剌忽。阿鲁图由经正监袭职为怯薛官，掌环卫，遂拜翰林学士承旨，迁知枢密院事。至元三年，袭封广平王。至正四年，脱脱辞相位，顺帝问谁可代脱脱为相者，脱脱以阿鲁图荐。五月，诏拜中书右丞相、监修国史，而别兒怯不花为左丞相，从驾行幸，每同车出入，一时朝野以二相协和为喜。时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阿鲁图为总裁。

五年，三史成。十月，阿鲁图等既以其书进，帝御宣文阁，阿鲁图复与平章政事帖木儿塔识、太平上奏：“太祖取金，世祖平宋，混一区宇，典章图籍皆归秘府。今陛下以三国事绩命儒士纂修，而臣阿鲁图总裁。臣素不读汉人文书，未解其义。今者进呈，万机之暇，乞以备乙览。”帝曰：“此事卿诚未解，史书所系甚重，非儒士泛作文字也。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，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；彼一朝行恶则国废，朕当取以为戒。然岂止儆劝人君，其间亦有为宰相事，善则卿等宜仿效，恶则宜监戒。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。朕或思有未至，卿等其言之。”阿鲁图顿首舞蹈而出。

右司郎中陈思谦建言诸事，阿鲁图曰：“左右司之职所以赞助宰相。今郎中有所言，与我辈共议见诸行事，何必别为文字自有所陈耶？郎中若居他官，则可建言，今居左右司而建言，是徒欲显一己自能言耳。将置我辈于何地？”思谦大惭服。一日，与僚佐议除刑部尚书，宰执有所举，或难之曰：“此人柔软，非刑部所可用。”阿鲁图曰：“庙堂即今选佞子耶？若选佞子，须选强壮人。尚书欲其详谏刑牒耳，若不枉人，不坏法，即是好刑官，何必求强壮人耶？”左右无以答。其为治知大体，类如此。

先是，别儿怯不花尝与阿鲁图谋挤害脱脱。阿鲁图曰：“我等岂能久居相位，当亦有退休之日，人将谓我何？”别儿怯不花屡以为言，终不从。六年，别儿怯不花乃讽监察御史劾奏阿鲁图不宜居相位，阿鲁图即避出城。其姻党皆为之不平，请曰：“丞相所行皆善，而御史言者无理，丞相何不见帝自陈，帝必辩焉。”阿鲁图曰：“我博尔术世裔，岂丞相为难得耶？但帝命我不敢辞，今御史劾我，我宜即去。盖御史台乃世祖所设置，我若与御史抗，即与世祖抗矣。尔等无复言。”阿鲁图

既罢去，明年，别兒怯不花遂为右丞相，不久亦去。十一年，阿魯图复起为太傅，出守和林边，薨，无嗣。

纽的该

纽的该，博尔术之四世孙也。早岁备宿卫，累迁同知枢密院事，既而废处于家。顺帝至元五年，奉使宣抚达达之地，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余条，由是朝廷知其才，升知岭北行枢密院事。至正十五年，召拜中书平章政事，迁知枢密院事。十七年，以太尉总山东诸军，守镇东昌路，击退田丰兵。十八年，田丰复陷济宁，进逼东昌。纽的该以乏粮弃城，退屯柏乡，东昌遂陷。还京师，拜中书添设左丞相，与太平同居相位。纽的该有识量，处事平允。倭人攻金复州，杀红军据其州者，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。浙西张士诚既降，纽的该处置江南诸事，咸得其宜，士诚大服。兴和路富民调戏子妇，系狱，车载楮币至京师行赂，以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决。纽的该乃除刑部侍郎为兴和路达鲁花赤，俾决其事，富民遂自缢死。凡授官，惟才是选，不用私人，众称其有大臣体。已而遽罢相，迁知枢密院事。尝卧病，谓其所知曰：“太平真宰相才也。我疾固不起，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，此可叹也。”朝官至门候疾者，皆谢遣之。二十年正月卒。

列传第二十七

别兒怯不花

别兒怯不花，字大用，燕只吉鸞氏。曾祖忙怯秃以千户从宪宗南征有功。父阿忽台事成宗为丞相，被诛，后赠和宁忠献王。别兒怯不花蚤孤，八岁，以兴圣太后及武宗命，侍明宗于籓邸。寻入国子学为诸生。会明宗以周王出镇云南，别兒怯不花从行，至大同而还。仁宗召入宿卫。一日，从殿中望见其仪槩夔异，即召对，慰谕之。八番宣抚司长乃其世职，英宗遂授怀远大将军、八番宣抚司达鲁花赤。既至，宣布国家恩信，峒民感悦。有累岁不服者，皆喜曰：“吾故贤帅子孙也，其敢违命。”率其十四部来受约束。别兒怯不花以其事入奏，天子嘉而留之。

泰定三年，特授同知太常礼仪院事，益从耆老文学之士雍容议论。寻拜监察御史。明年，迁中书右司郎中。又明年，升参议中书省事。居二年，除吏部尚书。至顺元年，其兄治书侍御史自当谏止明里董阿子闾闾不当为监察御史，并出别兒怯不花为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。未几，丁内艰还京。起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江浙岁漕米由海道达京师，别兒怯不花董其事。寻除礼部尚书，迁徽政院副使，擢侍御史，特命领宿卫，升荣禄大夫、宣徽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凡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者，往往所举多其亲昵。至别兒怯不花独推择岁久者举之，众论翕服。宣徽所造酒，横索者众，岁费陶瓶甚多。别兒怯不花奏制银瓶以贮，而索者遂止。至元四年，拜御史大夫、知

经筵事，寻迁中书平章。

至正二年，拜江浙行省左丞相。行至淮东，闻杭城大火烧官廨民庐几尽，仰天挥涕曰：“杭，浙省所治，吾被命出镇，而火如此，是我不德累杭人也。”疾驰赴镇，即下令录被灾者二万三千余户，户给钞一锭，焚死者亦如之，人给月米二斗，幼稚给其半。又请日减酒课，为钱千二百五十缗，织坊减元额之半，军器、漆器权停一年，泛税皆停。事闻，朝廷从之。又大作省治，民居附其旁者，增直买其基，募民就役，则厚其佣直。又请岁减江浙、福建盐课十三万引。或遇淫雨亢旱，辄出祷于神祠，所祷无不应。在镇二年，虽儿童女妇莫不感其恩。召还，除翰林学士承旨，仍掌宿卫。

四年，拜中书左丞相。朝廷议选奉使宣抚，使问民疾苦，察吏贪廉，且选习北藩风土及知典故者，俾别兒怯不花周行沙漠，洗冤除弊，不可胜计。又奏发使谕诸王，赐以金衣重宝，使各抚其民，毋逾法制，于是内外震肃。明年，岁大饥，流民载道，令有司赈之，欲还乡者给路粮。又录在京贫民，日粟以粮。帝还自上都，遣中使数辈趣使迎谒，比见，帝亲酌酒劳之。七年，进右丞相。明年，御史劾奏别兒怯不花，而徽政院使高龙卜在帝侧为解，帝遂不允。乃出御史大夫亦怜真班为江浙左丞相，中丞以下皆辞职。诏复加太保。于是两台各道言章交至，别兒怯不花益不自安，寻谪居渤海县。十年正月卒。后子达世帖木而用于朝，遂赠弘仁辅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太师，追封冀王，谥忠宣。达世帖木而字原理，仕至中书平章政事，有学识，能世其家。

太平

太平，字允中，初姓贺氏，名惟一，后赐姓蒙古氏，名太平，仁杰之孙，胜之子也。初，胜以非罪死，太平年尚幼，泰

定帝雪其父冤而抚恤之。太平资性开朗正大，虽在弱龄，俨然如老成人。尝受业于赵孟頫，又师事云中吕弼。太平始袭父职，为虎贲亲军都指挥使，寻擢陕西汉中道廉访副使。文宗召为工部尚书，都主管奎章阁工事，又除上都留守同知。顺帝元统初，命为枢密副使，寻升同知枢密院事，迁御史中丞。时中书有参议佛家闾者，儉人也。御史劾其罪，时宰庇之，事寝不行。太平辞疾卧家。至正二年，诏起为中书参知政事，辞。进右丞，又辞。会御史祁君璧复劾佛家闾，黜之，乃起就职。宗室诸王岁赐廩食衣币不均，太平请于帝，均其厚薄。守令多失职，请选台阁名臣充之。仍遣使核其治行，其治最者则增秩，赐金币。辽、金、宋三史久未克修，至是太平力赞其事，为总裁官，修成之。时粟贵而金银贱，太平请出官本，委官收市之，所得不贖，其后兵兴，卒获其用。四年，升中书平章政事。五年，迁宣徽院使。宣徽典饮膳，权势横索，太平取簿阅之，惟太常礼仪使阿剌不花一无所需，太平因言于帝，请擢居近职，且厚赐之。

六年，拜御史大夫。故事，台端非国姓不以授，太平因辞，诏特赐姓而改其名。七年，迁中书平章政事，班同列上。国王朵而只为左丞相，请于帝曰：“臣藉先臣之廕，蚤袭位国王，昧于国家之理，今备位宰相，非得太平不足与共事。”十一月，拜太平左丞相，朵而只为右丞相。太平辞，帝不允，仍诏示天下。明年正月，诏修后妃、功臣传，特命太平同监修国史，盖异数也。太平请僧道有妻子者勒为民以减蠹耗，给校官俸以防虚冒，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，立行都水监以治黄河。举隐士完者笃、执礼哈郎、董立、张枢、李孝光。是时，天下无事，朝廷稽古礼文之典，有坠必举。平生好访问人才，不问南北，必记录于册，至是多进用之。

初，脱脱既罢相，出居西土。会其父马札儿台卒，太平力请令脱脱归葬，以全孝道。左右以为难，太平曰：“脱脱乃心王室，大义灭亲，今父歿而不克奔讣，为善者不几于怠乎！”为之固请，以故脱脱得还。脱脱既得还朝，即拜为太傅，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己也，因汝中柏谗间成隙，遽欲中伤之。是时，中书参政孔思立等皆一时名人，太平所拔用者，悉诬以罪黜去。九年七月，罢为翰林学士承旨，既又诬劾其过失，而并论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。脱脱之母闻之，谓脱脱兄弟曰：“太平好人也，何害于汝而欲去之。汝兄弟若违吾言，非吾子也，”侍御史撒马笃扬言于朝曰：“御史欲害正人，坏台纲，如天下后世何？”即卧病不起。故吏田复劝太平自裁，太平曰：“吾无罪，当听于天，若自杀，则诚有慊矣。”遂还奉元，杜门谢客，以书史自适。

河南盗起，十五年，诏命太平为江浙行省左丞相。未行，改为淮南行省左丞相，兼知行枢密院事，总制诸军，驻于济宁。时诸军久出，粮饷苦不继。太平命有司给牛具以种麦，自济宁达于海州，民不扰而兵赖以济。议立土兵元帅府，轮番耕战。十六年，移镇益都。未几，除辽阳行省左丞相。余粟以给京师，处置有法，所致甚多而民不扰。十七年五月，召为中书左丞相。时毛贵据山东，明年，由河间入寇，官军屡败，渐逼京都，中外大骇，廷议迁都以避之，和者如出一口。太平力争以为不可，起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刺不花于彰德，引兵击之，大败贼众，京城遂安。会张士诚以浙西降，而晋、冀、关陕之间，察罕铁木儿屡以捷奏闻。于是中外人心翕然，有中兴之望矣。

太平又考求，凡死节之臣，虽布衣亦加赠谥，有官者就官其子孙，人尤感动。当时右丞相搠思监家人以造伪钞事觉，刑部欲连逮搠思监。太平力为解之，曰：“堂堂宰相乌得有此事，

四海闻之，若国体何！”搠思监既劾罢，太平所得俸禄多分馈之。

二皇后奇氏与皇太子谋，欲内禅，遣宦者资正院使朴不花谕意于太平，太平不答。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，举酒申前意，太平依违而已。是时，皇太子欲尽逐帝近臣，又令监察御史劾帝亲昵臣御史中丞秃鲁铁木儿，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迁为他官，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，益决意去太平政柄。知枢密院事纽的该闻而叹曰：“善人国之纪也，苟去之，国将何赖乎！”数于帝前左右之，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逞。会纽的该死，皇太子遂令监察御史买住、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、参政赵中等下狱死，以二人为太平党也。太平知势有不可留，数以疾辞位。二十年二月，拜太保，俾养疾于家。台臣奏言以谓当时事之艰危，政赖贤材之宏济，太平以师保兼相职为宜。帝不能从。会阳翟王阿鲁辉铁木儿倡乱，骚动北边，势逼上都，皇太子乃言于帝，命太平留守上都，实欲置之死地。太平遂往。有同知太常院事脱欢者，也先忽都故将也，闻阳翟王将至，乃引兵缚王至军前，太平不受，令生致阙下，北边以宁。太平终不以为己功。未几，诏拜太傅，赐田若干顷，俾归奉元。帝欲以伯撒里为丞相，伯撒里辞曰：“臣老不足以任宰相，陛下必以命臣，非得太平同事不可。”于是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。太平至沙井，闻命而止，宿留久之。皇太子恶其既去而复留也，二十三年，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违上命，当正其罪。诏乃悉拘所授宣命及所赐物，俾往陕西之西居焉。搠思监因诬奏之，安置土蕃，寻遣使者逼令自裁。太平至东胜，赋诗一篇，乃自杀。年六十三。二十七年，监察御史辩其非辜，请加褒赠。

也先忽都，名均，字公秉。少好学，有俊才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、治书侍御史、翰林侍读学士，皆兼袭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

太平之为相也，务广延才彦，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，又倾己下士，以故名称籍然。已而被劾罢，从亲还奉元。居六年，召为兵部尚书、同知枢密院事，除通政院使。太平再相，授知枢密院事，迁太子詹事。十九年，群盗由开平东屯辽阳。冬，诏也先忽都以知枢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师往讨。太平以其年少，数请改命，不允。至则遣将拔懿州省治，盗逾辽河东奔。而朝廷谗构日甚，罢为上都留守。寻改宣政院使，以丁内艰不起。搠思监再相，复奏强起之，即日监察御史也帖木、李好直又劾罢之。已而搠思监徇皇太子旨，构成大狱，诬老的沙、蛮子、按难达识理、沙加识理、也先忽都及脱欢等不轨，执脱欢锻炼其狱，连逮不已。帝知其无辜，欲释其事，特命大赦。而搠思监增入条画内，独不赦前狱。唯老的沙逃于孛罗铁木儿大同军中，蛮子、按难达识理等遂皆贬死。也先忽都当贬撒思嘉之地，道由朵思麻，行宣政院使桓州閻素受知太平，因留居其地。执政知其故，奏也先忽都违命，杖死之。年四十四。有诗集十卷。

铁木兒塔识

铁木兒塔识，字九龄，国王脱脱之子。资稟宏伟，补国子学诸生，读书颖悟绝人。事明宗于潜邸。文宗初，由同知都护府事累迁礼部尚书，进参议中书省事，擢陕西行台侍御史，留为奎章阁侍书学士，除大都留守，寻同知枢密院事。后至元六年，拜中书右丞。至正改元，升平章政事。伯颜罢相，庶务多所更张，铁木兒塔识尽心辅赞。每入番直，帝为出宿宣文阁，赐坐榻前，询以政道，必夜分乃罢。二年，郊，铁木兒塔识言大祀竣事，必有实惠及民，以当天心，乃赐民明年田租之半。岭北地寒，不任穡事，岁募富民和余为边饷，民虽稍利，而费官盐为多。铁木兒塔识乃请别输京仓米百万斛，储于和林以为备。日本商百余人遇风漂入高丽，高丽掠其货，表请没入其人

以为奴。铁木兒塔识持不可，曰：“天子一视同仁，岂宜乘人之险以为利？宜资其还。”已而日本果上表称谢。俄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。铁木兒塔识曰：“刺探在敌国固有之，今六合一家，何以刺探为？设果有之，正可令睹中国之盛，归告其主，使知向化。”两浙、闽盐额累增而课愈亏，江浙行省请减额，铁木兒塔识奏岁减十三万引。

五年，拜御史大夫。务以静重持大体，不为苛娆以立声威。建言：“近岁大臣获罪，重者族灭，轻者籍其妻孥。祖宗圣训，父子罪不相及。请除之。”著为令。近畿饥民争赴京城，奏出脏罚钞，余米万石，即近郊寺观为糜食之，所活不可胜计。居岁余，迁平章政事，位居第一。大驾时巡，留镇大都。旧法：细民余于官仓，出印券，月给之者，其直三百文，谓之红贴米；赋筹而给之，尽三月止者，其直五百文，谓之散筹米。贪民买其筹贴以为利。铁木兒塔识请别发米二十万石，遣官坐市肆，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，奸弊遂绝。

七年，首相去位，帝召铁木兒塔识谕旨，若曰：“尔先人事我先朝，显有劳绩，尔实能世其家，今命汝为左丞相。”铁木兒塔识叩头固辞，不允，乃拜命。铁木兒塔识修饰纲纪，立内外通调之法：朝官外补，许得陛辞，亲授帝训，责以成效；郡邑贤能吏，次第甄拔，入补朝阙。分海漕米四十万石置沿河诸仓，以备凶荒。先是，僧人与齐民均受役于官，其法中变，至是奏复其旧。孔子后袭封衍圣公，阶止四品，奏升为三品。岁一再诣国学，进诸生而奖励之。中书故事，用老臣预议大政，久废不设，铁木兒塔识奏复其规，起腆合、张元朴等四人为议事平章。曾未半年，救偏补弊之政以次兴举，中外咸悦。从幸上京还，入政事堂甫一日，俄感暴疾薨。年四十六。赠开诚济美同德翊运功臣、太师、中书右丞相，追封冀宁王，谥文忠。

铁木兒塔识天性忠亮，学术正大，伊、洛诸儒之书，深所研究。帝尝问为治何先，对曰：“法祖宗。”帝曰：“王文统奇才也，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。”对曰：“世祖有尧、舜之资，文统不以王道告君，而乃尚霸术，要近利，世祖之罪人也。使今有文统，正当远之，又何足取乎！”初，伯颜议罢科举，铁木兒塔识时在参议府，讫不署奏牍，及入中书，乃议复行之。征用处士，待以不次之擢。或疑为太优，铁木兒塔识曰：“隐士无求于朝廷，朝廷有求于隐士，区区名爵，奚足惜哉！”识者诵之。时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铁木兒塔识为总裁官，多所协赞云。

达识帖睦迩

达识帖睦迩，字九成。幼与其兄铁木兒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，读经史，悉能通大义，尤好学书。初以世胄补官，为太府监提点，擢治书侍御史，以言罢。除枢密院同知，升中书右丞、翰林承旨，迁大司农。至正七年，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明年，又入为大司农。九年，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沅、靖、柳、桂等路徭、獠窃发，朝廷以溪洞险阻，下诏招谕之。达识帖睦迩谓：“寇情不可料，请置三分省，一治静江，一治沅、靖，一治柳、桂，以左右丞、参政分兵镇其地。罢靖州路总管府，改立靖州军民安抚司，设万户府，益以戍兵。”朝廷皆如其言。已而诸徭、獠悉降，召还，复为大司农。

十一年，台州方国珍起海上。达识帖睦迩奉诏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往招谕之。明年，盗起河南。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至则修城池，饬备御，贼不敢犯其境。迁淮南行省平章政事。十五年，入为中书平章政事。时中书庶务多为吏胥迟留，至则责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左右曹，悉为剖决。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，寻兼知行枢密院事，许以便宜行事。时江淮盗势日盛，

南北阻隔。达识帖睦迺独治方面，而任用非人，肆通贿赂，卖官鬻爵，一视货之轻重以为高下，于是谤议纷然。所部郡县往往沦陷，亦恬不以为意。

十六年正月，张士诚陷平江。七月，逼杭州，达识帖睦迺即弃城遁于富阳。万户普贤奴力拒之，而苗军帅杨完者时驻嘉兴，亦引兵至，败走张士诚，达识帖睦迺乃还。初，达识帖睦迺以完者为海北宣慰使都元帅，寻升江浙行省参政，至是遂升右丞。而苗军素无纪律，肆为钞掠，所过荡然无遗。达识帖睦迺方倚完者以为重，莫敢禁遏，故完者矜骄日肆而不可制。明年，士诚寇嘉兴，屡为完者所败。士诚乃遣蛮子海牙以书诈降。蛮子海牙尝为南行台御史中丞，以军结水寨，屯采石，为大明兵所败，因走归士诚，故士诚使之来。而书词多不逊。完者欲纳之，达识帖睦迺不可，曰：“我昔在淮南，尝招安士诚，知其反覆，其降不可信。”完者固劝，乃许之。士诚始要王爵，达识帖睦迺不许。又请爵为三公，达识帖睦迺曰：“三公非有司所定，今我虽便宜行事，然不敢专也。”完者又力以为请，达识帖睦迺虽外为正词，然实幸其降，又恐忤完者意，遂授士诚太尉，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，其党皆授官有差。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。复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。然士诚虽降，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。于是朝廷以招安张士诚为达识帖木兒功，诏加太尉。

当是时，徽州、建德皆已陷，完者屡出师不利。士诚素欲图完者，而完者时又强娶平章政事庆童女，达识帖木兒虽主其婚，然亦甚厌之，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。扬言使士诚出兵复建德，完者营在杭城北，不为备，遂被围，苗军悉溃，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。其后事闻于朝，赠完者潭国忠愍公，伯颜衡国忠烈公。完者既死，士诚兵遂据杭州。十九年，朝廷因授士

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士信乃大发浙西诸郡民筑杭城。先是，海漕久不通，朝廷遣使来征粮，士诚运米十余万石达京师。方面之权，悉归张氏，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。俄而士诚令其部属自颂功德，必欲求王爵。达识帖睦迩谓左右曰：“我承制居此，徒籍口舌以馭此辈。今张氏复要王爵，朝廷虽微，终不为其所胁，但我今若逆其意，则目前必受害，当忍耻含垢以从之耳。”乃为具文书闻于朝，至再三，不报。士诚遂自立为吴王，即平江治宫阙，立官属。

时答兰帖木兒为江浙行省右丞，真保为左右司郎中，二人谄事士诚，多受金帛，数媒孽达识帖睦迩之短，以故张氏遂有不相容之势。二十四年，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数达识帖睦迩过失，勒其移咨省院，自陈老病愿退。又言：“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。”士信即逼取其诸所掌符印，而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，徙达识帖睦迩居嘉兴。事闻朝廷，即就以士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。达识帖睦迩至嘉兴，士信峻其垣墙，锢其门闕，所以防禁之者甚严。达识帖睦迩皆不以为意，日对妻妾饮酒放歌自若。士诚令有司公牒皆首称“吴王令旨”，又讽行台为请实授于朝，行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从。至是，既拘达识帖睦迩，即使人至绍兴从普化帖木兒索行台印章。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诸库，曰：“我头可断，印不可与。”又迫之登舟，曰：“我可死，不可辱也。”从容沐浴更衣，与妻子诀，赋诗二章，乃仰药而死。临死，掷杯地上曰：“我死矣，逆贼当踵我亡也。”后数日，达识帖睦迩闻之，叹曰：“大夫且死，吾不死何为！”遂命左右以药酒进，饮之而死。士诚乃使载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师。

普化帖木兒字兼善，答鲁乃蛮氏，行台御史大夫帖木哥子也。累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时境内皆为诸豪所据，不能有所

施設。及迁南行台，又为张士诚所逼而死。然论者以为其死视达识帖睦迺为差胜云。

列传第二十八

太不花

太不花，弘吉刺氏。世为外戚，官最贵显。太不花沉厚有大度，以世胄入官，累迁云南行省右丞，历通政使、上都留守、辽阳行省平章政事。至正八年，太平为丞相，力荐太不花可大用，召入，为中书平章政事。明年，太平既罢，脱脱复为相。太不花因党于脱脱谋欲害太平，众由是不平之。

十二年，盗起河南，知枢密院事老章出师久无功，诏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加太尉，将兵往代之。未期月，平南阳、汝宁、唐、随，又下安陆、德安等路，招降服叛，动合事宜，军声大振。十四年，脱脱以太师、右丞相总大兵征高邮，寻诏夺其兵柄，而升太不花本省左丞相，与太尉月阔察儿、枢密知院雪雪代总其兵。山东、河北诸军悉令太不花节制。而太不花乃以军士乏粮之故，颇骄傲不遵朝廷命令，军士又往往剽掠为民患。十五年，监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，于是天子下诏尽夺其职，俾率领火赤温，从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征进。

顷之，复拜湖广行省左丞相，节制湖广、荆襄诸军，招捕沔阳、湖广等处水陆贼徒。会朝廷复拜太平为中书左丞相，太不花闻之，意不能平，叹曰：“我不负朝廷，朝廷负我矣。太平汉人，今乃复居中用事，安受逸乐，我反在外勤苦邪！”及击贼，贼且退，诸将皆欲乘胜渡江，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，以养锐为名。其后贼犯汴梁，守臣请援兵，至十往反，太不花

乃始率兵援汴梁，而犹按甲不进。时睢、亳、太康俱已陷，边警日急。或谏之曰：“贼旦夕且至，丞相兵不进何也？”太不花顾左右大言曰：“我在，何物小寇敢犯境邪？若等毋多言，我自有神算也。”既而纵军出掠，百里之内，荡然无遗。继又渡师河北，声取曹、濮，遂驻于彰德、卫辉。俄而曹、濮之贼夺鞏晋、冀，大同亦相继不守，遂蔓延不可制。朝廷以为忧，两遣重臣谕以密旨，授之成算，而太不花恬不为意。是时，其子寿童以同知枢密院事将兵分讨山东，久无功，尝以事入奏，语言有骄慢意，帝由是恶之。

十八年，山东贼愈充斥，且逼近京畿，于是诏拜太不花中书右丞相，总其兵讨山东。既渡河，即上疏以谓：“贼势张甚，军行宜以粮饷为先。昔汉韩信行军，萧何馈粮，方今措画，无如丞相太平者，如令太平至军中供给，事乃可济，不然兵不能进矣。”其意实衔太平，欲其至军中即害之也。时参知政事卜颜帖木兒、张晋等分省山东，二人者尝劾寿童不进兵，太不花至，则以其馈运不前断遣之。又以知枢密院事完者帖木兒为右丞之日尝劾其非，亦加以失误专制之罪，擅改其官，征至军欲害之。事闻，廷议喧然。而太平与太不花久有隙，会其疏来上，以其欲害己也，遂讽监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缓师拒命之罪，而于帝前力谮之。于是乃下诏削其官爵，夺其兵柄，安置于盖州，以知枢密院事悟良哈台总其兵。

太不花闻有诏，夜驰诣刘哈刺不花求救解。刘哈刺不花者，太不花故部将也，以破贼累有功，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时驻兵保定。见太不花来，因张乐大宴，举酒慷慨言曰：“丞相国家柱石，有大勋劳如此，天子终不害丞相，是必谗言间之耳。我当自往见上言之，丞相毋忧也。”哈刺不花即走至京，首见太平。太平问其来何故，哈刺不花具以其故告之。太平曰：

“太不花大逆不道，今诏已下，尔乃敢辄妄言邪？不审处，祸将及尔矣。”哈刺不花闻太平言，畏惧，噤不能发。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刺不花所，即语之曰：“尔能致太不花以来，吾以尔见上，尔功不细矣。”哈刺不花因许之。太平乃引入见帝，赐赉良渥。初，刘哈刺不花之为部将于太不花也，与倪晦者同在幕下，太不花每委任晦，而哈刺不花计多阻不行，哈刺不花心尝以为怨。及是，知事已不可解，还，缚太不花父子送京师，未至，皆杀之于路。

察罕帖木兒扩廓帖木兒

察罕帖木兒，字廷瑞，系出北庭。曾祖阔阔台，元初随大军收河南。至祖乃蛮台、父阿鲁温，皆家河南，为颍州沈丘人。察罕帖木兒幼笃学，尝应进士举，有时名。身長七尺，修眉覆目，左颊有三毫，或怒则毫皆直指。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。至正十一年，盗发汝、颍，焚城邑，杀长吏，所过残破，不数月，江淮诸郡皆陷。朝廷征兵致讨，卒无成功。十二年，察罕帖木兒乃奋义起兵，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。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，同设奇计袭破罗山。事闻，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顺大夫、汝宁府达鲁花赤。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，得万人，自成一军，屯沈丘，数与贼战，辄克捷。

十五年，贼势滋蔓，由汴以南陷邓、许、嵩、洛。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，转战而北，遂戍虎牢，以遏贼锋。贼乃北渡盟津，焚掠至覃怀，河北震动。察罕帖木兒进战，大败之，余党栅河洲，歼之无遗类，河北遂定。朝廷奇其功，除中书刑部侍郎，阶中议大夫。苗军以荥阳叛，察罕帖木兒夜袭之，虜其众几尽，乃结营屯中牟。已而淮右贼众三十万掠汴以西，来捣中牟营。察罕帖木兒结陈待之，以死生利害谕士卒。士卒贾勇决死战，无不一当百。会大风扬沙，自率猛士鼓噪从中起，奋击

贼中坚，贼势遂披靡不能支，弃旗鼓遁走，追杀十余里，斩首无算。军声益大振。

十六年，升中书兵部尚书，阶嘉议大夫。继而贼西陷陕州，断穀、函，势欲趋秦、晋。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方节制河南军，调察罕帖木兒与李思齐往攻之。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，夜拔穀陵，立栅交口。陕为城，阻山带河，险且固，而贼转南山粟给食以坚守，攻之猝不可拔。察罕帖木兒乃焚马矢营中，如炊烟状，以疑贼，而夜提兵拔灵宝城。守既备，贼始觉，不敢动，即渡河陷平陆，掠安邑，蹂晋南鄙。察罕帖木兒追袭之，蹙之以铁骑。贼回扼下阳津，赴水死者甚众。相持数月，贼势穷，皆遁溃。以功加中奉大夫、金河北行枢密院事。

十七年，贼寻出襄樊，陷商州，攻武关，官军败走，遂直趋长安，至灞上，分道掠同、华诸州，三辅震恐。陕西省台来告急。察罕帖木兒即领大众入潼关，长驱而前，与贼遇，战辄胜，杀获以亿万计。贼余党皆散溃，走南山，入兴元。朝廷嘉其复关陕有大功，授资善大夫、陕西行省左丞。未几，贼出自巴蜀，陷秦、陇，据巩昌，遂窥凤翔。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凤翔城，而遣谍者诱贼围凤翔。贼果来围之，厚凡数十重。察罕帖木兒自将铁骑，昼夜驰二百里往赴。比去城里所，分军张左右翼掩击之。城中军亦开门鼓噪而出，内外合击，呼声动天地。贼大溃，自相践踏，斩首数万级，伏尸百余里，余党皆遁还。关中悉定。

十八年，山东贼分道犯京畿。朝廷征四方兵入卫，诏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。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、义谷，屯潼关，塞南山口，以备他盗。而自将锐卒往赴召。而曹、濮贼方分道逾太行，焚上党，掠晋、冀，陷云中、雁门、代郡，烽火数千里，复大掠南且还。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，而自勒重

兵屯闻喜、绛阳。贼果走南山，纵伏兵横击之，贼皆弃輜重走山谷，其得南还者无几。乃分兵屯泽州，塞碗子城，屯上党，塞吾兒谷，屯并州，塞井陘口，以杜太行诸道。贼屡至，守将数血战击却之，河东悉定。进陕西行省右丞，兼陕西行台侍御史、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。于是天子乃诏察罕帖木兒守御关陕、晋、冀，抚镇汉、沔、荆、襄，便宜行阃外事。察罕帖木兒益务练兵训农，以平定四方为己责。

是年，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，造宫阙，易正朔，号召群盗。巴蜀、荆楚、江淮、齐鲁、辽海，西至甘肃，所在兵起，势相联结。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，南守巩、洛，而自将中军军沔池。会叛将周全弃覃怀，入汴城，合兵攻洛阳。察罕帖木兒下令严守备，别以奇兵出宜阳，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。贼至城下，见坚壁不可犯，退引去，因追至虎牢，塞成皋诸险而还。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，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，便宜行事。

十九年，察罕帖木兒图复汴梁。五月，以大军次虎牢。先发游骑，南道出汴南，略归、亳、陈、蔡，北道出汴东，战船浮于河，水陆并下，略曹南，据黄陵渡。乃大发秦兵，出函关，过虎牢；晋兵出太行，逾黄河，俱会汴城下，首夺其外城。察罕帖木兒自将铁骑屯杏花营，诸将环城而垒。贼屡出战，战辄败，遂婴城以守。乃夜伏兵城南，旦日，遣苗军跳梁者略城而东。贼倾城出追，伏兵鼓噪起，邀击败之。又令弱卒立栅外城以饵贼。贼出争之，弱卒佯走，薄城西，因突铁骑纵击，悉擒其众。贼自是益不敢出。八月，谍知城中计穷，食且尽，乃与诸将闫思孝、李克彝、虎林赤、赛因赤、答忽、脱因不花、吕文、完哲、贺宗哲、安童、张守礼、伯颜、孙翥、姚守德、魏赛因不花、杨履信、关关等议，各分门而攻。至夜，将士鼓勇登城，斩关而入，遂拔之。刘福通奉其伪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

走。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、伪官五千、符玺印章宝货无算。全居民二十万。军不敢私，市不易肆，不旬日河南悉定。献捷京师，欢声动中外，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、陕西行台御史中丞，仍便宜行事。诏告天下。

先是，中原乱，江南海漕不复通，京师屡苦饥。至是，河南既定，檄书达江浙，海漕乃复至。察罕帖木儿既定河南，乃以兵分镇关陕、荆襄、河洛、江淮，而重兵屯太行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。乃日修车船，缮兵甲，务农积谷，训练士卒，谋大举以复山东。

先是，山西晋、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儿所平定。而答失八都鲁之子曰孛罗帖木儿，以兵驻大同，因欲并据晋、冀，遂至兵争，天子屡下诏和解之，终不听，事见《本纪》及《答失八都鲁传》中。

二十一年，谍知山东群贼自相攻杀，而济宁田丰降于贼。六月，察罕帖木儿乃舆疾自陕抵洛，大会诸将，与议师期。发并州军出井陘，辽、沁军出邯郸，泽、潞军出磁州，怀、卫军出白马，及汴、洛军，水陆俱下，分道并进。而自率铁骑，建大将旗鼓，渡孟津，逾覃怀，鼓行而东，复冠州、东昌。八月，师至盐河。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诸将等，以精卒五万捣东平。与东平贼兵遇，两战皆败之，斩首万余级，直抵其城下。察罕帖木儿以田丰据山东久，军民服之，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。丰及王士诚皆降。遂复东平、济宁。时大军犹未渡，群贼皆聚于济南，而出兵齐河、禹城以相抗。察罕帖木儿分遣奇兵，取间道出贼后，南略泰安，逼益都，北徇济阳、章丘，中循濒海郡邑。乃自将大军渡河，与贼将战于分齐，大败之，进逼济南城，而齐河、禹城俱来降，南道诸将亦报捷。再败益都兵于好石桥，东至海滨，郡邑闻风皆送款。攻围济南三月，城乃下。诏拜中

书平章政事、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，陕西行台中丞如故。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围益都，环城列营凡数十，大治攻具，百道并进。贼悉力拒守。复掘重堑，筑长围，遏南洋河以灌城中。仍分守要害，收辑流亡，郡县户口再归职方，号令焕然矣。

二十二年，时山东俱平，独益都孤城犹未下。六月，田丰、王士诚阴结贼，复图叛。田丰之降也，察罕帖木兒推诚待之不疑，数独入其帐中。及丰既谋变，乃请察罕帖木兒行观营垒。众以为不可往，察罕帖木兒曰：“吾推心待人，安得人人而防之？”左右请以力士从，又不许，乃从轻骑十有一人行。至王信营，又至丰营，遂为王士诚所刺。讣闻，帝震悼，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，不问男女老幼，无不恸哭者。

先是，有白气如索，长五百余丈，起危宿，扫太微垣。太史奏山东当大水。帝曰：“不然，山东必失一良将。”即驰诏戒察罕帖木兒勿轻举，未至而已及于难。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河南行省左丞相，追封忠襄王，谥献武。及葬，赐赙有加，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，追封颍川王，改谥忠襄，食邑沈丘县，所在立祠，岁时致祭。封其父阿鲁温汝阳王，后又进封梁王。

于是复起扩廓帖木兒，拜银青荣禄大夫、太尉、中书平章政事、知枢密院事、皇太子詹事，仍便宜行事，袭总其父兵。扩廓帖木兒既领兵柄，衔哀以讨贼，攻城益急，而城守益固，乃穴地通道以入。十一月，拔其城，执其渠魁陈獠头二百余人献阙下，而取田丰、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，余党皆就诛。即遣关保以兵取莒州，于是山东悉平。扩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，自幼养以为子。当是时，东至淄、沂，西逾关陕，皆晏然无事。扩廓帖木兒乃驻兵于汴、洛。朝廷方倚之以为安。

孛罗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没，复数以兵争晋、冀。帝虽

屡解谕之，而仇隙日深。二十三年，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，皇太子欲诛之，皆奔于大同，为孛罗帖木兒所匿。老的沙者，帝母舅，以故帝数为皇太子寝其事，而皇太子不从，帝无如之何，则传旨密令孛罗帖木兒隐其迹。而丞相搠思监、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，必穷竟其事。皇太子又方倚重于扩廓帖木兒。时扩廓帖木兒驻太原，与孛罗帖木兒构兵，势相持不可解。二十四年，搠思监、朴不花因诬孛罗帖木兒、老的沙谋为不轨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。三月，天子以故下诏数孛罗帖木兒罪，削其官职而夺其兵。孛罗帖木兒不受诏，遂遣兵逼京师，必欲得搠思监、朴不花乃已。天子不得已，缚两人与之。语在搠思监、孛罗帖木兒传。七月，孛罗帖木兒又与老的沙合秃坚帖木兒兵同犯阙。时扩廓帖木兒遣部将白锁住以万骑卫京师，驻于龙虎台，与战不利，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。孛罗帖木兒既入朝，据相位。白锁住又将二万骑屯渔阳，为朝廷声援。二十五年，扩廓帖木兒以兵捣大同取之。皇太子乃趣扩廓帖木兒大举以讨逆，发丞相也速兵屯东鄙，魏、辽、齐、吴、豫、豳诸王兵驻西边，而自率扩廓帖木兒兵取中道，抵京师。亡何，孛罗帖木兒既伏诛，帝诏白锁住兵守京城，遂诏皇太子还京，而扩廓帖木兒亦扈从入朝。九月，诏拜伯撒里右丞相，扩廓帖木兒左丞相。伯撒里累朝旧臣，而扩廓帖木兒以后生晚出，乃与并相。居两月，即请南还视师。

是时，中原虽无事，而江淮、川蜀皆非我所有。皇太子累请出督师，而帝难之，乃诏封扩廓帖木兒河南王，俾总天下兵而代之行。扩廓帖木兒于是分省以自随，官属之盛，几与朝廷等，而用孙翥、赵恆等为谋主。二十六年二月，自京师还河南，欲庐墓以终丧。左右咸以谓受命出师不可中止，乃复北渡，居怀庆，又移居彰德。

初，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兒同起义师，齿位相等。及是扩廓帖木兒总其兵，思齐心不能平。而张良弼首拒命，孔兴、脱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，各怀异见，请别为一军，莫肯统属。衅隙既开，遂成仇敌。扩廓帖木兒乃遣关保、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台，而思齐亦与良弼合，兵连不能罢。扩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，而顾乃退居彰德，又惟务用兵陕西，天子之命置而不问，朝廷因疑其有异志。皇太子之奔太原也，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，因而自立。扩廓帖木兒与孛兰奚等不从。及还京师，皇后奇氏传旨，令扩廓帖木兒以重兵拥太子入城，欲胁帝禅之位。扩廓帖木兒知其意，比至京城三十里，即散遣其军。由是皇太子心衔之。及是，屡趣其出师江淮。扩廓帖木兒第遣弟脱因帖木兒及部将完哲、貂高以兵往山东。而西兵互相胜负，终不解。帝又下诏和解之，顾乃戕杀诏使天下奴等，而跋扈之迹成矣。

二十七年八月，帝乃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，而分命扩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关以东，肃清江淮；李思齐以其兵自凤翔以西，进取川蜀；秃鲁以其兵与张良弼、孔兴、脱列伯等取襄樊；王信以其兵固守山东信地。然诏书虽下，皇太子亦竟止不行，而分兵之命，扩廓帖木兒终扞拒不肯受。于是貂高、关保等皆叛扩廓帖木兒。关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来即为将，勇冠诸军，功最高。而貂高善论兵，尤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。及是，两人见扩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，故皆叛之，列其罪状闻于朝，举兵共攻之。而皇太子用沙蓝答兒、帖林沙、伯颜帖木兒、李国凤等计，立抚军院，总制天下军马，专备扩廓帖木兒。以貂高等能倡大义，赐号忠义功臣。

十月，诏落扩廓帖木兒太傅、中书左丞相，依前河南王，以汝州为食邑，与弟脱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，而以河南府为梁王食邑，从行官属悉令还朝。凡扩廓帖木兒所总诸军，在帐前

者白锁住、虎林赤领之，在河南者李克彝领之，在山东者也速领之，在山西者沙蓝答兒领之，在河北者貌高领之。扩廓帖木兒既受诏，即退军屯泽州。诏又命秃鲁与李思齐、张良弼、孔兴、脱列伯率兵东向，以正天讨。二十八年，朝廷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，关保以兵为之守。扩廓帖木兒即遣兵据太原，而尽杀朝廷所置官。皇太子乃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皆以兵与思齐、良弼诸军夹攻泽州，而天子又下诏削夺扩廓帖木兒爵邑，令诸军共诛之，其将士官吏效顺者与免本罪，惟孙翥、赵恆罪在所不赦。二月，扩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阳，而关保遂据泽、潞二州，以与貌高合。时李思齐、张良弼、孔兴、脱列伯与扩廓帖木兒相持既久，大明兵时已及河南，思齐、良弼皆遣使诣扩廓帖木兒，告以出师非本心，乃解兵大掠西归。七月，貌高、关保进攻平阳。当是时，扩廓帖木兒气稍沮，而关保、貌高势甚振，数请战，扩廓帖木兒不应，或师出即复退。一日，谍知貌高分军掠祁县，即夜出师薄其营掩击之，大败其众，貌高、关保皆就擒。朝廷闻之，遽罢抚军院，而帖林沙、伯颜帖木兒、李国凤等以误国皆受黜。既而扩廓帖木兒上疏自陈其情愫，帝寻亦悔悟，下诏涤其前非。

于是大明兵已定山东及河、洛，中原俱不守。闰七月，帝乃下诏，复命扩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、太傅、中书左丞相，孙翥、赵恆并复旧职，以兵从河北南讨，也速以兵趋山东，秃鲁兵出潼关，李思齐兵出七盘、金、商，以图复汴、洛。未几，也速兵遂溃，秃鲁、思齐兵亦未尝出，而扩廓帖木兒又自平阳退守太原，不复敢南向，事已不可为矣。已而大明兵迫京城，帝北奔，国遂以亡。及大明兵至太原，扩廓帖木兒即弃城遁，领其余众西奔于甘肃。

列传第二十九

答失八都鲁

答失八都鲁，曾祖纽璘、祖也速答兒，有传。答失八都鲁，南加台子也。以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尉司。土人作乱，答失八都鲁捕获有功，四川省举充船桥万户。出征云南，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帅。至正十一年，特除四川行省参知政事，拨本部探马赤军三千，从平章咬住讨贼于荆襄。九月，次安平站。时咬住兵既平江陵，答失八都鲁请自攻襄阳。十二年，进次荆门。时贼十万，官军止三千余，遂用宋廷杰计，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，得义丁二万，编排部伍，申其约束。行至蛮河，贼守要害，兵不得渡，即令屈万户率奇兵由间道出其后，首尾夹攻，贼大败。追至襄阳城南，大战，生擒其伪将三十人，腰斩之。贼自是闭门不复出。答失八都鲁乃相视形势，内列八翼，包络襄城；外置八营，军岷山、楚山，以截其援；自以中军四千据虎头山，以瞰城中。署从征人李复为南漳县尹，黎可举为宜城县尹，拊循其民，以赋军饷。城中之民受围日久，夜半，二人缒城叩营门，具告虚实，愿为内应。答失八都鲁与之定约，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，授之密号而去。至期，民垂绳以引官军，先登者近千人。时贼船百余艘在城北，阴募善水者凿其底。天将明，城破，贼巷战不胜，走就船，船坏，皆溺水死。伪将王权领千骑西走，遇伏兵被擒。襄阳遂平。加答失八都鲁资善大夫，赐上尊及黄金束带，以其弟识里木为襄阳达鲁花赤，子孛罗帖木兒为云南行省理问。比贼再犯荆门、安陆、沔阳，答失

八都鲁辄引兵败之。寻诏益兵五千，以乌撒乌蒙元帅成都丕花听其调发。

十三年，定青山、荆门诸寨。九月，率兵略均、房，平谷城，攻开武当山寨数十，获伪将杜将军。十二月，趋攻峡州，破伪将赵明远木驴寨。升四川行省右丞，赐金系腰。十四年正月，复峡州。三月，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，兼知行枢密院事，总荆襄诸军。五月，命玉枢虎儿吐华代答失八都鲁守中兴、荆门，且令答失八都鲁以兵赴汝宁。十月，诏与太丕花会军讨安丰。是月，复苗军所据郑、钧、许三州。十二月，复河阴、巩县。十五年，命答失八都鲁就管领太丕花一应诸王籓将兵马，许以便宜行事。六月，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进次许州长葛，与刘福通野战，为其所败，将士奔溃。九月，至中牟，收散卒，团结屯种。贼复来劫营，掠其辎重，遂与孛罗帖木儿相失。刘哈刺丕花进兵来援，大破贼兵，获孛罗帖木儿归之。复驻汴梁东南青堽。十二月，调兵进讨，大败贼于太康，遂围亳州，伪宋主小明王遁。十六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三月，朝廷差脱欢知院来督兵，答失八都鲁父子亲与刘福通对敌，自巳至酉，大战数合，答失八都鲁坠马，孛罗帖木儿扶令上马先还，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，夜三更步回营中。十月，移驻陈留。十一月，攻取夹河刘福通寨。十二月庚申，次高柴店，逼太康三十里。是夜二鼓，贼五百余骑来劫，以有备亟遁。火而追之，比晓，督阵力战，自寅至巳，四门皆陷，壮士缘城入其郭，斩首数万，擒伪将军张敏、孙韩等九人，杀伪丞相王、罗二人。辛酉，太康悉平，遣孛罗帖木儿告捷京师。帝赐劳内殿，王其先臣三世，拜河南行省左丞相，仍兼知行枢密院事，守御汴梁；识里木云南行省左丞；孛罗帖木儿四川行省左丞；将校僚属赏爵有差。十七年三月，诏朝京师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尉、四川行省左

丞相。九月，取沟城、东明、长垣三县。十月，诏遣知院达理麻失理来援，分兵雷泽、濮州，而达理麻失理为刘福通所杀，达达诸军皆溃。答失八都鲁力不能支，退驻石村。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，使者促战相踵。贼觇知之，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，遗诸道路，使者果得之以进。答失八都鲁觉知，一夕忧愤死，十二月庚子也。子孛罗帖木儿别有传。

庆童

庆童，字明德，康里氏。祖明里帖木儿，父斡罗思，皆封益国公。庆童早以勋臣子孙受知仁庙，给事内廷，遂长宿卫。授大宗正府掌判，三迁为上都留守。又累迁为江西、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。入为太府卿。复为上都留守。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，以宽厚为政，辽人德之。至正十年，迁平章，行省江浙。适时承平，颇沉湎于宴乐，凡遗逸之士举校官者，辄摈斥不用，由是不为物论所与。明年，盗起汝、颖，已而蔓延于江浙，江东之饶、信、徽、宣、铅山、广德，浙西之常、湖、建德，所在不守。庆童分遣僚佐往督师旅，曾不逾时，以次克复。既乃令长吏按视民数，凡诬误者悉置不问，招徕流离，俾安故业，发官粟以赈之。省治毁于兵，则拓其故址，俾之一新。募贫民为工役而偿之以钱，杭民赖以存活者尤众。

十四年，脱脱以太师、右丞相统大兵南征，一切军资衣甲器仗谷粟薪藁之属，咸取具于江浙。庆童规措有方，陆运川输，千里相属，朝廷赖之。明年，盗起常之无锡，众议以重兵歼之，庆童曰：“赤子无知，迫于有司，故弄兵耳。苟谕以祸福，彼无不降之理。”盗闻之，果投戈解甲，请为良民。十六年，平江、湖州陷。义兵元帅方家奴以所部军屯杭城之北关，钩结同党，相煽为恶，劫掠财货，白昼杀人，民以为患。庆童言于丞相达识帖睦迺曰：“我师无律，何以克敌？必斩方家奴乃可出

师。”丞相乃与庆童入其军，数其罪，斩首以徇，民大悦。继而苗军帅杨完者以其军守杭城。丞相达识帖睦迺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，而完者益以功自骄，因求娶庆童女。庆童初不许，时苗军势甚张，达识帖睦迺方倚以为重，强为主婚，庆童不得已以女与之。明年，出镇海宁州，距杭百里，地濒海饶瘠，民甚贫。居二年，盗息而民阜。至是，庆童在江浙已七年，涉历险艰，劳绩甚优著，召拜翰林学士承旨，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未行，仍任江浙。十八年，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未行，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，赐以御衣、上尊。时南行台治绍兴，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。绍兴之东，明、台诸郡则制于方国珍，其西杭、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。宪台纲纪不复可振，徒存空名而已。

二十年，召还朝，庆童乃由海道趋京师。拜中书平章政事。俄有譖其子刚僧私通宫人者，帝怒杀之。庆童因鞅鞅不得志，移疾家居久之，日饮酒以自遣。二十五年，诏拜陕西行省左丞相。时李思齐拥兵关中，庆童至则御之以礼，待之以和。居三年，关陕用宁。召还京师。二十八年七月，大明兵逼京城，帝与皇太子及六宫至于宰臣近戚皆北奔，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，庆童为中书左丞相以辅之。八月二日，京城破，淮王与庆童出齐化门，皆被杀。

也速

也速，蒙古人，倜傥有能名。由宿卫历尚乘寺提点，迁宣政院参议。至正十四年，河南贼芝麻李据徐州，也速从太师脱脱南征，徐州城坚不可猝拔，脱脱用也速计，以巨石为砲，昼夜攻之不息，贼困莫能支。也速又攻破其南关外城，贼遂遁走。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。继又领军从父太尉月阔察兒征淮西，会贼围安丰，即往援之。渡淮无舟，因策马探水深浅，浮而过。

贼大骇，撤围去。进攻濠州，有诏班师，乃还。升将作院使。复从太尉征淮东，取盱眙。迁淮南行枢密院副使，升同知枢密院事。讨贼海州，大败之。贼走，航海袭山东，尽有其地。也速计贼必乘胜北侵，急引兵北还，表里击之，复滕、兖二州，及费、邹、曲阜、宁阳、泗水五县，贼势遂衄。未几，复泰安州及平阴、肥城、莱芜、新泰四县，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。升知枢密院事。讨蒲台贼杜黑兒，擒送京师磔之。东昌贼将北寇，道出陵州，也速邀击于景州，斩获殆尽。复阜城县。有诏命也速以军屯单家桥，断贼北路。贼转攻长芦，也速往与战，流矢贯左手，不顾，转斗无前，杀贼五百余人，夺马三千匹。于是分兵下山寨，民争来归。

拜中书平章政事，改行省淮南。雄州、蔚州贼继起，也速悉平之。知枢密院事刘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怀来、云州，欲为乱，也速以轻骑击灭其首祸者，降其众隶麾下。贼陷大宁，诏也速往讨之。贼兵次侯家店，也速遇贼，即前与战，自昏抵曙，散而复合。也速遣别骑绕出贼后，贼腹背受敌，大败。遂拔大宁，擒首贼汤通、周成等三十五人，磔于都市。召入觐，赏赉优渥，进阶金紫光禄大夫、知枢密院事。既而贼雷帖木兒不花、程思忠等陷永平，诏也速出师，遂复滦州及迁安县。时辽东郡县惟永平不被兵，储粟十万，刍藁山积，居民殷富。贼乘间窃入，增土筑城，因河为堑，坚守不可下。也速乃外筑大营，绝其樵采，数与贼战，获其伪帅二百余人，平山寨数十。又复昌黎、抚宁二县，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师。贼急，乃乞降于参政彻力帖木兒，为请命于朝。诏许之，命也速退师。也速度贼必以计怠我师，乃严备以侦之。程思忠果弃城遁去，亟追至瑞州，杀获万计。贼遂东走金复州。诏还京师。拜辽阳行省左丞相，知行枢密院事，抚安迤东兵农，委以便宜，开省于永平，总兵如

故。金、复、海、盖、乾、王等贼并起，西侵兴中州，阴由海道趋永平，闻也速开省乃止。也速亟分兵防其冲突。贼乃转攻大宁，为守将王聚所败，斩其渠魁，众溃，皆西走。也速虑贼窥上都，即调右丞忽林台提兵护上都，简精锐自蹙贼后。贼果寇上都，忽林台击破之，贼众又大溃。永平、大宁于是始平。乃分命官属，劳来安辑其民，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种，民为立石颂其勋德。

二十四年，孛罗帖木兒与右丞相搠思监、宦者朴不花有怨，遣兵犯阙，执二人以去，而也速遂拜中书左丞相。七月，孛罗帖木兒留兵守大同，自率兵复向阙。京师地震，百官从帝城守，皇太子统兵迎于清河，命也速军于昌平。而孛罗帖木兒前锋已度居庸关，至昌平。也速一军皆无斗志，不战而溃。皇太子驰入城，寻出奔于太原。孛罗帖木兒遂入京城，为中书右丞相，语具《孛罗帖木兒传》。二十五年，皇太子在太原，与扩廓帖木兒谋清内难，承制调甘肃、岭北、辽阳、陕西诸省诸王兵入讨孛罗帖木兒。孛罗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秃坚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，且以御岭北之兵，又调也速率兵南御扩廓帖木兒部将竹贞、貌高等。也速军次良乡不进，谋之于众，皆以谓孛罗帖木兒所行狂悖，图危宗社，中外同愤。遂勒兵归永平，西连太原扩廓帖木兒，东连辽阳也先不花国王，军声大振。孛罗帖木兒患之，遣其将同知枢密院事姚伯颜不花以兵往讨。军过通州，白河水溢不能进，驻虹桥，筑垒以待。姚伯颜不花素轻也速无谋，不设备。也速觇知之，袭破其军，擒姚伯颜不花。孛罗帖木兒大恐，自将讨也速，至通州，大雨三日，乃还。孛罗帖木兒先以部将保安不附己，杀之，至是又失姚伯颜不花，二人皆骁将也，如失左右手，郁郁不乐。事败，遂伏诛。

二十七年，诏以也速为中书右丞相，分省山东。二十八年，

大明兵取山东。闰七月，也速与部将哈刺章、田胜、周达等御于莫州，众败溃，乃尽掠莫州残民北遁。

彻里帖木兒

彻里帖木兒，阿鲁温氏。祖父累立战功，为西域大族。彻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，早备宿卫，擢中书直省舍人，遂拜监察御史。时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，生杀予夺皆出其意，道路侧目。彻里帖木兒抗言，历诋其奸，帖木迭兒欲中伤之。会山东水，盐课大损，除山东转运司副使。甫浹月，补其亏数皆足。转刑部尚书，京师豪右惮之，不敢犯法，而以非罪丽法者多所全脱。天历二年，拜中书右丞，寻升中书平章政事，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黄河清，有司以为瑞，请闻于朝。彻里帖木兒曰：“吾知为臣忠、为子孝、天下治、百姓安为瑞，余何益于治。”岁大饥，彻里帖木兒议赈之。其属以为必自县上之府，府上之省，然后以闻。彻里帖木兒慨然曰：“民饥死者已众，乃欲拘以常格耶？往复累月，民存无几矣。此盖有司畏罪，将归怨于朝廷，吾不为也。”大发仓廩赈之，乃请专擅之罪。文宗闻而悦之，赐龙衣、上尊。

至顺元年，云南伯忽叛，以知行枢密院事总兵讨之。治军有纪律，所过秋毫无犯。贼平，赏赉甚厚，悉分赐将士，师旋，囊装惟巾栉而已。除留守上都。先是，上都官买商旅之货，其直不即酬给，以故商旅不得归，至有饥寒死者。彻里帖木兒为之请。有旨，出钞四百万贯偿之。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以严厉为政，部内肃然。寻召拜御史中丞，朝廷惮之，风纪大振。至元元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首议罢科举，又欲损太庙四祭为一祭。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列其罪状劾之，帝不允，诏彻里帖木兒仍出署事。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，参政许有壬入争之。太师伯颜怒曰：“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兒邪？”有壬曰：“太

师以彻里帖木兒宣力之故，擢置中书。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，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？”伯颜意解。有壬乃曰：“科举若罢，天下人才缺望。”伯颜曰：“举子多以赃败，又有假蒙古、色目名者。”有壬曰：“科举未行之先，台中赃罚无算，岂尽出于举子？举子不可谓无过，较之于彼则少矣。”伯颜因曰：“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。”有壬曰：“若张梦臣、马伯庸、丁文苑辈皆可任大事。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，岂易及邪？”伯颜曰：“科举虽罢，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，皆能自向学，岂有不至大官者邪？”有壬曰：“所谓士者，初不以衣食为事，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。”伯颜又曰：“今科举取人，实妨选法。”有壬曰：“古人有言，立贤无方。科举取士，岂不愈于通事、知印等出身者？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，岁余四百五十六人。玉典赤、太医、控鹤，皆入流品。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。今岁自四月至九月，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，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。太师试思之，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？”伯颜心然其言，然其议已定，不可中辍，乃为温言慰解之，且谓有壬为能言。有壬闻之曰：“能言何益于事！”彻里帖木兒时在座，曰：“参政坐，无多言也。”有壬曰：“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，可共坐邪？”彻里帖木兒笑曰：“吾固未尝信此语也。”有壬曰：“宜平章之不信也，设有壬果风人言平章，则言之必中矣，岂止如此而已。”众皆笑而罢。翌日，崇天门宣诏，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。有壬惧及祸，勉从之。治书侍御史普化谓有壬曰：“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。”有壬以为大耻，遂移疾不出。

初，彻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，会行科举，驿请考官，供张甚盛，心颇不平，故其入中书，以罢科举为第一事。先论学校贡士庄田租可给怯薛衣粮，动当国者，以发其机，至是遂论罢

之。彻里帖木兒尝指斥武宗为那壁，那壁者，犹谓之彼也。又尝以妻弟阿鲁浑沙女为己女，冒请珠袍等物。于是台臣复劾其罪。而伯颜亦恶其忤己，欲斥之。诏贬彻里帖木兒于南安，人皆快之。久之，卒于贬所。至正二十三年，监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辩其罪，可依寒食国公追封王爵定谥，加功臣之号，事不行。

纳麟

纳麟，知曜之孙，睿之子也。大德六年，纳麟以名臣子，用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荐，入备宿卫。十年，除中书舍人。至大四年，迁宗正府郎中。皇庆元年，擢金河南廉访司事。延祐初，拜监察御史。以言事忤旨，仁宗怒叵测，中丞朵兒只力救之，乃解。又言风宪恃纠劾之权而受人赂者，宜刑而加流。四年，迁刑部员外郎。六年，出为河南行省郎中。至治三年，入为都漕运使。泰定中，擢湖南、湖北两道廉访使。天历元年，除杭州路总管。锄奸去蠹，吏畏民悦。明年，改江西廉访使。南昌岁饥，江西行省难于发粟。纳麟曰：“朝廷如不允，我当以家赀偿之。”乃出粟以赈民，全活甚众。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贪纵不法，纳麟劾罢之。至顺元年，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元统初，召为刑部尚书，未至，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寻升中丞。至元元年，召拜中书参知政事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寻出为江浙行省右丞，乞致仕，不允，除浙西廉访使，力辞不赴。至正二年，除行宣政院使。上天竺耆旧僧弥戒、径山耆旧僧惠洲，恣纵犯法，纳麟皆坐以重罪。请行宣政院设崇教所，拟行省理问官，秩四品，以治僧狱讼，从之。寻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三年，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明年，入为中书平章政事。七年，出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。寻召拜御史大夫，所荐用御史，必老成更事者。八年，进金紫光禄大夫，请老，不许，加太尉。御

史劾罢之。退居姑苏。

十二年，江淮盗起，帝命为南台御史大夫。纳麟承诏即起。仍命兼太尉，设僚属，总制江浙、江西、湖广三省军马。诏遣直省舍人海玉传旨尉谕之。纳麟北面再拜曰：“臣虽耄老，敢不黽勉从事，尽余生以报陛下！”至则修筑集庆城郭。会江浙杭城失守，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门引兵往援，次于采石。纳麟使止之曰：“闻杭贼易破不足忧，今宣城危急，先宜以兵救宣城。”乃调典瑞院使脱火赤率蒙古军应之，大破贼于堀下门，宣州以安。已而贼陷徽州、广德、常州、宜兴、溧水、溧阳，蔓延丹阳、金坛、句容，略上元、江宁，游兵至钟山，集庆势甚危。纳麟乃力疾治兵，部署士卒，命治书侍御史左答纳失理守城中，中丞伯家奴戍东郊。是时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军和州，纳麟遣使求援。也先帖木儿曰：“我奉命镇江北，不敢往援江东。”纳麟复遣监察御史郑郑力促其行。也先帖木儿引步骑度采石，至台城，入候纳麟疾。纳麟喜，即以其故闻于朝。已而也先帖木儿兵东趋秣陵，杀贼二千余人，平湖熟镇，尽复上元、江宁境，乘胜入溧阳、溧水，贼溃奔广德，其据龙潭、方山者奔常州。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、右丞佛家闾亦引兵来会。所在群贼皆败北，州郡悉平。

十三年，纳麟固请谢事，从之，命太尉如故，乃退居庆元。十六年九月，诏以江南行台移置绍兴，复以纳麟为御史大夫，仍太尉。明年，移治绍兴。十八年，赴召，由海道入朝，至黑水洋，阻风而还。十九年，复由海道趋直沽。山东俞宝率战舰断粮道，纳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，破其众于海口。八月，抵京师。帝遣使劳以上尊，皇太子亦馈酒脯。而纳麟感疾日亟，卒于通州。年七十有九。

列传第三十

马祖常

马祖常，字伯庸，世为雍古部，居净州天山。有锡里吉思者，于祖常为高祖，金季为凤翔兵马判官，以节死赠恆州刺史，子孙因其官，以马为氏。曾祖月合乃，从世祖征宋，留汴，掌馈饷，累官礼部尚书。父润，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，家于光州。祖常七岁知学，得钱即以市书。十岁时，见烛欹烧屋，解衣沃水以灭火，咸嗟异之。既长，益笃于学。蜀儒张撝道仪真，往受业其门，质以疑义数十，撝甚器之。延祐初，科举法行，乡贡、会试皆中第一，廷试为第二人。授应奉翰林文字。拜监察御史。是时仁宗在御已久，犹居东宫，饮酒常过度。祖常上书请“御正衙，立朝仪，御史执简，太史执笔，则虽有怀奸利己乞官求赏者，不敢出诸口。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，当极调摄，至于酒醴，近侍进御，当思一献百拜之义。”英宗为皇太子，又上书请慎简师傅。于是奸臣铁木迭儿为丞相，威权自恣。祖常知其盗观国史，率同列劾奏其十罪，仁宗震怒，黜罢之。秦州山移，祖常言：“山不动之物，今而动焉，由在野有当用不用之贤，在官有当言不言之佞，故致然尔。”疏闻，大臣皆家居待罪。祖常荐贤拔滞，知无不言。俄改宣政院经历，月余辞归，起为社稷署令。亡何，奸臣复相，左迁开平县尹，因欲中伤之，遂退居光州。久之，奸臣既死，乃除翰林待制。泰定建储，擢典宝少监、太子左赞善。寻兼翰林直学士，除礼部尚书。丁祖母忧，起为右赞善，复除礼部尚书，寻辞归。

天历元年，召为燕王内尉，仍入礼部，两知贡举，一为读卷官，时称得人。升参议中书省事，参定亲郊礼仪，充读册祝官，拜治书侍御史，历徽政副使，迁江南行台中丞。元统元年，召议新政，赐白金二百两、钞万贯。又历同知徽政院事，遂拜御史中丞。帝以其有疾，诏特免朝礼，光禄日给上尊。祖常持宪务存大体。西台御史劾其僚禁酤时面有酒容，以苛细黜之。山东廉访司言孔氏讼事，以事关名教不行，按者亦引去。除枢密副使，顷之，辞职归光州。复除江南行台中丞，又迁陕西行台中丞，皆以疾不赴。至元四年卒，年六十，赠摠忠宣宪协正功臣、河南行省右丞、上护军、魏郡公，谥文贞。

祖常立朝既久，多所建明。尝议：今国族及诸部既诵圣贤之书，当知尊诸母以厚彝伦。又议：将家子弟骄脆，有孤任使，而庶民有挽强蹶张老死草野者，当建武学、武举，储材以备非常。时虽弗用，识者韪之。祖常工于文章，宏赡而精核，务去陈言，专以先秦两汉为法，而自成一家之言。尤致力于诗，圆密清丽，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。有文集行于世。尝预修《英宗实录》，又译润《皇图大训》、《承华事略》，又編集《列后金鉴》、《千秋记略》以进，受赐优渥。文宗尝驻蹕龙虎台，祖常应制赋诗，尤被叹赏，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。

巉巉巉巉字子山，康里氏。父不忽木，自有传。祖燕真，事世祖，从征有功。巉巉幼肄业国学，博通群书，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。长袭宿卫，风神凝远，制行峻洁，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。其遇事英发，掀髯论辨，法家拂士不能过之。始授承直郎、集贤待制，迁兵部郎中，转秘书监丞。奉命往核泉舶，芥视珠犀，不少留目。改同佺太常礼仪院事，拜监察御史，升河东廉访副使。未上，迁秘书太监，升侍仪使。

寻擢中书右司郎中，迁集贤直学士，转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拜礼部尚书，监群玉内司。巉巉正色率下。国制，大乐诸坊咸隶本部，遇公燕，众伎毕陈。巉巉视之泊如，僚佐以下皆肃然。迁领会同馆事尚书，监群玉内司如故。寻兼经筵官，复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未行，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，仍兼经筵官。升侍书学士、同知经筵事，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、知经筵事。除浙西廉访使，复留为大学士、知经筵事。寻拜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、知经筵事，提调宣文阁崇文监。

先是，文宗励精图治，巉巉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，裨益良多。顺帝即位之后，剪除权奸，思更治化。巉巉侍经筵，日劝帝务学，帝辄就之习授，欲宠以师礼，巉巉力辞不可。凡《四书》、《六经》所载治道，为帝绌绎而言，必使辞达感动帝衷，敷畅旨意而后已。若柳宗元《梓人传》、张商英《七臣论》，尤喜诵说。尝于经筵力陈商英所言七臣之状，左右错愕，有嫉之之色，然素知其贤，不复肆愠。帝暇日欲观古名画，巉巉即取郭忠恕《比干图》以进，因言商王受不听忠臣之谏，遂亡其国。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，巉巉进言，徽宗多能，惟一事不能。帝问何谓一事。对曰：“独不能为君尔。身辱国破，皆由不能为君所致。人君贵能为君，它非所尚也。”或遇天变民灾，必忧见于色，乘间则进言于帝曰：“天心仁，爱人君，故以变示儆。譬如慈父于子，爱则教之戒之。子能起敬起孝，则父怒必释。人君侧身修行，则天意必回。”帝察其真诚，虚己以听。特赐只孙燕服九裘及玉带楮币，以旌其言。巉巉尝谓人曰：“天下事在宰相当言，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，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。备位经筵，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，志愿足矣。”故于时政得失有当匡救者，未尝缄默。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。巉巉进曰：“民有千金之产，犹

设家塾，延馆客，岂有堂堂天朝，富有四海，一学房乃不能容耶？”帝闻而深然之。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，艺文监为崇文监，存设如初，就命巛巛董治。又请置检讨等职十六员以备进讲。帝皆俞允。时科举既辍，巛巛从容为帝言：“古昔取人材以济世用，必由科举，何可废也。”帝采其论，寻复旧制。一日，进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因言国家当及时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岁久恐致阙逸。后置纂修，实由巛巛发其端。又请行乡饮酒于国学，使民知逊悌，及请褒赠唐刘蕡、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。帝从其请，为之下诏。

巛巛以重望居高位，而雅爱儒士，甚于饥渴，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，萃于其门。达官有怙势者，言曰：“儒有何好，君酷爱之。”巛巛曰：“世祖以儒足以致治，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。今秘书所藏裕宗仿书，当时御笔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呈，其敬慎若此。世祖尝暮召我先人坐寝榻下，陈说《四书》及古史治乱，至丙夜不寐。世祖喜曰：‘朕所以令卿从许仲平学，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，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。’今汝言不爱儒，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？且儒者之道，从之则君仁、臣忠、父慈、子孝，人伦咸得，国家咸治；违之则人伦咸失，家国咸乱。汝欲乱而家，吾弗能御，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。儒者或身若不胜衣，言若不出口，然腹中贮藏有过人者，何可易视也。”达官色惭。

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明年，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。时中书平章阙员，近臣欲有所荐用，以言规帝意。帝曰：“平章已有其人，今行半途矣。”近臣知帝意在巛巛，不复荐人。至京七日，感热疾卒，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，年五十一。家贫，几无以为敛。帝闻，为震悼，赐赙银五锭。其所负官中营运钱，台臣奏以罚布为之代偿。巛巛善真行草书，识者谓得

晋人笔意，单牋片纸，人争宝之，不翅金玉。谥文忠。

兄回回，字子渊。敦默寡言，耆学能文。在成宗朝宿卫，擢太常寺少卿。寺改为院，为太常院使。武宗正位，以藩邸旧臣出使称旨。至大间，调大司农卿，除山南廉访使，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，迁淮西廉访使，皆有政声。再改河南廉访使。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，太尉纳璘为郎中，每格不下，丞相怒欲出之。回回察其贤，抗章举任风宪，后历三台，为名臣。驸马平章家奴强市人物，按之无所贷。英宗即位，丞相拜住首荐为户部尚书，寻拜南台侍御史，改参议中书。以议定刑书如法，帝嘉纳其奏。泰定初，廷议漕运事，奏减粮数以纾东南民力。授太子詹事丞，改山东廉访使，未上，升翰林侍讲学士，迁江浙行省右丞。文宗立，除宣政院使。上言乞沙汰僧道，其所有田宜同民间征输。擢中书右丞，力辞还第。闻明宗崩，流涕不能食，自是杜门不出者数年，以疾卒。与弟巉巉皆为时之名臣，世号为双壁云。

巉巉子维山，材质清劭，侍禁廷，起崇文监丞，擢给事中，迁同佾太常礼仪院事，调崇文太监。

自当

自当，蒙古人也。英宗时，由速古兒赤擢监察御史。录囚大兴县，有以冤事系狱者，其人尝见有橐驼死道傍，因舁至其家醢之，置数甕中。会官橐驼被盗，捕索甚亟，乃执而勘之，其人自诬服。自当审其狱辞，疑为冤，即以上御史台。台臣以为赃既具，是特御史畏杀人耳，不听，改委他御史讞之，竟处死。后数日，辽阳行省以获盗闻，冤始白，人以是服其明。泰定二年，扈从至上都，纠言参知政事杨庭玉赃罪，不报，即纳印还京师。帝遣使追之，俾复任。即再上章劾庭玉，竟如其言。以劾奏平章政事秃满迭兒入怯薛之日，英宗被弑，必预闻其谋，

不省，乃赐秃满迭兒黄金系腰，自当遂辞职。改工部员外郎，中书省委开混河，自当往视之，以为水性不常，民力亦瘁，难以成功，言于朝，河役乃罢。

会次三皇后殂，命工部撤行殿车帐，皆新作之。自当未即兴工。尚书曰：“此奉特旨，员外有误，则罪归于众矣。”自当曰：“即有罪，我独任之。”未几，帝果问成否。省臣乃召自当责问之。自当请自入对。既见帝，奏曰：“皇后行殿车帐尚新，若改作之，恐劳民费财。且先皇后无恶疾，居之何嫌。必欲舍旧更新，则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，列圣嗣位岂皆改作乎？”帝大悦，语省臣曰：“国家用人，当择如自当者，庶不误大事。”特赐上尊、金币，迁吏部员外郎。帝欲加号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命朝堂议之。自当独曰：“太后称太皇太后，于典礼不合。”众皆曰：“英宗何以加皇太后号曰太皇太后？”自当曰：“英宗孙也，今上子也，太皇太后之号孙可以称之，子不可以称之也。”议遂定。迁中书客省使，俄改同金宣政院事。

文宗即位，除中书左司郎中。有使持诏自江浙还，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。帝怒，命遣使问不敬状，将悉诛之。自当言于丞相燕帖木兒曰：“皇帝新即位，云南、四川且犹未定，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，恐非盛德事。况江浙豪奢之地，使臣或不得厌其所需，则造言以陷之耳。”燕帖木兒以言于帝，事乃止。既而升参议中书省事。燕帖木兒议封太保伯颜王爵，众论附之。自当独不言。燕帖木兒问故，自当曰：“太保位列三公，而复加王封，后再有大功，将何以处之？且丞相封王，出自上意，今欲加太保王封，丞相宜请于上。王爵非中书选法也。”遂罢其议。拜治书侍御史。

初，文宗在集庆潜邸，欲创天灵寺，令有司起民夫。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乞剌台言曰：“太子为好事，宜出钱募夫，若

欲役民，则朝廷闻之非便也。”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俾皆入为监察御史，而欲黜亦乞刺台。自当谏曰：“当陛下在潜邸时，御史尽心为陛下言，乃忠臣也。今无罪而黜之，非所以示天下。”乃除亦乞刺台金宪湖南。文宗尝欲游西湖，自当谏曰：“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泛舟自乐，如天下何？”不听。自当遂称疾不从行。文宗在舟中，顾谓台臣曰：“自当终不满朕此游耶？”台臣尝奏除目，文宗以笔涂一人姓名，而缀将作院官闾闾之名。自当言：“闾闾为人诙谐，惟可任教坊司，若以居风纪，则台纲扫地矣。”文宗乃止。已而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。

顺帝初，除福建都转运盐使。先是，自当为左司郎中时，泰定帝尝欲以河间、江浙、福建盐引六万赐中书参议撒迪，自当执不可，仅以福建盐引二万赐之。至是，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。时撒迪方为御史大夫，不以为怨，数遣人省自当母于京师所居。既而丁母忧，居间久之，复起为浙西肃政廉访使。时有以驸马为江浙行省丞相者，其宦竖恃公主势，坐杭州达鲁花赤位，令有司强买民间物，不从辄殴之。有司来白自当，自当即逮之械以令众，自是丞相府无敢为民害者。寻召为同金枢密院事。寻复为治书侍御史、同知经筵事。宁夏人有告买买等谋害太师伯颜者，伯颜委自当与中书、枢密等官往宁夏鞫问，无其情，乃以诬罔坐告者罪。伯颜怒，自当前曰：“太师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，以国法所在也。必以罪吾三人，则自当实主其事，宜独当之。”伯颜乃左迁自当同知徽政院事。

自当历事四朝，官自从仕郎累转至通奉大夫，常衔洁在位，刚介弗回，终始一节，有古遗直之风。然卒以是忤权贵而不复柄用，君子皆惜焉。

阿荣

阿荣，字存初，怯烈氏。父按摊，中书右丞。阿荣幼事武宗，备宿卫，累迁官，为湖南道宣慰副使。温迪罕奉使宣抚湖南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委之。会列郡岁饥，阿荣分其廩禄为粥，以食饿者，仍发粟赈之，所活甚众。广西寇起，众皆汹惧。阿荣镇之以静，督有司治兵守其境，寇不敢入。迁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召金会福院事，寻除吏部尚书。泰定初，出为湖南宣慰使，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，以疾辞。天历初，复起为吏部尚书，寻参议中书省事。二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、知经筵事。进奎章阁大学士、荣禄大夫、太禧宗祿院使，都典制神御殿事。文宗眷遇之甚，而阿荣亦尽心国政，知无不言。久之，心忽郁郁不乐，谒告南归武昌。至元元年卒。

初，阿荣闲居，以文翰自娱，博究前代治乱得失，见其会心者，则扼腕曰：“忠臣孝子国家之宝，为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当如是耶！”日与韦布之士游，所至山水佳处，鸣琴赋诗，日夕忘返。尤深于数学，逆推事成败利不利及人祸福寿夭贵贱，多奇中。天历三年春，策士于廷。阿荣与虞集会于直庐，慨然兴叹，语集曰：“更一科后科举当辍，辍两科而复，复则人材彬彬大出矣。”又叹曰：“荣不复见之矣，君犹及见之。”集应曰：“得士之多，幸如存初言。今文治方兴，未必有中辍之理。存初国家世臣，妙于文学，以盛年登朝，在上左右，斯文属望。集老且衰，见亦何补耶！”阿荣又叹曰：“数当然耳。”集问何以知之，弗答。后三年卒。元统三年，科举果罢，至正元年始复，如其言。

小云石海涯

小云石海涯，家世见其祖《阿里海涯传》。其父楚国忠惠公，名贵只哥，小云石海涯遂以贵为氏，复以酸斋自号。母廉氏，夜梦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，已而有妊。及生，神彩秀异。

年十二三，膂力绝人，使健兒驱三恶马疾驰，持槊立而待，马至，腾上之，越二而跨三，运槊生风，观者辟易。或挽强射生，逐猛兽，上下峻阪如飞，诸将咸服其趯捷。稍长，折节读书，目五行下。吐辞为文，不蹈袭故常，其旨皆出人意表。初，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。镇永州，御军极严猛，行伍肃然。稍暇，辄投壶雅歌，意所暢适，不为形迹所拘。一日，呼弟忽都海涯语之曰：“吾生宦情素薄，顾祖父之爵不敢不袭，今已数年矣，愿以让弟，弟幸勿辞。”语已，即解所绾黄金虎符佩之。北从姚燧学，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，大奇之。仁宗在东宫，闻其以爵位让弟，谓宫臣曰，“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！”俄选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，宿卫禁中。仁宗践祚，上疏条六事：一曰释边戍以修文德，二曰教太子以正国本，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，四曰表姓氏以旌勋胄，五曰定服色以变风俗，六曰举贤才以恢至道。书凡万余言，未报。拜翰林侍读学士、中奉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

会议科举事，多所建明，忽喟然叹曰：“辞尊居卑，昔贤所尚也。今禁林清选，与所让军资孰高，人将议吾后矣。”乃称疾辞还江南，卖药于钱唐市中，诡姓名，易服色，人无有识之者。偶过梁山泺，见渔父织芦花为被，欲易之以绌。渔父疑其为人，阳曰：“君欲吾被，当更赋诗。”遂援笔立成，竟持被去。人间喧传芦花被诗。其依隐玩世多类此。晚年为文日邃，诗亦冲淡。草隶等书，稍取古人之所长，变化自成一家，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，得其片言尺牘，如获拱璧。其视死生若昼夜，绝不入念虑，攸攸若欲遗世而独立云。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，年三十九。赠集贤学士、中奉大夫、护军，追封京兆郡公，谥文靖。有文集若干卷、《直解孝经》一卷行于世。

子男二人：阿思兰海牙，慈利州达鲁花赤；次八三海涯。

孙女一人，有学识，能词章，归怀庆路总管段谦云。

泰不华

泰不华，字兼善，伯牙吾台氏。初名达普化，文宗赐以今名，世居白野山。父塔不台，入直宿卫，历仕台州录事判官，遂居于台。家贫，好读书，能记问。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。年十七，江浙乡试第一。明年，对策大廷，赐进士及第，授集贤修撰，转秘书监著作郎，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时御史大夫脱欢怙势贪暴，泰不华劾罢之。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，擢为典签，拜中台监察御史。

顺帝即位，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号，大臣燕铁木兒、伯颜皆列地封王。泰不华率同列上章言：“媼母不宜加徽称，相臣不当受王土。”太后怒，欲杀言者。泰不华语众曰：“此事自我发之，甘受诛戮，决不敢累诸公也。”已而太后怒解曰：“风宪有臣如此，岂不能守祖宗之法乎？”赐金币二，以旌其直。出金河南廉访司事，俄移淮西。继迁江南行御史台经历，辞不赴，转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。浙西大水害稼，会泰不华入朝，力言于中书，免其租。擢秘书监，改礼部侍郎。至正元年，除绍兴路总管。革吏弊，除没官牛租，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。行乡饮酒礼，教民兴让，越俗大化。召入史馆，与修辽、宋、金三史，书成，授秘书卿。升礼部尚书，兼会同馆事。黄河决，奉诏以珪玉白马致祭河神。竣事上言：“淮安以东，河入海处，宜仿宋置撩清夫，用辊江龙铁扫，撼荡沙泥，随潮入海。”朝廷从其言，会用夫屯田，其中中废。

八年，台州黄岩民方国珍为蔡乱头、王伏之仇逼，遂入海为乱，劫掠漕运粮，执海道千户德流于实。事闻，诏江浙参政朵兒只班总舟师捕之。追至福州五虎门，国珍知事危，焚舟将遁，官军自相惊溃，朵兒只班遂被执。国珍迫其上招降之状，

朝廷从之，国珍兄弟皆授之以官，国珍不肯赴，势益暴横。九年，诏泰不华察实以闻，既得其状，遂上招捕之策，不听。寻除江东廉访使，改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已而出为都水庸田使。十年十二月，国珍复入海，烧掠沿海州郡。十一年二月，诏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，总兵至庆元。以泰不华谕知贼情状，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，分兵于温州，使夹攻之。未几，国珍寇温，泰不华纵火筏焚之，一夕遁去。既而孛罗帖木儿密与泰不华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。孛罗帖木儿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閤洋，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，官军不战皆溃，赴水死者过半。孛罗帖木儿被执，反为国珍饰辞上闻。泰不华闻之痛愤，辍食数日。朝廷弗之知，复遣大司农达识帖木迩等至黄岩招之。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，退止民间小楼。是夕，中秋月明，泰不华欲命壮士袭杀之，达识帖木迩适夜过泰不华，密以事白之，达识帖木迩曰：“我受诏招降耳，公欲擅命耶？”事乃止。檄泰不华亲至海滨，散其徒众，拘其海舟兵器，国珍兄弟复授官有差。既而迁泰不华台州路达鲁花赤。

十二年，朝廷征徐州，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，国珍怀疑，复入海以叛。泰不华自分以死报国，发兵扼黄岩之澄江，而遣义士王大用抵国珍，示约信，使之来归。国珍益疑，拘大用不遣，以小舸二百突海门，入州港，犯马鞍诸山。泰不华语众曰：“吾以书生登显要，诚虑负所学。今守海隅，贼甫招徠，又复为变，君辈助我击之，其克则汝众功也，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。”众皆踊跃愿行。时国珍戚党陈仲达往来计议，陈其可降状。泰不华率部众，张受降旗乘潮而前。船触沙不能行，垂与国珍遇，呼仲达申前议，促达自动气索，泰不华觉其心异，手斩之。即前搏贼船，射死五人，贼跃入船，复斫死二人，贼举槳来刺，辄斫折之。贼群至，欲抱持过国珍船，泰不华瞋目

叱之，脱起，夺贼刀，又杀二人。贼攒槊刺之，中颈死，犹植立不仆，投其尸海中。年四十九。时十二年三月庚子也。僮名抱琴，及临海尉李辅德、千户赤盏、义士张君璧皆死之。泰不华既没，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行台州路达鲁花赤事，不及闻命已。后三年，追赠荣禄大夫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封魏国公，谥忠介，立庙台州，赐额崇节。

泰不华尚气节，不随俗浮沉。太平为台臣劾去相位，泰不华独饯送都门外。太平曰：“公且止，勿以我累公。”泰不华曰：“士为知己死，宁畏祸耶！”后虽为时相摈斥，人莫不跼之。善篆隶，温润遒劲。尝重类《复古编》十卷，考正讹字，于经史多有据云。

余阙

余阙，字廷心，一字天心，唐兀氏，世家河西武威。父沙刺臧卜，官庐州，遂为庐州人。少丧父，授徒以养母，与吴澄弟子张恆游，文学日进。元统元年，赐进士及第，授同知泗州事，为政严明，宿吏皆惮之。俄召入，应奉翰林文字，转中书刑部主事。以不阿权贵，弃官归。寻以修辽、金、宋三史召，复入翰林，为修撰。拜监察御史，改中书礼部员外郎，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。会莫徭蛮反，右丞沙班当帅师，坚不往，无敢让之者。阙曰：“右丞当往，受天子命为方岳重臣，不思执弓矢讨贼，乃欲自逸邪！右丞当往。”沙班曰：“郎中语固是，如刍饷不足何？”阙曰：“右丞第往，此不难致也。”阙下令趣之，三日皆集，沙班行。复以集贤经历召入。迁翰林待制。出佥浙东道廉访司事。丁母忧，归庐州。

盗起河南，陷郡县。至正十二年，行中书于淮东，改宣慰司为都元帅府，治淮西，起阙副使、佥都元帅府事，分兵守安庆。于时南北音问隔绝，兵食俱乏，抵官十日而寇至，拒却之。

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，环境筑堡寨，选精甲外捍，而耕稼于中。属县灞山八社，土壤沃饶，悉以为屯。明年，春夏大饥，人相食，乃捐俸为粥以食之，得活者甚众。民失业者数万，咸安集之。请于中书，得钞三万锭以赈民。升同知、副元帅。又明年秋，大旱，为文祈灞山神，三日雨，岁以不饥。盗方据石荡湖，出兵平之，令民取湖鱼而输鱼租。十五年夏，大雨，江涨，屯田禾半没，城下水涌，有物吼声如雷，阙祠以少牢，水辄缩。秋稼登，得粮三万斛。阙度军有余力，乃浚隍增障，隍外环以大防，深堑三重，南引江水注之，环植木为栅，城上四面起飞楼，表里完固。

俄升都元帅。广西猫军五万从元帅阿思兰沿江下抵庐州，阙移文谓苗蛮不当使之窥中国，诏阿思兰还军。猫军有暴于境者，即收杀之，凛凛莫敢犯。时群盗环布四外，阙居其中，左提右挈，屹为准一保障。论功，拜江淮行省参知政事，仍守安庆，通道于江右，商旅四集。池州赵普胜帅众攻城，连战三日败去。未几又至，相拒二旬始退，怀宁县达鲁花赤伯家奴战死。十七年，赵普胜同青军两道攻我，拒战一月余，竟败而走。

秋，拜淮南行省左丞。安庆倚小孤山为藩蔽，命义兵元帅胡伯颜统水军戍焉。十月，沔阳陈友谅自上游直捣小孤山，伯颜与战四日夜不胜，急趣安庆。贼追至山口镇，明日癸亥，遂薄城下。阙遣兵扼于观音桥。俄饶州祝寇攻西门，阙斩却之。乙巳，贼乘东门，红旗登城，阙简死士力击，贼复败去。戊申，贼并军攻东西二门，又却之。贼恚甚，乃树栅起飞楼。庚戌，复来攻我，金鼓声震地。阙分诸将各以兵捍贼，昼夜不得息。癸卯，贼益生兵攻东门。丙午，普胜军东门，友谅军西门，祝寇军南门，群盗四面蚁集，外无一甲之援。西门势尤急，阙身当之，徒步提戈为士卒先。士卒号哭止之，挥戈愈力，仍分麾

下将督三门之兵，自以孤军血战，斩首无算，而阙亦被十余创。日中城陷，城中火起，阙知不可为，引刀自刭，堕清水塘中。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、女福童皆赴井死。同时死者，守臣韩建一家被害，建方卧疾，骂贼不屈，贼执之以去，不知所终。城中民相率登城楼，自捐其梯曰：“宁俱死此，誓不从贼。”焚死者以千计。其知名者，万户李宗可、纪守仁、陈彬、金承宗，元帅府都事帖木补化，万户府经历段桂芳，千户火失不花、新李、卢廷玉、葛延龄、丘秃、许元琰，奏差兀都蛮，百户黄寅孙，安庆推官黄秃伦歹，经历杨恆，知事余中，怀宁尹陈巨济，凡十八人。其城陷之日，则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。

阙号令严信，与下同甘苦，然稍有违令，即斩以徇。阙尝病不视事，将士皆吁天求以身代，阙闻，强衣冠而出。当出战，矢石乱下如雨，士以盾蔽阙，阙却之曰：“汝辈亦有命，何蔽我为！”故人争用命。稍暇，即注《周易》，帅诸生谒郡学会讲，立军士门外以听，使知尊君亲上之义，有古良将风烈。或欲挽阙入翰林，阙以国步危蹙，辞不往，其忠国之心，盖素定也。卒时年五十六。事闻，赠阙摠诚守正清忠谅节功臣、荣禄大夫、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豳国公，谥忠宣。议者谓自兵兴以来，死节之臣，阙与褚不华为第一云。

阙留意经术，《五经》皆有传注。为文有气魄，能达其所欲言。时体尚江左，高视鲍、谢，徐、庾以下不论也。篆隶亦古雅可传。初，阙既死，贼义之，求尸塘中，具棺敛葬于西门外。及安庆内附，大明皇帝嘉阙之忠，诏立庙于忠节坊，命有司岁时致祭云。